

卷一五卷四

石匱書後集目錄

第一卷

第一卷 烈皇帝本紀

第二卷

第二卷 烈皇后本紀

第三卷

第三卷 獻愍太子本紀

第四卷

第四卷 烈二王世家

第五卷 永悼王

定哀王



此卷有日無書
丁鈞記

第五卷

明末五王世家

福王 唐王 附弟唐王 桂王 魯王

楚將軍華燦

第六卷

戚畹

張國紀 周奎 田弘遇

第七卷

朱爨元列傳

第八卷

天尺樓鈔

孫承宗 賀逢聖 呂維祺 姜曰廣 列傳 附鹿善繼

第九卷

文震孟 姚希孟 列傳

第十卷

毛文龍 列傳

第十一卷

袁崇煥 列傳

第十二卷

周延儒 楊嗣昌 溫體仁 列傳

第十三卷

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列傳

第十四卷

流寇死事列傳

傅宗龍 孫傳庭 馮師孔 楊文岳

宋一鶴 徐標 劉熙祚 金毓峒

闕永傑 蔡道憲 徐學顏 李貞

黎弘業 鍾鼎鉉 吳從義 王行儉

張紹登 楊暄 蕭漢 費曾謀

劉振之 阮之鈿 王漢 趙士寬

黃宗昌 林日瑞 許文岐 黃綱

天尺樓鈔

王世琮 闕顏日愉 闕

第十五卷

盧象昇列傳

第十六卷

流寇死戰列傳 有總論

周遇吉 尤世威 朱三樂 李守鏢

馬岱 崔文榮 劉忠嗣 賀讚

丁啓宗 劉國能 王國昌

第十七卷

朱之馮衛景瑗蔡懋德列傳

第十八卷

曹文詔賀人龍列傳

第十九卷

陸夢龍列傳

第二十卷

甲申殉難列傳 有總論

范景文 劉順理 成德 汪偉

李邦華 馬世奇 孟兆祥 孟章明

金鉉 王章 凌義渠 施邦曜

吳麟徵 陳良謨 許直 王家彥

天尺樓鈔

吳甘來 周鳳翔 陳純德 申佳胤

趙譔

第二十一卷

甲申勲戚殉難列傳

劉文炳 鞏永固 張慶臻 衛時春

第二十二卷

倪元璐列傳

第二十三卷

鄉紳死義列傳 有總論

胡守恒 馬如蛟 張羅俊 張羅彥

劉會昌 尹 洗 韓東明 高 涇

徐復儀 焦源溥 焦源清 王 徵

沈 迅 楊卓然 宋 玫 李夢辰

戚 勳 王與胤 陳士章 畢拱辰

南企仲 闕 南居業 闕 葛凝秀 楊 進

韓子宣 王征俊 樊邦正 相希尹

張夢鯉 陳萬策 李若葵

第二十四卷

史可法列傳

第二十五卷

天尺樓鈔

左良玉列傳

第二十六卷

錢謙益王鐸列傳

第二十七卷

洪承疇馮銓列傳

第二十八卷

死義諸臣列傳

劉斯球 華允誠 楊廷樞 劉 曙

續孔教 沈履祥 李唐僖 鄺 露

蔡孺法 徐 懌 闕

第二十九卷

左懋第列傳

第三十卷

鄭之龍列傳

第三十一卷

吳三桂列傳

第三十二卷

乙酉殉難列傳有總論

徐石麟 劉成治 黃端伯 高倬

梁于溪 徐沂 顧咸正 顧咸建

天尺樓鈔

唐自彩 陸培 王道焜 盧象觀

葛麟 眭明永 郭符甲 溫璜

汪志稷 汪碩畫 杜士全闕 馬嘉

王棫 趙珽 龔廷祥 陳燠闕

吳佳胤 劉萬春吳劉闕 附張捷 楊維垣

第三十三卷

凌綱列傳

第三十四卷

江南死義列傳

沈猶龍 陳子龍 夏允彝 侯峒曾

黃淳耀 黃濤 闕 李待問 徐爾毅 闕

錢旃 章簡 錢棟 闕 方維新

華夏 董志寧 闕 屠猷策 闕

第三十五卷

夏之旭 滿之章 何光顯 列傳

第三十六卷

劉宗周 祁彪佳 列傳

第三十七卷

黃道周 金聲 列傳

第三十八卷

天尺樓鈔

黃得功 列傳 附高傑 劉澤清 劉良佐

第三十九卷

丙戌殉難 列傳 有總論

袁繼咸 吳易 鄭為虹 黃大鵬

王士弘 胡偉 周定仍 吳聞禮

余應桂 吳炳 俞元良 霍子衡

第四十卷

張國維 列傳

第四十一卷

朱大典 列傳

第四十二卷

王之仁張鵬翼列傳

第四十三卷

張春列傳

闕

第四十四卷

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列傳

闕

陳萬良徐龍達潘國緒王祁王胡羅騰蛟王

興列傳

第四十五卷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列傳

天尺樓鈔

第四十六卷

江右死義列傳

萬元吉 楊廷麟 郭維經 曾亨應

胡夢泰 陳泰來 詹兆恒 揭重熙

傅鼎銓 徐敬時

第四十七卷

堵胤錫何騰蛟列傳

第四十八卷

馬士英阮大鍼列傳附方國安

第四十九卷

兩廣死義列傳

陳子壯 劉中藻 張家玉 黎遂球 姚奇胤

陳邦彥 蘇觀生 彭期生 王景亮

第五十卷

辛卯殉難列傳

張肯堂 朱永祐 吳鍾巒 李向中

劉世勛 沈廷揚 沈宸筌 蘇兆申

張自揚 馬 泰 李開國 林 瑛

林偉遠 顧心復 闕十八

第五十一卷

天尺樓鈔

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俊列傳

第五十二卷

瞿式耜列傳

第五十三卷

陶仰用朱旻如蔣武烈廖應登列傳

第五十四卷

張煌言列傳

第五十五卷

甘輝列傳 闕

第五十六卷

孝子列傳

董福兒 李壯丁兒

第五十七卷

義人列傳

姚時中 湯文瓊 賈菜傭 江米巷畫士

通州童生 武懷家奴 孔四郎 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 許琰 曹文耀 張應選 潘集

王甌著 周卜年 黃甌祺 吳應箕 高岱

江天一見金聲傳 高朗 俞元禧 倪舜平 許德

溥 鍾皂隸 沈張二烈士 呂宣忠 謝龍震

天尺樓鈔

詹書田 朱偉 王文字 寇夢虬 陸士鉉

劉景瑗 吳一魁 麻三衡 陳元綸 李開山

博和尚 御厨畫網巾先生 石士鳳 鄒維

則 葉尚高 蔡子標 高孟超 楊守程

趙大中 朱奇生 王士琦 傅中煌 卞子厚

文乘 倪百明 都司吏 周梨園 方國煥

劉復興 馮協颺 乞丐 賣麵夫婦 吳可箕

項志寧 董元哲 方炯 楊雲門

第五十八卷

文苑列傳

曹學倫 顧起元 陳仁錫 張溥 張采

第五十九卷

列女列傳

魏宮人 宮女費氏 吳奎妻張氏 吳信妻王氏

女子張氏 李氏 姑媳 羅田女子王氏 尹熙華妻

中州二烈 葉汝菴妻王氏 陳潛夫妻孟氏 妾孟氏 見

陳潛夫傳 章烈婦金氏 婺源俞烈婦 青鏤 潘

鵬妻楊氏 謝薦妻張氏 易為升妻汪氏 宗正妻

斯曰福妻黃氏 張縉妻 吳光宸妻謝氏 丹陽來

氏 蔣氏 新會莫氏婦 李氏婦 永嘉王氏女

天尺樓鈔

塘橋女子 麥名世女 瓊秀 瑤芳 劉生妾 利應昌妻

第六十卷

妙藝列傳

關九思 李流芳 張爾葆 陳洪綬 姚允在

第六十一卷

宦者列傳

王之俊 王承恩 王德化 高時明 李鳳翔 史賓

楮憲章 方正化 崔承奉 小璫

宦者下

曹化淳 杜勳 杜之秩

第六十二卷

中原群盜列傳有總論

第六十三卷

陝西逆賊李自成 四川逆賊張獻忠

別傳

吳聖兆 李成棟 金聲桓

順黨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一

烈帝本紀



烈皇帝光宗第五子也母曰劉才人天啟二年封信王四年冊立嘉定周奎女為信王妃出居王府邸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大漸召信王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之君信王惶恐不敢當但云陛下為此言臣應萬死再囑以善事中宮及委用魏忠賢等語王出上崩魏忠賢自出迎王入編召百官中外岌岌恐有他變百官遲疑厥明始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服編既服編又言未成服宜如常

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者乃得入
既哭臨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
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
語移時而奏信王曰大行皇帝某貴妃有遺腹未誕
請寬登極之期信王霽顏許之暫受監國以俟聖嗣
誕生諸大臣爭之力乃即以二十四日踐天子位受
百官朝母賀朝時忽天鳴詔以明年為崇禎元年大
赦天下加 光廟 熹廟徽號命禮部議生母貞靖
賢妃劉氏尊謚及遷祔陵廟重典以聖母弟和陽衛
正千戶劉效祖封新樂伯九月二十七日立信王妃

天尺樓鈔

周氏為皇后諭停刑東廠太監魏忠賢乞辭位不許
奉聖夫人客氏出外宅國子司業朱之後初監生陸
萬齡曹代請祠魏忠賢國學宜罪命下獄忠賢乞止
建祠 上優荅之給太師寧國公魏良卿少師安平
伯魏鵬翼鐵券十月 上以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
欲嚴緝東林餘孽論曰郡臣沅品 先帝澄汰已久
朕初御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毋事揣摩形影
以滋爭競御史楊維垣劾兵部尚書崔呈秀呈秀奏
辨求守制不允冬至郊天仍着魏良卿行禮工部主
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懋疏劾魏忠賢貢生錢嘉

禎勅忠賢十大罪疏上忠賢哭訴於上上命內侍
讀嘉禎疏使聽之忠賢震恐喪魄遂謫忠賢鳳陽司
香祖陵籍客魏二氏家忠賢出京上諭兵部曰逆
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誣陷忠良罪當死姑從輕降發
鳳陽不思自懲素蓄亡命之徒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令錦衣衛擒赴治其罪時魏忠賢方宿阜城邸舍其
黨密報上旨知不免夜同李朝欽自經崔呈秀亦
自經薊州所司以聞上命九卿科道會議議上有
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
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

天尺樓

弄兵陰謀不軌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
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
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撫按魏
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梟示仍將
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逆孽魏良卿侯
國興着會官處決五虎自呈秀外李夔龍吳淳夫倪
文煥田吉發附近衛所充軍五彪田爾耕許顯純着
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發邊衛充軍以為附
權蠹正之戒逆婦客氏送中宮張皇后勘問以極刑
處死命逮死各臣贖銀盡免之釋其家屬後魏崔黨

次第伏誅戍遣時魏璫甚熾上不動聲色剪滅元
亮旁無一人之助神明獨斷宗社再安天下翕然稱
之十一月南京守備太監楊朝浙直織造太監李實
承天太監李希哲提督太和山太監馮玉天壽山孟
進漕運太監李明道崔文昇並免上御日講畢召
閣臣入便殿出薊遼督師王之臣疏示之曰王之臣
自云贅員又云虛拘非內臣牽制之乎其盡徹各邊
內臣乃頌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諸地分遣內
臣協鎮一柄兩操甚無謂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
概罷之一切相度梳宜俱聽經督節制無復委任不

天尺樓鈔

專以藉其口枚卜輔臣以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
標周道登劉鴻訓入閣辦事罷蘇杭織造論曰封疆
多事征輸重繁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
方民其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織造十二月復故建
文臣練子寧官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
之出步階城間乃定詢內官比何自至曰宮中舊方
上亟令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御史楊維垣奏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御史卓萬
泰李永貞舞文造孽惡過忠賢遂下永貞獄戍顯陵
監生王之鼎劾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毒害

民命下志吉於理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當魏忠賢專權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建祠各撰碑頌宜亟罷併糾督撫按之請祠者法司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立極等各疏辯 上慰答之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 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勲府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辯東林疏御史楊維垣疏駁之元璐復反覆辯論 上是之時元璐屢言事大學士來

天尺樓鈔

宗道嘗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燒香吃茶耳時謂宗道清客宰相二月禮部請試天下舉子命輔臣施鳳來張瑞圖為總裁事竣賜宴殿前以二輔臣所餽魏忠賢金爵飲之二臣歸寓即以病請許之諭戒廷臣不得結交近侍三月以待讀學士溫體仁直經筵以周延儒為禮部侍郎夏四月御史袁弘勳劾大學士劉鴻訓御史高捷史塗繼之鴻訓罷歸五月上召廷臣于平臺諭輔臣曰票擬之事宜悉心商確諭吏部曰起廢太多會推宜慎責戶部措辦邊餉無術侍郎王家禎引罪論邊事兵部尚書王在晉語

未詳命中官給筆札錄進諭刑部曰天時亢旱用法宜平允六月 上召廷臣於平臺以揅漢故發帑十萬給邊吏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關門虛冒 上善之復示諸臣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勛戒以訓練士卒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註次日復召廷臣于平臺以御史吳玉錢糧積弊疏宣示閣臣問何不指名玉對曰此夙弊非一人事無可指名出黃承昊清餉足餉疏問戶部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曰皇祖入數多出數少故太倉粟紅朽內帑又無筭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

天尺樓鈔

讀至鹽法閣臣請復祖制開屯種引 上然之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旗尉往來如織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賂之愁物力之難勝 上不憚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焚掠宜以揆臣勘不煩旗尉 上曰疆場事伏一懶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鹵不輕中國耶諸臣退時大同以揅漢講款不設備故 上責之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上言 皇上召對平臺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之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繇縣官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為納賄之魁今言

蠹民者俱咎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薪俸幾何上司督取不曰無礙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途過客動有書儀考滿朝覲不下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號為開市臣兩月來辭金五百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懲創建其已甚者使諸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愛錢之風可睹也 上召廷臣于平臺命一良誦前奏 上嘉之起擢右僉都御史 上諭閣臣內操軍士俱魏忠賢招來留居禁中不測可虞一朝解散又恐激變不如善遣之因傳旨內操軍士勞苦特甚

天尺樓鈔

着給假一月歸鄉省親仍給月糧從優犒賞眾軍歡悅秋七月起在籍兵部右侍郎袁崇煥到京晉尚書為薊遼總督召對平臺 上曰遼左跳梁十載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有何方畧崇煥對曰臣受皇上特達之知起臣於萬里之外倘 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東事可平全遼可復以報 皇上上曰五年滅鹵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崇煥又奏以主持責閣臣以用人責吏兵二部以錢糧責戶部以器械責工部 上俱嚴諭閣部諸臣皆凜凜應命八月薊遼總督袁崇煥至鎮 上諭廷臣曰

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恐不暇給惟是輔臣左右弼予自今非盛暑祁寒朕當時御文華殿閱章奏凡御殿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舍人二人侍班九月十四日上召督師王象乾至平臺檻內去御案咫尺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督師表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象乾對曰三邊之患近因順義王與卜哈二酋不和兵連禍結兩歲於茲今日要着在連絡哈慎及朵顏裔三十六家安插薊鎮沿邊住牧為我藩籬東擁關門以斷右臂二酋既撫則永無邊患上曰觀二酋意

天尺樓鈔

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對曰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鹵當恩威並濟不可專恃羈縻象乾又奏曰臣統禦揅首二十一年矣萬曆三十六年虎酋聚兵十萬欲犯薊州皇祖起臣總督薊遼臣至密雲通官徃諭十萬之師還解天啟元年女直攻陷遼陽熹宗召臣還部後出鎮山海者三年畧無風草之驚皆調和之力也上喜傾聽久之乃諭象乾曰卿年雖踰八十精力尚強朕心喜悅卿撫揅首於西表崇煥禦敵於東恢復功成皆賴卿等之力也十月召廷臣于平臺以錦州軍詳表崇煥請餉疏示閣臣閣臣求

允發 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巖禮禮部侍郎周延儒
曰關門昔防寇今且防兵前寧遠譁錦州尤而效之
未知其極 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雖予
之當益求經久之策 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
實即召對高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十一月召寧
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錡清平伯吳遵周誠意伯
劉孔昭于文華殿問京營整理若何各有所對 上
以守錡總督京營會推閣員吏部侍郎成基命禮部
侍郎錢謙益等禮部尚書溫體仁許謙益天啟辛酉
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 上召廷臣及體

天尺樓鈔

仁謙益于文華殿質辨良久 上曰體仁所叅神奸
結黨誰也曰謙益黨與甚衆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之
典俱謙益主持史料給事中章允儒曰體仁資深望
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時體仁曰前猶冷局今
卜相事大不得不為 皇上慎用人耳允儒曰朋黨
之說小人以陷君子先朝可鑒 上叱之下錦衣衛
獄削籍禮部以錢千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
旋回籍除名為民遂停枚卜十二月大學士韓爌入
朝 上下焚燬非刑詔曰非法非刑慘毒異常允非
盛世所宜有着遵 高皇帝勅旨槩從焚燬

二年己巳正月二十日 上幸太學行釋奠禮命祭
酒坐講尚書堯典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
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定
逆案諭以首開謫附傾陷擁戴頌美建祠并雖未頌
祠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殉 上又曰忠
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處至此且內臣同惡
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 上曰豈皆不
知特畏任怨耳次日召閣臣指黃祿所封章疏纍纍
曰此皆媚璫實跡也宜一一按入之二月召廷臣于
平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在逆案對曰二臣無

天尺樓鈔

實事 上曰瑞圖善書為璫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毋
稱在天之靈其罪著矣問賈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
繼春欲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持論間有
可取 上曰唯反覆故為小人不可失入三月廷臣
上欽定逆案詔刊布中外以七等定罪魏忠賢客氏
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崔呈秀等六人交結近侍劉志
選等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等十一人逆孽
軍犯魏志德等三十五人諂附擁戴內監李實等十
五人結交內侍末等俱配贖顧秉謙等有二十八人
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閑住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夏四

月秦晉飢盜起朝臣捐俸助餉上曰諸臣興利除
害國家受益多矣何必言助五月薊遼總督袁崇煥
上疏請巡視九邊上允之是月晦巡至鎮江雙島
與毛文龍盤桓數日於六月六日設帳房於山上犒
軍較射遂縛文龍數以十二大罪出尚方劍斬之疏
聞京師震駭六月御史曹谷奏雪太監王安之寃
上憫之着還原官家產仍給與子姪詔各處媚璫生
祠盡行拆毀給還萬燬誣坐贓銀三百兩諭曰萬燬
寃死堪憐解到誣坐贓銀給還家屬以旌忠直七月
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十一月北兵入遵

天尺樓鈔

義直抵京師兵部尚書王洽以兵薄都城依律處斬
總督袁崇煥與總兵祖大壽尾其後至城下但對壘
相持不與戰上疏請入城養病上不許召崇煥陞
見勞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鏖戰城北滿桂兵大敗
滿桂縫城入見遂言崇煥差喇嘛僧往清議和殺毛
文龍以為信今勾引八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
之局上差中使二人召崇煥面議軍務崇煥欲勿
行而難於辭乃言軍中見疑請以二中使為質上即
令二人留質崇煥陞見上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
盡發其奸狀崇煥免冠請死上命錦衣衛堂上官

拿送鎮撫司立命滿桂往統其軍祖大壽引大隊奪關而出奔寧遠北兵攻城急詔天下勤王十二月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同鎮將張鴻功領兵入衛至涿鹿兵譁大掠如杞被逮下獄兵叛散與河南賊高如岳李自成合推高如岳為首始稱闖王賊勢遂盛上召對閣部大臣商確大將翰林院庶吉士劉之綸金聲特薦布衣申甫上即召劉之綸金聲并召申甫見於平臺之綸面陳城內保甲城外列營設奇應援相機調度大當聖意甫亦自言深諳兵機更精車戰上及覆駁問甫應對如流上大悅從之授

天尺樓鈔

甫副總兵理軍事聲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叅贊軍務之綸授協理兵部右侍郎提督京營重城守禦事宜北兵圍城四十餘日始西向分投由良涿抵灣由灣抵通一路搶掠放火燒舡至香河扎營申甫統兵追躡遇敵萬餘束手無措敵至叱之甫與各兵皆自卸盔甲跪而受戮金聲以陣後脫跳之綸內不自安疏請兵以防通薊至遵義力戰死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監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提督京營進禮部侍郎周延儒為禮部尚書入閣辦事三年庚午正月北兵飽颺出關屍橫徧野

前尚寶司卿原抱奇劾大學士韓爌致寇爌致仕歸陝西盜王子順等各路蠱起先是萬曆時朝廷念西軍勞苦預給三月糧崇禎二年大旱秦粟騰貴軍餉告匱總督楊鶴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其潰卒畏誅亡命倡飢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清核兵餉乘障兵以減餉而譁又以給事中劉懋裁定郵傳毋濫用縣官錢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藉食驛糈歲不登無所得食潰兵煽之為盜而全陝無寧土矣二月復故大學士張居正廕賜故都督戚繼光表忠祠四月磔袁崇煥於市京師百姓爭啖其肉頃刻立盡六月

天尺樓鈔

月進禮部尚書溫體仁東閣大學士沅賊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持牌招撫賊魁黃虎小紅狼一犬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故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七月左諭德文震孟上言呂純如罷羅織諸賢今藉與援思起用并及吏部尚書王永光不問十月耿如杞以兵無紀律獄具棄市府尹劉宗周與輔臣溫體仁不合三疏乞歸許之十一月川貴總督朱燮元永寧奏捷以奢崇明安邦彥反費首級獻俘京師下輔

臣錢龍錫於獄

四年辛未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上言加派捐助
搜括三者不可行 上曰加派原不累貧捐助聽之
好義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豈至病民乎
不聽 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于平臺問浙江按察
副使周汝弼浙閩相連海寇備禦之策對曰去秋寇
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使何應瑞爾省宗祿
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
核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右布政使杜詩爾楚去秋
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

天尺樓鈔

政使吳暘陸之祺海寇備若何暘曰海寇與陸寇不
同故權撫之但官軍徃撫為安賊又因撫益恣故數
年未息耳 上問寔計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
力有司練鄉兵築城要地多設火器以戰為守此上
策也問河南布政使楊公翰賈鴻洙以收稅耗重宜
斥有司鴻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問廣東布政使
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所負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
應元曰近已解納問其數曰七千兩 上少之曰宣
大重鎮急需其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氛若
何對曰寇在平陽或河曲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

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陝界河條去條來故河曲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失於內應問導賊何人乎喬林曰大抵出於飢民間陝西叅政劉嘉遇對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撫撫之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子順既降何又殺之曰彼撫仍掠宜其繆也近寇何如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按察使孫朝肅時問禮已除南贛巡撫上曰南贛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四省當行保甲練兵伍庶足弭賊上曰此須寔效空言何為問海寇

天尺樓鈔

若何曰廣東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舡難近但守海門勿令登陸則不為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李守俊靖江王府爭繼何也對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履祥早歿王請立履祐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矣是以爭問四川布政使華敦復鄉紳挾御史何也以通賦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對曰遠方有司多科貢故不能耳時雲南布政叟九德被劾問貴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對曰督撫臣責安位以四事一擒故殺王巡撫者一獻蘭部通人一貶爵不得稱宣慰一削地故議未決對畢召

各官諭之正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不則罰隨之各退謝召左都御史閔洪學左副僉都御史張捷高弘圖諭洪學曰巡按賢則守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非小屢飭回道嚴核何近日不稱職之多也又曰卿與吏部寔心任事天下不難為乃退翰林院編修黃道周疏救錢龍錫謫外復四月上念早釋前工部尚書張鳳翔左副都御史易應昌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都督李如楨于獄釋故大學士錢龍錫獄戍定海衛八月吳執御論周延儒攬權壅蔽疏凡三上俱留中秋九月命太監張彞憲總理戶工

天尺樓鈔

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監軍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十一月以太監李奇茂監視陝西茶馬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諸內臣事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崇禎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行營自是御憲四出而群相壅蔽國事日非矣工部郎中孫肇興監督盛甲厥以帑訕疏劾張彞憲上怒落職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征輸戶部尚書畢自嚴下獄熊

開元鄭友玄俱謫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上疏救
上切責之禮部侍郎羅喻義直日講以尚書高王布
昭聖武章送閣溫體仁裁其半以所引京營大閱語
也喻義堅執不可遂放歸

五年壬申正月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薦黃克績劉
宗周等御史吳彥芳奏薦李瑾李邦華等上以其朋
比惡之下彥芳執御于理坐上書不以實律杖為城
旦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
尚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
儼臨其上臣今日為侍郎貳尚書非貳內臣國家大

天尺樓鈔

體臣固不容不慎持且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
部者宜還之臣部 上以軍興餉事重應到部驗核
不聽弘圖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六月兵部員外
華允誠上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刺溫體仁閱洪學
上切責之允誠回奏又極言其失謂私沈演唐世
濟等 上怒奪允誠俸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
提督京營戎政以司禮監右少監劉勞譽提督九門
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合進俱納於御
馬監寔費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却之川貴
總督朱燾元平水西安位以善後便宜九事奏聞

上可其奏加燹元少師賚金幣廕一子錦衣衛指揮
僉事世襲

六年癸酉正月大學士周廷儒以宣府閱視太監王
坤疏劾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不
宜侵輔臣 上召廷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
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
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
官皆為內臣邪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臣為紀綱法度
惜非為諸臣地也 上曰廷臣不言國家大計以內
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

天尺樓鈔

因詰志道者再周廷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寔責臣
等溺職 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
紀立命志道退二月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
必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知推永著為令三月刑
科都給事陳贊化劾大學士周廷儒招權納賄游客
李元功借叢威人廷儒嘗語去輔李標云 上先允
放余封還原疏 上即改留頗有回天之力今 上

義皇上人也此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泄乎且引刑科
給事中李世祺為証世祺亦奏廷儒實有此言不問
戶科給事中朱文煥亦劾廷儒重荷國恩毫無補救

亦不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收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諭兵部沅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大舉孫茂霖為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勦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寧錦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大學士周延儒罷始延儒與溫體仁深相結納力延之以進至是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既攻延儒體仁無一語相助凡與延儒為難者必陰助之而助延儒者皆誣延

天尺樓鈔

儒放歸十月論囚上素服御建極殿召閣臣商確溫體仁一無所平及陝西華亭知縣徐兆麒赴任七日城陷竟棄市上心惻體仁不為救人皆宥之七年甲戌正月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力爭上不聽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鰲獻上太平十學士何如寵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刑科給事中黃紹杰上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溫體仁當知所自處上責其率妄調外考

選推官魯元寵等知縣胡世安等八人改授庶吉士一體教習秦晉楚豫流賊蔓延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詔進廷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跡賊所向隨方勦撫山西自去秋至今不雨大饑人相食四月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辰飢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 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迨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

天尺樓鈔

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此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踈無通論已已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比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引罪今經制龐立兵餉稍清諸臣應亦知省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潛竣即回監供職惟闕寧密邇外境高起潛兼監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七月流賊至鳳翔西關口稱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問不敢啟須臾上城先登三十六人盡殺

之總督陳奇瑜借辭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命提騎連寶雞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問誰堪冢宰總憲者吏部左侍郎張捷曰臣之所舉與衆不同上許之勛戚在殿西室文臣在殿東室捷旁皇四顧大學士王應熊目屬之諸臣覺其異及問所薦則前兵部呂純如也時諸臣或舉鄭三俊或舉唐世濟捷曰總憲世濟可冢宰非純如不可俄入奏力言純如之長諸臣以純如列逆案不可刑科給事中姜應甲言之尤力捷失色上問溫體仁對曰謝陞可上是

天尺樓鈔

之應熊故善周延儒而純如又與延儒相比故體仁陰持之給事中范淑泰吳甘來交章劾王應熊張捷同謀黨附計翻逆案次日召南京吏部尚書謝陞為吏部尚書以唐世濟為左都御史總督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竝令還鄉按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阮巴西諸險賊飢無所得食故乞降於奇瑜奇瑜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諸盜本無降意徒以飢疲困於地險不得逞姑從款以紓我師奇瑜檄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

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
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勢不可復遏矣九月詔免
浙江崇禎三年以前織造十月上數御經筵遇雪
不輟論講官尚書韓日績姜逢元等毋忌諱少詹事
文震孟講春秋上論仲子歸昭此見當時朝政有關
所以當講自今進講當以此類推總理戶工二部司
禮太監張彝憲改司禮提督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
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神聖臣下不宜
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大禮大獄臣工
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公之恩遇孰

天尺樓鈔

與張桂但以將順而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體
仁意沮削總督陳奇瑜籍聽勘十二月進洪承疇兵
部尚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
務其總督三邊如故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劾先
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叅將夏之本張
一傑往謝道山招降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
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
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尚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
令戴罪

八年乙亥正月賊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

俱闔室死之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燼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堂杖容暄于堂下殺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殺士民殺死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梨熅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蓄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

天尺樓鈔

京兵亦至賊奔以筵尊卜于神祠不利剖神像而去趨廬州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攻六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裸婦人數千詈于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變聞是日上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遺戍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協勦候補給事中劉含輝乞

獨陝西八年以上通租不許兵部職方主事賀王盛
再勅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勅溫體仁
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 上切責之 上以祖訓凡
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
聞朝廷考驗授以職其遷除如常例禮部右侍郎陳
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隳藩規涸銓政
上以其沮詔聞親下于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蒞
官多不法公私苦之四月予故遼東總兵寧遠伯李
成梁祭墓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
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

天尺樓鈔

曰我矢死報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感自焚溺
死康承祖復之木張一傑脫歸五月諭戶部暫開援
納以濟軍需六月刑部主事胡江給事中何楷宋學
顯御史張纘曾各勅溫體仁不聽總兵曹文詔至娑
羅寨寇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闕前後殺賊萬計為
賊所畏官軍聞之奪氣七月進少詹事文震孟禮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震孟講春秋稱旨既而以疾
告不許溫體仁語之曰行相君矣何避也至是出特
簡入政府召廷臣于中左門試時政邊才論又出各
疏命翰林官擬上八月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

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闕遼兵賜尚書方劔
便宜行事洪承疇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上諭
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
上各舉堪任知府一人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
道知府各舉州縣官一人過期不舉者議處失舉連
坐九月枚卜命吏部舉在籍才堪輔弼者以林鈺孫
慎行劉宗周名上命即欽取來京十月上罪已避殿
徹樂下詔曰朕以涼德纘承大統不期倚任非人邊
乃三八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
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不勝媿

天尺樓鈔

憤今年正月流氛震驚皇陵祖恫民仇責寔在朕今
調動兵留新餉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
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
卧深宮念其飲水食麤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
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茲擇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
減膳徹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我行間文武
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為止文武官其各省愆
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大學士何吾驥文
震孟罷初吾驥震孟在直以工科給事中許譽卿素
著直聲欲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難之吏部尚書謝

陞遂疏糾譽卿震孟稟奪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震孟有時望入相僅三月而齟齬同官不竟其用逮庶吉士鄭鄤十二月城鳳陽初潁州賊將趨鳳陽巡撫一鵬請移鎮大學士王應熊擬旨止之賊陷鳳陽焚皇陵幽宮不保諸臣忌諱不敢聞尋以獲火為解至是城始成吏部尚書謝陞奏起廢張士範等一百六人不果用九年丙子正月林鈺劉宗周應召來京上召對平臺上問方今流寇猖獗糧餉不敷又值人才匱乏不稱任使奈何宗周對曰皇上求治太急用法太

天尺樓鈔

嚴布令大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所以有人無人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至於餉匱繇於兵增若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何取多兵今不當議增兵當議練兵若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還為吾民今日急務尤以收人心為本上又問外裔如何處置宗周對曰禦外裔亦以內治為本帝舜之時苗頑逆命干羽舞兩階而有苗格上顧首輔溫體仁曰先年敵薄都城此時可說干羽兩階否上曰不憚而起傳旨以林鈺入閣辦事以劉宗周為工部右侍郎淮安武舉陳啟新上言欲停科目舉孝廉罷

推知行取專拜大將舉行登壇推轂之禮使其節制
有司 上異其言特授吏科給事中啟新本庸人時
政府覘知 上意必有闕門特達之典故與曹化淳
寔左右之立致省垣將借以搏擊善類迨啟新既得
進惟從事做車羸馬以逢迎 上意而政府有求皆
不應故政府深恨之總理盧象昇師次滁州與賊戰
敗之賊西渡河祭酒倪元璐以黃安縣學生鄒華妄
行薦舉列及己名驚異糾劾 上是之四月武生李
璉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巨室助餉大學士錢士升
極言其不可溫體仁從中搆之 上切責士升以密

天尺樓鈔

勿大臣欲要名譽士升遂乞罷許之初士升以助體
仁幾見擯公論至是復為體仁所搆去御史詹爾選
疏救錢士升 上召廷臣及爾選于武英殿怒詰爾
選聲色俱厲爾選從容不為誦問如何為苟且對曰
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
惜 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為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
日之思 上怒頌繫直廬下都察院論罪闕寧太監
馮起潛請各捐俸市馬劉宗周疏止之上不聽宗周
尋罷歸令有司務脩練儲備毋科擾命鄉會試二三
場兼武經書筭放榜後騎射刑部尚書馮英以藐玩

下法司擬罪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錦衣獄德性
剛激入前大學士文震孟之門至是連章攻溫體仁
凡十上盡發其奸狀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
德成延綏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
七月居庸告急遣內中軍李國輔守紫荆關許進忠
守倒馬關張元亨守龍門關崔良用守固關勇衛營
太監孫維武劉元斌防馬水沿河兵部尚書張鳳翼
督援兵出師以監視關寧太監高起潛為總監南援
霸州遼東前鋒總兵祖大壽為提督同山海總兵張
時傑屬起潛以前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為副提

天尺樓鈔

督巡城閱軍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尋以國徵
總督宣府昌平京營御馬太監鄧良輔為分守太監
鄧希詔監視中西二協太監杜敷分守以張元佐為
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
日往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
出何恠朕之用內臣邪以司禮太監盧維寧總督天
津通州臨清德州內中軍太監孫茂霖分守都城戒
嚴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時斗米三百錢 上憂之
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
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為守禦史料都

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
為便八月以太監張彞憲言命科道各官分地督運
河南道御史金光宸叅督師張鳳翼及鎮守通州兵
部右侍郎仇維楨首叙內臣功為借援又請罷內臣
督兵上怒甚召廷臣及金光宸於平臺上叱之
曰仇維楨方至通州爾即借題沽名着錦衣衛禘冠
服下詔獄適大風雷電光繞御座上凜天變命
釋之侯旨議藹誠意伯劉孔昭奏國子監祭酒倪元
璐雙妻並封罷官回籍陝西巡撫都御史孫傳庭擊
賊于藍屋大破之擒賊首閻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

天尺樓鈔

俘闕下磔于市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進援京
師九月北騎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
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北騎
出口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禁文武輿蓋器歸
之借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命採平陽鳳翔諸
礦以儲國用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世濟
以邊才薦故兵部尚書霍惟華上謂惟華逆黨世
濟蒙蔽下刑部獄叙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
淳廢錦衣衛指揮僉事各世襲初化淳為京營提督
收用降丁及守昌平俱散去至有叩京師城下者皆

稱京營兵莫能辨十二月蠲山東五年前通租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上責之曰以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効及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嘗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尚書謝陞罷十年丁丑正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因培築京城上加派輸納事例分守津通臨德太監楊顯名叅前巡監御史張養高欽舜各侵稅額詔逮之時養先卒下撫按籍其家二月逮巡按山西御史張孫振初提學僉事袁繼咸守官奉公自書卷外無

天尺樓鈔

長物孫振貪穢不職誣奏之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冤命并孫振逮訊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應天巡撫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矣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中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命陝西巡撫孫傳庭兼總理河南三月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御史倪元珙覈奏元珙極言文聲之妄上責其蒙飾降

光祿寺錄事溥采為古學以相砥礪天下嚮風然不為政府所悅時蘇州府推官周之夔亦詐奏溥采等樹黨挾持四月命南京守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同兵部尚書范景文清霰兵馬器械總監太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于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于國降景耀二級時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滿則督撫鎮道皆恃以飾功掩過故邊吏皆樂有監視而上方倚任中官不察也諭百官求直言刑科給事中李如燦上言時事歸咎輔臣上怒下汝燦于獄左

天尺樓鈔

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清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非所以開言路信詔旨上切責之新安所千戶楊光先初吏科絡事中陳啟新及元輔溫體仁昇棺自隨上怒廷杖代遼西六月大學士溫體仁引疾免初體仁以摘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賢廷臣苞苴亡狀體仁以殘刻輔之圖扉之內纍纍趾相屬初藉周廷儒入旋以權相軋周去而溫獨存自佐政以來邊徼潢池之警漫無經畫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敬信之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

巡撫安廬池秦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八月
上登正陽門閱城以薛國觀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
大學士十一月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
營孫茂霖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十一年戊寅正月裁南京冗官八十九員任丘清苑
涑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不法 上內訪逮
入責撫按不先劾為溺職近畿如此遠地可知命部
院申飭二月城廬溝各拱極城太監督役掠塗人受
工民力為憊巡按江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
兵官鎮守河南任學覲得巡撫且欲薦故丹徒知縣

天尺樓鈔

張汝因極詆諸總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
寇 上竟以總兵授之意大沮悔尋被逮 上御經
筵畢召詹事府翰林院諸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
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少詹事黃道周對曰樹人如樹
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
必深加培養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 上曰三俊
蒙狗雖清何濟又命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言須可
行如故講官姚希孟欲折漕一年誤矣編修楊廷麟
曰自溫體仁薦唐世濟王應熊薦王繼章今二臣皆
敗而薦者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于大臣而欲收

保舉之效得乎 上默然命諸臣出宴午門之廡道
周等退各補奏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麟亦上言鄭
三俊清節得釋三俊為司寇徹衣一篋爨烟不給以
擬獄輕得罪 上亦素知之故得放還三月 上御
左順門召考選諸臣五人為班進問兵食計知縣
曾就義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即
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 上按第一未幾即
有勦餉練餉之加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
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五月丁卯夜熒惑退至
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尚書楊嗣昌借月食火星以

天尺樓鈔

為可化災為祥冀以動 上意工科都給事中何楷
駁正之六月兵部尚書楊嗣昌改禮部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仍署兵部事時嗣昌毋服總五月工科給事
中何楷劾嗣昌忘親 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
員 上不允命并反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為陳新甲
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為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侍講
學士黃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
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 上不懌召廷臣
於平臺問道周曰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
為而為之謂人欲爾前既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

所為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為止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中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反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唯伯彛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彛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辭而明肯迫切道周學行人宗臣寔企仰今謂不如鄭

天尺樓鈔

鄆臣始太息絕望鄆杖毋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鄆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鄆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象惡必察何敢為比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抵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諂諂面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

優容多矣諸臣退 上召回諭曰今內寇外裔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不文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禍亂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正賴卿等匡救不違乃有一等機械在心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終用一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何如處看來這裔寇却還易治衣冠之盜却是難除以後再敢如此立置重典朕勸諸臣各修職業共享太平之福諸臣叩頭出明日降道周為江西布政司都事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都給事何楷試

天尺樓鈔

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勅嗣昌俱謫調有差八月南京戶科給事中張焜芳論前巡益兩淮御史史堃侵帑三十餘萬命逮堃下刑部獄堃奏辨又發焜芳朋黨狀焜芳奪官十月以御馬太清分守薊鎮西協北騎進喜峰口直至徐州破濟南府德藩被害京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召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以宣大總督盧象昇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總督天下援兵至賈莊遇敵陷陣死之十一月括廢銅鑄錢十二月改洪承疇蒞遼總督孫傳庭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

不許尋逮傳庭繫獄

十二年己卯二月貴州道御史王聚奎劾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緘默溺職請聚奎并罷右僉都御史李先春奪吏部左侍郎董羽宸俸二月以司禮太監崔琳清理兩浙鹽課賦稅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兵之設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即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曰諸臣條奏盡之矣在得其人得人則利歸公家否則在私室上曰各處災傷柰何曰裁不急之官亦可省費又曰臣

天尺樓鈔

見州縣殘破急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二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四月免高淳去年旱蝗田租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禮科給事中姜埰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禍福上不聽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尚綱切諫不聽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錢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尚書林欲揖請嚴僧道贖地毀淫祠括絕田助餉七月戊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八月故庶吉士鄭鄴磔于市鄴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

孟黃道周皆與之遊當時欲借鄆以傾震孟道周讞
馭逾重而鄆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降賊張獻忠復
叛於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左良玉大敗失其
符印事聞革總理熊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
殺賊初文燦與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
以結 上知文燦既僨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
上以隆禮勞遣之九月免河南州縣田租有差時中
外交訌 上念窮民罹災已卯庚辰之間蠲貸屢下
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以內官監太監杜秩亨提督
九門十月彗星見諭停刑楊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

天尺樓鈔

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嗣昌表左良玉為
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辨賊為
請于上故有是命十一月流賊老回回革裡眼左金
王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
安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
賊每避兩軍賊多購斬黃人為間或携藥囊著茶為
壘卜或談青鳥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冠或為乞丐
戲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
年毒流四境十二月北兵薄山海關總督洪承疇出
戰報軍覆身沒 上為輒朝慟哭贈少保予謚廢一

于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加祭九壇造祠闕門春秋致祭

十三年庚辰正月建湖廣巡撫方孔昭命宋一鶴代
之閏正月督師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
前監紀從之紀錄卓異諸臣蘇州知府陳洪謚多通
賦不預尋削籍松江知府方岳貢亦以通賦奪官命
巡城御史賈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諭戶部以
保定永清等郡縣留糧給畿南飢民抵秋以償發帑
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下詔求直言平賊將
軍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太平縣之瑪瑙山獻忠精

天尺樓鈔

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遁走興歸山中尋自益井
興房界上左良玉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
俾山險圍而不攻獻忠得以休息養瘡毒收散亡兵
復振遂與羅汝才過天星等七股入蜀三月分賑畿
南二萬金是日雨雹兩河積道其災甚者緩征之免
八年九年十之三宿州沐陽通州等縣災免通賦有
差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上召貢
士四十八人于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
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
媿媿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

心識之得拔第一詔撤各鎮內監還京督師楊嗣昌
次荊門立大勦營上將營四月罷鄭撫王鰲永以袁
繼成代之命考選人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
已而以吏部考選不列舉貢遂命貢士并歲貢士二
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為例江西
巡撫都御史鮮學龍薦舉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上
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濫舉俱逮下理廷杖論
戍戶部主事業廷秀請寬之併杖削籍監生涂仲吉
發憤上書上怒下獄杖戍五月上以兩京及山
東西河南陝西各處告飢命地方有司設法賑濟招

天尺樓鈔

採流徒撫按躬行州縣定殿最以聞召九卿科道于
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麟以守邊
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對
上是之六月大學士薛國觀罷初國觀以溫體仁援
得入閣同官六人皆罷獨國觀秉政至首輔上頗
向用之至是因擬諭失旨議處致仕刑科給事中袁
愷初國觀納賄有據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侍郎蔡
奕琛等遂下鎮撫司訊初上召國觀語及朝士婪
賄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贖貨東廠太監王化
民在側汗出浹背于是專偵其陰事以及于敗下左

副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七月發帑金三萬賑順天保定張獻忠既西羅汝才
屢為官軍所敗勢孤率黨走合於獻忠共謀渡川西
諸將賀人龍李國奇張應元汪雲鳳張秦凱等會師
擊之應元雲鳳營於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
至初督師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難制而人龍屢破賊
有功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既而以良玉瑪瑙山
捷度未可動復奏留良玉佩印如故別加人龍總鎮
銜須後命人龍初聞大將之拜踴躍動三軍既報寢
乃鞅鞅良玉知其故意深恨之故當獻忠之道歸于

天尺樓鈔

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鞅
望遂遂循不復深入致獻忠復熾皆嗣昌失兩帥之
心玩寇故也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帑金三萬賑
真定山東河南飢民九月諭災荒停刑又恐人心肆
玩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寇者限刑部五月具獄御
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
十五人已論辟忽內臣本清叩命馳免因釋十一人
明日景琦回奏被責下錦衣獄蓋上以囚或有聲
寃者停刑請旨景琦倉卒不辨也十月出帑金萬兩
市舊綿衣二萬給京師貧民十一月流賊張獻忠羅

汝才破劔州渡綿河而西督師監軍萬元吉以總兵
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為副總統屯兵安岳城下
以遏賊歸路十二月賊走攻瀘州城陷瀘州三隅皆
陡絕臨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
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營伏兵旁塞險要感賊北竄
永州逆而擊之兵至賊營先移渡南溪官軍隔水追
之不及

十四年辛巳正月故大學士薛國觀奏辨袁愷誣奏
出于禮部主事吳昌時主使 上不聽流賊李自成
破河南府焚福王宮殿福王及世子俱縋城走次日

天尺樓鈔

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并執前兵部尚書呂維祺維
祺遇王於西關謂王曰名義甚重毋自辱王見自成
色怖泥首乞命自成責數其失遂遇害賊置酒大會
以王為俎雜鹿肉食之號福祿酒維祺罵賊不屈死
世子逸走過亂兵刈之裸而奔於懷慶是時群盜輻
輳自成自稱闖王雄諸賊變聞 上震怒遣總兵王
紹禹礫之籍其家二月張獻忠羅汝才走宣城偵襄
陽無備簡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夜至城下守者驗
符信啟闕賊既入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
餘俱起應之城中大亂門洞開賊大隊馳至知府王

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鄒曰廣死之賊
被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據坐王宮坐王堂下勸之以
卮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
頭使嗣昌以陷藩伏兵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因
縛王殺之投死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遣人索王
屍已燼僅拾顱骨數寸以歸賊殺宮眷并貴陽王常
法盡掠宮女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襄陽守兵數千
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平賊將軍左良玉鄭撫袁
繼成發兵馳援賊渡江而走三月督師大學士楊嗣
昌自縊于軍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免遂

天尺樓鈔

自盡監軍萬元吉自署行營命猛如虎駐蘄黃防獻
忠東逞上以襄陽失陷左良玉違制避賊削職戴
罪勦寇建鄴撫袁繼成入京進陝西總督丁啟睿兵
部尚書代楊嗣昌督師討賊啟睿督秦師至潼關四
月召前大學士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入朝至發辭
不出逢聖不久以病歸初延儒既罷丹陽監生賀順
虞城侯氏共斂金屬太監曹化淳等營復相至是得
召用主事吳昌時之力居多延儒德之左良玉自襄
陽進擊李自成至高陽自成北出屯於盧氏貢士牛
金星向有罪當戍邊降于賊自成以其女為妻金星

為卜者宋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
獻圖識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軍師五
月敕兵部尚書傅宗龍出之獄以右侍郎都御史督
陝西兵討賊六月故刑部右侍郎蔡奕琛獄中上言
去夏六月同邑諸生倪襄為庶吉士張溥門人歸語
知縣丁煌誇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及臣旦夕
必逮未幾而王陞彥果劾臣矣一里居庶常結黨招
權陰握黜陟之柄從所未聞上令丁煌指証下倪襄
于獄八月左良玉大破張獻忠于信陽斬其首將沙
賊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創見服夜遁良

天尺樓鈔

王軍聲大振故大學士薛國觀有罪賜死國觀性褊
刻自僉憲驟登政府溫體仁實薦之上常憂用匱
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巨等任之內則戚畹非出自獨
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
盡驚其所有追比未已戚畹人人自危因皇子病倡
為九蓮菩薩之言云上薄待外戚行天折且盡
上大懼國觀又忤太監王化民遂敗辛酉上幸太
學以重修告成也正一真人張應京請扈從臨雍先
期司禮監太監王德化奉命率羣臣習儀于太學時
比之唐魚朝恩講經元李邦寧釋奠事九月陝督傅

宗龍率兵四萬次新蔡與關賊遇裨將賀人龍虎大威皆戰敗走陳州宗龍穿塹築壕以拒賊亦穿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徒步率散卒走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勅宗龍呼門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劈其腦死城下事聞詔復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十月特設裕國足民奇謀異勇科謫訪徵辟稱朕破格旁求之意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於鳳陽反之元斌留四十日不進城門盡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欲攻城索賂乃免十一

天尺樓鈔

月禁朝臣私探內閣通內侍于是待漏俱露立毋敢入直舍陝西巡撫都御史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李自成祖塚得小蛇即斬蛇以徇誓師兼程進兵以輕騎萬餘抵郟縣時襄城新破喬年遲疑不敢進襄城貢士張永祺率邑人出迎官軍屯於城下自成聞之解郟城之圍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逃官軍大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百人入城居守五日襄城復陷喬年自刎未殊被執見殺自成深恨諸生遂劓刖百九十人又購永祺匿免屠其族

人九家自成乘勝破南陽總兵猛如虎死之唐王遇害楊文岳屯杞縣丁啟睿屯汝寧太監劉元斌率京軍救河南開南陽陷乃擁婦女北去俄上命御史清軍元斌倉皇悉沈之于河十二月成黃道周解學龍諭停內操隨罷提督京營內臣李自成連陷滑州許州長葛鄆陵鄆陵知縣劉振之自剄死之自成汝才合兵陷禹州徽王遇害復圖開封巡撫高名銜總兵陳永福等竭力守禦周王貯庫金于城頭禽一賊者予百金斬一首者五十金戰歿者卹其家五十金傷者以輕重為差殺賊甚衆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

天尺樓鈔

成屯朱仙鎮鄆州知州劉世振死之十五年壬午正月朔上朝畢召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謝陞入殿曰古聖帝明王皆崇師道卿等朕之師也宗社奠安惟諸先生是賴命東向立上降座西向揖之各媿謝上從御史楊仁愿言諭東廠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并戒錦衣較尉奉使需擾李自成攻開封益急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總督陝西兵勦寇二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免省直十二年以前稅糧有司混徵者罪百姓歡呼稱慶三月李自成合群盜八十萬圍陳州兵備副使闕永傑率士民死

守賊周圍四十里更番進攻永傑力竭城陷戰死城上鄉紳崔泌之舉人王受爵等咸手刃數賊被執罵賊死賊怒屠陳州上命成國公朱純臣同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修孝陵及泗州鳳陽祖陵三百年枯木大至數十圍者發掘殆盡四月禮科給事中倪仁禎上言臣等初拜官例候閣臣謝陞言及兵餉事忽曰皇上自用聰明察察為務天下俱壞陞位極人臣敢埽罪天子如此上怒命削陞籍周延儒奏詞臣一員佐兵部從之著為令免四川貢扇三年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鳳陽士英

天尺樓鈔

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故太常少卿阮大鍼為營救得起用陝督孫傳庭檄召諸將于西安固原總兵鄭家棟臨洮總兵牛成虎援勦總兵賀人龍各以兵來會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八川討寇開縣謀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繇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刻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效用佐督撫討賊屢殺賊有功總全陝兵叛將劇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徃徃得其死力襄城之

後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勅傅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張獻忠陷舒城時舒城無令叅將孔庭訓以兵千人同編修胡守恒率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于賊勾賊攻城守恒倡舒人死守賊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脅降守恒燔其書于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及其腹被數十創以死獻忠屯舒城改曰得勝州六月免開封河南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進蔣德璟黃景昫吳甦東閣大學士且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誦徇情如

天尺樓鈔

房可壯張三謨宋玖並與推舉此豈大臣之道次日召廷臣于中左門賜饌上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緋衣侍上詰吏部尚書李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兩語昨杖下猶濫舉如此况其他乎日宣奏辯上又責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等六人于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官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以司禮太監齊本正提督東廠王承恩提督勇衛營賊圍開封友守臣告急詔援

久

勦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渡河援之定國兵潰于覃懷時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于開封朱仙鎮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甚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軍不聽左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走督師營亂啟睿文岳俱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馬騾七千兵數萬俱降賊啟睿救書印劔俱失事聞詔逮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八月刑部尚書鄭三俊改吏部尚書范景文改刑部尚書進劉宗周左都御史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

天尺樓鈔

匿喪被劫下撫按訊之尋遁召還黃道周仍任少詹事時周延儒承上眷最深凡上怒莫能回延儒能片言解紛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救延儒以微詞解之得減故至是上偶言及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即傳旨復官九月開封困久城守不支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以開封北枕黃河特引河水環濠用以自固更見賊壘卑下思決隄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水驟高三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高名

衡陳永福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
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
師侯恂以舟迎王總兵卜從善以舟師至城上推官
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遼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
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人之北渡者城中遺民尚餘
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櫛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沉
其前鋒奪回子女五千人舊河故道清淺不盈尺歸
德隔斷在河北邳毫以下皆被其灾開封一城屋廬
宮殿盡屬波臣斷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
守禦功詔授御史孫傳庭率兵至南陽李自成逆之

天尺樓鈔

傳庭設三伏以待賊潰東走諸將追之斬首千餘級
賊盡棄甲仗軍資于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反
兵乘之官軍大敗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倍獲
其所棄輜乘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自
贖是月誅兵部尚書陳新甲初周延儒為營解甚力
因奏國法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膠辱親藩
七不甚于薄城乎不聽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賜
京師貧民米布十一月周延儒薦大學士王應熊自
代已而延儒敗上知其非入朝陛見請老許之發
帑金十萬資餉閏十一月詔曰此者災害頻仍干戈

擾攘宵旰靡寧皆朕不德所致也自今日始朕敬于
宮中默告上帝戴罪視事以贖罪戾下禮科給事中
姜埰于理先是 上戒諭言官又時有匿名書二十
四氣之說隱詆朝士埰言誹語騰謗必大計奸巨慝
悉言官而思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 皇上之怒
稍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墜閉天聽誰向 皇上
言之哉 上怒立置之獄 上召廷臣于中左門問
禦敵及用督撫之宜左都御史劉宗周曰使貪使詐
此最誤事為督撫者須先極廉 上曰亦須論才宗
周退御史楊若橋舉西洋人湯若望演習火器劉宗

天尺樓鈔

金

周進曰唐宋以前用兵未聞火器自有火器輒依為
勁誤專在此 上色不懌曰火器終為中國長技命
宗周退群臣以次對 上色解宗周又進請釋姜埰
熊朋元云廠衛不可輕信是朝廷有私刑也 上遽
怒仰視屋梁曰東廠錦衣衛俱為朝廷何公何私宗
周抗論不屈左副都御史奎光宸言宗周無他意
上益怒責宗周免冠謝徐起退先是行人右司副熊
開元求獨對召入德政殿開元所奏大抵摘周廷儒
之失 上怒下鎮撫司詰主使廷儒引退手敕慰留
初開元出朝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力沮之雖補

隋未敢盡在獄列款具奏鎮撫司格不以聞尋廷杖姜琛熊開元仍下鎮撫司劉宗周削籍金光宸降調吏部尚書鄭三俊刑部尚書徐石麒各疏救不聽貢士祝淵奏寬劉宗周下淵于刑部獄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等疏救琛開元不聽徐石麒罷以琛開元竟具獄不廷訊也開元至十七年始釋獄琛戍邊李自成圍汝寧城陷執總督楊文岳分巡僉事王世琮于城頭及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世琮等以大砲擊之洞胸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

天尺樓鈔

無遺掠崇王由楨及世子諸王妃嬪以行十二月賊逼荊偏沅巡撫陳睿謨棄荊州奉惠王走湘潭先是北騎進口破蘇州至山東連破濟南兗州諸府德王魯王俱遇害總督趙光抃與敵戰于羅山大敗折兵二萬周延儒抑不以聞敵勢猖獗延儒自請行邊視師上餞之午門是時京師戒嚴數百里無行踪起祁彪佳為河南道御史單騎至京陛見上慰勞之彪佳既救劉宗周上怒甚責彪佳回奏彪佳復奏釋聖怒以開言路上意解不之罪起倪元璐為兵部右侍郎兼程至京即日召對元璐面奏守邊事

宜上褒美之上以首輔陳演薦陞元璐為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南人無為戶部者上破格用之再辭不允

十六年癸未正月李自成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巡撫宋一鶴時守城下城巷戰手及賊數人死鍾祥知縣蕭漢自經死改承天府曰揚武州發顯陵大聲起山谷若雷震賊懼而止自成攻郟縣知縣李貞嬰城死守反破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知縣也妾殺何為罵賊不已自成怒碎磔之詔停會試期以本年十月舉行二月督師閣部周延儒至闕

天尺樓鈔

門敵飽颺去陸續出口畏候不能堵截受經畧范志完賄尾其後放空砲數聲北兵於沿途驛步城墙大書官兵范免送天下笑之三月免直隸山東殘破州縣去年田租改禮部儀制司主事吳昌時為吏部文選司主事督郎中事昌時好結納通司禮太監王化民等欲轉銓司吏部尚書鄭三俊嘗以問鄉人徐石麒荅曰君子也三俊遂薦于上蓋石麒畏昌時機深故譽之而三俊不知也四月京師解嚴始舉計典至二十八日大祭二十九日桂榜例轉給事中范士髦等四人御史陳盡等六人故事例轉一科二道吳昌

時特廣其數意脅臺省為驅除地也河南道御史祁彪佳劾吳昌時紊制弄權山東道御史徐殿臣賀登選各疏叅之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以薦吳昌時引咎罷大學士周延儒放歸給事中郝綱復劾吏部郎中吳昌時禮部郎中周仲璉竊權附勢納賄行私內閣票擬機密每事先知總之延儒天下之罪人而昌時仲璉又延儒之罪人御史蔣拱宸何綸交劾之進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閱京營刀甲車牙於觀德殿命勲武臣子弟騎射以內官監太監王之俊提督京城巡捕練兵上召保定巡撫

天尺樓鈔

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耨上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欲飲泣下標又言屯田及車戰諸策上善之是月給事中吳甘來上言諸撫臣借名護藩寔棄城走乞救諭各藩并覈王永祚等棄城之罪上不問六月進孫傳庭兵部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總制三邊鑄督師七省之印詔除河南五年被陷地方稅糧其省直殘破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雜賦俱蠲免召山東武德道兵備

僉事雷演祚入朝先是總督范志完在山東縱兵濫掠演祚面奏之上命逮訊七月召演祚及志完面質于中左門問志完兵濫掠又金銀鞍數千兩馬百匹行賄京師狀演祚歷歷有指因召問演祚云公所言稱功誦德徧于班聯者誰也曰周廷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怒即命逮廷獻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謝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庄副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却之上斥其妄問御史吳履中爾在天津察志

天尺樓鈔

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尋誅志完以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出千金資太醫院療疫時京師自春徂秋大疫死亡畧盡又出金二萬下巡城御史收殮上自訊吳昌時于中左門極刑校夾至折脛乃止遣縱騎徵周廷儒至京聽勘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備南京九月擢京山東漕儲副使方岳貢為左副都御史尋進東閣大學士督師孫傳庭軍乏餉兵譟于汝州賊率精騎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宜駐師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曰將軍

何怯獨不知高將軍祁廣恩不擇引所部八千人去
賊前鋒名三堵墻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來
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泥淖死
者數千人高傑立巖上望曰不可支矣虜衆退諸軍
盡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四百里至孟津官軍
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數萬傳庭與傑收散亡
數千騎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官兵斬獲皆良民也
傳庭不知其詐奏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
不以一賊遺君父識者憂之至是果敗傳庭回軍潼
關衆尚四萬自成懿之傳庭沒于陣中渭南知縣楊

天尺樓鈔

膺被執不屈死陷商州商維道黃世清不屈死陷臨
潼陝西巡撫馮師孔陷陣死陷西安察使黃綱自盡
死長安知縣吳崇義指揮崔爾達俱殺并死秦府長
史章世炯自經死鄉紳右都御史三原焦源溥罵賊
磔死副使祝萬齡自經死禮部主事南居業罵賊死
宣撫焦源清叅政田時震俱不授偽職死御史王道
純大罵賊不屈死解元席增光舉人朱誼泉俱殺并
死山東僉事王徵七日不食死都司吏丘從周罵賊
死十月上自用銅錫木器屏金銀命文武諸臣各
崇省約士庶不得衣錦繡珠玉會試天下舉子以陳

名夏為會試第一人十一月殿試賜楊廷鑑狀元及第以羅山事逮兵部尚書張國維至京下獄論死李自成發金數萬招榆林諸將以大隊繼之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等歛各堡精銳八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為長嬰城死守賊圍數重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總兵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

天尺樓鈔

者數百人賊屠榆林遂搗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鳳陽陵有聲如雷者數月又陵上松柏生虫大二寸許食其葉立盡遠望一片枯黃之色十二月前大學士周廷儒賜死吏部文選司郎中英昌時伏誅廷儒當中外交証竟無能為上畫一策其罷內監撤廠衛內臣恨之乘間媒藥上俱不信迨廷儒視師諸璫盡發其蒙蔽狀上始信之吳昌時事發聖怒益不可回逮至羈郊外僧寺賜繩勒令自盡三日後始許收殮李自成陷甘肅州先是鳳翔蘭州開門迎賊賊渡河莊浪涼州二衛

室

俱降遂圍甘州乘夜雪登城巡撫甘肅都御史林日瑞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大內有密差劉誠意留秘記鑰匙甚固誠非大纓不啟是年秋女直吳兵圍城上啟視室中惟一匱發之得畫三軸一畫文武百官數百手執朝服披髮亂走上問內臣答曰或恐官多法亂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襁負子女逃竄狀上又問內官答曰想是軍民背叛上色纓展第三圖一帝者像酷肖聖容跣足被髮懸梁作自經狀上不憚亟命燬之

天尺樓鈔

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城破鳳陽地震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賊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俱陷自成偽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客予十金代換以為詐斬之上憂寇臨朝而歎曰卿等能無分憂哉大學士李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力臣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可資數月糧願提兵西行又曰進士石隆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

延安使賊不得東渡 上悅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
轂 上欲用石隆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癸丑
夜星八月中占為國破君亡大學士李建泰出師
上臨軒授建泰節欵 上親賜卮酒曰先生之去如
朕親行建泰頓首起行 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
大風揚沙建泰御肩輿不數武杆折識者憂之授進
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救李政修罪亦軍
前效用進士程源私謂監軍凌綱曰此行兼程抵太
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為矣建泰
道聞山西烽火急因遲行行至廣宗紳衿城守不納

天尺樓鈔

攻三日破之殺鄉紳王佐答知縣張弘基二月朔
上視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
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失色朝罷遂不復言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懷慶不保福世子出奔至衛
輝依潞王自成至太原太原無重兵為守山東巡撫
蔡懋德遺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牛勇陷陣死
一軍皆歿蔡懋德知事必不支策馬赴敵死藩臬府
縣各官四十六員咸死之賊至忻州官民迎降遂攻
代州總兵周遇吉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
賊合諸將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武寧關賊

陷懷抵固關分趨真定保定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
命踪訪諸王遺內官監制各鎮兵部言各處物力不
繼而事權紛拏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真定兵叛
降賊知府丘茂華開城先遣家人出城總督徐標執
茂華下獄標中軍伺標登城盡守禦刦標城外殺之
出茂華茂華遂檄屬縣叛降賊詔徵天下兵勤王命
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於文華殿都察院
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事項煜庶子李明睿各言南
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
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

天尺樓鈔

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
毋復多言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始上憂秦寇演
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求去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
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戰三日力盡死之
逆屠寧武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城守不應總兵
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
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蔡闔家九人自縊先題
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六日殺代府宗室殆盡
留偽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戮凶暴閱兩月陽和軍
民約鎮城軍民內應殺天琳召兵部尚書張國維庶

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鏘中于左門
鏘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耆臣輔之以張國
維為募兵督餉兵部尚書至浙江練兵催餉赴援京
師宣府告急召文武大臣科道于中樞殿問今日方
畧奏對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考選科道餘皆
練兵加餉習聞常語也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
守西直門各門勲臣一卿亞二初議僉民兵魏藻德
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大學士范景
文左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
南兵科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

天尺樓鈔

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
言上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上嘆曰朕非亡
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欽天監奏帝
星下移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
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前吳麟徵有棄寧
遠之議今事勢危急始從之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
入衛又召唐通通以八千人入衛即同太監杜之秩
守居庸賊犯保定大學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
絕城降賊兵潰賊入保定建泰降與李自成通譜自
認為姪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毓峒奮拳毆賊

帥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子嬰婦陳氏皆投井死初七日李自成宿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乃奪士卒刀自刎鄉紳張羅彥自殺八日大風霾晝晦十二日上召對惟問兵餉以舉朝無人常泣下廷臣長策惟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十四日壬寅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哭上下罪已詔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

天尺樓鈔

累世之養養肆二十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羅鋒鏑蹈水火殲量以空骸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策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

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
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
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
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
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材尚
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
士有板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
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
斬閹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
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

天尺樓鈔

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又命
收葬魏忠賢骸骨十五日大風日色益晦正陽門外
闕神廟旗杆劈開賊自柳溝抵居庸闕柳溝天塹百
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
何謙偽死私遁總兵馬岱自殺時京師以西諸郡縣
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移檄至京師云
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十六日賊陷
昌平州諸軍皆降總兵李守鏢罵賊不屈手格殺數
人拔刀自刎賊焚十二陵享殿賊騎過昌平太監高
起潛棄闕走西山賊分兵掠通州糧儲上方御殿

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中旨
授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密封入上覽之色變
即起入諸臣立候移刻始知為昌平失守也賊自破
中原旋收秦晉久窺畿輔空虛遺其黨輦金錢擅屬
飾為大賈列肆于市更遣奸黨挾貨充衙門掾史專
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之賊黨即指示
告賊賊掠之入營厚賄結之撥馬多降賊無一騎還
者有數百騎至齊化門迤平則西而迺卒詰之曰陽
和兵之勤王者寔皆賊候騎也十七午時有五六十
騎彎弓貫矢大呼開門守卒發炮擊退之須臾賊大

天尺樓鈔

至環攻平則彰義二門城外三營皆潰降火車巨礮
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礮攻城轟聲震地諸臣方
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馬馳闕下汗浹露衣內侍呵
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求相見不可得上召
入因命內臣俱守城譁曰諸文武何為且言官止內
樞我甲械俱無奈何或曰我輩月食五十萬效死固
當乃請如己巳歲所派數俱乘城凡數千人上括
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日細民有痛哭輸金者或
三百或四百各授錦衣衛千戶十八日黃沙障天忽
而淒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賊攻城礮聲不絕

流矢雨集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空
礮向外賊驅居民負木石填濠急攻我發萬人敵大
砲砲反後坐炸裂守者驚散盡傳城陷閩城號哭奔
竄賊駕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化三門勢甚危急太常
少卿吳麟徵單騎馳入欲見上至午門遇大學士
魏藻德止之曰兵部調度兵餉已足公何事張皇邪
藻德且出閩上方休公安從入麟徵流涕固請得
以非時見藻德挽之出是日封劉澤清東平伯時左
諭德楊士聰銜亂文入直語閣臣左良玉吳三桂俱
封而遺劉澤清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揭上得封李

天尺樓鈔

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
勳侍其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一人下以
語守者曰留一人下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
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同入見大內盛
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
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
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不
反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則
堯褚憲章輩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
禮監太監廕錦衣銜指揮僉事立祠至是方知勳固

從賊為逆也。勲出攻益急。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都尉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乃罷申刻彰義門啟蓋。太監曹化淳獻城開門。也是夕，上不能寢，內城陷，一閹奔告。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禎何往？」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上即同內官監太監王之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進數觥，嘆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語皇

天尺樓鈔

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上麾去，令各為計。皇后拊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上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上拔劍及其肩，又及所御妃嬪數人。召王之俊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襍內監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第，閹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矣。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仍回南宮，登萬歲山。

之壽皇享自經太監王之俊跪帝膝前引帶扼脛同死上披髮御蓋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鹵薄城三次逆賊直逼京師是皆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祖宗于地下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可將文武盡皆殺死勿壞陵寢毋傷我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猶謂閣臣已得殊諭也十九日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先入東直門殺守門御史王章守卒蟻墜兵部侍郎張伯鯨走匿民舍賊騎塞巷大呼民間速獻驪馬賊經象房群象哀鳴淚下如雨兵部侍郎王

天尺樓鈔

家彥自經于民舍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上之出南宮也使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得達宮人號泣出走宮中大亂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城國公第午刻李自成羶笠縹衣乘烏數駝馬牛金星宋企郊等五騎從之從西長安門入彎弓仰天大笑手發一矢中坊之南偏至承天門顧盼自得復彎弓指門榜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牛金星趨而進曰中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自成入宮問帝所在大索

宮中不得牛金星進曰此必匿民間非重賞嚴誅不可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自成登皇極殿據黼座牛金星檄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禁民間諱自成等字自成同劉宗敏等數十騎入大內太監杜之秩曹化淳等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秩等叩頭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去之內臣獻太子自成留之西宮封為宋王太子不為屈二十三日改殯先帝后同時殉節死者則有大學士范景文中允劉理順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戶部尚書倪元璐

天尺樓鈔

左都御史李邦華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刑部侍郎孟兆祥子進士孟章明右諭德馬世奇簡討汪偉右庶子周鳳翔大理少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太僕寺丞申佳胤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陳純德吏部員外許直兵部員外金鉉李賊昇先帝后梓宮於東華門外兵部郎中成德以雞酒哭奠梓宮前歸即自殺襄城伯李國禎泥首去幘奔赴號哭賊執國禎見自成以頭觸血流被面自成以好語誘國禎使降國禎曰有三事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堊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害

自成悉諾之三日後賊以天子禮葬 先帝國楨斬
良送至陵榭壙後遂自縊死之弘光元年福王踐祚
南都上尊謚曰 烈皇帝廟號曰思宗
石匱書曰古來亡國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
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窮兵黷武亡者嗟我
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儉辛勤萬幾無曠即古
之中興令主無以過之乃竟以崔符劇賊遂至殞身
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嘔血思
與我 先帝同日死之之為愈也蓋我 先帝惟務
節省布衣蔬食下同監門遂以宮中內帑視為千年

天尺樓鈔

必不可拔之基 祖宗所貽不可分毫取用致使九
邊軍士數年無餉體無完衣其何以羈縻天下哉臣
嘗謂中興之主與初業無異捐金百萬全不介懷如
我 光宗皇帝一月之內發帑金三百餘萬 神宗
皇帝四十八年之鬱積政欲得一豁達大度之主以
疏壅滯以救敗亡可惜吾 光宗皇帝之受祚不長
也陶朱公之救中男不遺長子而遺少子亦政是此
意也 先帝起信邸知民間疾苦不肯輕用一錢故
省織造省讌會省驛遞使天下無所不節省而又日
貸之勲臣日貸之戚畹日貸之內璫天下視之真謂

帑藏如洗矣而逆闖破城內帑所出不知幾千百萬而先帝何苦日事居積日事節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貸京師一失無不盡出以資盜糧豈不重可惜哉故為天下求一撥亂反正之主必如秦皇漢武之個儻輕財方克有濟使斤斤自守如漢之帝唐之德宗又何足以拯溺救焚再造斯世也哉嗟乎痛定思痛不得不重為吾先帝一下輪臺之悔也

又曰先帝焦於求治刻於理財渴於用人驟於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後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却此十

天尺樓鈔

七年之精勵哉即如用人一節黑白屢變捷如奕棋求之老成而不得則用新進求之科目而不得則用薦舉求之詞林而不得則用外任求之朝宇而不得則用山林求之薦紳而不得則用婦寺求之民俊而不得則用宗室求之資格而不得則用特用求之文科而不得則用武舉愈出愈奇愈趨愈下薦舉盛典也倪文正賢者也其所舉用者當不啻如何鄭重乃登之薦剗者則一頑鈍不靈之內弟其他不肖之人更可知已以先帝一片苦心僅足為在廷諸臣行私示恩之地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及至流

賊臨城 先帝日日召對諸臣林立言某事當做則
群應之以某事當不做毫無籌畫但有伊阿 先帝
見之每日必哭泣而起掩袂進宮有君如此乃忍負
之在廷諸臣亦可謂忍心害理之極矣揆厥所繇祇
因 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
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以故侍從之臣止有唯唯否
否如鸚鵡學語隨聲附和已耳則是 先帝立賢無
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並無一
人為之分憂宣力從來孤立無助之主又莫我 先
帝若矣諸臣誤朕一語傷心之言後人聞之真如望

天尺樓鈔

帝化鶴鮮血在口千秋萬世決不能乾也嗚呼痛哉
嗚呼痛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二

烈后本紀

烈皇后周氏順天籍南直人天啟四年冊為信王妃
七年信王嗣統后正位宮中后與烈皇帝同起藩
邸一反熹宗所為宮中常服布衣茹蔬食與先
帝同尚節儉一切女紅紡織皆身自為之崇禎甲申
闖賊薄都城帝率親軍四百餘騎抵前門門者疑
內變欲反炮拒擊乃從白家衚衕遠出城上見守備
單弱亟詣成國公朱純臣等閱計而闖人堅拒帝
浩嘆而去語周后曰大事去矣泣數行下宮人環泣

帝揮去令各自為計皇后頓首曰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皇后撫太子二王慟哭遣之出分送外戚周田二家后自經 帝召公主至年十五嘆曰余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揮刀斷其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表貴妃自經繫絕久之蘇 帝拔劍双其肩又双所御妃嬪數人急走後宰門望賊勢甚盛 帝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乘龍遽去後賊從襄城伯李國禎言以天子禮葬 烈帝烈后於天壽山田妃之陵

天尺樓鈔

石匱書曰古云人至於死而萬用盡矣聖人以此昭節揭軌垂萬世焉夫婦之間一情欲感耳聖人以之立綱陳紀配天地焉信斯言也則可以語吾 烈帝烈后矣 烈帝不幸以身殉社稷而烈后慷慨以身殉 烈帝自秦漢以來亡國之君所未嘗經見者也厥後叔寶麗華不出景陽之井北城妻子可人昭烈之廟龍髯鶴血猶繫人思則是古今得天下之正無過吾 高皇帝而失天下之正亦無過吾 烈皇帝於燦皇明千秋萬禩為不可幾及也已

石匱書卷第三

太子本紀

獻愍太子慈烺年十六甲申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襲破京師烈帝后身殉社稷太子被獲擁見李賊李賊命之跪太子罵曰我為若輩屈耶不跪賊曰汝父焉往答曰死於壽寧宮矣賊又問女家何以失天下答曰以誤用奸臣周延儒等賊曰汝也明白太子引頸前曰何不速殺我賊曰汝無罪吾不妄殺太子曰如是當聽吾一言一不可驚我祖宗陵寢二速以禮塋殯我父王母后三不可殺戮我百姓太

子又曰一班文武官吏皆不忠不義之徒明日來朝
宜盡殺之賊皆唯唯留置營中四月初三日先帝
梓宮發引猶命太子出送十三日賊與吳三桂戰敗
奔歸太子得脫被獲打馬草者兩月不知其為太子
也走脫養於民家後聞三宮主受創不死命周奎收
養又命擇壻配之太子至周奎家訪問其妹兄妹見
即抱頭哭銜市閤然周奎不敢隱縛太子出獻攝政
王命都督謝弘儀收管百姓聞先帝太子尚在魏
送姓穿禮幣者甚眾攝政王恐生他變命舊講官謝
陞識認陞承旨力言不是復令宮主認之宮主見太

天尺樓鈔

子淚下周奎掌其頰宮主驚走亦言不是遂發刑部
擬罪主事錢鳳覽力爭太子是真被收即訊法吏曰
易言則生不易則死鳳覽曰太子是真斷不可易竟
坐誅死太子亦即遇害後數日謝陞于白日見鳳覽
仆地咋舌而死

石匱書曰祖宗朝以太子監國而都不特以潛邸親
政謂可諳鍊民瘼寔以南北遼廓巡方畧地萬一屬
車有失則六朝遺業猶可憑河而守也 毅宗蚤聽
李邦華計使太子撫軍江南則鼉池奮翼事猶可為
亦何至狼藉若此耶况吾太子見賊不屈自堪與北

地爭烈而猥使一截子嬰啣璧道左乃可謂昭烈之
後其皆劉禪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四

烈二王世家

永王慈炤 烈帝次子定王慈 烈帝三子崇禎十
年封未之國甲申國變闖賊入城獲二王於宮中猶
未變服賊令行君臣禮二王植立不肯僅相對一揖
賊發偽將劉國能撫養四月二十三日賊與吳三桂
戰敗踰跟西走或見挾太子暨二王俱去又聞匿跡
民間未有的耗弘光謚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
王先是甲申冬有男子祝髮為僧法號大悲自稱先
帝子定王詣南都水西門小民王二家跌坐命王二

疾報兵馬司肅駕來迎事聞詔都督蔡忠往勘男子見忠辭益倨傲曰凡有官來宜以禮見忠為屈膝曲致詔意男子坐馬入有旨戎政趙之龍錦衣衛掌堂官馮可宗與蔡忠會訊中軍都督府男子傲曰皇帝難做非我所欲今欲中興而庸庸弗任舉弘光忌諱數節昌言之且曰此何時乃欲以荒淫坐致太平乎我聞潞王賢明人心依向諸大臣宜獎成讓德不然恐不能長據此座復牽引錢謙益王鐸二大臣責以此事訊者以其所供上聞弘光復命九卿科道官會訊都城隍廟事不果真或曰此有感時政激失心而

天尺樓鈔

出此者尋正法于市丁亥復有所謂定王者走浙於潛癸未進士俞文淵家文淵藏之深處而號召山澤諸殘校起曰此真先帝遺肉前此百萬欲為之死不可得今乃當面失之因詫為龍鳳之姿反誇神應諸狀遠近頗欲就義而為其他入告變地方官四出搜捕所為定王者是日在姚志卓營中獲免文淵兄弟子侄共九人一日遇害辛卯十一月又有奸人出首定王于南直某寺中為僧供是甲戌進士路邁所匿定王出見清官南面席地坐云吾高皇帝獲元太孫買的里八剌俱待以不死今事已大定我心灰死

但願出世為僧清主豈有反不見容之理語音慷慨
地方官遽送至京併逮路邁抄洗其家傳聞于十二
月二十四日定王遇害又言定王至山東路上有壯
士十八騎破檻車扶定王上馬奔逸而去不知所之
石匱書曰國變後四海人民之望太子二王不翅鴟
且之求明矣乃王子明之在南都使人欲認不能欲
哭不敢是何生之不辰邪因想當年蜀僧歸晉建文
諸舊臣曰日請下獄而吳亮痛哭卒以身殉而終不
敢明言其一種鯁噎不平之氣與今日異耶否邪

卷五

石匱書卷第五

明末五王世家 有總論

我明自靖難之後待宗室其制愈嚴愈刻在諸王之
中樂善好書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飲醇酒近婦
人便稱賢王遂加獎勵矣當其一出藩封而長史一
承奉如古之三監王不得縱意自為而一藩宗祿出
於本郡太守故見太守如見嚴師畏友得其和顏悅
色便屬異數而本郡鄉紳亦畏之如虎受其欺凌不
敢與校所屬宗人不許其擅離境外有住居鄉村者
雖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書知一期不到即拘

墩鎖下審理所定罪議罰故宗室之人大畧皆幸災
樂禍國家稍有變故無不懷時日蓋喪予及汝偕亡
之願矣甲申北變之後諸王遷播但得居民擁戴有
一成一旅便意得志滿不知其身為旦夕之人亦只
圖身享旦夕之樂東奔西走幕楚朝秦見一二文官
便奉為周召見一二武弁便倚作郭李唐王龔知文
墨魯王薄曉琴書楚王但知痛哭永曆惟事奔逃黃
道周瞿式耜輩欲效文文山之連立二王誰知趙氏
一塊肉入手即臭腐糜爛如此庸碌欲與圖成真萬
萬不可得之數也余故以我朝得天下之正無過太

天尺樓鈔

祖失天下之正無過 思宗崇禎甲申三月便是明
亡而幸吾 先帝不繫子嬰之組不八景陽之井身
死社稷決烈光明四海之內無不痛心疾首思與
先帝同日死者作史於此獲麟絕筆豈不圓成我大
明之天下以正始以正終轟轟烈烈可與日月爭光
而後乃綴附私光癡如劉禪淫過隋暘更有馬士英
為之顛覆典型阮大鍼為之掀翻鐵案一年之內貪
財好殺嗜酒宣淫諸凡亡國之事真能集其大成故
主之思塗抹殆盡余故以五王之事蹟仍散見於各
藩之家而若夫成敗之始末遷播之方隅羈縻之

歲月擁戴之臣工則未之詳也為作明末五王世家
福王世家 馬士英阮大鍼立於南京年號弘光

福世子由松福王常洵長子也獻賊避閩賊入蜀蹂躪河南城破福王殉世子逃出附潞王舟至淮安寓清江浦編戶杜家世子為人佻倜輕狂無藩王態度淮安人不加禮貌甲申北變南都諸大老議立新主阮大鍼深恨東林欲報復之與馬士英謀曰東林黨人恨入骨髓不殺盡東林不成世界幸喜有一與東林為世仇者近在淮安若立為天子則東林人必殺盡乃已士英曰誰與東林為世仇者大鍼曰向年福

天尺樓鈔

王未出落封為東林人所排擠催徧妖書挺擊種種誣陷貴妃福王深受屠毒今世子在淮若迎正大位必報復舊仇則東林可殺也士英曰國變之後桂惠瑞三王未有消耗而福世子又非人望所歸如何得立大鍼曰南都兵柄在君掌握第以軍中欲立福王以此為辭人皆箝口矣士英曰非君智囊孰能辦此于是集朝中文武公侯鉅卿大老備鹵簿迎福世子於淮甸及至南京即欲正位京畿道御史祁彪佳言今當草昧各位未定暫受監國此是正理于是暫稱監國不踰旬日即朝賀稱尊改元弘光以馬士英為

東閣大學士兼理戎政尚書事兵部尚書史可法等
陞遷有差起王鐸姜曰廣與錢謙益等入內閣辦事
祁彪佳以巡撫出守蘇松常鎮北京破各鎮統兵官
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皆擁兵南下高傑先至
欲寄家眷於揚州百姓閉門抗拒殺傷多人朝命史
可法以閣部至揚分汛立營安插四鎮事平之後即
以可法坐鎮淮揚以為北門鎖鑰馬士英在朝即刺
薦阮大鍼有旨賜冠帶召對平臺諸朝臣交章劾之
留中不省大鍼以沿江要害備陳八告遂以操江部
院委任大鍼大鍼進疏請以六等定罪察核北京揆

天尺樓鈔

降闖賊諸臣遂逮周銓周鍾項煜光時亨等置之重
辟決不待時朝臣朕粟為時無幾高傑以偽皇后童
氏送至南京弘光不認下獄論死又無幾有偽太子
王子明事命內外諸臣及曾任東宮講官者嚴加識
認諸臣以其應對舛錯皆斥為假冒獨問官刑部主
事錢鳳覽上疏力爭謂看驗皆實上怒下獄法吏諷
之曰苟易汝言則生矣鳳覽抵死爭之堅不可易竟
坐誅死而王子明坐死待決靖南伯黃得功飛疏奏
曰太子真固不可殺假尤不可殺若真則諸奸趣承
阿附皆無實言若假則留置獄中事久論定俟東宮

確有下落殺之未遲如若糊糗妄殺本鎮提兵到闕
必盡誅殺吾半信半疑之太子者慎之母忽王子明
得留繫獄中不敢即殺馬士英以夙憾遣緹騎逮湖
廣巡按御史黃澍澍以寧南伯左良玉兵勢殺緹騎
即發檄詆士英之奸邪提兵向闕以除君側之惡士
英大懼悉發南都精銳屯匝蕪湖復命靖南伯黃得
功移鎮蕪湖截關死守以禦左兵此時清兵南下淮
揚告急馬士英但以堵截蕪關為第一急務史可法
羽檄星馳置之不理揚州一失門戶盡毀南京一路
如入無人馬士英携家口輜重歌兒舞女潛遁江南

天尺樓鈔

弘光力追士英不及悞走蕪湖遂拔靖南營內是時
弘光既遁南都百姓擁太子王之明出獄畀居大內
逢遇玉鐸群起毆之曰是主殺先帝皇太子者奮
拳毒毆編體受傷鬚鬢落忻城伯趙之龍拘繫去收
之獄中乃得免死清王子到教場匝營天壇百官朝
見之明含璧出降坐之席次九王子責弘光無道貪
位滅親欲妄殺太子自罹天誅無所逃死花馬劉率
先降清詭言逃至蕪湖與得功合兵以圖恢復得功
裨將田雄潛發一矢中得功咽喉得功拔矢歎曰吾
部下小子如此不可為矣遂拔刀自刎田雄縛弘光

同花馬劉獻俘南京時政炎暑弘光向所城伯索一蚊帳不可得解至燕京看守太醫院逢節日賜宴一席弘光暢飲極樂隨賜弓弦勒令自盡

石匱書曰我朝天下不亡於正德應亡於天啟若我先帝勤儉精明銳意圖治宵衣旰食惕厲焦勞其奈有君無臣社鼠城狐共亡其國寔是中興之令主反為亡國之孱王天道至此顛倒極矣但其正命殉亡身死社稷千秋抱痛萬姓悲思漢唐宋末代之君所不能效其萬一者也余故於甲申三月遂痛明亡乃以弘光永曆僅列世家不入本紀此則痛思先帝

天尺樓鈔

真同龍泣世有罪我竊附麟書

唐王世家黃道周鄭鴻逵立於福建年號隆武

唐王聿鍵為唐定王第七世孫襲封也先是崇禎間賊四訐王憂之丁丑上書請特奉勅收諸皆義勇以靖亂廷議以為非所當言從謀叛例發南京高墻王在禁蓋讀書博極今古走筆數千言如是八年所著書盈犬性剴摯推誠人樂為用甲申國變出高墻乙酉南都復陷王抱憤南走過戶部郎中蘇觀生于嘉禾觀生說以大計宜稱尊號以收人心圖恢復會鄭鴻逵師潛鎮江以所部潛歸閩便護王行于是尚書

黃道周等率諸臣勸進以閏六月之一日行監國禮
遂於次月即皇帝位改元隆武駐蹕福州稱行在改
福州府為天興府首下登極分封親征三詔皆出自
御筆遠近捧讀無不流涕願為效死羣臣進爵有差
以原任大學士何吾騶為首輔拜觀生為大學士開
儲賢館而以封疆勒恢畫委三鄭皆封侯復設蘭臺
館特開鄉試又覆試得一百數十人御定葉瓚為元
封介弟聿鎮為唐王先是魯王以海避難台州亦於
七月受起義諸臣之請監國紹興當清戰力而靖江
王傲壇弄兵繁巡撫瞿式耜以總兵楊國威為先鋒

天尺樓鈔

上命兩廣總制丁魁楚討平之更立靖江王亨歆而
封魁楚平粵伯尋殺知縣朱健之棄城者令兵科給
事中劉中藻奉尺一詔書下魯魯文武咸以勢當敵
不宜內自閩且魯未有大號而唐以叔父尊林父未
有子可以監國為後合力以禦清兵開詔便而閩部
熊汝霖及閩粵張國俊中書謝龍震數人又以唐魯
皆我 高皇帝初分封支等閩僻安處大未嘗以一
矢相助乘厄而欲下之不可以為名且唐何忍撤蔽
臣自露于清吾寧獨瘁以聽天之所與不開詔便適
唐鎮鄭芝龍密表于魯願釋唐而私馳驅魯識者曰

彼私於魯何必不私於清二唐者不可信而監國誤聽之擊案曰有言開詔者與衆棄之遂令道臣王紹美沈綵往與叔父平而江上文武則大率密表潛稱臣於八閩矣丙戌三月閩令御史陸清源賫餉三萬兩犒江上諸師猝為馬士英中軍張體元所劫殺清源復遺諸科部來監水營師總之不以聞監國而監國亦故不知也諸文武頗以一家事恐外唐勢必前後躡而唐乃盡取魯溫台之粟以官郡邑江上師不下二十萬遂巡飢五月不戢潰先是閩京尚講門戶閩臣黃道周素與鄭芝龍不協每事牴牾於是諸

天尺樓鈔

臣交章論芝龍逗遛以附道周而道周論事固執不能善用鄭氏閩臣觀生力勸上出師贛州以信天下科臣金堡至請上訪漢高皇帝故事自稱使者單騎走贛揚萬軍并勅諸路並進不省乃芝龍果與清約俟檣魯錢江當盡撤嶺上以待固不欲帝出且挾以自重閩部道周同定鹵侯鄭鴻逵不進道周以二十餘騎前導被執至南京死之而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同永勝伯鄭彩師出杉關向江右甫解撫州之圍輒入關自保上不得已移蹕延平以示車駕且旦發閩臣觀生領諸部兵先出南安以聲慰贛州時總兵黃

志志獨治戰艦三百餘號令游擊羅明為先鋒順流
下清牽繩縱焚之明大敗贛州竟無援清既走魯且
跨仙霞崩如無人下浦城八月清兵將至起平上乃
微服走汀州為清鎮李成棟所逐遂遇害上無子弟
唐王聿鎮走廣州廣州立之國號紹武甫四十餘日
城破見害上才長於文辭恭已儉約如常布內無妃
媵止皇后曹氏相隨每有大事輒商之不設監寺嘗
呼內庭便衣冠與羣臣語爾汝如家人特好古今典
略開蘭臺館命禮部尚書曹學佺主之修先帝實
錄所賜姓朱成功鄭芝龍子也芝龍降清成功獨不

天尺樓鈔

從斷洛陽橋稱兵以拒父兵出沒海上
石墮書曰唐王任意竟行未免受鹵莽決裂之報當
其請纓禦賊則徑自出境流離入閩則徑自稱尊敵
未臨城則徑自逃竄登極三詔徒自誇張毫無寔際
則所籌皆紙上空言所行則蒙皮弱質欲以羈縻天
下恢復皇圖蓋斷斷不能者也是以在閩之日亦受
制強藩幾同漢獻稱制之後欲併吞魯地妄效祖龍
中途受縛國破家亡則何所拯救哉唐王多讀書史
倘見北地王傳自應媿死矣

附唐王聿鎮傳

顧元鏡王應華立於應廣東年號

紹武

4

唐王聿鎮隆武第四弟也隆武改元封聿鎮為唐王
主唐祀丙戌閩敗王浮海至東粵十月桂王已監國
端州大學士蘇觀生素不能于平粵伯丁魁楚遂擬
尊王以抗桂於是倡言唐介弟宜立與布政使顧元
鏡及鄉官侍郎王應華吏部郎中閔捷先等以十一
月之朔請王監國使主事陳邦彥奉箋觀肇慶未返
五之日輒稱尊號改元紹武羣臣朝賀以軍國專任
觀生及邦彥奉諭示觀生觀生不省于是超拜主事
簡知遇為兵部戎政尚書王應華為右僉都御史督
所撫石徐鄭諸姓水師與肇慶之師戰三水肇慶敗

天尺樓鈔

續殺其巡撫林佳鼎及監軍夏四敷摠兵龍倫王冲
厚無所裁觀生潔清寡遠略元鏡捷先時以推立功
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侍郎覃恩無數濫及不率而
號令不出四門諸豪健閉圍傲未服清撫督佟養甲
及鎮將李成棟自閩下潮惠率開門降隨用兩府符
印偽郵廣州報清騎不至以解其疑觀生顧信之十
二月望王方視學閱射羣臣朝服候行禮未畢俄報
清兵至觀生曰朔方奉啓頗安此妄言為賊間惑衆
斬之三報斬三人則清李成棟以十七騎斬東門入
或告觀生比花山義砦就撫來觀生喜須臾清兵滿

塞道王急變服從後庭踰垣出走匿大學士王應華家嗣恐迹至復間走洛里為邏者所得時宿衛可萬人變起倉卒不及呼而市民猶執梟摧清騎二人雜髮令下不如令數百人皆見殺嬪女以貞自裁不可數于是大學士元鏡獨先繳印露頂諭居民稱逆藩授首百姓安枕云云是日殉難為大學士蘇觀生太僕卿霍子衡一家九人國子監司業梁朝鍾行人司行人梁萬爵各有傳十八日凡諸王之附居廣州者皆見害於演武場而唐王獨拘繫東察院清使人饋酒食王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地下竟

天尺樓鈔

不食因逼令自盡

石匱書曰死一君復立一君踐祚繼統視為兒戲亦如文天祥所謂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叢爾須臾所不計也蓋王既歿衛王繼立蘇觀生得其死所以了生平則亦已矣若以成敗利鈍責備觀生是猶責文天祥以燕館徒生責張世傑以厓山空死也設身處地亦復奈何

桂王世家 丁魁楚瞿式耜立於肇慶年號永曆

永明王由榔桂王第四子也 神宗五子泰昌嗣立福王常洵封河南桂惠瑞三王同日出封桂國于楚

之衡州癸未賊張猷忠懼闖自成之逼南走遂陷武昌故輔賀逢聖死之賊自長沙岳州取路入蜀時桂惠二王并避難梧州桂王薨于梧王長子早夭三子安仁王由授亦天四子由柳初封永明王永明有弟二人未封嘗陷賊營猷忠逼之朝且擬易己姓官之一曰張龍一曰張虎二人不肯拜大罵見害丙戌九月閩敗尋贛州亦不守兩廣總制丁魁楚及廣東巡撫王化澄陞任廣州知府嚴起恒都指揮使馬吉祥等檄廣西巡撫瞿式耜率諸臣箋請永明詣肇慶于十月之十日午刻先行監國禮聞廣州蘇觀生等奉

天尺樓鈔

唐王稱尊即於十一月之十有八日即皇帝位受羣臣朝賀以明年丁亥為永曆元年尊嫡母張生母王并皇太后冊封王妃為皇后諸臣進爵有差上謙仁渾大丰姿冲遠時使給事中彭耀通情于廣州唐殺耀而遣兵部侍郎湯來賀致書肇慶且曰讓為上和次之戰最下矣上不報而因唐使陳邦彥袖勅觀生監軍道林佳鼎總兵龍倫輕與廣州戰全軍沒會廣州為清兵所襲十二月之十八日上釋肇慶走粵西清鎮李成棟追至峽江適巡撫瞿式耜方練兵峽江壁壘望駕得保桂林已而峽江戰敗清兵益進元年

丁亥二月之望上復釋桂林奔全州而式耜與叅將
焦璉留守桂林時平樂陽朔等處皆望風降清清收
我叛卒合攻桂林衆寡不敵城且破璉獨巷戰勝清
清兵退去城全詔加式耜吏兵二部尚書封臨桂伯
封璉為新興侯時總兵劉承胤者號鉄棍駐武岡州
迎蹕上至武岡倉皇有固老者以布衣為日進膳上
頗甘之承胤挾勢驕蹇政事傍落督師何騰蛟露章
劾之請移蹕不果久之承胤將劫駕降清皇太后藏
密詔于麪餼中馳賜騰蛟騰蛟救至上出走承胤輒
叛歸清以清躡駕武岡陷兵部侍郎傅作霖吏部郎

天尺樓鈔

中侯偉死之都御史米壽圖吏部郎中李若星為亂
兵所殺幸斗門陳將軍與清戰上得武離岡幾為所
及從靖州憇南寧依征蠻將軍陳邦傅封邦傅慶國
公邦傅復驕蹇抗制二年戊子皇子生清金聲桓反
正于南昌未幾李成棟亦反正于廣州詔封聲桓豫
國公成棟惠國公已清陳友龍反正于靖州郝可久
反正于潮州成棟恭表迎駕八月上詣端州成棟提
兵踰嶺攻贛州不利退走信豐渡河沈水卒中權杜
永和總其軍追者至與仗大敗時死於亂軍者為兵
部侍郎張調鼎監軍道姚生文等四人詔封成棟養

子元胤為南陽伯扈駕而使杜永和督守廣州三年
已丑清使平南王尚可法定南王耿仲明合攻東粵
冬十二月清兵至南韶總兵羅成耀弃城走清順流
而下諸城不固朝議出師三水撓兵以便駕行四年
庚寅正月十有七日帝釋肇慶西奔而以李元胤留
守二月上至梧州永和守廣州力清不得入時
伯張月總陸師總兵吳文敏統水師連與清戰皆勝
迄十閱月為仲冬之二日力竭城陷永和與大將李
明忠張月吳文敏等航海保瓊州總兵楊有光沒水
卒獨總兵范承恩被執降清未幾肇慶亦陷李元胤

天尺樓鈔

見執于欽州死之久之杜永和亦以瓊州降乃是月
之五日廣西亦陷先是清定南王孔有德兵出廣西
王令大鎮馬蛟別路入先破平樂總兵朱昊如扼戰
不克殺妻子自剄而有德自提大兵抵桂林留守瞿
式耜初與開國公趙應選衛國公胡一清等同填桂
林適二鎮并移屯柳州式耜單不可守翰林院侍讀
兼兵部侍郎張同敬知桂林必敗泫水八城與式耜
共難及城破咸賦詩從容就死靖江王與世子亦被
執見害上釋梧州歷潯州慶國公陳邦傳半道聞起
欲劫上為功於清上猝以宮眷先去邦傳竄皇嫂安

仁王妃刻百官眷屬及貨囊盡而上踉蹌頗又為交趾境上人所攔邦傳疾通清兵逼駕交趾釋駕而與清仗上得從容保南寧邦傳遂叛殺新興侯焦璉降也盜尊號設官屬頗自制丁亥清發奮王以兵攻之獻忠中箭死其部養子十人皆冒張姓四人孫可望等功多輒偽自稱王以拒清發奮王終不能有其地可望為平東王王某為撫南王劉文秀為定北王李定國為安西王時劉文秀守蜀城戰勝吳三桂于敘州而可望與安西窺雲南撫南早卒裨將馮雙鯉統

天尺樓鈔

其軍獻忠既下雲南以沐天波為中軍定國頗為所制時聞桂藩正位肇慶移蹕桂林己丑可望以兵出富州令其侍郎楊畏知尚書龔葵致書桂林不稱臣不奉年號署平東王字號書中以合師勦寇為名意在請封陳邦傳方駐南寧怯可望請封秦王閣臣嚴起恒等十三人乃爭謂可望從賊大亂所由始且未建尺寸功倔强如故不可許邦傳竟擅作偽勅封可望為秦王意以恃可望即得罪無慮勅中有云朕將率天下臣民尊禮如古仲父秦王總統天下兵馬錢糧節制諸文武以監國親王體統行事仍偽鑄秦王

印以給之可望亦知出邦傳不真故令禮部賡黃始
用永曆年號自稱監國秦王臣表謝仍布告雲貴楚
粵諸勳鎮朝廷不敢問至兵駐貴州遣總兵郝九儀
等即南寧護駕實欲借以警衆自大此時朝廷尚有
朋黨都御史袁彭年吏科給事中丁時魁工科給事
中金堡兵科給事中蒙正發禮部侍郎劉湘客好彈
射不顧情面察朝慚之目以為五虎後上奪于群議
以彭年掌案久反正有功免議而四臣皆下獄僅與
時魁皆戍而餘俱徒可望所遣九儀驕恣居數月忽
稱秦王令旨清君側十三人及內官意實啣沮封故

天尺樓鈔

事也上不得已曰朕寔未知之九儀乃權使人伺閣
臣起恒方刺舟拜客擊之落水死禮部尚書郭之奇
逃兵部侍郎楊鼎和吏科都給事中劉堯珍及科臣
吳霖張載述皆見殺內監張福祿全為國皆凌遲而
兵科金堡以先得罪遣免帝內悼者數日冬十月清
有德以兵破柳州趙應元胡一清棄城走合保南寧
清乘勝攻南寧急上釋去清追之距三十里而近忽
烈風起摧林木房屋人不能正立追者疑不進上得
所為土司安龍所者以其名善改為安龍府居焉安
龍無險上居此再鳳凰見土兵畏不敢犯于是可望

至土司將入朝擁二百甲士從中懷巨測上傳諭曰
可望來意朕已悉知今日晡矣須明日明日可望入
局促中亂不知所云成禮而出嘆曰吾見此公未免
氣盡嘗請國寶至其府上曰姑與令中書捧至可望
猝索觀中書曰必齋戒設壇而後觀寶可望色變曰
如是乎中書懼退而自縊死明日可望凌觀寶忽雷
震殿角如欲臨其首者可望驚使人護還之時安西
李定國方征緬父小西天資其糧仗未及虜駕六年
壬辰可望出師勅李定國率鄂國公馬進忠等戰清
黃沙大勝之殺清將李養性等壁大榕江與清有德

天尺樓鈔

復戰嚴關時清將李蝦頭發矢會定國裨將砲發而
斃有德勢大促退保桂林七月之二日定國圍桂林
有德親登城觀營見近城嶺高兩旂矗知定國據險
危舉止失措定國用象陣以象攻城門門開有德遽
殺其妻舉火焚尔自剄定國俘其母子以歸獲叛將
陳邦傳父剝其皮為寢具於是平樂南樂等處傳檄
定有德梟將綠國安金節等皆警退去而清守梧將
士亦登舟東去八月定國進攻楚馮漢鯉領前軍已
至湘潭十一月清發謹親王以兵援楚過洞庭雙鯉
畏避入可望軍而定國戰衡州敗績走竹山謹親王

迨之定國軍返射洞玉喉而死清師敗軍中得遺楮
始知之清法王死一軍無生者多羅貝勒定遠大將
軍鼓其餘衆力禦定國定國釋衡州退武岡保永州
時桂林聞定國退去藩臣蔣先達鎮將徐天祐臬臣
徐定國咸棄城走久之清不至定國復入守之清線
國安至城空復陷可望以定國失事具罪之定國不
敢歸七年甲午定國銳師聞道疾馳東粵直抵肇慶
襲清遠清堅壁以老之定國完師退而可望方撤安
龍烟火數百里上幾危定國至乃免定國復拔平樂
退南隘復攻桂林中軍文武材築火于地方欲崩城

天尺樓鈔

而誤藥發自焚國安乘勢進擊定國復保南隘八年
乙未可望使人召定國定國疑必不應可望遣馮雙
鯉以兵三千名曰助戰寔陰圖之也定國知其意走
潯州將渡湖馮師追及定國曰汝等總以效死我明
果不失初意從我入粵東功不朽必欲相逼定國先
自沉以明無他衆感泣遂以三千人為先鋒疾下清
高雷廉三府分兵三道一令天威營攻肇慶清守堅
不破一令義胡營攻高明擒郭虎而親率兵攻新會
困數月城垂陷者數城中人相食幾盡適清兵援者
至且即休兩王力靖即出定國後定國師老氣惰

且內顧恐可望有變中疑一戰敗歸清兵追至南寧
定國一夜開門走即安龍與百官奉上蹕聞道直走
雲南即可望居故黔南府為宮殿戒備已寧可望知
之以兵反戰定國不勝可望兵益散走武岡進封定
國為晉王屯貴州設要害以扼清兵十年丁酉清突
入貴州定國不戰棄去盡以其民入雲南而令大將
灌平伯周全湯固南寧墮戶墉十一年戊戌可望憤
失權陰竊定南孔之子鹿訓降清降表猶尊明主但
欲控大國以報仇清受其降故不令督師復出而他
遣明將軍營雲南遂陰通于可望所故親為內間開

天尺樓鈔

門納清兵定國不及戰以上脫走清于己亥三月之
二日入城屠六日乃已
石匱書曰甲申北變之後遂有唐魯楚起於閩浙而
此時遂有諺曰唐楚魯糖醋滷甜酸苦魯不移時而
三藩皆滅而自兩粵沅移相持日久無過永曆而總
記永曆所盤礴之處席不暇煖又即遷移守不多時
又即旋失困苦流離亦已極矣然聞其多畜常侍流
配諫官犯顏直諫毫無二心如金堡者亦遭斥逐他
可知矣迨後走徧天涯仍為俘馘欲如海外魯王考
旋正命不可得已為之三歎

魯王世家

張國維朱大典立於浙東年號魯監國

魯王以海魯王乾山弟也乾山殉難魯王襲封甲申
北變魯王遷播至越既請安置台州乙酉清兵至武
林魯王於是年六月至紹興監國畫江死守一年江
上兵散遂棄紹興走依張名振于石浦已而閩事大
壞唐王走汀州不返鄭彩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
以監國詣彩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彩乃扶監國復
起恢復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下縣因省圍垂破而
清以其督陳錦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圍亦解是時沈
宸荃劉沂春吳鍾巖朱永佑李向中同張名振阮俊

天尺樓鈔

扈監國杭至舟山舟山為黃斌卿汎地請曰主誠即
次則可恐久居接壤寧波與清兵近恐不安衆疑斌
卿為唐不與魯勢必不利監國於是平西將軍王朝
先與蕩胡侯阮俊且將私起攻斌卿奪其地安監國
監國為勅勸諭之令母內自殘語極溫斌卿感泣方
拜勅倒地而朝先已使人伺間舉刀陷斌卿背離其
體矣監國心傷之不言遂以叅將府作行宮進張肯
堂同沈宸荃皆大學士初熊汝霖以閣部扈駕為鄭
彩所劫隨拜錢肅樂為大學士肅樂病卒瑯琪山繼
以馬思理亦病卒而拜宸荃沂春二人時沂春子苦

請沂春去監國故沂春而肯堂者以唐都察院左都
兼吏兵二部尚書加少保奉命督斌卿西征之師唐
敗留舟山監國心憐斌卿乃特相肯堂與宸荃同事
以朱永佑為吏部尚書吳鍾巒為禮刑二部尚書兵
部尚書李向中戶部尚書孫嘉績平西伯王朝先統
陸師蒞胡侯阮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振總統水陸
兩師是後邊海郡縣咸弄兵遙應舟山暗出粟接濟
蘇松寧紹等處郭外一二里清不及問至居民歲兩
輸不怨辛卯清乃大舉治艦分三路入海一從吳淞
一從台溫一正出定海關監國以八月之朔親出視

天尺樓鈔

師而又祭海巖以待戰十七日清兵出定海阮俊令
水師江天保以四水艦迎擊敗清沉其十三舟擄十
餘人斷其右臂而歸之曰俾知我王師之不殺也俊
易清以為不復出定海而分其勁師應南北二路誠
半月可復還協城守俊自當定海之衝閱五日清兵
復出定海天大霧迷咫尺不能辨不意其猝接阮俊
停哨舟兵少不能戰急呼奮所坐最大艦壓之而風
止艦不可動俊負奇力兼有四長一觀桅之毫髮准
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船其法最捷一連砲四五一
發水中一手擲火桶桶之發無不立焚時清兵盡畏

後艇不敢上俊乃手舉火桶倉猝觸清桅激反入俊
舟俊急躍水以解清兵爭鈎起之蓋犯火以水淬之
無生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此月二十有
一日也於是清兵直薄城下城中守禦力礮傷清卒
千人相持十日為九月之朔清布雲梯襍進城上以
為鎗的取之無不立倒投火焚雲梯清兵退次日乃
去城六五里埋大砲十二門環發初以裸婦厭之不
甚中久之西門崩城丈餘急築板塞塞復陷數丈城
中火藥不繼遂陷時水師之禦吳松得勝歸方擬協
力而勢不及矣定西侯張名振扶監國南泛宮嬪不

天尺樓鈔

及從初張后既失所張國柱以獻於清隨有張妃陳
妃侍監國生世子一長三歲弘次二歲弘棟二妃
與宮眷十餘人抱二孤投井一內官失其名觀宮人
入片盡而自扼其傍大學士張肯堂守北門同一妾
投繯雪交亭先一日門人蘇兆人依肯堂園亭自縊
死肯堂降四楫因自題絕命詞二首有傳與後人青
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之句遂舉火焚其家人二十
餘口名振家東門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戚屬共五
十餘人皆自焚其幕下士顧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
縊學宮大學士沈宸荃先與同官李長祥不合掛冠

走舟山鄉僻不見官刑二部吳鍾巒服酒不死乃
冠帶拜文廟投繯死吏部尚書朱永佑被執清勸之
降永佑曰肯降不俟今日語不擇音脇間先洞一梨
然後砍其首去家人不逃伺間收其屍塋舟山兵部
侍郎李向中亦被執清帥曰李兵部高誼歸我可得
復理每師向中不肯毒罵見害家口俱繫至杭其門
人某為捐重資贖回通政司叅議鄭遵儉遵謙從兄
也被執不屈死兵部職方司郎中李開國紹興人亦
以諸生起時以公務出外念母進入城與母俱自縊
禮部主事董玄亦以越諸生起先一日自縊家人救

天尺樓鈔

魁次日城陷潛走學宮與鍾巒同義又刑部主事林
瑛福建人兵科給事中董志寧寧波人皆以諸生起
同縊學宮又溫人林偉遠以儒士起義其鄉事敗脫
走舟山失記其官亦縊學宮劉世勛丁丑武進士為
掛印安洋將軍城守時身被數箭城陷自剄子諸生
炳歷官兵部主事不屈見殺家人俱自焚死張自揚
定西名振之兄為屯田總鎮不屈見殺又總鎮馬泰
台州人任城守督戰力城陷闔門焚死百姓皆忠義
無一室不自焚或持槊于道清曰棄槊活汝必迎办
衝數武自盡死餘不及盡記獨戶部尚書孫嘉績先

以病死其子延齡降清皆歸里
石匱書曰從來求賢若渴納諫如流是帝王美德若
我魯王則反受此二者之病魯王見一人則倚為心
膂聞一言則信若著龜寔意虛心人人嚮用乃其轉
盼則又不然見後人則前人棄若弁毛聞後言則前
言視為水炭及至後來有多人而卒不得一人之用
聞多言而卒不得一言之用附既滿廷終成孤寡乘
桴一去散若浮萍無柁之舟隨風飄盪無所終薄矣
魯王之智不若一舟師可與共圖大事哉

附楚將軍華璉傳

天尺樓鈔

楚王護國將軍華璉字用章讀書審大義性慈愷以
至誠與人凡偽進肝膈亦涕泣從之崇禎中流賊張
獻忠破陷楚地狼籍郡縣官兵不振華璉叩闕上疏
自請聯絡山峇義勇身先擊賊詔授宣諭將軍北都
陷與楚通城王盛激東遊吳之洞庭乙酉南都失守
蘇松次第開門降華璉間道走杭謁潞藩說以城守
之計曰我太祖高皇帝廓清之功度越前代德澤深
美二百八十未厭也大王臣大國之遺作屏皇家休
戚共之而國祚憫訖至于此撫膺北睇何以為生今
以大王之賢遠近所共聞天下絕智殊力方將憑附

以勤其劾死之義周之子孫能無矐然嘉湖為武林
門戶水陸呼吸可通金陵而背負錢江以為險阻宋
人半壁亦嘗有年而况閩粵滇蜀延袤萬里猶吾故
物大王誠檄下三吳與父老並奮選將擐旂勿謂中
興絕業非大王指顧事也念先帝勞苦國事卒以身
殉海內必有懷思而起者而吾友姓萬億既屬公事
敢不同心吾見大王朝秉鉞而夕馬箠從耳失今不
為時事一去萬世不姓朱矣他日求尺寸地為死所
豈可得哉王不省顧以不擾民全城為義華堞又曰
理有大小務有緩急今日之事不宜以殺人為諱以

天戈樓鈔

取譽為能當顧其大者急者矣屠妻子任盜賊猶當
為之持踵而泣媼人之義也非所望於大王時陳洪
範久為清閒艤舟北闕外以待清兵力說王無戰封
府庫藉戶口非出郊迎便王因曰公休矣余匪其才
此百姓之心已不可任吾誰與為之華堞作色曰忠
義雖性成在乎鼓舞之而已朱家子孫謝勿力彼何
望而不歧向他氏果提三尺劍誓與國俱亡存即孱
弱可遣此誰非衣食吾祖者哉王曰兵弱矣糗饋且
何從吾為此不失為知幾華堞嗚咽曰勤大義者成
敗非可逆料今總兵方國安所部數萬屯御教場而

鄭鴻遠潰卒尚可呼集發布政司存金亦臣益運司所貯即不足貸商錢歛急公猶可支數月之用此五營舊額出東義皆健又召募良人當一日至線索在手控縱聞耳毋以兵食阻大計語久王意惓終不悟華堞出嘆曰王不觀古事有諸王以其國奉人而得長世者哉有可為之勢顧自棄此國仇何足與論事拂袖起裂冠帶擲地下易縷麻誓曰不復中原以此見先帝旁觀者皆為涕泣王果降清至北都見害閹六月各郡鄉鄙不約一日稱兵與清逆大江以南不下數千部有王教主起海寧領數百人最先指武林

天尺樓鈔

屯東門三十里外華堞潛出迎之下拜公等為江南反戈第一二祖列宗之靈式憑之矣及教主夜襲城狐無援次日輒壞華堞聞之撫手曰嗟乎吾必以其家也而寡失之時通城王盛激兵起湖州華堞往共事恢復郡縣旋復失之華堞戰不利單身走江東聞徽州初陷金聲溫璜死之清守不固華堞至徽鼓創殘戰恢復諸縣鄭道謙欲稱制王之不果久之諸縣旋復陷魯王監國紹興華堞入謁詔以原銜出督浙有陸師華堞招賢碩募勇士以忠節感人故募從者衆久之為監國諸臣所忌十月錢馮諸部咸議合從

各割兵就其節制進浙西出敵背項奉華堞為盟主
已移屯瓜瀝御史陳潛夫疏上止之華堞復還蕭山
尋封新安王華堞不拜唐藩稱帝閩中馳勅封華堞
為楚王亦不拜曰臣無功無以王為明年六月清兵
渡錢塘華堞亡走長興山中欲復有所為不果清兵
跡之憤自剄於芥山石磴之上至今猶有血跡存者
蓋縗麻如故

石匱書曰楚王見人籠布麻衣惟有慟哭蓋欲效申
包胥之以淚存國此其意也柰孤掌獨拍不能成聲
及見勁敵束手無措怒螻蛄轍逐鵲爭巢亦何益哉

天尺樓鈔

但其聳湧潞王語語碩畫此時一失後不及為存其
議論亦見平林白水尚亦有人事之無成蓋天數也

石匱書卷第六

戚畹世家

張國紀河南祥符人天啟后父也天啟元年選中貴人以國紀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尋封太康伯魏璫用事欲動搖中宮授意許顯純以犯人徐自強口詞株連國紀上曰皇親張國紀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改省六年十月劉志選劾國紀上曰張國紀惡跡多端朕前姑令自新如何全不省改還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曷偏日甚以魏璫

敗獲免 毅宗踐祚復加恩禮甲申三月 上特遣
司禮徐高加國紀太康侯宣詔求助國紀辭以貧薄
不能輸助聞賊破城國紀被縛父子俱受極刑死其
家產亦盡

周奎順天籍南直人 信王登極封嘉定伯子孫十
餘人俱襲錦衣一門燠灼崇禎甲申三月上特遣司
禮徐高加奎嘉定侯隨宣旨求蠲金助餉徐高泣諭
再三見其堅辭艱然而去云老皇親如此鄙吝朝廷
萬難措手大事必不可為矣即廣積多資後來何益
奎乃自具一疏劾蠲萬二千金聞賊破城入 思宗

天尺樓鈔

死社稷奎尚守府第宴然不動有兵數人到府奎厚
犒之即去已而有賊百餘人踞其室奎夫人卜氏自
縊諸子皆縛去辱奎特甚家業一空後有權將軍者
至諸賊避去權將軍見奎頗憐之乃以小屋數間撥
與奎住子鑑夾死鉉一夾未死侄銘削髮遁被獲亦
受夾甥嗣子奎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幼子
鏗鍾孫澄清澤俱存

田弘遇廣陵人 毅宗田貴妃兄也封都督妃有寵
弘遇竊弄威權京城側目南海進香攜帶千人東南
騷動聞有殊色不論娼妓必有計致之遣禮下聘必

以璘玉珠冠釵以姬侍入門三四日即貶入媵婢鞭
笞交下進香復命歌兒舞女數百餘人禮幣方物載
滿數百餘艘路中凡遇貨船客載鹵掠一空地方有
司不敢詰問崇禎十五年田妃死寵遇稍衰又以弱
妹送入宮闈以脩行辛甲申國變不知所終
石匱書曰國朝遇外戚恩禮有數雖極寵眷而終不
使任事蓋民故多所保全 高后創大業以兵亂外
家無封者永樂后本中山王女以元勳世其家而彭
城惠安又各以軍功封爵餘官止都督繼世而已不
亦隆殺有體哉迨後二張驕橫身就三本而末葉李

天尺樓鈔

武清周嘉定曰都督之富貴豪華為歡無幾旋至滅
亡然而戚畹椒房亦當知所自處矣

石匱書卷第七

朱燮元列傳

朱燮元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
五載遷寺正出為蘇州知府蘇財賦甲天下凡屬邑
賦應輸府藏者邑先為贏羨資吏乾沒燮元立條程
使邑自封識不關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羨餘
矣是時稅使橫征課及蔬鱸葛成等萬餘人擒委官
當市糜煮之人噉一碗擁至中貴署將縛出屠戮之
諸大吏驚惶不知所出時燮元已陞川南道蘇人咸
曰非朱太守不能戡此亂諸大吏飛檄委之燮元出

署中臧獲暨牙役數百人襍入人叢中授以意太守
單騎至好言慰諭諸臧獲及牙役齊聲言太守言是
吾輩當跪聽之數百人先屈膝袞皆舉頭搶地笑不
數言而立解散去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鐵面古執
粵中津要不敢為士子延譽御史某以巡按至自貴
倨於公所錄外疆以二十人檄藩司令與省試燮元
大怒曰我奉命專治士若何為者敢撓我法謂我難
一官耶盡除其名復榜為首者數人以市御史恨刺
骨枝害無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事罷
去而燮元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高棄官歸里家

天尺樓鈔

食者十年力行孝養時官至三品而封公有所指使
雖至鄙褻不敢少避客至與封公劇飲常身自行酒
封公命携黍肉以餉其長年必親至田疇雖盛夏不
敢張蓋遂遭母喪服闋起觀察隴右行部過首山見
一老者心異之載與俱歸燮元遂師焉數月盡得其
夙角占侯遁甲諸書并古兵法臨別拊其背曰幸自
愛異日西南有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
布政時朝廷以三殿工採木於蜀命右使董之蓋蜀
山險邃大木所都平時斬伐置大壑中候暴漲得出
必五六載方達涪州然非夤緣又不得中選多繫無

辜掠立迫恐變元知其事趨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贏一千七百餘章累得盡釋乃以不及選者給商權值以佐水衡民無擾焉蜀田沿永樂故冊多為豪強所隱變元通料蜀田正其經界每畝均徵三厘歲省賦七萬五千其奇明年轉左變元既感首山老人之言夜觀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急議數軍寔募材勇人多笑其迂及秋而蘭酋反蘭酋者奢氏其種猥羅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疏族得立崇明性陰鷲佯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

天尺樓鈔

逆志負羅悞招納亡命聞匈奴大舉入寇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督兵至渝城倍增其額巡撫徐可求點兵發餉餉弗繼鼓噪拚殺巡撫以下屬官無一免者遂陷重慶報至成都舉國惶駭變元以輯瑞就道蜀王自出國門同百姓遮留之變元慷慨以討賊自任衆大喜於是遣使發石柱羅網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糧餉餉器甲灰砲木石諸具又束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賊果長驅瀘叙諸郡邑瓦解柝木龍泉諸隘口俱失變元乃急斂四門屯兵登陴而守賊薄城下牛馬旌旗蔽

山野燹元令士司坤汝常乘賊指揮常恭等火炮助
之賊稍卻是日斬賊先鋒一人陣斬七算次日賊數
千人障葦裹竹牌進矢石不得近燹元命架七星炮
火箭火磚衝擊之殺數百人賊復卻至暮鉤梯數千
攀城欲上勢危急燹元徧誡士卒但放砲礮石亡譁
遲明賊死陵城下是時冬潦水涸賊帥降民持篋焚
束楚載潦土壘如山上架篷葦形類行屋以避銳石
賊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自蔽矢石到簾即墮燹元私
念竹木青潤甍雖截土過火立焦灼乃夜縋士持芻
塗膏殺守者縱火火大舉山墮賊氣大阻燹元又遣

天尺樓鈔

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濠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戢獲
城中奸細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於陣上示之賊
益駭愕乃於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
賊衆益急燹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鹵掠其中虛也
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奔賊營賊果無備斬其三將
燒望樓而返賊圍城八十餘日終不能下比歲且盡
矣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塚
墓城上望見皆泣燹元按劔誓衆曰吾與諸君業死
守至今日前勞何惜願益固志亡懈會有俘民自賊
中來者亦言賊旦夕欲東須早船一決勝負耳城中

聞言不知早船為何物正月上元忽林中大噪而至
視之有物如舟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簾幕左
右板屋如平地一人披髮伏劍上載兩旗曰開基定
鼎曰安順勦逆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穀百頭
運石數行旁設兩雲樓翼如隼翅俯視城中城中老
幼婦女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
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千鈞之石
飛擊如彈丸賊舟遂不得近然仰高臨下甚困燮元
復引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馱反走乘
勢縱兵擊之大勝當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或轉戰

天尺樓鈔

得至城下或敗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增四面立屯
無退意城中漸感裨將劉養錕來告曰寇深矣難以
力爭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被脇賊營遣孔之譚
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拔効用可急使也燮元遣之
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燮元卧戍樓呼與飯乾象
裹甲佩刀氣矯舉不下及見燮元長九尺腰十圍飲
可數斗饌兼數十人與乾象飲啖自若惟與談浙中
西湖山水景物不及兵事既醉就榻呼乾象同卧乾
象跌坐榻側燮元斲齠達旦未常反側昧爽醒解乾
象長跼榻前曰公天人也乾象死心服矣願為公效

死但縱乾象歸內應公擒賊必矣煖元以手摩眦昂首應曰余要去去縊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透知者蓋得乾象為之間諜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威詐降賊許以內應賊以名馬美人餽之乃令斯威潛出盟而質其來設伏俟之崇明果自至甫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噪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崇明僅以身免乃謀遠遁煖元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投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驚竄乾象等皆來歸餘賊奔潰成都圍凡百有二

天尺樓鈔

日而解邸報通擢都御史撫蜀得專征伐賊遁綠江都縣得水牌者皆預設脩四出截殺賊死者以萬計被縛遁俘者不絕於道賊渡瀘我兵以乏餉不及追而時水西宣慰安位安邦彥亦起兵犯黔奢酋歸與之締盟交臂為逆又漸招合諸裔猺勢復逞煖元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長寧重慶殺樊籠六月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煖元督諸將吏分兵進討賊亦殊死戰不能勝至明年三月晉煖元兵部左侍郎總督三省煖元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於是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

會長寧四月我兵壁青山岷乘霧奪險而入與石柱
兵會永寧五月破蘭州燒其九鳳樓掃其巢二賊復
狼狽走我兵以其間盡平諸裔落降者撫定之時出
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深箐不可即得然永蘭已定開
疆千有餘里諸將吏請卻縣之以為封賞地熈元曰
不然永蘭深山密箐狐鼠自嗥不可幅也若以外四
里沃壤歸來永寧衛隸叙州內四里深險境瘠分給
降將使各守其土為計甚便若為要功地多置州縣
以因朝廷則吾豈敢是時黔撫王三善方覆師於大
方奢寅乘勢復擾蘭州熈元乃重賄降裔阿友阿引

天尺樓鈔

等授以方畧佯使得罪叛去懸賞購之急投寅寅鹵
莽不疑悉置部下因以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賊見
羽翼雕落疑有柔羅遂拷掠阿友身脩五毒以利刃
穿其右足一晝夜阿友至死不承乃釋之寅益不自
得長夜痛飲阿引等乘其醉刺殺之以首來獻時天
啟七年二月也先是朝廷以黔事急加兵部尚書賜
尚方劔填貴州至是寅誅移鎮渝川遂以父喪歸明
年戊辰 毅宗踐祚錄平蘭功蔭一子世錦衣指揮
使九月詔起熈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巡
撫貴州十二月抵黔經畧黔事於次年六月檄滇兵

下烏撒蜀兵出永寧扼各裔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
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四裔大長
老反費小阿烏謎阿鉞怯等各號元帥大舉趨永寧
先犯赤水謀知之授意守將許成名佯敗奔永誘賊
深入權其抵永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六廣
入劉養銀從遵義入邦彥等分頭四應力既不支羅
乾象以奇兵繞出其背賊大潰奢崇明安邦彥反費
等悉受創漢兵斬其首以獻當是時各裔無不驚伏
而安位之勢日孤地日感變元不欲窮兵乃移檄安
氏赦前罪許其內附位監子不能自決其羣目復集

天尺樓鈔

潰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乃大會諸將
編誡之曰水西地深昧多山險叢菁篁蠻烟棘雨莫
辨昏且林多蝮蛇猛獸深入難出以此多敗必扼住
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使賊乏糧賊必自斃諸將
受命於是焚蒙翳剔岩穴截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
里或斬樵牧或焚積聚暮還歸屯使不可測凡百餘
日所得首酋萬餘級生口數萬每得嚮導輒發窖粟
就食而賊飢甚斗米六千錢劉養銀遣其客入大方
燒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弗許要以四事
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故殺王巡

撫者克首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裔
目納款會黔人歲食楚餉百萬不樂罷兵殺其使奪
其所獻馬變元立斬數人乃定而水西亦厭兵再遣
使乞降變元為奏請詔許之乃條陳便宜九事不設
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裔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
落日繁經略既正裔不得以民不則地漸侵軼便二
黔地儉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
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
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各自立
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

天尺樓鈔

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便六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
旗河上揚威武使賊日備我使七從兵民之便願耕
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
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
其伍使各樂其業便九上從其奏七年論戮邦彥功
加少師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八年一品再考滿
加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
洞叛苗悉平之水西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
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
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亂朝廷命討

之名聲伏誅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
用兵郡縣其地燹元上書力爭之遂傳檄裔目布上
威德諭以出降諸裔感燹元誠信爭納土獻重器燹
分元裂疆土衆建諸裔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
保土地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
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滇之
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式三百年未聞
有反者非他首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
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
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裔俗虐政苛歛一切

天尺樓鈔

除之使叅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
焉十一年燹元薨於黔年七十有二凡黔蜀之民訖
於裔裔咸為罷市行服立祠訃聞 天子震悼賜祭
九壇遣官視葬燹元性極儉樸衣必布素重斲不易
生平無姬媵聲伎并無記室校書章奏書檄皆手自
書之署中惟一老僕凡上惟破書數秩及筆研喻
藥而已開門日進薪水之外未嘗携一縑一緡入署
在黔蜀二十年公費贖錢數十萬盡籍之於朝並不
染指內江有牟康氏者隱士也兵未起時嘗語人曰
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屢召之不至凡有軍

事密以告之無不竒中變元在黔猶時時致書為之
畫策黔事平忽不知其所往後人有見之秦蜀間者
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和
石匱書曰蘭首竊發使其得破成都據蜀為窟穴順
流而下豈止黔楚中禍哉朱少師既以輯瑞就道有
此馭去爾乃梳車受事死守睢陽不獨完城復得殲
渠是猶刺蝟以身為肉入虎口而反食之者也功之
在蜀伏波武侯以後得公而三之矣乃天啟之季政
在婦寺少師寧失侯封而決不歸功帷幄其孤忠大
節不更壓倒時輩也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八

孫承宗賀逢聖呂維祺姜曰廣列傳

孫承宗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人承
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墻壁方嚴果
毅巍如斷山開誠坦中談笑風發望而知其為偉人
傑士年三十餘為舉子伏劍游塞下歷亭障窮阨塞
訪問老將退卒通知邊事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
媛媛姝姝俯躬低聲涵養相度謂之女兒官承宗獨
不然講筵獻替務為激切愷直以聳動人主講罷有
軍國大事大璫傳語問難閣臣相顧失色承宗拂衣

奮袖矯尾厲角指畫其是非可否中人各有所扶持
無以奪也天啟二年入閣辦事時廣寧失陷 熹宗
手握首輔衣袂而泣於是遣大司馬王在晉行邊在
晉議於八里舖築牆百里以限華彝而寧前道高出
䟽請移山海關於永平棄山海以外悉以予敵廷臣
恐懼無策御史方震孺獨䟽請閣臣攝樞部事特簡
承宗攝之承宗曰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退處於
關則永平震撼永平震撼則京師動搖八里舖去關
門未及一舍是以山海為孤注也萬萬不可廷論壯
之承宗請行邊 天子御門餞送詔書鄭重以漢諸

天尺樓鈔

葛亮唐裴度為比出鎮之初關門三十里外拆堠不
設經營四年關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船鐵騎
東巡至晉無閭將興師大舉禡牙有日矣逆奄魏忠
賢竊柄忌承宗擁重兵於外汰其兵將每事掣肘自
辛酉至甲子諸將較哨邊所斬零級至一千八百五
十有奇承宗進諸將屬之曰凡我所恢復計是鵬勦
幾何第籍之彙報而不叙故事邊吏零支級滿二百
五十者准一大捷則恩蔭被矣承宗之不伐若此三
年間塞外謀報老慙斃者凡三諸將較又促承宗代
叙承宗曰不見狄青不報儂智高乎及承宗被讒去

未及一年魏璫始以老憨斃封伯爵則承宗之老成
持重有大臣風度不可及也承宗受三三方布置之
命甲子冬單騎至通州具疏請面對軍中密事時魏
廣微翻局甚急聞之大駭初危言動璫孫閣部提三
萬人馬欲掃除君側其意常在上公逆璫膽落半夜
開宮門召趨大司馬以校尉八人脅職方即云過已
時不還閣則督師兵曹俱斬廣微又大言曰若世宗
有此悍臣砍首何待吾衙門中與少司馬互作奸耳
承宗歎曰老臣思面對剖別貞斜或不至流毒海內
視師一出君門遠於萬里柰何崔呈秀劾之李蕃又

天尺樓鈔

勅之比承宗於李懷光王敦稱兵向闕叛逆顯然
熹宗在宮中獨注念孫先生不置口故雖陷以糜餉
欲毀其家而熹宗眷顧不衷僅勒休致承宗歸里
閱諸賢之駢戮作三十五忠傳以寄感慨崇禎己巳
冬十月東兵薄薊門畿輔戒嚴仍命承宗領兵馬帥
十八路援兵進保通州承宗聞命即行抵危關收悍
將復遵永四城調度諸將追逐迅掃廬帳遠遁關門
雄壯屹然萬里長城乃妬功疾能之輩百計阻撓遂
復撤回卒使東兵大入遍掠畿南戊寅冬高陽失守
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他望闕叩頭比持綬者趣

縊我乃絕子孫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先帝震悼
薛國觀猶斬其卹典弗肯予久之用弘光詔書追贈
太傅定謚曰文正先後出鎮事跡詳在定興鹿善繼
兩督師記畧承宗生長北方游學都下鍾崕峒戴斗
之氣負燕趙悲歌之節作為文章伸紙屬筆蛟龍屈
蟠江河競注奏疏書檄搖筆數千言灑泔演延幕下
書記多鴻生魁士莫得而窺其涯涘也文集百卷兵
火之後莒上茅元儀徃吊得之顏垣敗屋中南司馬
范景文刻之金陵副剏甫竟以乙酉之兵燬焉承宗
贊畫鹿善繼保定定興人萬曆癸丑進士授戶部主

天尺樓鈔

事善繼以便宜扣留金花以充遼餉神宗怒勒令補
還善繼力持不可得旨降調泰昌初復其官改兵部
職方司主事天啟二年孫閣部督師關外善繼請從
閣部當關四年常倚之為左右手歷武選郎中告歸
崇禎間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尋復告歸丙子
秋北兵攻定興善繼郊居以其邑在涿州保定之間
背障神京慮孤城不支則敵勢益張遂入城督兵助
守已而城陷善繼死之蓋先於閣部二年事聞贈大
理寺卿卹典特優甲申追謚忠節賀逢聖號對揚湖
廣江夏人萬曆癸卯舉人屢上春官不第遷應城儒

學教諭丙辰成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脩陞國子監
司業洗馬天啟甲子逆奄魏忠賢用事湖廣建生祠
屬逢聖作上梁文則正色拒曰方為天子講官不敢
交結近侍忠賢啣之丁卯削籍歸里家居屏跡不見
當道不以私干人人亦不敢干以私與鄉人處好以
德化人間嘗遇盜以好語勸諭其人卒改節有五彥
方之風逢聖素與熊廷弼不協及東事敗朝議尤歸
罪經畧同鄉薦紳為訟寃逢聖援筆起草不以夙嫌
廢公議崇禎初年補南京國子監祭酒陞少詹甲戌
以侍讀學士教習庶吉士逢聖為人剴方清正言動

天尺樓鈔

皆可師法是科狀元劉理順同在館教習與逢聖意
氣相投同輩稱為一聖一賢尋陞禮部侍郎晉尚書
丙子兼東閣大學士戊寅致政歸明年天子遣官存
問庚辰再召入與首輔不合壬午請告歸癸未闖獻
二賊交窺江漢武昌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詘楚王
有積金百萬三司長請金數十萬以餉軍士不應逢
聖倡議捐資募兵僉謂宜募土著遠承天德安潰兵
俱下楚王畫募之為軍鋒以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
府兵張獻忠緣江而上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總兵
武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叅將崔文榮曰守城不

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州汲不及馬腹
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
炭州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少有斬獲賊攻武勝
以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越數日楚府新募兵為
賊內應開門逆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殺賊三人賊
攢矛刺之洞腋死逢聖與文榮同守武勝門城陷逢
聖馳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屬出墩子湖
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者十二人逢聖屍沉百七十
日不壞十一月壬子始浮出水面鄉人禮葬之事聞
上震悼下禮部議卹以國變不果弘光贈宮保謚文

天尺樓鈔

忠

呂維祺江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
書居官必盡其職而尤好講學所在以教人為務上
疏言三不負謂上不負天子中不負知己下不負所
學也崇禎辛巳流寇攻雒陽分守北城出家財餉軍
勢危甚諭子弟門人以與城存亡義衆勸沮之曰我
國大臣受恩深厚誰可不死且生平所學謂何吾志
已決無多言亡何衆潰城破左右勸更衣縋城避民
舍勿聽唯呼天大慟誓死不移賊至挾之去過福王
呼曰綱常名義願大王無為賊屈也及賊營厲聲曰

我官為大司馬恨家居不能以兵殺賊至此惟一死耳我死不愧天地不辱君父復何憾哉賊脅之跪不屈北向拜曰聖恩未報臣力已竭矣復西向拜也已延頸就刃賊皆嘖嘖稱為忠臣

姜曰廣字居之號燕及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以薦李三才為廷論所指曰廣出揭直之甲子授編修奉使朝鮮不攜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魏忠賢用事令其甥傅應星納交于曰廣峻拒之復令其孫魏撫民晉謁亦不見坐門戶落職

天尺樓鈔

為民丁卯冬起原官次年陞中允己巳東兵大入上特簡馬世龍為武經畧世龍擁兵不戰曰廣力言于朝罷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性勿用左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士最盛歷南祭酒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丁丑以事降職壬午補南尚寶卿陞詹事先是曰廣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切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切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甲申三月先帝升遐曰廣與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世子至江上於是南

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宅韓贊周出簿令各署名曰
廣言不可如此草草貽羞史冊須來日為文祭告奉
先殿乃舉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勳臣語侵史可法曰
廣厲聲呵之於是內外皆側目之矣弘光立以曰廣
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曰廣辭改禮部左侍郎
入直劉孔昭廷許吏部尚書張慎言上疏求罷不許
馬士英薦阮大鍼得召見曰廣爭之不得再求罷不
許乃上疏言前見文武交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覩逆
案重翻又愧不能寢弭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
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

天尺樓鈔

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
義士聞之必將杜口裹足且群起責臣謂遭際聖明
備員政地不能持危扶顛臣將何辭然後始求罷斥
則亦晚矣臣為此言諸臣必謂臣罔應門戶摧折人
才臣有此心天地鬼神殛之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
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
紀綱并斥臣歸田容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
不朽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者翻案
之舉出自內傳夫斜封墨勅種種覆轍史冊昭然臣
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第一先帝之

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內傳矣
用部臣勲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論其
尤者所得閣臣則淫貪巧滑姦險刻毒之某某也所
得部臣則陰和貪狡之某某也所得勲臣則褻狂之
某某也所得大將則紈袴支離之某某也所得言官
則貧刻無賴之某某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
者也乃其效亦可睹矣且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
因鄙夫熱中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宮
禁之中豈詳外事但見甘言悲詞之請不能無動于
心而外廷主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授之

天尺樓鈔

口實反唇相譏而內廷遂以為攻之者盡皆如此也
則遂許之矣間以其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旨
又轉而授之於是創一新方但求面試至於平臺一
對演習舊聞言言中窺膏唇放溜語語投機立談取
官下殿得旨尤可恨者在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
之各國維掃地決廉恥之人防利口覆邦長便佞之
惡習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為矣臣昔痛心此事亦於
講義數陳未及暢言猶存隱恨先帝一悞皇上豈堪
再悞哉臣願皇上深宮之暇取大學士衍義資治通
鑑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觀之必能發聖性之天明

破和謀於先覺國恥可得而雪中興可得而期也三
疏求罷上溫旨慰留而四鎮合疏詆之宗室鎮國中
尉朱統鑣奏曰廣定策時有異心求去益力以皇太
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明年南京陷潛里中二
年會大帥舉事曰廣贊成之甚力洪都之圍曰廣先
自投繯死之

石匱曰思宗末季大老滿天下而致仕在籍能捐軀
報國殉流賊之難者四君子之外少有焉則是位高
齒茂至首揆八座而不肯死則天下無可死之人矣
余見吾鄉兩大老膜拜貝勒伏地不起恭敬萬狀自

天尺樓鈔

謂可保百年矣乃不出兩月而餘齡頓盡偷生片瞬
做此醜態死若有知其懊恨亦何極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九

文震孟姚希孟列傳

文震孟直隸長洲人字文起號湛持宋文丞相裔也
曾祖徵明祖彭震孟生而嶷岐面長盈尺劔眉插鬢
二十一舉於鄉初名從鼎有兄從龍者好任俠以盜
敗震孟為之百計援救幾累草籍更今名為賢書三
十年蕭然四壁閉戶讀書少工臨池求書者接踵至
天啟壬戌始舉禮部為廷對第一人授脩撰本年十
月見婦寺用事主柄下移遂伏闕上疏曰為國步綦
艱聖衷宜啟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

事職聞古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邊塞亮氛正熾朝廷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且虞惟樓之憂感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此誠大小臣工嘗瞻臥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意毫無啟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

天尺樓鈔

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頽靡即道德之士未免沉於朽腐皇上昧爽視朝寒暑靡輟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寔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塲了無生意則皇上之聰明何繇開暢職意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次白事職糾彈者糾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析机宜獻替可否皇上憑而聽焉與輔弼大臣面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

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
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
事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僅揭
帖之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畢朝儀安
取此鴛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臨御有
期於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寔未見也史臣進講鋪
叙大辭第如蒙師之誦說無少闕悟則 皇上之睿
智何自周通職閒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
子軍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
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精神

天尺樓鈔

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倚之衆亦
怠而欲休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臣不相浹洽則
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於中
涓常侍之口頰夫大君臨照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
模又豈若輩之所能解乎於是無名濫予而藩封之
踰額屢煩中旨之傳宣且以一藩之越禮吁咈盈庭
以致諸藩之停封息膏久壅國典家範盡蕩之為弁
髦此何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
紛紛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批根護善類者復因枝而
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如山海

而閣臣一出共偷安於無事全虛廟算何以張撻伐
之威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嚴謹之莫施每事優
柔何以成臂指之勢乃近日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
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似濁流之投筭道學以逆名
賢有甚偽學之禁唐宋末等季可為永鑒去者為榮
則任者不責職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
蒙寵拔目擊時事陷危人心玩愒每當食長嘆中宵
涕零故不避譴訶臚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職
雖坐矣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十八日疏入適有皇
女之慶未入御覽而羣小側目切齒二十五日宮中

天尺樓鈔

喜宴為偶人之戲宴畢魏忠賢進曰前新狀元文書
中所稱傀儡即此偶人也以比萬歲殆不可救上
曰何故比我忠賢對曰渠見萬歲身材短小奴輩朝
夕扶持上金臺遂以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二十
八日講筵畢忠賢傳上語新進士文震孟出位妄
言藐視朕躬與杖八十輔臣韓爌應曰皇上首取
文震孟冠多士海內方慶得人豈宜遽加摧折忠賢
云既是皇上首取士便當盡忠何得放肆如此爌
云新進書生不諳事體直以此為盡忠耳忠賢云比
至尊於傀儡可謂忠乎爌云疏中語意自明何敢指

擬 皇上忠賢聲色愈厲曠云此大事諸講官俱來
一言講官卽以偉進云文震孟家世忠孝即宋文丞
相之裔寧敢指擬 皇上忠賢曰誰為文丞相非今
三忠祠神耶衆曰然講官盛以弘慷慨云爾來新政
惟首取得士差快人意今必欲處之卽朝廷亦非吉
祥善事我輩尚當面奏力請忠賢云若更面奏便着
錦衣衛拿了比 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既到閣
止票擬罰俸一年中旨改批切責遂罷職回籍忠賢
蓄恨必欲殺之丙寅三月逮周順昌有擊殺緹騎事
詰門更端寃主使閣票所擬巨魁蓋明指震孟也微

天尺樓鈔

幸獲免至冬復有顧同寅事馬牛不及煨煉成獄厠
及震孟名已傳旨逮問文徵幸中止僅予削奪羣小
猶指震孟名語忠賢曰此人非可留者忠賢乃大書
其名揭於座屏丁卯六月忠賢欲興大獄籍海內名
流五十餘人勅令自畫首震孟名事尚未發會有傳
震孟也已削髮披緇不知所往忠賢因使兩騎至蘇
偵踪跡而朝事已變震孟始得安明年戊辰崇禎改
元以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震孟在講筵反覆
敷陳皆闕切時事舊例以春秋多忌諱置不講 上
特命進講震孟以專家與其選每進講嘗當上意及

官吏局嘗較對 光宗寔錄疏言冊立挺擊紅丸三
案皆祖和說請改定有旨申飭前案震孟為 上所
眷注已久遂以少詹趙拜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蓋特簡也宣麻之日朝野稱慶咸以司馬君實相期
數十年來閣臣多有內應外援震孟自以受知主上
一切不顧而首輔溫體仁素不能容人時方撤鎮守
中官罷內操外廷多歸功震孟子是有新恭居功之
譖聞於上前已而首輔票擬同官皆不以為然震孟
語稍寓譏諷遂以深文中之與次輔何吾驄同日罷
去震孟在政府僅兩月未竟其用天下惜之歸半年

天尺樓鈔

而卒科道官為請卹請謚數年猶相格不下弘光朝
始謚文肅震孟姊子詹事姚希孟與震孟同學同官
酷似其舅震孟嘗曰吾甥舅如檜栢旋葉無殊共飽
霜雪耳

姚希孟字孟長號現聞長洲人生未週歲贈公穎菴
逝世母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襍哺時
以征徭之累從父借糶穀弛擔祖母施太孺人尚在
抱希孟躋公堂對簿是日正希孟週歲踞堂上弄飴
笑視太孺人太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
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廢矣諸

大毋環衛之忽聞庭中聲鏗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
明遂瘡自是爰疑善占對外大父文衛輝公甚器之
嘗曰外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序遂與舅父文震
孟同學震孟萬曆甲午登賢書因於南宮十九載而
壬子希孟舉於鄉又七載己未希孟成進士又三載
壬戌而舅震孟始為廷對第一人與希孟同官翰林
是時給諫楊漣御史左光斗與希孟同道相勗每言
世界即有缺陷只此方寸却缺陷不得耳庚申後有
傳封紅丸移宮諸事楊左先後發疏皆從希孟質
疑義希孟亦匡直不辭絲毫常授簡討為史官修兩

天尺樓鈔

朝寔錄是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
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震孟以鼎
甲碩望與希孟翱翔其間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
節日夕講析善首之堂商榷古今娓娓不倦止何震
孟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希孟亦請假
予告里居二年楊忠烈上疏討逆萬工部毆死而逆
璫手滑希孟與震孟日夕惋嘆周中丞起元引賈彪
事勸希孟北上希孟曰吾不為荒濤足矣至河而反
是何人乎入問丈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爾志行
沈篤既必不及奉太夫人抵畿而楊左併褫忠毅忠

憲同日解職舉朝泛泛方頌玉璽河清致符命之奉
乙丑二月勉就房考所獲多天下名士先是黨既既
發諸君子就檻中纍纍無一免者希孟出對友朋凝
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聞外
間有異疾日欲遂不起希孟絕水漿三日扶櫬出國
門徒步跣趾血目腫每行至淮上得削奪之命星馳
歸即金涇阡之旁誅茆廬墓不入城市於是緹騎四
出銀鐙相望希孟念袁夏甫在土穴中穴垣視母翳
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
介齊民數萬為呼寃梓斫尉殺之當事者愠欲還禍

天尺樓鈔

於震孟及希孟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巨測僅戮
五人餘寘不問希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
屋自號閩生道人自謂得生之餘也丁卯秋 熹宗
不豫逆璫謀徧籍海內清流五十餘人勒令自盡首
震孟次即希孟事未發而新主登極海內慶更生矣
明年戊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
子充經筵日講希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浚誠
悟主又善為言詞嫻威儀法巽併致每出班蔽宸必
為改容是時諸奸人又謀翻案急閣中諸老以次罪
去羣小議先去希孟次及震孟庚午秋典北闈而冒

籍之釁發矣。攘柄者猶謂冒籍不足以阱希孟。遂移
冒籍而誅文義。下二武生獄。久之。獻上。希孟以宮詹
坐鑄秩忌者。猶慮希孟以文行被主知。廼陰摘講章
語深中之。遂廢置。不復起用。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
而逝。震孟實紀其事。越十二日。震孟亦逝。人益竒之。
弘光朝。追謚文毅。希孟局量恢廓。才識通敏。見萬曆
以來數十年。邪正消長之勢。欲以寬大持之。嘗以裴
中立韓稚圭自許。其於世務。凡人才兵農河渠漕屯
之事。無不講究。嘗語當道諸君子。宜先實事後虛聲。
故人皆以救時宰相目之。而不究其用為世所惜。

天尺樓鈔

石匱書曰。逆瑞之欲甘心於兩太史也。蓋無頃刻忘
也。後且將以盧杞大獄一網打盡。而緹騎之先至吳
門。非嚮馬之鳴矢乎。乃萬姓怒呼。幾沼吳地。於是緹
騎雖猛如虺。虎不敢輕離巢穴矣。故五人者。於周吏
部則為焦頭爛額。於兩太史則為曲突徙薪也。人畏
虎。虎亦畏人。石匱筭斜出其亦柰之何哉。

天尺樓鈔

石齋書卷第十

毛文龍列傳

毛文龍浙之錢唐人少無賴有口才習為姑布術立
莊歛相人取其直杭人呼之曰歛自杭至京處處無
所遇走邊塞潦倒行伍者二十餘年天啟改元與丹
陽諸葛雲程遇暢談邊事遂知其能剡薦於遼東巡
撫王化貞委任稱使授標下游擊五月十一日差往
河東探戢難民至三岔河駕船至猪島鹿島禽島安
撫數處有遼左廩生王一寧者來會自言遼城陷後
往朝鮮借兵報仇朝鮮禮遇甚厚文龍即與定盟走

通朝鮮進次彌串堡議襲鎮江遂約鎮江中軍陳良策內應鷄鳴薄城下破城安撫不捨民間一芥民大感悅數百里內望風來歸者不絕後見兵力單弱朝鮮請兵不應人皆解體朝議授王紹勳鎮江副總兵毛文龍叅將住鎮江聯合南衛東江觀望進取女直乘其無備以續騎四萬襲之鎮江復陷文龍犇朝鮮壬戌三月兵部議毛文龍寄身海島如有應援可出其不意潛師搗虛有此可用之衆不圖接濟得毋灰忠臣義士之心乎當速發衣糧使其兵食不乏宜授文龍以總兵職銜與王紹勳等同心協力共圖征勦

天尺樓鈔

制曰可八月文龍任事遣部將陳忠等斬獲櫻桃渴湯站等處賊級有差隨上制敵滅敵一疏欲羈縻西鹵聯絡朝鮮于三方布置以廣寧之守為正登津之戰為奇且從各島入金復海蓋彼此擊應使有率然之勢上允行之癸亥十月文龍報涼馬大捷報牛毛再捷甲子四月又報斬賊將金重德等又報敗女直兵於高嶺沙松牌禽頭目太奈等獻俘奏捷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戶科給事中楊文岳奏海外獻俘中途更換巡撫李嵩叅文龍駐須彌島去女直二千餘里女直犯寧遠三月文龍茫然不知何謂

牽制 上皆不問以文龍提兵海外聯絡往來作後
勁於關門也 熹廟崩 思宗踐祚諸文臣視東江
之師為贅旒餉道屢絕文龍亦退保皮島日以參貂
交結當道海島無事惟招致商賈以接濟糧儲請械
請餉呼應不靈督師袁崇煥蒞事適當女直主病死
崇煥差番僧喇嘛鎔南本座往吊謀以歲幣議和女
直許之乃曰無以為信其函毛文龍首來與幕下士
謀乃上疏巡視海外諸島查核兵餉初疏謂臣出海
外不敢輕齎勅印乞供奉寧遠公署後疏謂臣幕士
周錫圭謂臣海外行事豈可不奉勅印并乞齎奉尚

天尺樓鈔

方以行 上許之乃至雙島文龍往寧遠晉謁崇煥
遲之兩日見江上戰船將士皆傲視不顧諭以督師
親至地方余輩可不晉謁對曰未奉將令不敢晉謁
崇煥愕塞不發一言但日與幕客數人沿江閒步拾
沙除文石攫奪為戲或呼酒席地小飲成狂兵船偵
探見者皆曰督臺輕狂若是皆不以為意踰兩日報
毛帥歸島次日進見倨慢無禮崇煥亦第忍之乃索
其兵將名冊以給犒賞文龍不甯進冊漫應曰本鎮
所帶親丁現在淮島者三千五百餘人耳明日領犒
崇煥乃約次日犒軍登岸較射乃傳令中軍帶親丁

四面擺圍崇煥坐帳房犒賞軍士文龍來謝坐語良久崇煥曰明日不能踵別國家海外重寄合受煥一拜拜已相約減從山上親丁仍於山上擺圍文龍從官百二十人俱繞圍兵內丁千名截營外崇煥乃命各從官過見慰勞之曰各將官海外勞苦糧多不敷使汝等空乏情寔可憫汝等亦受我一拜拜已衆皆感泣遂問將官姓名有言毛可公毛可侯毛可將毛可相百二十人俱姓毛崇煥曰汝等豈可都姓毛文龍應曰皆是小孫崇煥作色向文龍曰此便欺我此輩皆異姓之人今皆姓毛吾聞天子方可賜姓汝今

天尺樓鈔

擅改人姓欺君罔上罪莫大焉顧各官曰汝等還該復還本姓為朝廷出力自立功名何得為毛氏子孫為此欺罔之事因大聲向文龍曰我到此數日披肝瀝胆望余聽我訓誡豈意汝狼子野心總是一片虛詞目中已無天子國法豈容寬假語畢西向叩頭請皇命褫文龍冠帶數之曰女有應斬十二大罪兵馬錢糧不經查核夜即自據橫行一方專制孰甚當斬一說謊欺君殺降誅順全無征戰却占首功欺誑孰甚當斬二說復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萊問鼎白下大臣不道當斬三每歲侵餉銀數十萬每月給米三

斗五升尅減軍糧當斬四私開馬市潛通島裔當斬
五命姓賜氏不出朝廷走使輿權濫給劄付犯上無
等當斬六劫掠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為劫贓無算
身為盜賊當斬七部將之女收為姬妾民間之嬖沒
入為奴好色誨淫當斬八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日給
碗飯令往掘麥畏不肯往餓死島中草菅民命當斬
九拜魏忠賢為父迎冕旒像於島中至今陳汝明一
夥盤踞京師交結近侍當斬十女直攻破鐵山慘殺
遼人無數逃竄皮島掩敗為功當斬十一開鎮八年
不復守土觀望養寇當斬十二又曰我今日案罪殺

天尺樓鈔

文龍若不能恢復遼東以還朝廷願試尚方以償爾
命又諭各官曰毛文龍十二罪汝等說當與不當若
殺之不當汝等上來先殺了我廷頸就戮衆官皆相
視失色叩頭乞哀文龍神色頓喪不復能言但云文
龍自知死罪只求恩赦崇煥曰若不正法這東江一
塊土終非 皇上所有西向叩頭請尚方劔斬文龍
首於帳前隨喚東江各官進見諭曰我今日只斬文
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這是殺人安人爾等各官照
舊供職各復原姓為國家報效罪不相及也慎勿疑
惑又將東江兵四萬八千分為四協仍頒賞有差次

日復登山試演委中軍收回所賜文龍尚方劔符驗
乃抵寧遠待罪䟽入舉朝驚駭後女直大舉入犯直
薄都城崇煥尾其後入援遇敵不戰山海總兵滿桂
戰敗遂入城請陞見言崇煥許 皇上五年滅寇難
踐其語故勾引入犯遂以歲幣啖敵欲為城下之盟
故先殺文龍以為信物 上大怒下獄處死故時人
謂其殺毛文龍比之秦檜之殺岳飛

石匱書曰有客從皮島來余問毛將軍在島何事客
曰日急京中邸報耳余曰邸報奚急也客曰閱邸報
方知邊事是一語可以定東江之案矣文龍僻處海

天尺樓鈔

島去女直遠甚揜襲戰功以罔當宁恐羽書不合故
急邸報耳掩飾支吾久當自敗表崇煥之殺文龍特
為文龍覆其拙耳夜臺有知方德表無已乃謂檜之
殺飛是耶否耶

天尺樓鈔

卷十一 函卷十九

石匱書卷第十一

袁崇煥列傳

袁崇煥廣東滕縣籍東莞人萬曆己未進士為邵武縣令天啟壬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廣寧失陷王化貞與熊廷弼逃歸畫山海關為守京師各官言及遼事皆縮朒不敢任崇煥獨攘臂請行與閣鳴泰同出監軍山海巡撫劉策議于山海關外掘壕塹築備城關左山右海山麓礮確不受鋤重崇煥初言守關當於關外守之築城與掘壕俱不便請罷閣部孫承宗自請至關相度形勢是崇煥言掘壕議遂寢朝議

遂以孫承宗為經略於關外恢復八城崇煥移鎮寧遠丙寅北騎四十萬徧寧遠城城中戍守數千人兵勢單弱城外有紅炮數門無敢發者崇煥事急勒唐通判親自發炮凡放紅大炮者必於數百步外掘一土塹火着線即翻身下塹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曉其法竟被震死炮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號笑犇去捷聞上大喜拜崇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尋晉兵部右侍郎遼東人謠曰苦了唐通判好了袁崇煥丁卯養病歸崇禎踐祚起兵部尚書加太子

天尺樓鈔

太保令地方官敦趨就道遂於元年七月十四日至邸上御平臺特宣崇煥并輔臣尚書九卿等召對上語崇煥曰女直跳梁十載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有何方畧其實奏聞崇煥對曰臣受皇上特達之知注臣於萬里之外倘皇上假臣便宜五年而東患可平全遼可復以報皇上上曰五年滅寇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例懸輔臣韓爌劉鴻訓李標錢龍錫等奏曰崇煥肝胆識力種種不凡真奇男子也崇煥奏曰臣在外調度所有奏聞一憑閣臣處分閣臣不可不着力主

持上顧諭閣臣閣臣奏曰敢不承命崇煥又奏曰
邊事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宵旰於
上政臣子枕戈待旦之秋臣盡心竭力約略五年但
五年之中須事事覈實第一錢糧第二器械戶工二
部俱要悉心措置以應臣手 上顧諭兩部尚書王
家楨張維樞奏曰敢不承命崇煥又奏曰臣奉命在
外止以滅寇為事五年之中事變不一還要吏兵二
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選與臣用所不當用之人
即與罷斥 上顧諭兩部尚書王永光王在晉奏曰
敢不承命崇煥又奏曰聖明在上各部公忠毫無不

天尺樓鈔

應臣手但臣之力制東事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
出君門便成萬里忌功妬能豈遂無人即凜然於
皇上之法度不致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
心 上曰朕自主持不必以浮言介意崇煥又奏曰
有 皇上主持臣不孤立諸臣果能實心任事悉如
臣請臣若不能成功以復故土何顏復見 皇上但
臣學力踈淺望 皇上指示教訓 上起立曰卿條
對井井不必謙讓閣臣奏曰此臣作法自別向為縣
令不取一錢天生此臣以為社稷用佐皇上中興乞
皇上假以便宜撥回王之臣滿桂尚方劍單賜崇煥

以一事權。上然其言，傳諭兵部。上復呼崇煥近前，溫語諭之曰：願卿早平外寇，以舒四方蒼生之困。崇煥舉手加額曰：皇上念及四海蒼生，此一語皇天后土寔式臨之。臣所學何事，所做何官，而不仰體皇上蚤結此局，臣之作用做漢之趙充國，則無異。勿煩。皇上焦勞，惟皇上寬心。上曰：卿所奏更見忠愛，卿宜嚴明號令，撫卹士卒，與文武同心，何難滅寇。崇煥奏曰：謹遵明旨，銘之肺腑，前去告諭官軍。以宣。皇上威德滅寇必矣。遂叩頭出。是年八月，至鎮上，䟽請巡視九邊。明年五月，晦巡至鎮江，雙島與毛

天尺樓鈔

文龍盤桓數日，於六月六日設帳房於山上，犒軍較射。遂縛文龍數以十二罪，出尚方劍斬之。䟽聞京師震駭，崇煥隨奏。臣守寧遠，寇被臣創，決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單弱，宜於彼處設一團練總兵，遂以王威為請。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難。移時，北騎果於遵化入口。崇煥與祖大壽率蒙古壯丁萬餘騎進援薊鎮。北騎至薊鎮，與崇煥兵遇，不戰離城數里，札營。次蚤，直趨京師。崇煥尾其後，亦至京師城下。即上䟽請入城養病，俟病稍痊，出戰。上不許。召崇煥陞見，勞以裘帽，即命歸營。是日，北騎

繞城北山海總兵滿桂方到兵未成列北騎襲之大
敗全軍覆沒滿桂侄殺入陣救出滿桂滿桂創重伏
馬上馳出陣至城下請入陞見遂言崇煥於女直主
殂差喇嘛僧往彼議和殺毛文龍以為信物今勾引
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滅寇之局上猶未信有
二內官被擄囚營中逃歸言親見崇煥差官往來語
言甚密者又言城上瞭望有見敵兵與我兵嬉笑偶
語往來游戲者又言滿桂戰不利差人往崇煥營速
其汝炮及放炮皆無錢糧者上大怒即遣中使二
人召崇煥面議軍事崇煥欲無往而難於辭乃以軍

天尺樓鈔

中見疑請以二中使為質上即以二中使留質軍
中崇煥陞見上命滿桂與之面質滿桂見崇煥御
前賜坐拉之下跪盡發其通敵奸狀并言其接濟寇
糧鑿鑿有據崇煥見滿桂色變遂不能辨免冠請死
上命錦衣衛堂上官拿送鎮撫司即命滿桂往統其
軍祖大壽聞崇煥下獄即引大隊人馬奪關而出徑
奔寧遠北騎以崇煥死飽掠去滿桂以創重斃明年
四月鎮撫司獻其獄具上曰袁崇煥斬帥以踐約市
米以資盜糧今勾引入犯對壘不戰又堅請入城養
病意欲何為本當族誅姑開一面之網袁崇煥即着

會官凌遲處死妻子流三千里口外為民遂於鎮撫
司綁發西市寸寸齧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僧
子手爭取生噉之僧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
刻立盡開膛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
和燒酒生噉血流齒頰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
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石匱書曰袁崇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極躁暴
攘臂談天下事多大言不慚而終日寥寥墮幕士雲
霧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魔也五年滅寇寇不能滅而
自滅之矣嗚呼秦檜力主和議緩宋亡且二百餘載

天尺樓鈔

崇煥以踞躡庸才焉可上比秦檜亦猶之毛文龍以
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論者乃取以此擬不特開
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檜矣

石匱書卷第十二

周延儒楊嗣昌溫體仁列傳

闕

天尺樓鈔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十三

蔣德璟黃景昉吳姓列傳

蔣德景號八公福建晉江人天啟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陞詹事府正詹事修大明會典充副總裁教習庶吉士崇禎庚辰陞禮部右侍郎知起居註四月十三日 上傳召對平臺德璟在列 上以非騎在義州已經半月垂問籌畫復將御筆滅寇雪恥四字傳示群臣德璟出班奏曰我 皇上滅寇雪恥四字就是中興大有為根本臣每見 皇上傳諭戶兵各部及申飭各邊督撫等官睿慮精詳無不周密

只是各邊未有力行就如練兵一事申飭再三其實
兵何曾練只是將花名文冊點操一番花刀花鎗全
無寔著臣每讀會典見太祖高皇帝教練軍士律
以弓弩刀鎗分別試驗立行賞罰此是練軍之法凡
衛所總小旗補役以併鎗勝負為陞降凡襲替官舍
比試必須騎射閑習方准頂襲此是練將之法當時
百戰百勝只是兵練得精高皇帝身在兵間十有七
年及登大寶三十餘年這四十七年間所為聖子神
孫帝王萬世之計那一件不是周到難道二三十年
來並無一兵到皇上總要設兵難道不無一餉到

天尺樓鈔

皇上總要加餉上起聽曰聞所未聞環對軍即是
兵總計內外衛所三百餘萬軍兵儘足用且養軍之
屯田盜糧甚多二三十年並不會加派餉儘足用如
今只將祖制振舉件件寔做自可減敵上曰再奏
從容奏來環奏今全盛天下何憂小醜肅皇帝時
北有俺答南有倭奴蹂躪浙直福廣諸省亦極猖獗
只用俞大猷戚繼光諸好將官無不掃靖以皇上
神武同符世宗滅此亦何難臣嘗纂有俞大猷劍
經戚繼光練兵書的是今日練兵要着上曰練兵
書朕亦看過環對是書雖經御覽只各將官不曾實

行中間練刀練鎗練火器諸技各有教師訓課如父
兄子弟一般所以可用 上曰練兵書還說練胆環
對練胆是第一義兵若無胆如何站住然必技藝精
熟繼光云藝高則胆壯也 上曰今敵在義州作何
籌畫環對義州踞錦州九十里錦州距寧遠六十里
寧遠入山海關至京近千里北騎在瀋陽相踞甚遠
決不從關內外來只恐占住義州徑至大寧僅二百
六十里便可犯薊犯宣却是可慮 上曰里數亦不
須算只說目前要着環對總不外練兵二守練兵雖
平日工夫對臨時亦只此一件即今錦州八城要戰

天尺樓鈔

字

要守總須兵站得住與敵上陣總要兵精兵如不精
別無奇策傳聞兵十萬虛冒每有一半蠹餉不貲比
是最病痛處 皇上每患餉銀之少在臣却患餉銀
之多祖制各邊養軍只屯鹽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
兩自正統間始有京運數萬兩至萬曆末亦止三百
餘萬分運各邊自戊午後漸漸加派至九百餘萬名
曰遼餉又有勦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比萬曆末
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且兵食米
麵馬食草豆今本色津運甚多却多置之澆爛而動
輒索銀解去千萬正不知作何銷耗到得臨敵又只

是借名鼓譟挾貨竄逃逗遛劫掠無所不至就如賈
庄之戰總督戰死兩總兵徑行逃歸依舊充為事官
立功戴罪如此行兵誰肯用命 上曰兩總兵何名
璟對臣偶記不真 上曰汝記得的璟對似是楊國
柱虎大威兩個奴才今天下之大豪傑之多何患無
將國初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諸名將都是
高皇帝駕馭得好禁中頗牧何患無人且古來大將
如宋岳少保韓蘄王皆出自行伍其所以破敵之法
皆用步兵蓋金以擴騎難當惟步兵用藤牌及火器
可以制之 上曰馬亦少不得璟對馬政自當修舉

天尺樓鈔

國初設兩京太僕寺及各邊行太僕寺苑馬寺好馬
良多今以萬乘之尊日日市馬安望富强至衛所官
軍尤為急着 文皇帝設軍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
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太寧山東河南
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得居重御輕之勢今班
軍只是做工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累朝征討
皆用衛所官軍軍有父母妻子與烏合不同自嘉靖
末募兵至今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兵民俱困
臣家福建海邊幼時見海賊登岫無不驚怕後各家
練幾個勇軍橫梨海上賊便不敢登岫以此知軍之

可用 上曰這奏亦有可採環又奏如今京營十餘萬亦是衛所軍卒既可行于京師則各省自然行得總只在賞罰嚴明 皇上昨表章闕外守將金國鳳大家無不感奮唐太宗有雪恥酬百王除亮報千古之句彼英主尚能擒頡利諸酋况 皇上神武百倍太宗何患小醜惟願憲章二祖修復初制自然指日中興奏畢俯伏起歸西班是年聖駕幸學郊天耕籍享太廟皆環引導祈雪山川壇委環行禮記註詳悉倫載懋書壬午五月敕卜閣臣 上以吏部廷推多拘資格憑藉與援不列外官多徇情面是以宸衷獨

天尺樓鈔

斷以召對稱旨特簡詞臣蔣德璟黃景昉外任吳牲回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德璟輩受事一年半載賜坐三次賜宴二次賜騎馬游西苑一次召對六十餘次每呼先生而不名其間申救李日宣張瑄章正宸房可壯宋玖張三謨黃道周劉宗周金光宸等拯救正類力可回天環當召對每以加派太多民不堪命及各邊虛冒情弊激切敷陳隨將九邊十六鎮山川險要屯茲民運新舊兵餉塞外部落募為御覽備邊冊十二套次第進呈復請停鈔法罷采北直山東河南浙江桑穰二百萬勛蠲免召買米豆一百萬戶

乞裁減練餉七百三十萬兩諸多艱直遂於甲申正月間擬粟科臣光時亨疏有向前聚斂小人倡為練餉及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等語上震怒面加譴責環叩頭待罪同官陳演等申救乃蒙恩宥隨即出直具疏以足疾求斥後連控二疏上准回籍調理仍賜銀幣乘傳以行離京數日舟在津滄都城忽陷遂易小舟潛居村落與地方官急議恢復及聞吳三桂殺賊遠遁循歸里弘光監國遣行人張廷榜趨召以疾力辭後上恢復機宜八款以效忠悃家居考終生平博覽群書所學甚富著作甚多

天尺樓鈔

尤精於詩學為作原詩一篇考核精詳具見胸中博洽使職居侍從如虞世南為唐之行秘書則晉江二相亦為吾明之行秘書矣

黃景昉字太稗號東厓福建晉江人天啟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楚御史吳裕中建言廷杖景昉躬撫之榻前比後楚人無敢臨其喪者景昉獨解橐贖之人服其膽時璫談方張即請假歸以避其鋒戊辰思宗登極始入都授編修歷官屢書知起居注編纂誥勅諸所撰誥勅尤為時所傳誦庚午典試三楚辛未丁祖憂甲戌還朝陞左中允充日講官丙子轉左諭德

復興幾闡其在經筵奏對剴直語侵政府首揆畜怒
戊寅轉右庶子召對平臺因奏考選未盡公道如推
官成勇朱天麟廉能最著不獲預清華選遂俱得旨
改館員科道者十數人大司寇鄭公三俊以誑誤繫
獄景昉面救又復疏陳極言其清正得釋繫首揆益
加嫉忌景昉即以封差行抵饒州盡却淮府餽贈信
宿即行省貧藩無筭庚辰差竣報命轉少詹事全詹
翰官入對時太監高起潛擁重兵闕外驟轍回未至
中外慮有他變無敢言及者又黃道周謫江右幕員
撫疏薦反之至蒙逮繫舉朝震恐景昉面對時即昌

天尺樓鈔

言御前以總徽回監視并遼撫即有警報疑此中或
有隱情復以用舍喜怒之間須再加斟酌為言實為
黃道周稍寓規諷兩班聽者皆為咋舌辛巳以詹事
署掌府篆復以原官改掌翰林院印黃道周獄久未
解為陰請之政府司寇甚力始得從編成去壬午會
推閣員召對中樞殿稱旨遂欽點陞禮部尚書兼東
閣大學士入直辦事在閣受事半載賜坐三次賜宴
二次賜騎馬遊西苑一次召對六十餘次每呼先生
而不名皆異數也癸未見時事日非遂懷去志緣
先帝性明察而於大機宜顧屢多違拂喜怒旋更所

施行往往惟意以此終不能有所濟惟有急求引退而已具疏求去得旨馳驛歸北變之後家居二十年以壬寅歲視履考終所著湘隱堂集二十四卷甌安館詩三十卷續詠十二卷左史唯疑十六卷國史唯疑十二卷行世

吳姓號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曆癸丑進士知邵武縣事調繁晉江壬戌考選授山西道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思宗二年欽定逆案召廷臣于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璫詩刊本上問體仁體仁謂出自錢謙益誣論又出御史任贊化

天尺樓鈔

參體仁既其語褻上不懌謫贊化于外吳姓出班言上因溫體仁前削章允儒降房可杜瞿式耜今又斥任贊化班行無色乞召還言官不聽體仁大拜後心惡姓性亦緘默以避其鋒體仁去位姓始入職浮沉十四五年至壬午始與蔣德璟黃景昉三人同大拜陞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未轉侍郎旋加尚書出自特眷時因召對三人力言黃道周清修博學并永成窮苦狀上意動遂有賜環命初會推時忽有昔人封還詔書遺意癸未叙輔佐勲晉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給三代誥命蔭

一子入監讀書後見時事日非在揆靡止十有五月
遂執意乞歸矣未得請未幾即值國變三人皆不與
難時人服其見幾

石匱書曰 思宗故卜宰相廷臣會推皆以情面資
格血戰玄黃上乃自出虛公夢求良獨特相三君子
于崇禎末漢蓋三君子者處則為蕙業大人出則為
救時宰相乃竄遭陽九數月揆靡不究其用殊為可
惜但三君子皆學富五車文起八代談言微中可
解紛用以拯救正人抱回冤獄則三君子之相業不
在楊士奇李東陽之下矣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十四

流寇死事諸臣列傳

傳宗龍貴州人萬曆庚戌進士繇巴縣令拜侍御史
巡浙直監政以才能著崇禎初陞都御史巡撫順天
次年總督薊遼以詿誤削籍十年奢寅亂四川王三
善臨大方死諸臣無敢任其事者推轂宗龍往撫西
蜀所陳兵事數十餘疏悉中機宜朝野倚重未幾陞
兵部尚書一年解職下獄論死十四年流寇破河南
歸德諸郡縣京師震動詔赦宗龍出之獄以兵部右
侍郎兼副都御史督陝西兵討賊宗龍拜命師未入

境賊先軍於棗以待陝西總兵賀人龍江南總兵虎大威與戰殺傷相當賊乃秣馬蓐食更番迭出以罷我師月中盛暑士卒飢甚休卧樹下為賊所乘師大敗退次汝州壁壘未脩賊又乘之又大敗死者相藉二帥不能支向宗龍曰賊銳不可當姑避之以圖再舉宗龍曰吾受命討賊義不旋踵二將軍能為我決戰則幸甚否則有捐軀報國已矣又將焉往二帥曰兵家有趨吉避凶法明公欲委肉虎口無為也二帥引騎兵奔陳州宗龍歛步兵穿塹築壕以拒賊賊亦築壕二重以困之宗龍兵食盡乃殺馬騾以饗士馬

天尺樓鈔

騾又盡殺賊取其屍分噉之營中火器弓矢俱盡宗龍簡疲卒尚有六千夜漏二下潛勒軍突賊營潰圍出諸軍星散宗龍徒步率散卒且戰且走將至項城賊追之被執至城下賊呼於門曰我秦督官軍也速開門納秦督宗龍大呼曰我秦督也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耳毋為所絀賊唾宗龍宗龍罵曰我大臣也殺則殺耳豈能為賊詐城以緩死賊抽刀擊宗龍中腦而仆稍甦猶厲聲罵賊賊割其耳鼻死城下事聞復宗龍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一時死難諸臣則有南贛兵備副使王孫蘭四川巡撫龍文光廬州知府

鄭履祥保康知縣石惟壇

孫傳庭太原人萬曆己未進士以商丘令考最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崇禎丙子陝西巡撫甘學濶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丁丑陞兵部右侍郎總督河南戊寅十一月北騎進口京師戒嚴召洪承疇於三邊召孫傳庭於陝西合兵五萬出潼關入援改承疇為劉遼總督傳庭為保定總督傳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傳庭下獄十六年流賊圍開封急汪喬年師敗死之京師大震孫傳庭於獄中上書請討賊贖死詔赦傳庭以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提兵勦寇時朝廷

天尺樓鈔

疑陝西總兵賀人龍與賊通密勅孫傳庭設計斬之遂用人龍部將高傑陳勇高汝利等振旅出關李自成方破開封長驅至鄭州一日拔之遂繇虎牢關入洛關王師已出潼關悉起師逆之過於汝州傳庭設三覆以待牛成虎將前軍左勦將左鄭嘉棟將右高傑將中軍成虎佯北以誘賊賊奔逐入伏中成虎還兵而闖高傑董學禮突起翼之左勦鄭嘉棟左右橫擊斬首千餘級賊潰東走追之賊盡棄甲杖軍資於地官軍爭取之無復步伍賊覘官軍囂反兵乘之左軍先潰諸軍繼之喪材官將校七十有八人賊所喪

資杖反倍獲之傳庭以兵敗上書自劾詔傳庭圖功
自贖李自成羅汝才合兵破汝寧連陷荊襄鄢郢席
捲河南有衆百萬僭立名號兵勢日盛傳庭按兵不
出有詔趨之限其作速勦寇癸未六月進傳庭兵部
尚書總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勦寇軍務仍總制三
邊鑄督師七省之印七月庚子傳庭發兵潼關分道
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
兵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之下池塞檄左良玉以
兵自九江赴汝寧夾擊八月丁丑牛成虎率諸將前
驅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偽

天尺樓鈔

都督四天王李養純率所部來降知賊并兵守寶豐
傳庭進軍寶豐合圍賊堅守不下自成以輕兵來援
戰於城東白廣恩高傑盧光祖分兵逆戰却之癸卯
復以精騎數千直攻官軍諸將復擊走之傳庭曰寶
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背腹受敵矣親督諸軍悉
力拔之斬偽州牧陳可新等數千級遂以大兵搗唐
縣時賊家口盡在唐縣賊發精騎來援官軍已入城
盡拔賊家口賊滿營痛哭壬寅傳庭自朱仙鎮而南
大雨六日糧車日行三十里又道淖未至士馬俱飢
或勸傳庭旋師就運道傳庭曰軍已行即還亦飢奚

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傳庭復却縣縣俱窮
民集騾羊二百餘頃刻立盡食不繼傳庭軍飢甚壬
子兵謀於汝州降賊李除遇陰通賊癸丑賊率精騎
大至傳庭問計於諸將高傑請戰白廣恩曰我師困
宜駐分據要害步步為營以薄賊易耳傳庭恐賊遁
曰將軍何怯獨不如高將軍耶廣恩不懌引所部八
千人去賊前鋒各三堵牆一紅一白一黑各七千二
百人來薄官軍接戰陷賊伏中賊乘之官軍大敗陷
淖泥死者數千人高傑立嶺上望曰不可支矣麾衆
退諸軍遂西走賊驅大隊疾追一日馳走四百里至

天尺樓鈔

於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盡喪其軍資器仗傳庭
與傑收散亡數千騎渡垣西走河北初賊驅難民誘
官兵斬獲皆良民也傳庭不知其詐奏賊中有逃歸
者言賊聞臣名皆驚潰臣誓肅清楚豫不以一賊遺
君父上信之因召對羣臣出傳庭疏示衆兵部侍郎
張鳳翔獨言賊素狡多詐示弱不可信且傳庭所統
皆良將勁兵不如為陛下留此家當上目攝之羣
臣窺上意爭請命傳庭進勦未幾果覆師乃削傳
庭職充為事官扼守潼關衆尚四萬十月賊一隻虎
陷閩鄉趨至潼關獲督師大纛賊以纛紿守關者乘

間突入潼關陷傳庭奔華陰李自成間道緣崖出潼關後夾攻官軍大潰賊既入關西行一隻虎復陷華陰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傳庭沒於陣中失所在

楊文岳四川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河南總督闖賊圍汝寧監軍孔貞會以川兵屯城東文岳以保定兵屯城西賊兵進攻相拒一晝夜川兵潰保定兵不支次早四面環攻戴板扉以障矢石雲梯如墻而立鼓百道並登執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於城頭文岳世琮厲聲罵賊賊怒縛文岳世琮以大砲擊之洞胸

天尺樓鈔

糜骨以死世琮初授河南推官屢却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賊屠士民數萬燔燒邸舍無遺同省死難者則有歸德府推官王世琰
宋一鶴 人為湖廣巡撫都御史一鶴貪懦巧諂以楊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流賊圍承天知府開門迎賊一鶴守下城巷戰死之鍾祥知縣蕭漢有賢聲賊戒其部曰殺賢令者死無赦乃幽之寺中戒諸僧曰令若死屠余寺僧謹視之漢曰吾盡吾道不礙汝法遂自經死之湖廣陷一省死難者則有襄陽兵備副使張克儉黃州副使樊維城襄陽府

推官鄧曰廣隨州知州徐世淳城破賊入城世淳埋
印署後勒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於頰眼鼻橫斷墮
馬右手握印箱左手掣佩刀賊斫刀交下陷胸穴股
以死

馮師孔河南原武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癸未以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十月賊陷臨潼關中人心所在瓦
解師孔聞報急入西安保守賊至城下師孔督兵出
戰不利人勸之曰盍去諸師孔曰地方官死地方禮
也登陴抗守被執不屈死之西安陷一時司道死難
者布政使趙建極萬曆己未進士永寧人按察使黃

天尺樓鈔

綱天啟壬戌進士光州人督糧道藺到中崇禎辛未
進士陵縣人冀寧道毛文炳崇禎戊辰進士鄭州人
冀北道朱家仕崇禎戊辰進士臨洮人巡寧道畢拱
辰萬曆丙辰進士掖縣人寧武道王胤懋崇禎辛未
進士霸州人高維道黃世清慶陽兵備道段復興慶
陽知府董琬甘肅兵備道林日瑞萬曆丙辰進士銅
山人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太原知府孫康周安丘
人太原同知李之清廬陵人中路同知吳鎔通判朱
如寶四川人蒲城宗室知縣朱一統平定州人安邑
舉人知縣房之屏大興人中知縣華堞渭南進士知

縣楊暄高平人

徐標山東濟寧人天啟乙丑進士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流寇猖獗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奏曰臣自江淮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滿路鷄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歛欷泣下標又上言乞曰及車戰諸策上善之遂令之任甲申正月賊至真定知府丘茂華先遣家人出城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伺標登城畫守禦劫標城外殺之出茂華茂華檄屬縣叛以待賊標居常以

天尺樓鈔

忠孝自礪彙古今忠孝廉節刻成一書進呈賜留覽有勅獎諭

劉熙祚字仲緝常州武進人天啟四年舉人謁選除興寧知縣興寧俗刁悍民有茹斷腸草恐嚇人得所欲乃服解藥否者死而為所誣者家立破熙祚嚴為之禁犯者死勿問而又令民得輸草以代贖緩冀絕其種或曰草可盡乎熙祚曰不然但使吾在事而草不為毒繼吾者同心行之勿懈此風可絕矣興學較詰姦盜境內乂安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湖南至永州會部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乘之部院先行委

熙祚殿後賊望見偏裨跪白馬前知為重臣突執熙祚擁之去熙祚大罵不屈賊縛至宗師館備加楚毒以繩曳足倒拖地上破腹剖臟而死有絕命詩授小史陳緯置警中佚出緯走柳遇部將出詩鑄之弘光朝贈左都御史謚忠毅

金毓峒字鶴冲保定完縣人萬曆庚辰進士司徒銓仲子舉萬曆乙卯科鄉試與從子肖孫讀書即山相對慨然輒有澄清之志已而中崇禎甲戌進士官中書舍人辛巳秋以陳漕務稱旨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尋上寬征徭誅酷帥解黨錮慎銓法諸疏四上而四

天尺樓鈔

報可其解黨錮一疏尤諍于羣小羅織清流之日而為海內所傳誦出按秦川闖逆方窺函谷不敢入及峒復命賊果踰關舉朝以不久任為恨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往扼畿南要害峒冒矢石馳至保郡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為固守計而是時峒之從子振孫以劔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為誓死士卒皆流涕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地下峒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戒以弱子為托肖孫拜受命峒妻王氏盡出簪

珥冠帔以犒士士益奮賊相顧謂曰此固曩時按秦御史也欲引去而三月十九日之信至峒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日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曰城頭殺爾帥者我也格鬪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峒裂恥罵提劍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縊死侄孫婦嬰妻陳氏及侍兒桂春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倫受炮烙慘刑體剝剝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峒骸骨如生人義峒之死而益稱肖孫之不負所托

天尺樓鈔

關永傑字人孟山西蒲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初任紹興府司李陞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尋以僉事為河南監軍賊自關陝流毒楚豫積二十年初掠亭聚既窺城堡壬癸之交每至一城不即挺殺為限射城不如期者必屠勿赦百姓久不見教聞偽為仁義之聲爭先縛守令開門迎時永傑召睢陳道兵倫副使駐陳州陳州距睢陽百八十里李賊陷睢陽召令至陳陳既寡守具而故民不足守永傑本擬保境待援而士民合詣永傑請必毋守開門迎降便永傑持義不可衆曰即不能有競自破鑰矣永傑知不能守單騎

巡城號曰百姓即愚無知顧諸生豈無通大義率先拜牛酒哉諸生搖手去及城陷永傑入其署引纆為大呼者三自縊死贈太僕寺卿賜祭葬

蔡道憲福建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湖廣長沙府推官癸未八月流賊寇長沙長沙人民先走李乾德奉吉王惠王走衡州總兵尹先民何一德降賊巡撫王聚奎單騎走江夏賊至城下呼蔡推官曰吾軍中皆知爾名可速降毋自苦也道憲挽強弩射之獻賊怒攻三日夜而城陷執道憲有計誘降不屈磔之徃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賊勸道憲降國俊

天尺樓鈔

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亦不得活國俊曰若我輩願生亦去矣不矣今日賊併殺之內四卒奮然曰願少延旦夕葬主骸而後受及賊義而許之於是四卒解衣裹主骸葬之南郭葬畢四卒自經百姓累殘骸葬之為立廟于長沙題曰忠烈

徐學顏浙江永嘉人以恩貢選楚府長史危言正色王敬憚之豪宗有不率者理格勢禁之不少阻攝江夏篆以寇氛震隣築炮臺以資守禦滿三載考王與撫按交薦之晉兵備副使癸未六月流寇陷武昌學

顏與賊鬪賊斲學顏左臂學顏右手持刀鬪愈力大聲罵賊執支解之鬪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使予祭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鄉錄一子入監讀書李貞人以進士為湖廣郟縣知縣癸未二月闖賊攻郟縣貞率士民堅守一晝夜殺傷賊甚眾賊百道環攻一鼓而拔縱兵大殺李貞大聲叱賊曰驅百姓死守者知縣也妾殺何為見自成唾罵不已自成怒褫其衣倒懸於樹貞大呼曰高皇帝有靈我必訴之上帝以殺賊賊斲其舌碎割之母喬氏及妻俱死黎弘業廣東順德人天啟辛酉舉人年甫十九應省

天尺樓鈔

試直指監粵東閩事夢順德報冊第一人官至太僕覺異之是日放榜弘業首唱注視之不言其故而弘業出李司李應昇之門直指乃語所夢弘業應曰業通籍止此乎則屢躡春官崇禎甲戌授和州知州在官廉幹與鄉御史馬如蛟交厚時流寇自廬州三掠其鄙弘業具方畧上之道臣請固圉不省乃與如蛟鼓義壘城浚濠躬環甲冑登埤嚴晝夜如是數月不懈冬賊以十萬突城弘業同如蛟喋血誓眾分門死守賊以堅且釋去會大雪連日迷耳目賊運蘆積城南高塚丈餘縱焚守者驚而賊從北門懸城入如

跋死之弘業猶巷戰連敗賊遂縱掠不甚求弘業弘業急返州堂題詩壁間引佩刀自剄手震不當喉噴血仆地有吏目甲隨數壯士至扶起大呼等死不如觸賊刃死弘業負創上馬吏目前挺冲亂刃不勝創吏目走獨返州堂絕吭死之印猶在臂賊入見其絕命辭為官不負民為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生死安足論賊諭衆曰此忠臣也勿犯其妻子署中聞弘業死毋李氏妻楊氏三女一妾皆自盡鳳陽巡撫朱大典以聞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諭祭墓附名宦廟食

天尺樓鈔

鍾鼎鉉廣東新會人崇禎甲戌進士將之任所知以亂止之曰吾不赴任赴難也弘光乙酉五月來守嘉興時清兵南下金陵不守直抵嘉興百姓爭開門納降鼎鉉不能強閤六月鄉紳詹象美起義鼎鉉仍署府事鼓舞協贊頗勞及象美為亂兵所殺復與將軍陳梧登埤守禦七月清兵來攻陸中軍領卒五百人水兵二百人至斗門望而反走殿者被傷百餘人于是監軍推官朱爾吉領鄉兵數千人戰清門之姚車敗績死梧乃領三關兵出禦北門之外楊家村稍勝奪清馬再戰復敗時各屬以兵至者為孝廉錢梅為

御史陸清源為璽御朱大定為推官倪長珩二十三
日吏部尚書徐石麒絕城而入主其事清兵益逼復
出戰北門外麻雀墩大敗于是闔門而守清以礮攻
城聲震各屬援兵以義來咸怯去梧亦偽托請兵走
平湖二十七日城西被擊裂清以桅作梯蟻上而東
門開百姓走鼎鉉方協守西門歸自縊鼓樓之下死
時從死為門役及皂隸二人石麒殉難諸生王鯤張
翊常三益都司孫光暘俱死之

吳從義號歲青山陰人以北籍試大興少好氣節為
諸生時阮叅魏忠賢以是知名貢入太學崇禎庚辰

天尺樓鈔

年四十成進士授長安令秦地兵荒沔至千緡不得
升粟從義下車請臺使設法賑貸秦民賴以生者數
十萬流賊李自成蹂躪豫楚督師孫傳庭喪師睢陽
潼關不守長安勢苦累郊從義躬練鄉兵嬰城固守
時適繼娶胡夫人送至署家人以合鬻請從義曰此
何時耶而暇為此其媿之新夫人到署二十餘日不
一顧及城陷從義神色不改昏役促携檄出走從義
曰城亡與亡吾將安適留一門子語曰汝素忠謹吾
當投井以報天子汝報吾家新夫人尚未成禮可歸
毋家言畢投井死流賊入城知令死叱兵丁毋犯其

署且給廩餼家口得以全活事聞贈山西按察司僉事蔭一子八監諸書

王行儉南直宜興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升四川重慶知府癸未獻賊至城陷脅降之不屈罵不絕口支解之

張紹登江西南城人年十八登萬曆丁酉賢書屢上春官不第就應城令甫暮年丙子冬獻賊躡楚大攻應城紹登募鄉兵禦之踰三日有縉紳子為內應開門縱賊入紹登守北門縛致縣署令下跪不屈遂加極刑誅金貝紹登偽曰是何難釋我入內衙即與汝

天尺樓鈔

賊縱之衆擁入至隙處紹登佯指示粹以所佩印擊賊傷數人衆怒拉出堂亂刀所殺之賊曰我躡州縣夥矣未有若此令者事聞贈尚寶卿蔭一子八監讀書楊暄山西高平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陝西渭南知縣陞兵部主事未離任寇至城陷不屈死之弘光中贈按察司僉事

蕭漢江西南豐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鍾祥知縣為人清介不入一贊絕請謁居官年餘猶負債不得塞癸未鍾祥陷賊摘聞其清名欲降之漢不屈曰天生漢必不為賊引佩刀欲自裁賊奪之不得死禁一寺環

以衛卒令曰漢死斬卒且誡漢曰從我食汝閱三日
不得死偶得僧壞剪衝喉死衣襟有血書曰一死報
君邑人建祠祀之

費曾謀江西鉛山人文憲宏孫也守遺訓潔身礪行
貧窶益堅由恩貢於崇禎辛巳授通許縣知縣到任
甫五十日賊攻城悉心守禦身被數創力竭誠城陷
投井死之按臣蘓京疏請建祠

劉振之慈谿人以崇禎庚午舉人為河南鄆陵縣令
城破振之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有誓死詩曰遭際
萬分艱成就一個是但拋七尺軀天下無難事

天尺樓鈔

阮之鈿南直懷寧人以崇禎恩貢舉賢良方正科授
湖廣穀城知縣時總督熊文燦議撫賊張獻忠等之
鈿力諫賊狼子不可從文燦不聽奏之已而果反以
之鈿初議懷恨殺之臨難有題壁不負賢良方正等
語家人無處覓屍觀題壁處知其死所負以歸葬事
聞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諸書

王漢來州掖人崇禎十年進士除高平縣令調河內
邑大饑漢貸萬金易粟于淮徐浮河而至且捐俸減
糶煮粥以賑在任如意修城垣募壯士巨寇劉二將
以正月三日攻濟源濟源告急漢佯不應於除夜出

賊不意赴之以元旦登天壇山擒劉二乘大雪至山西破妖僧智善夜半渡河破賊揚六郎會李自成攻汴甚急外救弗前漢乃率親兵至金龍口柳林諸處以大礮大炬為疑兵遺死士入城中聲言宣大及左鎮兵來援各數十萬至矣自成驚走當是時漢威名震河北上聞皆奉旨優叙十五年三月以減俸行取入都與蘇京王燮同召對于德政殿稱旨命三臣皆以試御史監軍漢監左鎮督湖川鄖兵與督臣侯恂援汴時兵部奏援勦兵十萬以十之四屬二臣以其六屬漢漢所監凡五萬九千然已潰散兵部以空名

天尺樓鈔

使之漢乃請自立標營兵千人騎二百報可乃簡保營兵百餘人募邯鄲鉅鹿壯士三百人又取故河南所鍊義兵及脩武濟源素從征勦者五百人及親故子弟合之共千人八月朔夜半襲賊于范家灘斬一紅甲賊目檄諸將合勦漢自走襄陽督左良玉兵救汴至潼關而巡方之命下會汴城陷沒漢乃督諸將自柳園夜半渡河伏兵西岸檄卜從善等夾擊之斬九十餘級遂入汴大張旗鼓為疑兵追賊至朱仙鎮連戰皆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漢乃廣開謀收土豪議屯田布置井井而劉超難作掘水城

人以武舉至大將與其鄉御史魏景琦舉人喬明楷
總練生員王奇珍有宿讎一旦擅殺三家有餘口遂
據永城漢䟽請討之奉密旨以策授漢遂提兵以十
六年正月十九日直抵永城環而攻之以二十日四
鼓奪其北門超在東門倚樓為寨自保漢見兵大捷
乃單騎入北門大呼勿殺百姓天忽雨兵少却擁突
門下漢為賊刃所及叅將陳治邦游擊連光耀及家
人劉璽張金皆戰死游擊馬魁復力戰入城負漢屍
以出面如生以漢屍至夏邑棺殮河北士民皆哭失
聲上聞嗟悼贈兵部尚書廢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

天尺樓鈔

後擒劉超至京師磔之傳首九邊

趙士寬以官生為鳳陽府通判駐潁川行法不撓崇
禎七年正月賊犯潁寬遠往壽州一日夜馳三百里
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守具咄嗟立辦已而州之大
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
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者十數人贈光祿寺丞錢
祚徵以舉人歷官至汝州知州汝為賊出入孔道又
有土賊聚至萬人依山為巢祚徵至則簡鄉勇衛兵
得千餘人佯為守城計忽夜半開川出從間道踰山
谷步行抵其巢賊方縱酒不為備急擊大破之祚徵

策賊衆難盡誅乃釋其俘招之仍令民千家立一寨
有警相救賊屢失利其魁魯加勒等遂詣州降汝人
少休十四年正月賊犯汝州祚徵中流矢力疾乘城
督戰二月四日大風霾城上以礮擊賊風逆火反樓
堞盡然賊乘之入祚徵被執大罵不屈為賊擊刺無
完膚死唐啟泰以舉人官至宜陽知縣十四年賊陷
宜陽啟泰不屈遇害三人皆掖人皆官中州因並傳之
黃宗昌萊州即墨人天啟壬戌進士除碓縣知縣下
車即收豪族之奸橫者寘之法又有中涓之黨乘中
涓死盡攘其所竊宮帑因而殺之人賄結權貴無敢

天尺樓鈔

問者宗昌捕之論如律百方請囑不聽調清范宗禎
改元奏最入為山西道御史首劾權奄以殿工矯旨
進銜者六十一人再劾周延儒貪穢奉旨詰問奪俸
巡按湖廣時岷王為較尉彭侍聖反善化王長子企
鉅等所弑其事隱莫白詔法司及撫按鞫問三四年
不得要領乃命中官駙馬各一人前往會訊而撫臣
以東警入授宗昌獨決其獄復奉旨責問前諸臣失
出之罪宗昌既糾一守道一知府一同知受賄庇逆
而上以宗昌不糾在先降四級調用其時延儒已大
拜矣宗昌既歸而復以清苑通賊連及候訊會詔獨

得釋十五年冬即墨被圍宗昌率士民登陴固守仲子基中流矢死明年延儒賜死掌憲李公邦華薦宗昌未及用而京師陷宗昌將南赴以土賊圍城不得出家居二年捫髮以終
林日瑞銅山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廬州推官陞戶部主事歷官陝西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甲申春聞國變以三千人勤王家丁張飛虎為將離任所三日遇李賊飛虎被殺日瑞退肅州兵散走文廟欲自裁而賊追及劈胸而死數日後西陵鎮哀其忠憤起攻賊殲其衆十人弘光中贈兵部尚書謚忠簡廕一子入

天尺樓鈔

監讀書

石匱書曰余自遭亂後見一死真匪易事乃以成敗論人猶訾其死為無益者則春秋責備之過也向使李陵衛律能效死疆場自當黃金寫像世世祀之而後乃封王胡地辨髮毳裘迴視彼截髀醢載屍馬革者其人品不大天壤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十五

盧象昇列傳

盧象昇南直宜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司
餉臨清有黃衫龐眉趨馬前曰公有劍骨出三十當
奇貴然劍室露鏗其能從吾養骨乎象昇謝遣之復
道上雪絕跡再召之已去遷大名守開滑壤接晉豫
盜窟匿影分部幾千人猝然焚劫散則仍歸各郡官
兵不能詰象昇曰此秦徵也須斬其萌芽身率材官
騎士射陰識其可用者四百人伺元夕盜渠置酒高
會急趨擊之斷頭槩上自是畿南偃息枹鼓不驚爰

以邊才擢大名兵備道時為崇禎六年庚午清兵入
都城之三年秦寇蹂躪楚豫之六年士馬芻糧徵發
旁午民生嗷嗷守令坐誅象昇蓋以兵計自勵賊入
邢依山為營象昇直壓其壘門扼岨不敢出刈我穀
象昇率三騎登摩天嶺覘賊黑蝎子數十騎驟至蝎
子善射發三矢一矢貂領毛墮一矢中軍殪一矢從
象昇眉間過鏃眉有血痕賊望似三眼駭曰盧公神
人也不敢逼象昇射殺二人而還賊宵遁甲戌鄆燬
六邑奉命撫鄆鄆治在萬山中素稱閭鎮荒落不得
比大邑村堡北連宛雒西接漢南西南通巴蜀為盜

天尺樓鈔

賊盤據要地象昇募土兵立山寨併村落設險清野
蹊隧埋火器觸機輒發鄆人有起色而象昇又晉楚
撫矣烏林關石泉壩康家坪獅子山等捷斬首五千
級然失業之民所在畏入賊勢愈熾諸將叅游而下
猶任力戰至總戎輒擁聲伎贊金輿援驕蹇不奉法
殺畧良人以冒功賞川兵竟叛殺鄧玘中土蕭條矣
賊忽闌入漢中燒絕棧道大軍獨向楚蜀一面進討
勢易撲滅賊飢求撫督臣陳奇瑜漫許之修棧以渡
賊出愈不可制乙亥九月晉象昇兵部右侍郎總理
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

便宜行事當是時尾賊追勦則道斃居中策應則隅潰賊至始調兵兵至始請餉徃徃後機省直戰守之兵合計十萬月糜餉二十六萬分之止得兵萬六七千衆寡飢飽勞逸分合之數皆賊操其勝象昇刑牲祭告與大帥左良玉祖寬楊世恩等漉酒為誓音儀慷慨衆皆踴躍騎德黃陪羅信劉承襄劉南陽劉汝錐首功數千級賊氣稍阻南寇圍滁象昇星馳解之料賊必奔豫設兩伏再克初賊與官軍遇輒自殺婦女老弱以餌我得級足厚賞不窮追此戰賊號哭稱盧捨命云丙子東騎入古北口破昌鎮象昇督楚師

天尺樓鈔

入援暑毒累瘡騎四十日值東騎飽颺去未及戰也廷議復以象昇督宣大自遼瀋失事寧錦稱雄鎮榆關道險故敵不敢犯宣大獨當其衝象昇至鍊精銳立軍令狀豫備戰援督府自認戰兵七千宣鎮五千大同萬晉兵時調靈陝未能成軍興屯鼓鑄設法精密秋獲餘糧四百石象昇解任後道臣賀鼎即以屯鑄被諗逮繫焉三鎮匱餉六十七萬鵠人泣露泥馬嘶風僵仆屬望象昇草疏為上哈二酋求開馬市上為報可稍獲馬利以資匱乏象昇初欲守開平故壘扼遼瀋之吭不果因條議各鎮兵馬畫疆策應北騎

由保蔚州犯金馬則雲扼於前宣襲其後北騎由應
朔渾源犯紫白則晉扼於前雲襲其後北騎由忻代
大原犯龍固則晉兵會寧武鎮兵由間道扼于前而
雲仍襲其後至龍固紫白金馬等口亦如居庸形勢
扼險於內以俟外援北騎大勢盡趨乎晉則督標鎮
旅并力合擊務使北騎進不能深入內地退不能回
犯宣疆邊外岔道迤西有大口趨石匣峪合河口近
地有支徑通蘆溝橋各增兵畫守人有固志焉時樞
臣楊嗣昌新從墨練起與象昇意不協先是高平令
侯弘文監軍入楚激昂有意氣象昇檄募滇兵三千

天尺樓鈔

甫就道而象昇又調邊任繼事者非其經手不為措
餉兵遂譁弘文論繫象昇發憤上言行間用人要在
英畧彼鷗飛鷺步顧惜升斗於緩急何當弘文解縣
綬佩府佐空銜與土司將龍在田散私財募精甲八
千推牛裝餼不愛鬻妻子以啖士一旦置之理使海
內懷竒負義者動色相戒首鼠百端賊何由平邪願
鑄臣官數級以贖弘文而嗣昌勿善也寧督方一藻
怵惕持款議嗣昌陰主之象昇執言講市不講賞許
插不許奴時北騎住營馬肺山遣哨求成正與宣東
西二協相對象昇親屯右衛分節青邊羊房等堡倚

猶生勢北騎見有備引去會詞臣黃道周力陳不可
款者五嗣昌議寢不行五月象昇聞訃奔喪得代去
九月北騎由牆嶺入薊督吳阿衡椒香戒寵侈兼何
孟厨設銀鑪百灶客至百饋咄嗟立辦以豪勇閭倉
猝出師殲焉國人洶洶仍命象昇督諸援師晉大司
馬陞見陳三可憂山陵國脉也通德二倉國儲也腹
地空虛國腑臟也臣枕戈待戰惟中樞勿掣臣肘耳
麻衣戰裕嗣昌益啣之闕寧帥意不欲戰監臣高起
潛朋挺扼象昇宣雲一旅不盈萬兵力遂單北騎挾
二馬或至三馬日行百里不稅由易州走平山為一

天尺樓鈔

道由新城入河間為一道其自涿鹿走定興者號最
衆趙郡多土垣傍為水堅甲櫓為堦十邑九訕敵朝
以乏則夕以墮耳象昇戰慶都斬敵百餘顧默念敵
深入鋒銳我兵自戰其地各內顧易潰須厚集其陣
伺敵饑飽疾力戰可以得志奉 旨切責象昇遂分
兵援平山率衆至保定決戰定撫張其平閉關不設
芻糧從女墻縋餉千金時商賈道斷村民獸駭持金
無可糴買進軍藁城象昇語監軍詞臣楊兵麟曰三
日不食何以遇戎君往恒高戰守計至鉅鹿闕寧諸
軍距舍五十里象昇入荒祠據土几作書檄之使來

合戰不報夜移舍上清源以遁象昇蹴諸軍屯賈莊
陣師當水或請阻水為柵象昇曰吾欲故致之彎弓
馳馬直入敵營口裨將止之象昇揮劍擊其手自辰
至申敵獲百計小將楊進朝挾名酋一人以來是夕
象昇方拜跪馳圍明日北騎數萬縻至象昇力戰死
五年三十九是役也敵衆我寡若闕寧師從外來擊
當決勝鎮帥虎大威楊國柱懦猾戰不力祖寬稱健
鬪有罪繫獄象昇跪出之配以標卒象昇死而諸將
皆潰圍以出無殉者督府之任語餉主客也語將昆
弟也以空名彈壓其間故令不行國家宜行藩鎮之

天尺樓鈔

意使糧芟得自收放將吏得自更置庶緩急足恃然
難言之矣敗聞要人欲誣象昇不死獲屍群譁嗣昌
遣帳下督三人往驗信駁杖裂膚斷筋其二人模稜
有俞姓者原業販貂人呼之俞貂鼠仰首言曰盧公
寔死行間氣英英不腐必為神我沒其節則受鬼誅
寧人誅卒杖斃按臣仍駁驗順德守于頔曰日者守
臣在定州城門外洗泥土抱其屍左頤後胸刀痕深
寸許身中四箭凝血猶漬麻衣上設祭哭軍民兩泣
容誰欺乎事乃雪象昇不死北騎必不敢深入齊即
深入必不敢與守關將吏市出其貨重伺敵饑飽疾

力戰是其志也象昇三賜尚方未曾戮一裨將上命
公卿各荐士一人象昇止荐教職冷曹世以此譏之
然憂讒弭謗其所遇時則然象昇有十驥詠名千里
雪五明驥玉頂赤桃花驄豹花驄紫騮銀青燕色駒
赭白菊花青理楚時親率驍騎五百逐賊入南漳猝
遇大賊戰敗追至沙河濶五六丈策繆奮稍一躍而
過即五明驥也昔周孝侯處投隙與主卒死于氏史
氏言之有餘恫焉盧司馬戰功半天下晉趙楚豫戶
為尸祝為庸臣齟齬以死憑吊先賢寧直古今人無
不相反而已乎事聞贈太子太保賜諡忠烈

天尺樓鈔

石匱書曰本朝無總理官有之自盧忠烈始蓋當時
以流寇猖獗乃以洪承疇為制西北盧象昇為制東
南頗得要領倘能重以事權使二人得究其用則中
原千里亦何遂至陸沉耶無奈邊事張皇臨期更換
方用禦寇而又命巡邊手忙足亂未免失之倉卒矣
用違其才而使兩事皆紊樞部之罪其可贖哉

石匱書卷第十六

流寇死戰諸臣列傳 有總論

岳武穆曰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矣
我思宗烈皇帝反其語曰文官愛錢不怕死武官
怕死又愛錢蓋先帝真見其一朝人物凡為貪官污
吏者刑法場其前死亡偪其後毫不畏懼而利之所
在性命以之此時雖有湯鑊在前彼亦且冰顧之矣
則是文官愛錢不怕死之說也 先帝深知時病切
中膏肓如扁鵲診脉料其必死則亦無物可以救藥
之矣至如武官好錢則更進于是文官攫錢如穿窬

之盜尚畏人知武官攫錢如嚮馬之賊明使人見文
官愛錢尚畏官評武官愛錢直無王法遇賊不戰誰
敢以畏縮罪之見物即取誰敢以貪橫繩之怕死之
言猶是盛世黜陟之爰書不怕死之言反取為脫巾
鼓譟之口實在 先帝時遂有唐通白廣恩左良玉
輩乳虎餓鷹弱肉強食百姓遂有賊過如梳兵過如
篦之語故寧可見賊不願見兵也 弘光登極四鎮
橫行草菅多命史閣部職司彈壓見其暴虐亦敢怒
而不敢言魯藩監國紹興方國安立四十八營兵號
四十八萬蹂躪江東幾成泥醬打糧送劄慘不可言

天尺樓鈔

江上諸營即賢如王武寧張閣部亦不能盡除此習
而鄭遵謙以螳螂怒臂亦思當轍虎踞小鹽拘囚餉
戶城市村落搜括無遺遂使江東父老有時日害喪
之悲武官愛錢之禍一至於此而崇禎時見賊則鳥
獸散弘光時聞北兵渡河四鎮具前途倒戈而錢唐
衣帶水有數騎浴馬江干所謂四十八營及武寧閣
部義興諸藩鎮梯山航海一閱而散靡有孑遺夫人
誰不怕死亦未見怕死若斯之甚也故凡見有賊至
則嬰城以守城破則巷戰以歿如周遇吉朱三樂之
輩生為虎將死為國殤非古今為將之道哉視彼秋

蚊吮血吮嚼可憎舉手一捏非糜則散猶悻悻然號
于世曰吾將軍也清夜思之不直啞然一咲哉
周遇吉字萃字遼東人錦州衛指揮使任山西代州
三關總鎮闖賊至寧武闖遣降將通融約降以三日
為限一日守令迎二日鄉紳迎三日百姓迎男婦悉
出城羅拜不如命者屠之融說司道獻冊納款不奪
其官諸人囁嚅不出一語遇吉唾其面曰咄汝以我
為降將軍耶先斬爾頭以為降賊者榜樣遂砍融頭
開門出戰以大砲擊賊殺傷數千人會火藥盡或言
賊勢重且與款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

天尺樓鈔

即能勝之一軍盡為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
可無恙也於是開門奮擊殺賊又數千人賊懼欲退
或為賊謀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明以十擊一後
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者擊之不數日可盡賊
引兵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闖室自焚揮
短刀力鬪體被流矢如蝟毛力盡見執不絕口磔罵
於市遂屠武寧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
將軍比吾亦安能至此弘光贈少保謚忠武立廟祀之
尤世威榆林人崇禎初年為總兵官闖賊攻榆林發
數萬金招榆林諸宿將兵備副使都任集諸宿將王

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尤惠顯及將士等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立世威為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偽官說三日不聽賊四面環攻城上強弩疊射更發大砲擊之賊屍山積李自成大怒益發賊合圍之諸將力戰殺賊賊死者萬人賊攻益力以衝軍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副使都任闔室自經死世威縱火焚其家百口揮刀突入陣力戰死之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計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闔城婦女俱自盡諸將死事者數百人榆林為天下勁兵處頻年餉絕軍士飢

天尺樓鈔

因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闔城男子婦女無一人屈節孝辱身者自成遂屠榆林髻寸不留

朱三樂西北人為總兵官鎮守宣府闔賊至揚言降者不殺百姓萬餘人向轅門哀告請獻冊投降以救一城生命三樂堅執不肯據城死守一日巡城指紅齋大砲曰汝曹能發一砲我死亦甘心眾不應三樂自起舉火兵民自後掣之三樂憤甚拔佩刀自刎李守鏢龍驤衛指揮使為居庸昌平總兵官闔賊破居庸關守鏢提戈出曰吾不殺盡死賊誓不生還衝入其陣抵死格鬪殺傷數百人為亂賊所殺

馬岱山西人為總兵官守居庸關流寇至柳溝柳溝
天塹百人可守境不設備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迎
降撫臣何謙偽死私遁岱勒馬馳至其家先殺妻子
後殺妾媵策馬至山海關與賊死戰力竭死之
崔文榮山西人為武昌叅將獻賊將犯武昌議撤江
上兵嬰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
唐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
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
榮禦之小有斬獲賊攻武勝門文榮率諸軍拒之多
殺傷次日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躍

天尺樓鈔

馬持矛大呼手刃三賊賊圍住攢予刺之洞腋死
劉忠嗣後衛人指揮同知英勇有志略聞寇氛即留
心城守及賊至城下力不能支忠嗣先令妻女自縊
仍登陴抗賊及破明教將謝嘉福執之索印於其宅
忠嗣怒叱奪其刀手刃兩賊被衆縛去遂肢解之
賀讚保定衛人京營副總兵生平以義俠聞父總兵
虎臣征西被圍讚率壯士五十騎出入圍中敵莫敢
攖泄京營常以忠義勵士卒寇入居庸六大營皆安
列城外望風投順讚獨率所部迎擊於高梁橋賊奮
勇亂射讚與馬俱死河之上流

丁啟宗紫荊叅將賊檄到之日到處開門迎降行牌
紫荊取印啟宗憤然批其牌曰我只有平寇印一顆
再無別印遂迎戰於檜鴉驛力盡被縛至死不屈衣
盡裂墜其體曰我丁啟宗也

劉國能初名闞塌天與李自成同為賊事母至孝母
以其為賊不樂國能請自拔歸明乃詣豫撫常道立
投誠道立招撫之從左良玉殺賊招降射塌天李萬
慶等賊四千餘人屢有戰功楊嗣昌命國能守葉縣
闞賊破葉國能自刎死其妻先死其子方八歲闞賊
入城抱置膝上欲收養之不從自解所佩小刀亦刎死

天尺樓鈔

王國昌陝西涇陽諸生少談兵每下榻讀書輒以器
盛兩米糲身傍以兩手礮插之令肌理堅健習礮為
文得意時或起舞或一弄梨憤則狂叫躍起七八尺
同學者若與為隣時流寇老狃狃初起道梗嘗護巡
撫李喬子歸應天遇賊輒敗之稱相公兵云蓋國昌
行兵威氣行陣每不裹甲而弟祚昌沉細嘗佐國昌
出止其輕戰故所向無失久之賊大隊踵至國昌輕
畏疾起提五百步兵出諸壁不敢進國昌獨馳深入
祚昌促及遙呼莫進進必遇伏國昌不聽追二十餘
里果遇伏祚昌奮殺賊百餘人阻澤被圍賊益至兄

弟突圍出祚昌殿當追而國昌身不被甲竟受一矢
洞脇不起道路嗟嘆曰此儒生死玉事者也
石匱書曰余讀離騷山鬼國殤與雲中君河伯洛神
同列九歌彼誠見豪人烈士戰死沙場無定河邊之
骨真與草木同香而古戰場之血化為馬磷其光燄
尚在也自闖獻跳梁戎寇大燾開門迎賊者不知凡
幾而世有闔室自焚挺戈戰死如周遇吉尤世威諸
君子者又皆一二不讀書不識字之人為之則天下
人亦何貴乎讀書識字也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十七

朱之馮衛景瑗蔡懋德列傳

朱之馮順天大興藉南直徐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初
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降江西布政司理問歷陞刑部
郎中出僉事江西轉山東副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督理軍務甲申三月初一日昌平兵
變都城戒嚴之馮遺書兵部金鉉矢以死殉且以弟
與子見託李賊至榆林屠戮最慘巡撫馮思孔被殺
山西巡撫蔡懋德殉城初二日至宣府宣府叛將白
廣恩賂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驄郊迎

三十里軍民聚謀藉藉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民納款之馮單騎巡城見大砲曰汝曾試發之可殺賊數百雖殺我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不得已自起燃火兵民從後掣其手之馮乃奪士卒刀欲自刎而門開賊入矣蓋李賊有令以兵迎者必屠故所至無敢舉一虛礮云之馮被擒罵賊見磔時居庸巡撫何謙城陷亦自殺弘光中贈之馮右都御史謚忠壯

衛景瑗陝西韓城人天啟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執法不阿考授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銓臣曾

天尺樓鈔

楚卿救工曹靖科元朝論稱之巡按真定丁父艱服闋補河南道御史巡太倉嚴革陋規時樞臣楊嗣昌議加勦餉景瑗上疏言不可弗聽給事中傅朝佑李汝燦疏劾首輔溫體仁上怒下二人詔獄景瑗為訟寬會召對極言二臣從國家起見願皇上赦出以作敢言之氣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歷尚寶丞大理丞少卿壬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裁缺丁鑄火器戢豪宗聲績甚著甲申二月賊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寧武鎮臣周遇吉告急瑗趣大同鎮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寧武陷遇

吉死之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瓌以城降執景瑗去見
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
殺景瑗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景瑗
自經於海會寺剋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
咸正為之誌曰綱目書劉公綬自經于金軍以為金
不能以威屈綬而綬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
方陽慕公不殺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堅決從容自
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
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之
何矣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毅

天尺樓鈔

蔡懋德蘇州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任杭州推官秩
滿內召授儀曹郎出為江西督學已備兵嘉湖策海
寇劉香據溫失利必折入海豫遣偏裨邀擊香果以
三巨艦指鹽塔山見兵盛而退巨寇屠阿丑流毒四
省以計擒之其分守湖南值湖賊竄發用計先後擒
賊渠齊天王等四省會勦懋德督率狼兵洗高紫兩
源之寇凡九奏捷音三年拮据八城晏然 烈皇帝
知其才召對稱肯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時叛寇警
報疊至悉力防禦壬午冬方扼守河上忽北師入口
即整旅勤王旋奉命扼防龍固至癸未夏方撤防回

省及秋而闖賊臨河矣拜疏南馳駐防蒲澤會督師
孫傳庭以數十萬衆敗于潼關三秦瓦解長河二千
五百里之防山西獨當之懋德南北策應大慶風陵
兩挫賊鋒大將高傑領兵入晉所在劫掠懋德諭以
大義約士卒以軍法幸免譁叛至冬保德州告急馳
歸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平陽遂陷本欲自將往
援為宗紳士民所厄留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
勸懋德因此解任或移鎮候代懋德不可遂誓衆死
守賊馬步號五十萬懋德登陴禦賊殺傷甚衆裨將
朱孔訓牛勇戰死已而城東南角樓砲裂焚毀風霾

天尺樓鈔

陡作對面莫辨懋德知事不可為草遺疏藏衣幅間
守門將張雄為賊內應賊遂入城遂出遺疏授贊畫
知縣賈士璋引佩刀欲自刎為衆所奪中軍應時盛
扶掖上馬欲衛之出城懋德躍下馬曰吾封疆之臣
應死封疆汝輩自去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
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未絕解鍔甲覆其身候氣絕
亦自殺大武將吏與同死者方伯朱忠等四十六人
太原破後四十日而京師陷懋德平生學道以品望
重于時然在封疆屢立戰功晉陽之不守蓋天不祚
明非人力之所能為也世之論者謂學道儒生必不

閑軍旅豈通論哉先是有隨州知州王燾亦崑山人
萬曆戊午舉人賊首八大王合衆數萬圍隨州燾親
冒矢石頗有斬獲後賊衆益增闕廂守將王必用先
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自縊死事在崇禎戊寅二月時
朝廷咎其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弘光時謚愍德忠
襄隨州亦得謚忠愍賜祠額曰獲忠祀于鄉

石匱書曰闖賊自盟津渡河長驅直入真有前途倒
戈之勢使無二三忠烈點綴其間亦不成其為世界
矣自京師一破而天津以南絕不聞封疆之臣有死
封疆者則是三中丞之河嶽日星聚於半壁烈帝

天尺樓鈔

有靈亦稍為吐氣矣

石匱書卷第十八

曹文詔賀人龍列傳

曹文詔陝西人崇禎初為山西副總兵四年正月叛賊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文詔擊却之三月敗賊於栗園四月敗賊於河西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六月又敗賊於陽城獲王嘉胤斬之其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甲錐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為三十六營七月總督楊鶴以玩愒下獄曹文詔

等諸將擊賊連敗之奔東北是役也合督府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十月賊黨黑煞神過天星蝎子塊紫金梁等數十部據中都洪承疇發官軍攻圍兩月不下詔與延綏巡撫張福臻至遂克之五年賊寇寧塞洪總督從廊州間道疾至慶陽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於西澳夾擊之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以西澳之捷為流寇用兵以來戰功第一賊既敗承疇與文詔先後盪平而鐵角城乃邊盜藪却臨廢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

天尺樓鈔

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命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而西人自此得稍息矣六年五月進曹文詔正總兵加都督同知是月連敗賊於忻代間斬首千五級二月又敗賊於榆社時文詔屢捷張應昌逗留不進紫金梁老回回等從榆社北奔四月文詔又敗山西賊於陽城斬千餘級五月夜襲賊於徧店賊亡走墮山谷者無算繇邯鄲南走八年三月洪承疇次汝寧慮鳳陽賊再入江北令文詔邀之應隨間賊不敢渡四月承疇率諸將自汝入秦檄文詔以師會承疇次靈寶文詔

自南陽至以商維為賊藪令文詔出闕鄉直搗商維
自馳興安防其犇軼五月文詔夜至五峪賊伏險以
誘文詔擊敗之賊逃終南山文詔追之至娑羅寨寇
大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闕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
官軍聞之奪氛文詔在鎮原殺賊與平涼兵脩徐如
翰同事曾道其勇敢善戰世所罕有一日賊據平涼
山谷數萬餘人人莫敢近文詔提兵從城外過如翰
於城譙設酒款文詔曰賊徧山谷意在平涼將軍可
坐視不救乎文詔掀髯暢飲盡酒一斗許酌一卮於
席末曰我殺賊歸飲此酒當未寒乃上馬呼麾下士

天尺樓鈔

直衝而上但聞頌女兒拜號泣聲震山谷血光射天
烈日慘澹賊皆奔潰追逐三十里而返到城譙下馬
浴血而立乃解甲取水盥滌坐席復飲卮中酒果未
寒也如翰言其雄快雖古之名將未必遂能過之
賀人龍米脂人崇禎二年延安盜起人龍以諸生效
用佐督撫討賊題授守備四年延綏巡撫洪承疇命
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八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七年
陝賊陷隴州人龍赴援大敗之賊先鋒高傑降於人
龍人龍委以腹心所向必克八年陞副總兵十三年
獻賊入蜀川撫卽提春檄人龍至夔州人龍所統陝

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
復春為請於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嗣昌許之為請於
朝議奪左良玉平賊將軍印以予人龍而良玉適有
瑪瑙山之捷為難處動遂寢其事人龍鞅望益跋扈
不用命多縱軍士淫掠所至州縣苦之賊自夔州山
後抄掠樵人龍以奇兵攻尖山寨斬首七百餘生擒
自來虎等七千人奪甲仗馬騾亡算賊犯夔州人龍
赴援賊聞四走人龍追至七箐攻破其殿後兵直搗
中堅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次日又襲之於山谷賊
驚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賊渠掠山虎等十六人賊

天尺樓鈔

之精銳俱盡人龍身經百戰士馬精強叛將劇賊多
歸之人龍推誠以待盡得其死力雖詔建叛人亦匿
之勿與陝督傳宗龍汝寧之敗以人龍不救徑走陳
州益疑人龍陰與賊通乃密勅總督孫傳庭圖人龍
傳庭至陝檄召諸將於西安議軍事人龍以兵來會
傳庭大集諸將縛人龍坐之旗下而數之曰爾奉命
入川討賊開縣謀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
爾之絲爾為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
一死不足塞責也因命斬之諸將莫不動色人龍死
軍中大譁傳庭委曲諭旨以人龍却將高傑陳勇為

總兵領中軍高汝利為副總兵簡三邊勁騎二萬餘分為二十隊悉授人龍大校李本深等為叅將以領之衆心乃安遂振旅出關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

石價書曰自流寇跳梁以來一時稱善戰者有三將軍焉左將軍良玉曹將軍文詔賀將軍人龍其勇氣則同而三人皆有大疵良玉以跋扈而失之縱文詔以發保而失之輕人龍以跳盪而失之躁故以是成功亦以是受禍古之大將難得全才吾於三將軍蓋信之矣

天尺樓鈔

石價書卷第十九

陸夢龍列傳

陸夢龍字君啟號景鄴浙江會稽人母馮氏夢篝燈化為龍因以命名萬曆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淮撫李三才以盜用皇木反戍七高夢龍改商戍戍其奴三才強辯出兩䟽析之為天下傳誦挺擊事起少司寇張問達造司問處法夢龍曰斬張差斃寺人法止矣少司寇竟以此結案川貴總督以夢龍才請監黔師轉偏沅道抵貴陽督撫委點軍黔兵積弊投報覈則彼此雇以應十不二三稍急即譟夢龍張榜三日

不至則痛決其長一日至者七軍號三千夢龍令各為聚魚貫集貢院往見督府還公案坐大門先第一隊禁闌入者按名對冊驗疤痕手指羅紋時呼隊伍自相辨識點入貢院各兵待已覈者出則更番應之貢院閉不得出第七隊高拱北兵號四百五十止十四人再覈之寔止五人遂斬拱北徧各營清冒可萬人復委轉餉夢龍至清平晝夜立甚雨中轉輸得三萬石清其盜匿及乾沒者千五百金還伍督府稱其能賊犯普定巡方檄監軍議事夢龍止携書紀管夫十人往巡方見即命渡河覘賊以總戎黃越兵三千

天尺樓鈔

與俱曉發露大作不辨人馬詢者云滿路俱賊夢龍登蔣義寨小山四視顧將佐曰日旋高露旋薄使賊見我虛實則我危矣命士下擊賊黃越兵無應者夢龍大言不下山擊賊賊驄而上立盡矣乃麾部將王偉主簿吳家相率即正國等八人再呼黃越帳下兒郭千劬林汝弘二人共擊賊賊望山上十騎馳下即歛入岩且將奔而後騎無至者夢龍與僕二人脅一人大喊馳而下命將士勦喊噤不能出聲家相望見呼曰賊如綿羊易殺耳顧數騎不足願益濟師夢龍復登山下馬砍士使前連砍四五人始拔寨起賊

乃大潰以首功獻者無筭嗣是威名日著丙寅三山苗叛思州告急夢龍即率中軍吳家相及部下壯士二十九人連騎抵思州見太守胡柝問曰聞君設獅子哨於苗中果否太守曰有之曰此去哨幾里曰四十里哨去賊巢幾里曰二十里監軍曰毋駐策馬即往四鼓至哨哨長向騰龍迎至語曰吾將搗巢騰龍大驚曰二百年來兩集黔楚兵且數萬俱持久糧盡罷去令寥寥數人何言搗巢監軍曰吾意決若但司導騰龍且泣且止曰某不敢擔監軍曰吾豈望若擔耶叱將士及哨兵上咸失色監軍手令旗授家相

天尺樓鈔

曰將士有不進者自後砍之乃請飯而行監軍曰破賊會食諸將士錯愕曰將主孟浪中軍亦孟浪吾屬無噍類矣監軍攀鞍上馬即行過賈角山山下臨險峻石則叢篁亞生左途徑尺而陂浮若劫灰馬陷繼以步援而上人皆牛喘荆棘叢篁衣靴綻裂渡兩谿溺一人更進又有谿亘之臨崖難下吳家相請監軍止此而家相率兵入監軍曰汝入豈復有從汝者乎跣足涉谿遂上嶺家相見賊甚衆勢不敵乃趨入巢奪其鼓亂搗曰陸監軍大兵至矣賊驚不及持刀弩亂奔家相舉火盡燒其巢而出報功督府以二十九

人各上奉旨紀錄丁卯入粵闡諸司糾監軍建魏璫祠夢龍曰鑿吾名不與巡方強之遂于十五日明遠樓飲罷佯中風行庚午丁內艱服闋起充東道署東平篆以奇兵襲破東平巨盜手及渠魁陳善等數千賊奔曹濮兗西悉平東平城圯夢龍議築父老曰當先築堤夢龍曰堤亦築城亦築父老竊笑之曰何從得費夢龍率役百人身先版築無木伐河柳無石取和尚林之壘為鍵堤完城築東人稱神亡何調陝西固原道與督師洪承疇為同舍郎頗倚重流賊自豫入秦甲戌五月犯固原六月犯秦州七月入靜寧州

天尺樓鈔

夢龍督師堵截具棄城遁去至八月犯綏德非夢龍所轄地聞報大怒曰毛賊敢跳梁若此引兵疾馳得偵報賊營老虎潭僅千人夢龍檄別將賀奇勛石崇德為犄角而身率三百人疾窺老虎潭而賊已三四萬矣夢龍欲趨高稍自固得所檄兵而賊伏發矢擊交下有卒大呼且走夢龍立斬之倉卒命發炮炮炸自擊賊亦乘勢蝟集圍數匝賀石兩將破圍入背戰死夢龍大呼馳驟賊圍手曰及數賊遂遇害比崇禎七年八月朔也越三日得遺蜕于戰場面中刀一髮際中刀四頸中矢一右臂中矢二鏃俱入骨兩洗血

淨面貌如生，嚙齒穿銀，猶有怒色。洪督師以夢龍越境輕敵，不肯叙題，相持久之，疏入御，批陸夢龍越境殺賊，志烈可嘉，依部覆，贈太僕寺卿，予廕，給祭葬。石匱書曰：陸太僕居平，頗自負，好談兵，未免傷於果敢。蓋其性則有然也。曾見其於萬曆戊午後，凡死難者，俱作一小傳，中有駁語曰：某言拒敵死，驗其傷皆肩背，則是逃也，非拒也。及觀太僕受創，皆在頭面，則是於生死之際，尚不肯少食其言。太僕之果敢，其英靈亦可畏也哉。

卷二十一卷二十九

卷三十一卷三十一
湖

石匱書卷第二十

甲申死難列傳 有總論

夫生死之於人亦大矣而老子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則是於死之外更有甚於死者故同一死也而人復於死之中生分別焉列等第焉曰若人也於死而無媿色若人也於死而有媿色猶之烈婦人以身殉節憫然曰余拚一死淫婦人以身殉淫亦憫然曰余拚一死死則無異其所以處死者則有異也吾思宗烈皇帝以死殉社稷者也千古帝王之死至烈皇帝而真無媿也烈皇帝之臣之死以死殉

烈皇帝者也千古臣子之死至烈皇帝臣子之死亦應無愧色而今試論之其真無愧色者能有幾人烈皇帝之世有君無臣凡所以求賢者不一途用人者不一格然終烈皇帝之世訖無一人焉起而應之為爵祿者死護爵祿為利名者死護利名為門戶者死護門戶後之殉難諸君子雖不為爵祿利名門戶而死然其所以不得死者亦仍為爵祿利名門戶也推此一念雖名為君父死而此中真有不可以對君父者矣救火者死於火搶火者亦死於火二者同死於火不可謂搶火之死與救火之死同其

天尺樓鈔

一死也吾觀死事諸君子之材略皆有大智慧大經濟大學問使其當閭賊未入都之前同心戮力如拯溺救焚則吾高皇帝二百八十二年金甌無缺之天下豈遂敗壞至此而無奈居官者一當職守便如燕人之視越徧地烽烟皆謂不干已事及至火燎其室玉石俱焚撲燈之蛾與處堂之燕皆成灰燼則烈皇帝殉難諸臣以區區一死遂可以塞責乎哉昔宋司馬之印之死春秋以不死其官故書其官而不書其名以將相大臣事權在握安危倚之乃臨事一無所恃而徒以鼠首為殉者君子弗取也語曰起死

者與生者言而使生者不媿其語則死亦可以無恨
夫諸君子皆見 烈皇帝而不能不媿其言者也皆
死而不可以見 烈皇帝者也

范景文號質公河間吳橋人萬曆癸丑進士除東昌
府推官以清望擢吏部郎天啟間北人附逆奄專政
即家起景文掌文選事景文嘆曰彼欲礪劍血人而
以我為鏃鉚乎未浹月即移疾求去天下高之奄黨
敗起太常少卿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蒞事踰月即
提兵入衛四方勤王之兵先抵城下者以中州為首
陞兵部侍郎鎮昌平進南京叅贊尚書時賊在英廬

天尺樓鈔

留都岌岌景文定營制治樓船鍊火器屹然保障賊
卒不敢渡江會武陵奪情國論騰沸景文自南率九
卿論劾 先帝震怒除名為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為
工部尚書癸未奉命祀十二陵甲申拜東閣大學士
時賊勢孔亟景文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歎曰身為
大臣不能仗劍為天子擊賊雖死猶負國十八日召
對時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十九日城
陷詣朝房拒門自經閣吏抱持解之入僧舍草遺疏
賦絕命詩時傳車駕出城故詩中有翠華迷草露淮
水漲烟漸之句遂拜闕號哭赴演象所投井死景文

不聞鼎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倘以扈駕為名尚可以無死而景文決然一死不復狐疑蓋繇其素志已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行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矣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竊附而為之也弘光詔贈太傅謚文貞

劉理順號湛陸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曆丙午舉於鄉累試春官不第至崇禎甲戌十上公車行年五十三歲始成進士應殿試外傳策問題諸進士皆宿構入

天尺樓鈔

對理順獨無所聞詳覽制詔內有一事條對甚悉其一事上所增入者也上見大喜擢第一授脩撰理順為人端方直言動皆可為法館師賀逢聖深器重之同館諸門人尊為一賢一聖甲申官至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讀三月十九日聞召蕭衣冠入平旦門未啟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闖賊入城相顧愕然俄傳上崩理順撫膺慟曰理順荷上特簡生不能出一竒珍亂致逆寇披猖國家淪喪臣之罪也請先死還寓大書於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乃攜其妻妾及其子孝廉某併

婢僕等共十二人闔門縊死賊至其宅曰此吾鄉祀縣劉狀元居鄉極好吾輩奉李將軍令來護衛劉公何遽死也數百人皆下拜涕泣而去京師人傳臣死君妻死天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為最贈詹事府正詹事謚文正

成德號玄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岢陽知縣德為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德兗州守嘗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德與之力爭守亦恨德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德得旨逮問復抗疏力詆烏程廷杖者三下獄

天尺樓鈔

坐賊謫戍而德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窟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賊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父死於是德之妹及妾蕭氏童氏皆縊死後十日德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妻劉氏終以追賊過死於家在戍籍七年赦還補如臬知縣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見年來封疆多變人皆隱忍苟活憤發於中有養節義明廉耻一疏謂宋臣張栻言伏節死義之士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在朝廷之上有以養之而已又曰今者廉耻道喪由於賞罰

不明死賊者褒揚不亟則媚賊者服狗彘之夜冠而恬不愧也言甚激切上為之動容聞賊犯闕德志在必死貽書宮諭馬世奇曰老母舍妹俱在此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無以自明故復以此相商也及聞先帝晏駕往東華門茶棚下號慟觸階幾死歸寓自盡母張氏及一妹一妾皆縊死夫臣子之於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德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德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

天尺樓鈔

哉豈非天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南京贈大理寺卿謚文毅母張氏贈淑人

汪偉號長源徽州休寧人其先徙應天為江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慈谿知縣為政無赫赫名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烈皇帝念國家多難當預儲收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為異日揆席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八翰林偉以異等授翰林院簡討尋充東宮講官記注起居偉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益感激思報稱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東兵直入長驅淮上而逆闖勢益熾則

上江防疏首言布置之法宜於沿江要害如武昌九江太平采石以至江北浦口或駐節建牙或聲援策應絡繹聯合期於無隙可乘而操臣與南樞臣軍中事宜緩急相應又宜借鹽課截漕艘改浙江廣浙直各處物料本色以濟軍需皆一時石畫疏上天子為動容癸未同考禮闈甲申春逆賊犯闕謂其繼妻耿氏曰吾死決矣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還寓耿氏先自縊死偉從容作書與其長子觀生具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自縊書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為一

天尺樓鈔

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為致聲天下事有可為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時觀生己中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死年二十三以晉生託其弟耿元吉匿之長班家後得歸弘光朝贈詹事府詹事諡文烈耿氏贈恭人

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偉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三人又皆以偉門人死節

李邦華字懋明吉安吉水人萬曆甲辰進士令涇縣有能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聲望尤著時門戶之隙已萌群小爭攻東林諸正人邦華為鄒南臯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丁巳例遷山東參議病免久之天啟中起廢籍為光祿少卿未任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尋入為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逆璫用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盡之作天鑿同志點

天尺樓鈔

將等錄天鑿錄邦華名居前樞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邦華為內主璫懼其矯旨勒孫還鎮倪文煥遂疏論邦華削籍謫戍嶺南崇禎改元起原官尋陞本部尚書己巳之警日夕練京營兵焦勞備至然竟以是免己卯起南兵部尚書憂去壬午起原官掌都察院事癸未東兵大入且飲馬長淮大帥左良玉擁重兵有跋扈之形東高震動邦華多方設處以數十萬餉資之遂得帖然是歲獻賊破武昌駸駸及江右邦華於是育保東南裕安攘既謂長江衣帶非僅僅守九江守

安慶可恃無恐也為今日計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
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往來策應責
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臣熊開元
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端方元老不堪
任特簡邦華代之凡大事大獄悉諮之不時入奏禁
廷天語高確多祕莫聞既賊氛熾闕陝山西相繼淪
陷甲申春遂稱兵犯闕邦華知勢危急與勳臣李國
禎各有揭請太子而遷固根本以科臣光時亨蔡馭
不果行及城陷 帝崩邦華聞拜文丞相祠復返寓
閉門書版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

天尺樓鈔

他遂自縊死南京贈兵部尚書謚忠文

馬世奇字君常嘗州無錫人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修累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掌司經局印嘗奉使山東湖廣江西諸藩魏遺一無
所受典江西試分校禮闈所拔多知名士甲申逆闖
橫行中原召對世奇奏言向因楊嗣昌宋一鶴左良
玉等兵所在劫掠百姓怨恨賊反借勦兵安民為辭
愚氓被惑遂望風叛降今當以收拾人心為本勅督
撫鎮將約束部伍為急不然勢將不可救又言泗陵
顯陵被寇諸藩慘禍不一凡為臣子皆有不共戴天

之義而猶泄泄蹻蹻依違兩可寧使敗壞封疆不肯
破除門戶國家之事豈容再誤乎賊犯闕知勢不可
為與駕部郎成德相約以死及城不守世奇曰此我
卒命時也家人泣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辱
太夫人同朝或過郊中語世奇聞上南幸死不如扈
從世奇曰吾意決矣且主上安得南必死社稷謂二
妾朱氏李氏曰吾死分也汝等奈何二妾皆自縊死
乃望闕拜慟以司經局印授其僕曰皇上果得出持
此赴行在又遥拜太夫人遂端坐自經而死世奇至
都嘗夢中吟文信國詩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鵲

天尺樓鈔

帶血歸世奇殉國之志素定故兆先見於夢云南京
贈禮部左侍郎謚文忠朱氏李氏皆特贈孀人
孟兆祥山西澤州人家河間之交河天啟壬戌進士
授大理寺評事陞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
選主事驗封考功員外郎晉郎中給假回籍起考功
即兆祥峻節自樹中官某者有闕說拒不從遂以事
降行人司副尋陞光祿寺丞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
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甲申陞
刑部右侍郎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子章明往
哭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夫人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

往從大人夫人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
夫人然夫人死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門外止留
一小婢在側夫人自縊章明扶掖之夫人咽嚙章明
不顧取筆寫二詩復大書壁上曰有悔吾夫婦屍吾
必為厲鬼殺之夫人氣絕昇一扉置夫人加以緋服
又昇一扇置夫人左亦服緋自縊囑小婢曰吾死亦
置扉上弘光時兆祥贈刑部尚書謚忠貞章明贈侍
御史謚節愍

金鉉號在六北京留守衛籍常州武進人年十八舉
天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授揚州府

天尺樓鈔

學教授日進諸生講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
人比之胡安定陞國子博士庶午遷工部主事時上
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彞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糧
特建公署鉉慮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防疏請罷之
不報未幾彞憲徵兩部司屬謁見如部堂體鉉又疏
彞憲妄自尊大以皇上典簡之臣子而屈抑刑餘
之下臣妾質 聖朝不敢匍匐中貴之庭致干交結
之條有旨切責差拙分杭州南關權征有法遠人德
之尋移疾歸鉉自此絕意仕進杜門却掃深究性理
之學益自刻勵與劉中允理順陳儀部龍正友善儀

部稱其學行古人所難甲申三月賊攻城急鉉跪母
章太夫人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駕城破義在必
死得一避地可以藏母幸速去太夫人曰余受國恩
我獨不受國恩耶事急廉下井是吾死所鉉慟哭即
辭太夫人往驗火藥局十九日歸至御河橋聞賊入
城鉉望寫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拯救鉉嚙其臂得
脫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俛首入泥溇死之家人報至
章太夫人遂投井死鉉妻王氏隨太夫人死其弟茂
才綜哭曰我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不敢死也
遂棺殮其母既葬三日復投井死之弘光贈鉉太僕

天尺樓鈔

寺少卿謚忠節

王章號芳洲常州武進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諸暨知
縣有神君之頌會節令缺鄞境多盜賊臺使者以章
才調往諸暨民奔走號呼惟恐失之鄞人來迎者諸
暨人爭逐之久乃得赴新任諸暨人肖像祠之及
治鄞鄞人德章亦如諸暨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陝
西道御史巡按甘肅甘肅邊徼重地章繇嘉峪抵天
山單騎躬行撫賞番人畏威懷德巡未竣而封事數
十上多闕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糾甘撫剝
民侵餉罪藩差擾驛陷良皆侃侃無所避庚辰憂歸

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張甚章陳保江南策都御
史李邦華謂章具文武才題授巡視京營及真定等
郡破京師震驚調營兵五萬軍城外襄城伯率之而
章督在城兵為守禦計三月賊薄城各官分門坐守
章巡察防禦晝夜不息賊攻廣寧門俗稱彰義門章急督
戰城破遂入守阜成門俗稱平則門親冒矢石連發二砲
傷賊甚衆城陷與同事科臣光時亨並走城上遇賊
奄至連呼下馬下馬時亨即下馬章張目叱之賊禦
中股墜馬被執有降賊為偽官者謂章曰若降即大
用乃仰天大慟罵曰汝無父無君何面目見我更說

天尺樓鈔

我降左右持刀傷其膝欲令章屈章坐地大罵遂遇
害弘光朝贈大理寺卿謚忠烈廕一子錦衣世官而
光時亨卒以降賊棄市章次子之斌字瞻卿入闕為
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喪許之因寓義烏浙東陷被
擒不屈以死章父子死皆烈烈在人見聞蓋常州言
父子死節者稱王氏鎮江言父子死節者稱睦氏
凌義渠浙江烏程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大理寺卿賊
徧都盡焚其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隱諸書服緋正笏
望闕拜復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盡忠即所以盡
孝能死底不辱父等語寓中繩械都為僕人藏過乃

取短練數尺命二僕勒之僕泣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不蚤完其節為繫之窓櫺義渠奮身絕吭而死贈刑部尚書謚忠清

施邦曜號四明紹興餘姚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陞國子監博士工部營繕司主事甲子典雲南試陞員外郎管通惠河道陞屯田司郎中丁卯出為漳州知府陞本省布政司叅政四川按察司使戊寅擢南光祿寺少卿轉北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邦曜見人心瓦解盜賊所至非降則逃所以然者繇官吏腹削早失民心以致臨

天尺樓鈔

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史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有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遂即拏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拏問一人即有一二叅劾需之復命近即有不時叅劾之旨不過取一二卑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於呼吸安得為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而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竦民生漸蘇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賦罰不取土儀

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賊之
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曰得一良策吏勝得
一良將去一貪吏却是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
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逆賊犯京事急邦
懼即以死自誓及賊入子室中從容自縊書曰慙無
半策匡時難唯有孤身報國恩時先帝升遐九列
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
節二十有一人之中而紹興乃居其三

吳麟徵號磊齋嘉興海鹽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建昌
府推官丁艱起補興化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

天尺樓鈔

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以建言下獄麟徵上疏力救
庚辰大計與掌河南道祁彪佳矢志澄清略不假借
時論快之故事掌吏垣者計事竣即擢奉常麟徵以
失執政意久不調至甲申三月始陞太常寺少卿時
寇警且迫麟徵以十二日受事十五日奉命守西直
門十七日寇至城下西直當賊衝攻甚急厲氣登陴
指麾守禦矢集如蝟敵落案前麟徵神色不變是夜
天微雨親督士卒以上石塞城門宦寺馳騁城頭欲
擅啟門中樞密遣卒出城峻拒不許十八日以重賞
購健兒縋城殺賊百餘人已而賊大至十九日賊從

德勝門入麟徵拒戶自經為家人所解扶掖歸賊已
搃其邸曰入道左三元祠時傳天子一蒙塵有勸公
扈從南下者不應同官來招之降賊怒揮之戶外逆
自經家人又救醒泣而請曰明日待祝孝廉至可一
訣張目許之祝孝廉者名淵同鄉人以保奏劉宗周
被逮留京師淵晨至麟徵與訣曰我登第時夢有隱
士劉宗周題文信公零丁洋詩二語于壁曰山河破
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為
相對泣下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年宗社
一旦而失身唇諫垣無所匡救法應褫服殮時用角

天尺樓鈔

中青衫覆以單衾藉以布席足矣茫茫泉路咽咽寸
心所以瞑予目者久不在乎此也罪臣吳麟徵絕筆
書畢投繯死之淵為視含殮乃去

陳良謨浙江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雲南大理府
推官舉卓異入為四川道監察御史甲申三月聞變
作繯梁上欲自盡書其几曰為子為臣不能兩盡慷
慨從容同歸一死有妾時氏懷娠三月而良謨年踰
五十無子名妾謂曰吾無子汝幸有娠倘生男以延
陳氏血食時氏曰主人死以絕君念遂投入其繯良
謨另作一繯與之同盡良謨父沒官雲南貧不能歸

櫬亡戍謁選求大理府推官始得歸人稱其孝弘光時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

許直號若魯南直如舉人崇禎甲戌進士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城陷長班從報名直曰俟吾死汝往報名時傳先帝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勸曰天子南還公等直扈蹕偕行兵圍光復奈何以有用之軀輕一鴻毛擲耶直唯唯既而出門一望曰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北比聞煤山信號慟欲絕羊君輔從傍慰解諸僕環跪而哭動以親老子幼直曰有兄在戎無憂也是夜寢羊君輔於別室呼僕授家書報其封公

天尺樓鈔

遂更服官帶拜君父畢作詩六章有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徒數報主心丹心未雪生前恨青史空留身後名之句命僕取繩繫之僕股栗不能舉手直斥之出遂自經比死一手持練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弘光時贈太僕寺卿謚忠節

王家彥號尊五興化莆田人天啟壬戌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以卓異擢刑科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在諫垣十年強擊無所避權貴斂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劫掠同安鎮幾擾省會家彥於是有關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於

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濶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識者以為至論又見群盜蠢起皆因民因而吏不恤上疏力言之以為今日之吏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良不肖者以東濕濟其饕餮賢者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布由是民窮無聊起為盜賊一夫倡亂千百成群宜少寬文網令有司加意撫綏以遏亂源其他所陳皆闕切利弊裨補軍國為救時之要策庚辰陞大理寺丞歷少卿太僕寺卿戶部侍郎癸未轉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時戎事

天尺樓鈔

廢弛國勢日蹙家彥竭力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犯闕家彥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為內應城遂破賊得家彥欲降之家彥不屈賊忿甚提刀段斬之或云城陷有諷其亡者家彥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耳言畢自刎死南京贈太子少保謚忠端

吳甘來號葦菴江西新昌人崇禎戊辰進士授中書舍人壬申擢刑科給事中歷兵科左至戶科都給事中甘來在諫垣十餘年知無不言彈劾不避權貴甲

申三月十七日賊薄城急兄禮部員外吳泰來至寓
執甘來手泣曰時勢至此奈何甘來曰有死無二義
也十九日城陷傳聞聖駕南出甘來曰上明且決
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不得入返寓家人進飲食却
之有勸甘來潛遁者甘來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
苟全求活耶遂作書以後事囑其兄弟子侄簡几上
有疏草在曰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臣家僕奔至
相與慟哭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
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 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靖
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真人於白水起斟尋於有

天尺樓鈔

仍庶幾庭闈無子而有子廟堂無臣而有臣矣遂冠
帶北向拜者五南向拜者四賦絕命詩一首引佩帶
自縊南京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周鳳翔浙江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歷官
左春坊左諭德靜默寧澹與范質公徐九一相友善
甲申三月都城陷鳳翔謂吳給事甘來曰臣子義在
必死然必得一視大行梓官縞素慟哭乃無憾甘來
然之二十一日赴東華門茶棚下舉哀欲絕即投金
水橋下水淺不死復匍匐至寓作書辭父母曰國君
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父母生我育我教我

以有今日男幸不虧辱此身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
固極之恩無以為報矢之來生北向拜君復南向拜
父母自縊死之留詩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
哭忠魂之句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節

陳純德號澹，玄永州零陵人。崇禎庚辰進士。是年二
甲進士俱蒙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職。純德以
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順天學校，方抵任
以道遵化警不能前，回京賊入京。純德自縊死之。其
同以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
十五人而死者，惟純德一人。南京贈純德太僕寺少

天尺樓鈔

御謚恭愍

申佳胤，廣平永年人。崇禎辛未進士，除儀封知縣。儀
封小邑，民謹朴，易治。佳胤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
河界邑中，多劇盜，乃修保甲之令，又廣置耳目，設贈
募盜，皆奔它邑。縣有大家張甲，為姦猾把持，一切訟
獄事，前後數令莫敢問。佳胤至，立案之罪，至死境內
震懾。霖雨河決，佳胤親負薪實土塞之，滿三載。舉治
劇徒，祀祀壤大而俗侈，好浮偽，慢上多豪貴，人居閭
請託，佳胤清嚴自持，士大夫家居，僮隸數千，指縱橫
自如。囊橐奸宄，或入民舍，取器物，傷織，弱嚴收首惡。

數人立誅之而其時盜大起有掃地王者率賊萬人環攻杞佳胤登陴固守手劍斬賊一人乃退更謀之父老築甌城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以清鑿稱于時會東兵入佳胤條上便宜數端上優旨答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為協理貶黜無所回避權貴多不樂之會佳胤之師文文肅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并及佳胤降南京國子監博士遷大理寺副甲申春陞太僕寺丞以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嘗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佳胤將入都或勸之以京師且危幸在外可無與佳胤慨然流涕曰

天尺樓鈔

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知皇上何遂疾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徧謁大臣畫戰守之策皆不省佳胤知必死十八日聚賓客為次子行冠禮曰此宋尹衡州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十九日城破至王恭厰井中自投下死之命其僕歸報太安人曰不敢辱身以辱吾親南京贈本寺少卿謚節愍

趙謨號鎮所雲南昆明人天啟甲子舉人除貴州龍泉知縣壬午以禦土賊功行取癸未授四川道御史巡視中城捕賊謀以聞殺之城陷賊獲謨械之謨瞋目大罵賊乃杖齊下磔其屍于白帽衙街以遠方乙

科無為之請卹者附記之以表節烈
石匱書曰甲申死難而不獨以死難著者則別之於
獸傳而死難之外更無別事可記者則不得不盡之
於死難矣蓋以其死難故亦足以傳也若更以死難
諸君子而復議其一籌莫展不能免先帝於輪臺
之難謂區區一死不足以塞責則何以處夫不死者
與不死而降者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二十一

勲戚殉難列傳

新樂侯劉文炳海州人以皇親得封闖賊破外城
先帝召文炳全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
於崇文門突圍而出見賊數十萬城以外無隙地返
駕回宮文炳嘆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
同難其妹適李皇親家年未三十而蚤寡文炳召之
曰余家非避難地宜蚤來歸可以同命妹乃歸十九
日城陷呼妻妾子女及其妹悉避樓上撤其梯縱火
焚之大小男女共十六口皆啼號呼文炳文炳曰汝

等先去我即來矣遂就縊共燔火中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年九十餘投井死弟都督劉文耀亦投井死弘光元年追謚文炳忠壯謚文耀忠果駙馬都尉鞏永固順天大興人崇禎癸未公主先卒柩尚在堂外城破先帝召永固率家丁突圍出不得永固歸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甲到公主柩前大書壁上世受國恩身不可辱八字以黃絲繩縛其子女五人於柱外舉火遂自剄從之弘光元年追謚貞愍忠安伯張慶臻河南永城人以皇親得封京城破盡散家財于隣里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

天尺樓鈔

燔死弘光元年追謚忠武

宣城伯衛督春定遠人在朝侯，駕聞闖賊破城入急歸呼其妻妾子女婢僕輩十八人共投宅後大井中屍骸填塞井口為滿

石匱書曰聞闖賊入城公侯將相及戚畹勳衛無不投誠歸順而後以勸餉追賊極刑拷掠如猩猩啖血至血盡而命亦與之俱盡與四君子所死則一而所以處死則相去天壤矣蓋四君子者義不反顧蚤自見機得攀附龍髯而名且與河嶽日星相為終始視諸人之死於桎梏桁楊與死於斧鑿刀鋸真蠅蚋蚊

蛇等耳祇爭一刻而坐失千古夜臺有靈諸人其亦知自痛也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二十二

倪元璐列傳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館選庶吉士元璐初第時權璫竊柄群奸肆行元璐獨屹然孤立丁卯典試江右命題深刺時事幾陷不測先帝龍飛陞翰林院侍講有請毀三朝要典及辨東林三疏天下傳誦紙貴洛陽辛未分較南宮楊廷麟為本房首拔士大有聲譽晉侍讀充經筵日講官元璐陳制寔制虛十六策上為拈之屏閣出入顧視每歎曰奇才奇才乙亥晉國子監祭酒定齒曹

禮命諸子侯入學所教士有法嘗言吾痛君父之道
不明而華裔之防漸隳於是進諸士發明春秋分大
厲鐸鉦而收者嗾人以並封秦制劾去遂家居者六
年朝夕承太夫人歡壬午八月北騎取八城將攻關
河決開封賊出河北取單懷彰衛當事者謂元璐向
負才名請試盤錯乃詔起兵部右侍郎元璐以太夫
人年踰八十辭不就有詔敦趣遣北騎大入破河間
臨清循兗濟諸城無不下者元璐長跣告太夫人曰
自瓊州公以來再世祿食今天子有急奈河太夫
人裂所衣襦示之曰為爾旃也豈曰無衣元璐乃毀

天尺樓鈔

家召募得數十人及弟瓚率諸家丁往可數百趣淮
上問淮撫覓益徒助之無有應者歎曰吾即不破賊
朝夕必達不以邊事獨遺君父乃身率十騎持滿夾
趨衝險出濟北十餘日至京師上聞之甚喜曰固知
是吾倪講官也即日召見元璐為條奏制敵禦寇彼
已情形曰臣沿途遇兵將輒稱北騎難殺而難民皆
云北騎可圖蓋兵將見形難民見情也北騎綿亘數
十里衝突颺忽所向無前者形也女直人無多遼人
過半歸營踈略夜即酣淫熟寐又中怯畏死失利則
闔營慟哭遼人每凌西裔心志不咸此其情也難民

入敵中故得知之夫攻形用力攻情用謀今行間諸
臣無為掩伏偵聞之事者故零捷時有而大獲無聞
防守有餘而勦擊不足非不用力勢使然也今北騎
三股分東西二路東路皆東人西路皆西人及虜人
從定州移方順橋稍西度其必俟兩幟相望西路從
保定突衝良涿轉掠過東合營出口臣愚謂宜乘其
未合盡集各路大兵并攻東路勿擊首尾直搗中堅
輜重難民所在猝擊衝之必亂東路既潰西路不敢
復東不得不趨回龍二關呈於險隘合山西宣大保
定三路重兵遮追夾擊庶成大創去不復來今賊分

天尺樓鈔

兵亦與分恐賊合兵不得復合彼并力奮死孰復有
誰何之者乎又言禦寇機宜以九江為中權武昌為
前茅淮揚為後勁先在邊之使不得下然後厚集兵
餉力滿氣充非旦夕可計功也 上溫諭褒美之時
輔臣周延儒自請督師而陳演謀攘首揆以賄敵構
之且慮 上屬意元璐乃告 上曰天下不治繇兵
農不合今廷臣可任者惟倪元璐馮元飈耳使元璐
為大司農元飈為大司馬彼此參合不日可治 上
心然之即日命元璐為戶部尚書馮元飈為兵部尚
書元璐以浙人例不為戶部固辭 上召至中左門

論以祖宗成憲固不敢變今用人為急毋固遜元璐
乃勉受命因曰必使臣者臣有三做一寔做與兵部
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國準兵以權餉彼此相權則數
清而用足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勿以
數小小生節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權
衡為苟政有厲民者臣必為民請命乃退與馮元颺
商互稽之籍先定簿正次定簿差請以餉部兼職方
得以察核諸將士時郡邑殘破蠲免多外解不時至
元璐曉夜持籌漏三十下遠床少不休同酌道里以
給兵食馳書告督撫使自生節以佐司農之不逮日

天尺樓鈔

數百亟織悉倫至故終元璐在部士無譁者乃當寧
營營苦不富強而礦砂楮幣之說日聒于御元璐數
爭之未得也柄臣又以是困之元璐歎曰若使傳說
化為膠鬲齊吾化為孔桑則吾寧就東海老耳西人
湯若望扶伎巧亦以開採進元璐面折之而大璫陰
為內主乃上疏曰古稱鑄山埒於煮海原其利害寔
相逕庭其說有六海挹注而已山須發鑿勞費一也
民多山居百年墳墓千家閭井或望其氣鑿鋤反之
二也形勢所在動傷地脈三也自萬曆中年礦使為
禍海內恠痛今復駉駉羣心易搖四也臣觀萬曆會

計錄攬其所得子母出入常不償失當時進奉總屬民脂非繇地寶五也有礦卒必有礦賊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即與寇通六也時遣中使從浙直收買桑穰元璐告輔臣蔣德璟曰此事吾不能獨力願公分任之乃先疏曰凡民間自取桑穰皆因剪落餘條於桑無害今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所司望風勢必就桑取皮先蠶毀葉比何等時復堪騷動上猶豫德璟疏亦入乃輟不行而噂嚙者日益進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撤大司農還講帷上曰倪尚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甚艱未能速効即撤誰代之者諸臣結舌

天尺樓鈔

上一日品諸臣至計臣笑曰計臣却好有心思做文字且公忠體國無如計臣者而諸臣排之不已以楮幣鑛砂為太祖神宗時盛事鼓舞不倦行之在人捨此則計臣坐窮矣上沉思久之乃詔計臣元璐着以原官始舊專任講職元璐笑曰是吾志也甲申二月上御經筵元璐目陳生財大道上疑諷已輒詰曰今邊餉匱絀生眾為疾作何理會元璐徐曰皇上聖明不妨經權互用臣儒生止知因民之情藏富於國耳上不懌元璐不引謝翌日上謂輔臣曰從來經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是朕之過

元也璐在經筵久 上方留意啟沃每當元璐直講
必前席傾聽常於講中直箴廷儒體仁之失 上怒
以手麾書仰面倚几坐元璐益抒詞朗切 上乃稍
前就案卒霽容受焉三月賊犯闕急勸 上出東宮
循康王故事不聽又請以六十金募一士得五百敢
死可破圍召勤王師亦以為無及是日聞賊踰城乃
束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四拜畢索酒入齋
與闕神對酌三觥出就廳事南面受綴題案云南都
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志吾痛亟縊死頃之
賊至問公安在則陳屍於堂矣各稱忠臣歎息而去

天尺樓鈔

弘光元年旌公忠第一贈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
謚文正予祭六壇有司造築建祠京師曰旌忠黃道
周曰嗚呼以天子十七載之知不能使一詞臣進於
咫尺以五日三召之勤不能從講幄致其功卒抱日
星與虞淵同隕嗚呼豈非天乎史稱陸宣公為相其
所聽信迥不如其為學士時崔與之避位智于文天
祥葉夢鼎之棄官賢於謝枋得是皆不然天下之治
亂主臣之離合皆有物焉司之至於安身立命或席
藁以為昨封或晨夕以為終古七尺之根麗於兩極
何可奪也公當日相亦死不相亦死顧不以相死者

使天下悽愴思所以板蕩之故且使先帝在天顧
念曰吾舊講官也是多謗者吾迺今知人
石贖書曰倪太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
其久也迺當死賊猖狂之際卒不能出一策焉下
先帝於輪臺之難此臣之所以痛心疾首重惜吾
先帝併惜吾太史也蓋君死社稷而臣死君千古得
死之正無過此兩人應無遺議但論死於不能死之
人則死為泰山論死於能死之人則死又為鴻毛矣
嗚呼若吾太史者豈可以一死卸其責哉

天尺樓鈔

石贖書卷第二十三

鄉紳死義列傳總論

聞之君臣大節唯在致身忠孝大綱難於死義以故
須潛碎體弘演納肝蕩陰被矢侍中濺血如此忠烈
其來尚矣間嘗論之弘演以便旋復命侍中以護駕
蒙塵主辱臣死固其分也若夫罷職歸田優游林下
苟能以義衛志以智衛身托方外之棄跡上可以見
故主下不辱先人未為不可乃氣激傾軛志堅化碧
不惜一死迺附攀髯袁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
里之夫妻同沉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

宗養之深恩亦思宗感格之明効也與彼反躬事
仇回面改嚮速若反掌者不幾天壤相去哉嗚呼石
窳西河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賊之聲予
蓋憐鄉紳死義之傳而益歎吾思廟君臣成仁取
義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鄉紳死義列傳

胡守恒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考選庶吉士
授編脩守制家居壬午三月張獻忠合回鞏諸賊攻
舒城時舒城無縣令來叅將孔廷訓以兵千人回編
脩胡守恒率士民共守七閱月廷訓降賊勾賊攻城

天尺樓鈔

守恒誓以死守賊怒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恒督
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脇降守恒燔其書於城上越三
日城陷賊執守恒及其腹被數十創以死舒人見者
無不流涕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啟壬戌進士除山
陰知縣正靡俗革吏弊所食米悉自和輦致戊辰考
最入為福建道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
閔事累落職歸佐其父為德於鄉賑貧乏歲施楮至
數百人貸其錢者多不責償前後焚券至數百乙亥
春賊寇全椒陳家市如蛟率士民請于知州黎弘業

抽丁守城如蛟自招兵二百餘人操練聽用運各鄉穀入城并瀋陽右衛倉糧足支數年購二鑄大小銃砲百餘弓弩器械具備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如蛟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燒之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多散走如蛟出家中大銀募人出城殺賊賊已蟻附而登如蛟奔回家壘其居室舉火焚之如蛟妻妾兄運尹如虬生員如虹及奴婢死者十有四人如蛟自持戈走匿江上蘆園中為賊所殺棄屍江面狀貌如生事聞贈太僕寺卿廕一子

天尺樓鈔

入監

張羅彥北直清苑人羅俊羅善羅輔等兄弟六人羅彥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陞光祿少卿癸未兄羅俊成進士而最幼弟羅輔是年亦登武進士羅彥曰余先人呂戮力邀大爵乃復蒙恩如許顧何以荅隆遇明年甲申逆賊李自成呂其眾陷山西遂由居庸入犯關令別將劉宗亮等寇畿南數郡敗燕京之援期日會時真定營卒恨巡撫徐標不從賊誘殺之呂應賊反為賊守保定勢益孤間有稱賊仁義弟伐之師者羅俊兄弟大言誓眾誰非

明太祖夜食至今日何忍緩急去之且保定為神京
前蔽必鞏此門戶以通呼吸顧城守甚難久無保督
新守未至鎮帥且盡臣兵去人心惑亂羅俊羅彥以
忠義相激發顧其弟羅輔負殊力善射挽強弓驟發
百矢弗難而頗多命中衆恃為先登于是約同知邵
宗玄合官紳士民遙拜闕盟於北城之上計鄉丁及
門夫可二千人而賊可數萬既破河間偽牌數至羅
彥等不為動已而新守何復及太監方正化次第至
協守力則閻部李建泰衆散但臣親兵百人護其餉
入城也建泰軍中有孔甲者為賊說降羅俊輒斬之

天尺樓鈔

以殉三月賊圍城急羅彥懸重賞一破賊建泰恐傷
賊止勿發邵宗玄憤爭之不得至欲墮城以死羅彥
馳解之建泰振而下時賊聞光祿欲死城令卒環仰
面而罵一舟射書勸降羅彥城上碎其書擲還之乙
未都城陷羅彥一號欲絕羅俊曰此城又當北門矣
寧辛苦無失臣待天下勤王誓死不去壬子攻西北
益急則傾賞賞士至出其珮帶褸翟珥服之屬且盡
中一賊者立與數金為賊所中者立與數金賊砲矢
齊發雲梯繼進鷹鏃數千且穴城而入城上砲火矢
石逆下賊死拉去堆燒者無算賊宗亮不得志自殺

其偽將數人令日午不克撤圍去而建泰慮城破不免與其中軍郭中杰謀懸士陰約賊領後小白旂為號賊乃從是入于是西南城陷羅輔粹欲保其伯兄潰圍出圍再舉羅彥不從則身返巷戰遇賊手起應弦而倒縱馬赴賊賊無不辟易者所擊殺數十人須臾賊圍之數重身洞矢數百十遂死羅俊方守東門賊蔓至東門則徂擊賊賊仆地羅俊怒扼賊吭嚙其面不得嚙其耳吐耳大呼曰吾皇明進士張羅俊語未畢中矢倒而羅彥急抵舍題其壁明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縊死井亭時妻宋氏奮利刃自剄

天尺樓鈔

不得絕乃同妾錢氏及生女赴井死羅善觀其妻高氏攜女三人投井死而身赴仲兄羅彥欲與同難羅彥曰吾受朝廷爵祿義不得不死弟諸生可不死羅善不肯睨井欲下顧井中有婦人遂釋井拜其兄歸投其室井而死羅俊子諸生伸羅彥子諸生晉皆投井以從李氏者年七十有四為羅俊伯母厲聲罵賊賊擊破李暄高氏者弟羅士妻寡居王氏者弟羅哲妻同梁爭縊死白氏者羅輔妻與王氏從母家促入危城是日王氏死白紹其女看井中何物女方視井處推之下身從之而幼子女二坐失母亦隨死張晉

妻師氏偕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劉母胡氏同井
爭投死而張氏止羅詰變容易服從水門出亡存血
祀一家同死者三十三人賊中見羅彥題壁語無不
歎息至有泣下者屍久墮地無人一視獨故犬三不
去迭守護尸旁不令鷲鳥得下下則號恐去之賊一
至此則噬其拇指去賊益驚異乃令蓆藁埋之劉會
昌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
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於鄉能任大事有氣敢往甲
中闖賊北犯偽檄數至時秦晉及畿南諸郡望風盡
失昌素負膽畧倉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

天尺樓鈔

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
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日賊撤水涸墮雲梯蜂進
砲矢風發會昌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搗如平時適西
南城樓為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穿數穴併力進
攻城破賊拽會昌於西關古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
數省盡降爾何敢拒會昌裂眦罵曰我本市衣無官
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嚙食李自
成肉以報先帝耳鬚髮橫豎賊愈憤夾打三次然
驚其勇壯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市
人士大呼曰比吾郡劉凝禧先生不肯棄城死不

肯降賊者也共經營匍匐請建祠祀之

尹洗安肅人天啟壬戌進士工科給事中居保定三世同諸紳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向洗索金銀洗曰我貧給事那得金銀惟速殺我賊曰抗我師者余輩也立殺之於西門

韓東明安肅人邠州知州徙居郡城聞賊入從容着冠服望闕拜畢辭祖廟投井死子仲淹負佚氣城將破猶登陴立砲臺引弓射殪數賊墜城死之

高涇清苑人崇禎壬午舉人事母孝城破負母跳過賊求釋其母母得釋賊執涇索賄涇紹之曰到家即

天尺樓鈔

有過水邊賊不隄防推賊仆地躍入水死後屍浮出水上兩目怒瞪兩拳擊向有擊賊之狀

徐復儀號雪潭錢塘人世多顯者祖大叅五橋舉進士四傳生復儀大母陸早寡四歲口授毛詩章句九歲屬文年十一通子史百家言崇禎十五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明年盜入京師烈皇帝崩復儀居家躄躄曰嗚呼臣不獲從 皇帝地下顧乃覩面苟活忘大仇不討賊耶即日赴南京授刑部員外時定逆臣罪復儀多所按治每以死諍會大比命復儀試滇南就道與父母訣行數十日未至滇南京陷復儀聞

嚙指誓屏左右泣曰國家竟至此耶今聞越數千里
正朔不移滇南遠屬荒徼恐人心易動吾姑鎮撫之
以待其定于是益整威儀飭驄從講賓興禮夜乃蚤
謁黔公流涕為言使陳兵衛土裔不得逞滇南以安
而閩越亦得乘間改元朝論重之加翰林編修復儀
叩頭流血辭畧曰侍從文墨所以潤色太平也今戎
馬日逼臣不得馳騁疆場為陛下負弩矢猥賜臣清
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閩越陷復儀裂冕服棄車
徒幅巾草履走千里歸家拜父母床下辭妻妾即夕
去家宿三十里外草堂獨居不飲酒不食肉讀易誦

天尺樓鈔

離騷妻妾死俱不問所居喜林莽或登崩崖從上墮
或入大窖夜寢其中虎豹觸之不為怪一日大風雨
晝晦傳聞兵四合復儀曰吾命盡矣扼喉死苟茨下
及旦而屍始至持其首為泣復儀目尚張父曰兒得
死所矣作詩弔之乃曠

焦源溥號涵一陝西三原人萬曆癸丑進士歷沙河
濬二縣知縣以卓異入為四川道御史時熹廟御極
羣臣聚訟三案溥疏謂光宗為神宗之元子為
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為神宗
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

為光宗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
又言鄭養性必不可不奪職崔文昇必不可不磔市
移宮始末必不可得而抹殺盜犯巨測必不可得而
寬容危言正論舉朝側目巡按真保以忤要人意例
轉河南副使備廬鳳移疾歸崇禎初起補山西歷叅
政按察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既蒞任
銳意興除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斥堠未一年以
人言罷歸癸未冬賊入西安召諸邑薦紳授偽職乃
以總督官銜延溥脅之去見李自成溥罵曰爾為賊
吾恨不手刃爾乃欲誘我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幸

天尺樓鈔

速見殺賊閉之室中三日罵益厲溥美鬚髯皆上指
目皆盡裂賊稍近即舉手擊之將殺之復罵不絕聲
賊拔其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溥從兄源清
萬曆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
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經二臣
皆以清品聞而溥尤尚氣節為臺中好直言辨論明
黨間事尤切至其與溥同時死者有前南京吏部尚
書南企仲渭南人萬曆庚辰進士年時九十陷賊大
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子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居業
萬曆甲辰進士不屈被殺以未得其詳故附書之

橋

王徵號葵心西安涇陽人天啟壬戌進士除廣平推官時白蓮獄興連及者數千人徵悉為辯其枉釋之修清河水閘溉田至千頃丁憂去服闋補揚州三王之國所過多誅求不得則執人而榜之徵白王請戢衛士王折節聽徵黃山之獄多連引富商巨室徵持之不肯下請去官以謝奄黨卒賴以全者數十百人忠賢建祠徵與淮揚道叅政三原來復不往拜人稱為闕西二勁再丁憂去而登將劉興治撫島為亂巡撫孫元化疏起徵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徵至區畫海事擒叛者而孔李二將自吳橋謀走登州

天尺樓鈔

其家屬開城應之徵與巡撫航海詣闕自歸得遣戍會赦歸自徵為舉人垂三十年布衣蔬食不入公府及官後里居著書講學一室蕭然又好接引後生人方之黃叔度而秦中賊大起徵素通西學善制器因為其縣設守禦方略及推演武侯木牛泥馬等事李自成入西安下縣使致徵徵引佩刀坐所事天主堂中待命徵子永春乃以病上遂執永春以行徵不復食絕粒七日而卒自書本朝官以表其墓年七十四徵之學以畏天愛人為主事母至孝母病徒跣百里以禱藥王居喪哀毀幾於滅性所著有奇器圖說等

書子永春以百姓為之代請于賊得不殺

沈迅號羽君山東蓬萊藉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出
李明睿之門歷兵科給事中甲申國變歸里里名窩
樂築土城自蔽鄉之人多集之迅有弟十二風子負
膂力精騎射運槩如飛嘗禦盜無不手取丁亥或傳
河間逃兵盡走沈窩樂會奉清旨從富室搜馬迅有
馬八上其六巡撫使人復責之必十二迅曰所留二
耳必欲如額無以應豈以兵來使者以不為迅所禮
惡迅于撫軍曰迅且反遂以聞奉密旨有騎至土城
戚族皆散去迅登壘而守有某道請隔牌而語勸迅

天尺樓鈔

姑就縛迅與其弟分乘二馬嚴拒必不下遂施砲傷
清兵數人屬其弟十二風子携孤潛活他所風子坐
孤其懷奪路奮鞭縱馬出清人相顧錯愕迅母曰若
從清活非吾意吾教汝頃之母命服自縊樓上迅乃
盡驅其家大小諸口登樓觀死母散三千金于庭曰
全事者儘持去或遇吾子為周旋也迅縱火焚樓而
身冠服亦自投火死風子潛膠州或聞見害孤存
楊卓然字入先湖廣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杭
州司理計處補太湖知縣太湖逼流賊卓然性慷慨
習勞苦日事戎馬竟深入賊穴與賊講賊感其誠多

有來歸者朝廷以卓然知兵使監軍楊武陵亦復大
款賊款卒不成棄去弘光中擢徽寧道乙酉起義兵
當清為鎮將張天祿所執已報捷江南洪督師軍門
矣張之中軍高謙者見卓然抱持為雪涕告天祿此
吾舊蒙恩必生之天祿不可則以合營保卓然曰即
我日遇諸原請碎謙首以謝今日之事唯將軍仁慈
顧告捷已越日度不能得天祿亦無如何乃去使歸
狼倉稱死罪云挽書半道被劫請更州天祿曰卓然
不死天也遂改報脫卓然而謙厚為行李縱之卓然
越遊吳會間數年有楊崑者自稱從永曆所來懷款

天尺樓鈔

印陰結義士遍招搖亦及卓然加本兵銜聯絡吳越
兵馬錢糧等事事敗速至江南馬督訊之卓然冠麻
屨見不屈馬曰汝何服曰服先帝馬曰汝欲為十
年喪也卓然大言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日不
釋服且曰此心何日無之矣去年救不真謝不受今
安敢辭收其室所有僅得永曆錢四十八文破蓆一
床而已癸巳之十二月與萬曰吉等七十二人同日
遇害曰吉自有傳鄒廷珩字介子武進諸生為浙學
憲嘉生次子莊保生字爾定常一宿宗室某為行李
夫清迹得之不辭亦與七十二人之難珩妻吳氏聞

變死

宋致字文玉山東萊陽人天啟乙丑進士歷柘城杞
二縣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嘗疏論用人謂皇上求
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見飾詭而釣竒皇
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關
捷又疏論禦寇謂勦寇一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地
方官主守行間主戰行間不能戰而徒責有司以守
即張巡許遠無救睢陽之亡況今之庸碌乎自今止
宜責有司以守實以愛養為主如招流移活饑民者
是責將帥以戰實以戡定為主如滅某股救某城者

天尺樓鈔

是時論服其允當丙子主試湖廣歷刑科都給事中
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壬午欽卜會推致與
房可壯張三謨與焉以召對不稱旨又為蜚語所中
上疑比私植党下三人獄革職歸家北兵入萊致與
勲部經畫守禦及力不支城陷縛致與勲部相對榜
體無完膚致終不屈遂見殺勲部名應亨字長元致
之從叔天啟乙丑進士除清豐知縣入為禮部主客
司主事歷吏部驗封考功稽勲文選四司陞稽勲郎
中解任歸與致同死二人歷官並有聲績當天啟中
山東言文章者推萊陽宋氏然嗜竒好古其文亦略

如諸子書始宋致之繇祀縣得考選也與開封府推官張瑤爭互訐其時要路多為致地而瑤坐謫官去張瑤蓬萊人天啟壬戌進士登兵之叛帥其鄉人固守城陷被執大罵以死其妻及四子皆投井死之張瑤以河州判官死節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李夢辰字元居河南陳州人崇禎戊辰進士以通政司免家居甲申寇急與道臣闕永傑計城守民心不固賊尚結寨五里之外百姓各相呼百十人竟自開門謁賊官府不得止至欲縛官府佐牛酒永傑既自殺州守以下竊逃去家人掖夢辰出夢辰不肯曰吾

天尺樓鈔

辰

受朝廷大恩義不辱必死同州孝廉劉澤醇來約共殉城二人方競自裁而猝為賊所獲賊勒官之二人拒不從賊益義二人設監者夜監弛競走利去夢辰起自縊縊不得法久之氣不盡復甦乃令其奴共牽之奴以主盡節既不能勸而又心傷主嗚咽牽不力自是甦再三夢辰乃自激擲得絕澤醇縊稍遲見李未即死諸狀一念不忍竟不能死解纆與其奴遁山中月餘以病死夢辰從弟某國學也亦任子時與眾偕遁繼聞其兄殉節狀感痛廢人事飲食無味忽忽不知東西會偽睢州守公事至陳陳諸生盛巾服爭

出恭郊謁蒲伏道左陪追入城夢辰弟猝見之凄慟
曰吾兄死地下寧無知遂自沉河死諸生中聞之或
慚恚至有暗揮涕者偽守去乃無一人樞衣送矣
戚勳號羽明南直江陰人見事明決而才甚果癸未
臣國學殊等授文華殿中書時其弟藩落禮部第且
歸語勳曰吾揣摹合當再舉得之勳携藩遊人曰觀
此氣象恐旦夕即安得再舉者明年二月與同事數
十人棄官歸闕月國變勳至臨清始聞先帝殉社
稷同事者曰初以言不經今不幸果然共欲獻欲絕
山東豪杰起拒賊邀勳共事勳疾辭弘光中奉命督

天尺樓鈔

閩餉則訣弟藩金陵情勢更不似故長安其能久乎
乙而南都失守清兵南下三吳百萬起義江陰素習
拳勇居平喜試人此時憤一呼起勳與典史間應元
共圖畫常居燈數百上書起義字樣縛草人持之夜
立城西南數里外清兵鼓欲戰謀知為偽前隊爭取
燈喜還走其軍其後隊見所書起義字誤以為江陰
兵爭自殘大擾不可解應元乃與勳等乘之大獲捷
三吳數百十戰無以謀勝者獨推江陰故城陷而復
復而陷者數四最後力竭闕見殺勳令其子亦間亡
夫手書其堂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闔門殉難戚勳

之宅又樓壁數行二語云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
求完髮為大明之鬼乃以書決第藩曰民無主兵無
援不破何待城破吾臣尺練了吾妾女吾亦有所自
了署其小像數語付僧繼新善藏之有曰余始自命
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抑其志也夫亦書別其
昆弟親朋付僕潛出則預開列某妾女縊某所某妾
有子另縊某所于是潔治正樓列古蹟各編諸玩好
之物甚設曰吾以殉吾身盛積薪樓之下以待已城
破勲冠帶南面高座呼妾女一一授之中悅視其就
縊然後北向再拜自起舉火火既熾乃亦就縊妾女

天尺樓鈔

而外奴僕從死者凡二十人

王與胤字百斯新城人布政公第二子也崇禎元年
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鹽課
陝西茶馬督學應天未出都以疏劾債帥忤政府謫
歸歸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諸弟子輩治圃課耕蕭
然物外十七年三月間

先帝之變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扃戶與
孺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士和字允協諸生胤將
死自作墓誌叙其家世官職不具錄允協作歌一篇
其詞痛切聞者悲之以其死于家中南方無知之者

贈卹之典闕焉

陳士章保定清苑人進士出身歷徽州太守歸卧甲申李賊入城陷與其妻張氏子宗瞻子婦楊孫僖孫婦常及孫女至親七人皆投井死時同里有大寧都司朱謝事家居卧戈暗室賊入猝起撞之連槩數賊賊怒衆排入縛至西城寸磔之猶罵不絕口郭貢士者公服北而再拜亦闔扉持槩而待一賊入槩及賊仆則郭弱震不能再舉賊颺起奪槩反洞郭郭死郭妻某氏倉猝延頸請刃且曰夫義死我何歸賊感亦泣曰若夫婦以義我賊也我悞矣遂扶郭屍正寢再

天尺樓鈔

拜亦拜氏為母與其子約兄弟曰吾將大聘母并葬死者以謝五月闖賊為清兵所敗散去賊乃懷金復走保定遺母因訣其子臨別為一洒涕

畢拱辰萊州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歷知鹽城朝邑二縣謫上林監丞歷戶部河南司禮部祠祭司主事員外再謫浙江按察司知事遷吉安府推官南戶部廣西司主事福建司郎中河南按察司僉事整飭淮徐兵備時漕運總督史以徐州荒殘當南北衝而拱辰體弱不任劇請更用報可改拱辰山西分巡冀寧以十五年秋至官撫循彫氓頗有惠誦十七年二月賊

犯太原拱辰殺甲登陴拒戰三月會風霾大作賊從城東北梯而入執至偽將軍劉所脅之降拱辰山立不動遂遇害與巡撫蔡懋德布政趙三尸同棄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月日賊去材官段可達以墻土覆之拱辰無子無人為請卹者拱辰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過輒屏聽從同至書廊簡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書常以書相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性清執不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沈郎官素通曉曆法所著有義俠紀事蟬雪隴言韻

天尺樓鈔

略淮通及詩草若干卷

葛凝秀平定州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郎中家居閩賊陷京城自縊死之

楊進 人官至巡撫都御史罵賊死

韓子宣蒲州人原任知府自縊死之

王征俊陽城人原任道臣被賊禁獄中閹城士民以其居鄉多德泣求保出至家自縊死之

樊邦正蒲州人原任德安知府守德安賊不能下及歸里賊至蒲被縛賊曰爾德安太守也知其能欲降之不屈被戮

相希尹蒲州人原任總兵罵賊不屈被殺
張夢鯉蒲州人原任副總兵賊喝之跪不屈賊割去
兩膝復旋殺之

陳萬策李開先皆江陵人領鄉薦闖賊破荊州偽來
政府侍郎喻上猷列薦荊州紳士下檄徵之萬策開
先俱在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墻死之
李若葵大同人為諸生闖賊犯大同兵民皆降開門
迎賊若葵闖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石匱書曰闖賊陷京師百官報名投順者四十餘人
而捐軀殉節效子車之義者不及三十餘輩博帶衮

天尺樓鈔

冠盡化為雉翎綠帽輦下如此遑問畿外當官如此
遑問在籍乎乃星文有政遇晦則明家食之臣反能
殉死田島則琬琰之筆能不亟收也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四

史可法列傳

史可法字道隣北錦衣籍河南祥符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陞戶部主事以籌餉著聲陞池臺道堵截流賊有功後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奏添廬慶巡撫即以可法為之往來控扼流賊不敢長驅丁艱歸里辛巳起伏肯淮撫朱大典以貪敗漕運糧船沿途上賊燔劫權不得行思宗知其能密勅可法巡撫淮揚可法入境地方官無知者徒步升座一郡驚惶治事旬餘始見邸報蓋朝廷欲其別舉釐奸故出

天尺樓鈔

人不意若此可法一反大典所為自奉清苦淮民慶更生可法發奸摘伏人莫敢欺貌寢陋微服私行物色不及其催趨運艘或漁艇或客航偶爾過前忽張黃蓋呼史都爺至矣分官督運者非至丙夜不敢寢故運事蚤濟可法凡奏牘文移畫出已手夜燒兩燭達曉午夜稍倦以筆管拄着心一暈即起侍從之人呵欠鼻鼾可法教之曰汝第打疊精神熬至四五十夜即長醒不睡矣故可法巡行州縣未嘗帶幕客獲寢具也癸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同詹事姜曰廣疏請太子監國南都以固國本肇祖陵畱中不

天尺樓鈔

報甲申三月南北耗絕可法首激義師勤王及聞的報乃與日廣等謂物望且及潞藩遼鳳督馬士英以福藩親貴定策勳進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可法迺作出師檄布告天下為先帝報仇興師北伐者北來潰將高杰劉良佐帶兵南下蹂躪淮安可法議以山東總兵劉澤清鳳廬總鎮黃得功今分為四鎮以守汛地弘光可其奏時高杰送家口寄揚州百姓閉門拒之日尋干戈可法親至杰營曉諭百方勸杰屯兵泗州弘光即以可法坐鎮揚州彈壓四鎮民賴以安十一月燕京改元移史

閣部尚書曰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余向在瀋京
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
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拳致裏緒未
審何肯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主者
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
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
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
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
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
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

天尺樓鈔

燕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
改削勲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變
秋毫無擾正擬天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
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介君國之仇彰我朝
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且旦夕勿審事機聊慕
虛名頓忘寔禍予甚惑之夫家國之撫定燕都乃得
於闖賊而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
先人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涖賦代為雪恥仁人
君子當何如感恩報德迺棄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
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

江南淮為天塹足憑遂不能飛渡耶况闖賊但為明朝罪人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復為勁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兵轉旆東征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事厚愛賢者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威繼絕之初心至南州諸君子翩然來儀則於公余侯

天尺樓鈔

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寔圖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義輒相與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數鑿先生領袖名流首持至計必能貫徹始終寧忍隨俗汎汎取舍從違宜蚤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一身瞬息之榮致令故國受無窮之禍為亂臣所笑予嘗有厚望焉記有云惟善人能受盡言故布腹心竚聞台教江天在望瞻跋為勞書不盡意可法作書復之書曰南中自接好音謹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

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
今愷愷之際忽奉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
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誅煩貴國之憂
某且感且愧詎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顧
念君父之仇故為左右一詳陳之救 大行皇帝敬
天法祖勤政憂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
三月十九之事某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
信突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某
於帝朝以為泄泄者戒亦奚足謝 先帝於地下哉
爾昔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時不拊膺切齒欲

天尺樓鈔

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
社為重相與迎立 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
他 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 大行皇帝之兄也名
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
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 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
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而告廟之曰紫雲如蓋祝
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栴梓數十萬
助脩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某視師江北
剋日西征忽傳大將軍吳三桂借貴國破走逆成整

旅入都為我 先皇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
黎且免雜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
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
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今於八月薄置筐篚遣使犒
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廼
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言之然此義
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
一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王子玉石俱
焚若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
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

天尺樓鈔

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
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薇欽蒙塵宋高續統
是皆國仇未剪之日即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
卒以正統與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
嘗之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
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俗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左右豈不聞乎
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
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
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

舉廼苦手足膺難視同秦越規此幅負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聰明剌剌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楫枕戈忠義民兵雲集嚮應切以為天之滅閹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去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大誅席捲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也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閹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雪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昭耀千秋本朝圖報

天尺樓鈔

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亦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某北望宗廟無涕可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某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左右其明鑒之忠義之氣滿紙見者稱股弘光即位之後馬士英阮大鍼共亂國政時事日非可法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負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於闕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

之膜外者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胆臥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升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觀廟堂之作用有執事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寔式鑿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兆諸臣死節者寥寥在

天尺樓鈔

六

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父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漢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功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寔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真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后似宜慎重嵩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折概行催解湊

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後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莫
行左右獻謏一切謝絕即事闕典禮萬不容廢亦宜
綏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
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
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猶可回耳疏入
不省乙酉四月十一日北兵從泗洲奄至維揚可法
據城死守時左良玉兵東下以清君側為名馬士英
調黃得功劉良佐黃蜚兵堵截東南之精銳已盡於
此揚州告急朝議撤銅陵荻港之兵併力以救揚州
馬士英厲聲曰公等猶從門戶起見尚以左逆為可

天尺樓鈔

恕耶遂下掌科胡适於獄無敢言救揚州者矣十五
日北兵薄城下遣使招降可法痛罵殺其使於刊溝
二十五日昧爽清砲中西北城樓崩守城兵潰下爭
破門走可法力當西門聞城破拔刀自刎為陶旗鼓
所持道遇主事施鳳儀並趨鈔關以筏渡河北兵尚
未入城也申刻北兵屠舊城可法尚以二百餘騎逸
寶城寺離城數里清兵迹之急決戰不勝一時盡敗
沒可法所常坐白驃悲鳴野走邵泊上得之遂有言
督師中炮死者又有言督師遇鈔關同鐵棍劉走安
慶者未有確信其弟可程招魂墓於揚州之梅花嶺

左側

石匱書曰史道隣有救時之才而無救時之量鎖鑰
江淮咽喉南北是豈一手一足之烈哉上至軍國大
事下至錢穀簿書皆隻手獨辦此揚顯之所以進諫
於諸葛也若能開誠布公廣集羣力善調四鎮不令
生嫌以自撤其藩籬亦何至以維揚為孤注遂一敗
不可收拾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二十五

左良玉列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
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常挾弓矢射生一
日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
適有丘嘉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
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 中丞侯恂 中丞常役
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
金危旦日謁中丞請罪中丞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
哉吾向謨若非若罪也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

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為總兵官入見中丞曰大凌河當天下動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中丞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為走卒柰何帥諸將中丞曰良玉誠任此吾猶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中丞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為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

天尺樓鈔

且跪且掖起之而中丞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為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既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為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當往勦見中丞中丞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中丞咲曰豈有大將

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為請中丞曰即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為崑山將軍良玉長身頽面驍勇善為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為督府常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後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啟睿代督師則徃來依違於其間為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蚤威名重一時

天尺樓鈔

強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為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高丘必令其下曰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候中丞拜伏如家人禮不敢居於客位朝廷知之乃以侯恂代丁啟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垣率兵五千迎督師督師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督師拒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督師于河北督師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

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
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督師遂得罪
以呂大器代之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侯公良玉敢
不盡死今又罪侯公而以呂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
自此意益離遂往來江楚為自監計盡取諸鹽艇之
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強又
常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
遇大恐請於侯督師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
欲為調和計封良玉為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為總
兵官良玉卒不為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馬士英阮

天尺樓鈔

大鉞亂政湖廣巡按御史黃澍上疏叅之士英差縱
騎至楚執澍良玉殺之提兵向闕清除君側之惡傳
檄討馬士英曰蓋聞大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逆
嚴若鷹鷂天地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
者棍本赤身種遺藍面昔冒九死之辜業已薙髮為
僧重荷三宥之恩終思反面作賊會當國家多難後
言定策首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為私家貽贈之物竊
弄威福煬蔽聰明恃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搖手
矯偽肯以驚俗俾軍民重足寒心幻蜃蔽天奸孽障
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

鉞軍中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粉黛八百嬌娥盡
是朝歌濮上江南無夜安之枕斗北有朝簪之星群
小充斥於朝端賢良伏竄於囷谷同己者性侔豺虎
行列豬猡如阮大鉞張孫振袁弘勳數十巨慝皆引
之為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熾異己者德並蘇黃
才媿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數十元老槩誣
之為朋黨以快如蛇如虺之毒心而乃鱷水興波冰
山發激放崔魏之瘡狗彘余負隅收閭獻之沐猴教
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幾幾殆有甚焉象死
士入宮字文化及之所為人人而知之矣道路有口

天尺樓鈔

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鬼神難欺最痛立君
由我朝廷惟命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罄竹數此
之罪寧有既與近日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
之士亦念韓厥存孤殷國向化之民豈無少康一旅
本藩 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為鼎
鑊雞犬以無從此日復地載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
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今韓
蕲王除苗傳之奸臣職如斯方盡是用勵兵秣馬問
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年憶裴度閉邪之語謂朝廷
奸黨盡去則河北諸賊自平本藩一腔熱血鬱為輪

箇離奇勢必有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崑岡失火玉石俱焚楚國亡猿山林疋禍疾雷不及掩耳劃電詎可逃形殺即獻俘禽難肆赦嗚呼朝無正士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素抱鄭虎臣之激烈我祖宗朝三百年養士之報豈其決裂于僉壬大明國十五省赴義之心正宜暴白于斧鉞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神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檄報至南都士英胆落移黃得功屯重兵於姑孰待之時良玉抱病已久此來為黃澍所主非其本心舟行誑以就醫至江州總督袁繼咸迎謂之曰太子非

天尺樓鈔

真未可造次良玉急傳令箭諭各營軍士毋動江州一草一木三鼓後軍士竟破江州劫掠甚慘次日良玉升帳將治亂兵之罪怒罵裂背嘔血數升是夜即卒夢庚提兵東下遇英王師至遂以其軍降清石匱書曰左寧南真摯開葵人也而為黃澍所弄黃澍挾左師而叅士英挾左帥而殺總騎挾左帥而傳檄南都挾左帥而稱兵向闕倘使寧南不一至蕪關則黃澍何以寔其言曰討賊此皆澍之所以顛之倒之而使寧南受此惡名也余友秦興柳生為寧南客說寧南事慷慨淋漓繼以涕泣余謂信如余言則寧

南之不反也明甚則雲夢之游可以不縛而吾且追
恨韓淮陰之客無吾柳生也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二十六

錢謙益列傳 王鐸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二十七

洪承疇馮銓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二十八

劉華楊劉續沈李廊蔡列傳

劉斯珠號大容江西南昌人萬曆丙辰進士由吏科
都給事陞大理寺右寺丞崇禎中推右僉都御史命
木下國變賊誅金劄甚清師入聞歸田居及金聲桓
反正清呂回山譚太率京兵恢復斯珠隱紫溪絕跡
城市己丑春正旦斯珠以至歲預桂一卓堂柱黎明
各冠帶儼來意私臘其祖仇者高承寵偵得之以脅
斯珠責貨不滿偽告密于清清以密騎猝就其家廟
擒之則裁冠大袍髮完加網如明制時督撫朱廷慶

天尺樓鈔

欲姑生之譚太不可必以為違清并其子明經北京
武學教授元鑑于二月十三日父子對戮於市幼子
元鑑避他處不及難天上元吳漢章亦宦裔常一見
金聲桓江右中興檄持歸吟哦不去口以硃筆顏色
之復加評贊有叛奴竊此紙聞當事當事疑其與聲
桓合刑之通市頭既落身移時不倒行刑之人亦驚
遁去

華允誠號鳳超嘗州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癸亥選
工部都水司主事會魏奄用事諸名賢皆放逐允誠
假歸崇禎己巳起補營繕司主事尋陞員外郎其冬

天尺樓鈔

東兵入塞都城戒嚴諸曹郎守城門多以守禦不備
杖闕下有死者而允誠守德勝門獨完調兵部職方
方員外乞休不允允誠見當時銓閣比周舉錯徇私
上疏言三大可惜四大可憂可憂一條言國家罷設
丞相用人之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家
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操吏部之
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庇同鄉
則逆黨可公然保舉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又
言喪師誤國之王化貞宜正罪潔己愛民之余大成
有可矜疏入奉旨切責回話又再疏直糾次輔溫體

仁家臣閔洪學罪狀言尤切直體仁洪學疏辯幸上
明察頗得其情允誠僅得罰俸未幾以終養歸上尋
釋余大成於獄寘王化貞於法迨唐世濟而罷閔洪
學皆用允誠之言里居十餘年而有京師之變南渡
後起補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署選司事允誠見時事
日非曰內無李趙外無韓岳欲為建炎紹興亦何可
得遂謝歸南京陷允誠惟飾巾待盡杜門者三年戊
子以不剃髮為人所告執去見殺從孫尚濂字靜觀
年十九平日舉動皆效允誠同日遇害允誠登第出
賀文忠之門而節事高忠憲嘗師弟子靜坐終日如

天尺樓鈔

泥塑人忠憲臨難特書一帖授允誠曰心如太虛本
無生死是時允誠遂豁然於生死之際矣臨刑神色
不變義僕朱孝薛成從死

楊廷樞蘇州吳縣人舉崇禎庚午南京解元以文名
世學者稱為維斗先生乙酉金陵失守廷樞攜其妻
費氏并其女匿洞庭山中三年不至城市一日為縣
官所跡報聞土國寶差兵擒獲諸校縛置舟中索筆
墨不得咬斷一指以白衫寫遺囑曰蘇州有明朝遺
士楊廷樞者幼讀聖之書長懷忠孝之志作士林鄉
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願

為宋室文文山為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年嗟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中原之多故遂蒙難以捐生其年則丁亥之歲其日則孟夏之中方隱山阿忽罹羅網時遭其變命付於天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有妻費氏歸余一十餘載有女觀慧年已二十餘齡罵賊全貞不愧丈夫氣槩舍生就死絕勝男子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舉室成仁何恨但懷忠莫展報國無能未竟生平欲完之事尚辜累朝所受之恩魂烟烟而升天願為厲鬼氣英英以墮地將待來生舟中書此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付兒永

天尺樓鈔

訣如痛父母即思忠孝寫畢付諸校曰小兒來贖必有以相酬幸藏之母失諸校擁見國寶國寶下階相勞曰楊先生負天下重名奈何不自愛尚靳此數莖髮以自取辱耶廷樞曰廷樞世受國恩不能即死以報先帝振顏寔甚今既見收有死無二惟願蚤殺以遂生平國寶曰楊先生天下名士養其身以有用何得輕死即不屑用世少芟數莖優游林下何如廷樞曰此與鼠尾何異廷樞惟有一死不敢奉命國寶曰今亦有薙髮為僧者先生何不出此廷樞曰全髮偷生已非本願况薙髮逃死愈趨愈下矣廷樞無

顏再活人世願即賜死國寶乃曰楊先生忠義如此
不得不為先生成此大節廷樞點首謝曰敬受賜遂
慷慨就戮臨刑但呼 太祖高皇帝不屈膝頭將落
猶呼大明二字而死後交游醜五十金贖出血衣流
傳澣內其鄉人葉襄云維斗妻女尚在無死節事
劉曙號稚圭南直長洲人崇禎癸未進士生時母徐
夢漢壽亭侯持送雷雨中幼敏慧年十三知名庚午
試南闈已擬第一知貢舉者爭不可竟落壬午舉于
鄉明年授南宮蓋自曙為名士者三十年因棘闈者
九而始一遇甲申曙家居聞變與徐太史沂顧同年

天尺樓鈔

咸正草檄討其鄉之從賊某者義聲著三吳乙酉就
選南都得南昌知縣不果行六月自溲歸吳外艱護
髮蝨口絕跡城市當事心啣之而往從賊蒙討者益
恨不欲與曙俱生倡言諸當事曙等必欲為忠臣可
畏丁亥六月撫軍使人耶曙伺虛寔曙呼偵者入露
髮示之曰吾頭可付一莖髮不與也負髮者在若可
令其自來偵者如曙言告撫軍十三日乘吳鴻欽浩
事猝拘曙蝨口并繫二子蕃菴于郡城曙訣母曰兒
今日以忠報吾君以得為忠臣報吾母顧蕃菴吾以
身詔矣占絕命一詞灑泣去比見撫軍南向立左右

聲曰屈膝曙怒叱之屈誰膝我世受國恩起義復仇其分惜父死未葬生母在堂今死不足塞責語不擇音卒筮楚下頭創血濡地曙不為屈縛獄金陵人見有衣冠長丈餘者隨其後異之謂生時夢中之人翼之也清臬坐鞠曙為明兩榜曙以義督之引謁內院為極陳 先皇帝恩眷種種語未卒輒引獄候報時二子亦被繫曙慮同死書以決之有云我為忠臣汝為孝子當作吉祥善事觀弗以為苦獄中做文信國亦自為年譜而從父劉晉允有艱難為奔走幾不免久之復與子書曰吾得死所矣 先帝身從社稷吾

天尺樓鈔

死不愧為 先帝臣先座師汪先生文烈從容殉節同門孟章明從之顧咸建繼之吾死不愧為汪夫子門人孟顧兩君子同年及友吾先世仲理公政以解首出方正學之門後靖難兵起不食七日嘔血死吾死不愧為先靖節裔吾祖母胡與從祖母兄弟也偕苦寡邀恩得旌雙節吾死不愧為兩節母孫吾得死所矣死若不識觀吾左膊創痕初汝祖疾篤吾剖寸肉以療此不化耳告刑者善諸語公吾劉某今日死歡喜連呼二祖列宗而盡二子得免死為丁亥九月之十有九日

續孔教處州衛世襲指揮甲申國變即捐貲集義旅
守衛本州丙戌北兵入括蒼力不敵乃散家資與麾下
士入山避之有言孔教姓名於當道者孔教命僕
自言於太守曰續孔教固不難頭難則寧死太守遣
人捕之索其資孔教手數金子之曰家貲向已散盡
今所存者貲身物也除予就死前支給外悉以予若
入見太守不少屈太守亦心敬之勸令去髮孔教不
可乃解至省冠服雍容談笑自若人問之曰何惜髮
乃爾曰余欲往見先皇帝故余比至省撫按亦勸
之曰去髮即可得生孔教堅不肯曰江山已失何惜

天尺樓鈔

一頭遂笑而受戮

沈履祥字其旋湖州德縣人崇禎丁丑進士授侯官
知縣憂去補甌寧乙酉魯王監國以御史奉差台州
運米因居台明年六月紹興失守監國復至台入海
履祥不及扈駕清兵至台台人皆奉令薙髮履祥獨
否遂與總戎李唐禧同被執欲降之履祥不屈口占
一律有山河破碎遺全恨家室飄零任去塵之句收
獄尋赴刑索明冠帶西向拜者再南向拜者再然後
出談笑不改色唐禧松江金山衛指揮欽命總理恢
勦浙直總兵亦以護髮死之

鄺露字湛若廣東南海人少有才名為諸生縱放不羈喜詼諧工書常以五家書法應督學歲試之劣棄去游吳越燕趙睥睨一時為詩綿麗清和婉而多風鶴然儔伍之中緩態清言有晋代風流故一時少年爭慕效之永曆初以為授中書舍人不屑也清初下廣護髮還鄉里庚寅冬清復入廣露幅巾臨衣抱其所愛綠綺古琴步過兵中途褫其衣中盡乃赤身仍抱槩立甚雨中不去兵以必晚之露曰此何物乃以相戲兵以為瘋釋之雜髮令下曰豈有此理走入官衙懸樹死時年四十有七也

天尺樓鈔

蔡孺法浙德清諸生也乙酉至九月諸義敗無不奉令薙髮有不奉令鄉之人羣妬發之故非深山密林無漏者又彊無賴每指為奇貨索金錢孺法獨抗不如制群以其素剛幹畏之舉兵二百餘舟走應陳萬良德清城下戰不利徐懋功死之萬良脫孺法亦亡去清當事迹縛其父與弟索孺法孺法出髮猶在頂爭曰獨孺法受江東命事不遂當死父弟常苦諍我因活父弟而孺法死

石匱書曰余嘗讀文文山集有薙髮詩云回看髻少原非我只要心存尚是人則文山亦曾薙髮諸君子

之死護髡頭至以身殉非謂此髮不雜為勝過文山第恐文山之髮一落文山之心與髮俱落故不若留髮殺身反得保全此魯男子之所以善學柳下惠也嗚呼難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二十九

左懋第列傳

左懋第號蘿石登州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韓城知縣其時流寇躡山西突河津與韓城隔一水懋第嚴為之備賊渡河入秦三年之中簿韓城者三入其境者五前後皆以見兵設法繫走之於是關中言保障者推韓城第一丙子考選戶科給事中上疏論事有直嚴尋以吏科給事中奉勅察核南京蕪湖池州安慶九江兵餉未復命而烈皇帝升遐弘光立陞太常寺少卿尋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安徽寧

池太廣德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儲懋第以母喪乞
守制而朝議遣大臣使北營先帝山陵并議割地歲
幣懋第自請北行因得筮毋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院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賈國書金
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傅左都督陳洪範太僕寺
少卿兼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
等從行九月至德州清撫方大猷傳攝政王令明朝
來使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十月至張家灣趣懋第入
京館鴻臚寺洪範趣見攝政王懋第曰勅命先謁陵
後通好未拜先帝梓宮不敢見往返再三不得請乃

天尺樓鈔

陳太宰於寺堂祭之率將士哭三日陳洪範私自請
降并進錢謙益王鐸降表洪範欲以國書昇禮部懋
第言必以龍亭出迎不然勅書不可與攝政王命於
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
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十二月獨放陳洪範歸南懋
第羈縻半載乙酉五月南都復陷懋第大慟攝政王
遣其弟懋泰頻來勸降必叱退之六月十五江南平
下薙髮令中軍艾大憲私自斃首懋第立杖殺之遂
捕下刑部獄懋第即絕食七日不食攝政王復召見
懋第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地下攝政王

數以偽立福王勾引士寇不投國書擅殺中軍當廷
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薙髮以刀脇之
堅不肯攝政王恚怒遂令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作
絕命詩有峽坼巢封歸路向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
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之句兵部司務陳用
極游擊王一歲都司張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等五
人請從死懋第曰止殺我耳余輩何與可速去五人
曰願隨部主即死無恨同日斬於西市臨刑猶遣飛
騎傳諭僧子但於懋第口中得一降字即免死懋第
不出一聲遂被戮行刑時風沙四起捲市棚于雲際

天尺樓鈔

屋瓦飛墮如雨一時罷市有諸生曹姓者人皆目為
狂士不與語聞懋第死撫屍哭之歸營其妻簪珥得
百金營殮徒步扶柩送至萊陽柩到即去不告姓名
石匱書曰古來出使匈奴謂不替臣節者無過蘇子
卿而當其處於大窖齧雪牧羝脩受僇辱至為於軒
王綢紡緞擊弓弩受其馬畜服匿穹廬可謂貶損極
矣而左侍郎崑強負固侃侃不撓寧受斧鑕不受顧
指其生死大節直與顏常山文信公頡頏千古嗟乎
子卿又出其下矣

石匱書卷第三十

鄭之龍列傳 闕

石匱書卷第三十一

吳三桂列傳 闕

天尺樓鈔

天尺樓鈔

卷之三

石齋書卷第三十二

乙酉殉難列傳總論

烈矣哉門戶之禍八國家也我明之門戶自久日甚萬曆之皆有門戶科道天啟之皆有門戶宦官崇禎之皆有門戶宰相弘光之皆有門戶天子夫天子未嘗有以門戶稱者稱之自弘光始蓋弘光為福王世子挺擊妖書二案東林諸君子之攻擊福王者不遺餘力為壓於光宗訖未有以報復後福王死於流賊世子播遷寄跡淮甸北變之後阮大鍼與馬士英謀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以之定策天子蓋謂福王

與東林世仇立福王而大鉞與士英播煽其間則東林自無噍類矣故福王立後遂定順黨與昔之定逆黨者巧相礮擊周鍾光時享死於西市項煜時敏死於逃亡周銓周毓死於詔獄使國祚稍長其大獄且未有抵止阮大鉞之巧思辣手其可輕犯也哉嗣後黃澍主謀左良玉提兵順流而下清除君側之惡馬士英悉以重兵良將阻截上江北兵乘虛而渡君去臣逃南都遂陷弘光半年天下祇為阮大鉞報復金壇周氏而國亦隨盡食砒藥虎但欲虎死而不知己之食砒先自潰裂吾未見其計之得也馬士英之在

天尺樓鈔

南都賄賂公行日以骨董古畫為半閒堂軍國大事彌天太保徧地司空鬻爵賣官成何世界當其醉聖魔幾同紂飲之失日而通國之人盡飲狂泉無一得免而猶有捐軀殉主如劉成治黃端伯輩者當皆濁皆醉之世而尚有揚波吸醜之人教自性生道緣人立不幾為晦夜之明星狂流之砥柱哉申生被驪姬之讒而恭為其文子文王受羨里之囚而恭為其臣是猶姬克酒撒潑之夫以沉湎昏瞶而管迨其妻妾乃妻妾不以為恨而當其喪亡之日猶欲為其守節殉亡則與彼情深伉儷而願為之比翼連理者不更

難之難哉

徐石麟號虞求嘉興嘉善人天啟壬戌進士除工部
營繕司主事管節慎庫為權奄所惡以新城侯王昇
墳價事矯旨奪職崇禎改元既辨補原官歷南京禮
部祠祭司吏部考功文選二司主事陞考功司郎中
歷南京尚寶司卿應天府丞左右通政刑部右侍郎
署部事陞尚書時上以威刑馭下法官引律大抵
深文附會比石麟為侍郎奉旨清獄因推明律意反
近日斷獄之不合于律者十餘條先以白之同官遂
以次審理十三司囚犯多所寬減而前兵部尚書陳

天尺樓鈔

新甲以失事下獄石麟具獄上因發新甲議款事言
人臣無境外之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
便宜者今聖意未俞督師先遣謾書朝八名城夕隳
昔石星未嘗私用惟敬袁崇煥不報私遣喇嘛祗以
彌縫閃爍立置重典况辱國啟侮甚於二臣者乎當
失陷城寨律斬上曰陳新甲失事重大法無可寬
但引律尚屬未確可另行覆擬即奏石麟奏新甲陷
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比從來失事未有
之奇禍亦從來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
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奏上新

甲棄市是時中朝多為新甲地者閣臣延儒將辭其力上不許石麟初疏旦久上下詰旦再疏復上即得旨肆之西市云新甲之黨皆大恨而石麟復讞光祿寺少卿監軍張若麟臨敵先逃失陷邊城當斬總兵許定國失誤軍機搶殺人民當斬兵部尚書督師丁啟睿兵敗竄逃棄去勅印當斬時石麟已位尚書矣一時大法赫然無敢倖免者會禮科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司副熊開元以言事忤旨上震怒下二臣錦衣衛獄而左都御史劉宗周爭之甚力并奪職石麟疏收不久及二臣發西曹復疏薄其罪又不具招

天尺樓鈔

上怒責令對狀罷官南京立起石麟右都御史未至轉吏部尚書上定官制慎破格行久任禁營求嚴起廢明保舉交堂簾七事上優旨答之其時小人雜進官方濁亂石麟以年例出戶科給事中陸朗御史黃耳鼎為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耳鼎為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耳鼎為藩臬有旨特留用朗耳鼎為藩臬有旨特留以敗款局石麟乃歷陳自有東事以來主疑之誤且言先帝之誅新甲也曰陷我七親藩天七藩之中恭皇帝居一焉皇上忘之乎因引疾乞休命馳驛去明年南京失國石麟起兵嘉興城破自經死贈某

官謚忠襄有子二人爾毅柱臣爾毅以松江事見殺而柱臣輯所遺文行世皆能不負父志者城破時有僕祖敏李謹皆從主自經

劉成治江西人崇禎甲戌進士為南京戶部主事清兵至鎮江弘先逃遁忻城伯趙之龍上表迎降先到戶部查錢糧封府庫以待成治握拳起築之欲與俱死之龍驚遁成治至署自經於堂上數日後猶面色如生

黃端伯字元公號海岸江西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弘光時為禮部儀制主事乙酉五月南都陷城端伯

天尺樓鈔

以死自誓王子偪勒三四端伯僵卧不起王子發馬騎擒之端伯衣冠進見南向植立左右曰何不朝王端伯曰先帝已屢駕皇上又不在我朝誰左右曰我家大王端伯曰你家大王與我何涉王子命通事致意曰黃先生親介孤直予所素鑒當奏請重用端伯搖頭不應王子又曰孤執意不從豈不怕死端伯引頸曰不怕不怕王子大怒引出斬之魯監國贈太常寺卿謚忠節

高倬曰川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聞豫王至天壇文武朝見遂自經死

梁于溪字啟光山西籍南直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萬安知縣乙酉清兵陷江西湖西道彭期生以義師至萬安于溪大言曰公何事張惶彼聲垣者于溪稔知之苟馳尺書倒戈蒲伏至矣期生殊不然之嗣謁督師楊廷麟廷麟難其才氣表署于溪監軍道仍管萬安事時總兵白之裔召兵三千屯萬安擾民氏恚之之裔入城強索餉于溪諷居民閉城譟告之兵乃大譁將攻城廷麟飛檄出之裔之裔乃刳巡撫曠昭東下降聲垣導清兵屠萬安于溪見執不屈繫南昌獄清兵督金聲垣使人諭之降不答廷鞫于溪偽

天尺樓鈔

曰願復至萬安召故部三千人降聲垣許之則密致政交載國士欲潛通督撫萬元裔召兵劫去行復仇國士發其事即日戮于市絕命詩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又書獄壁云平生學佛得力到此撒手懸崖張妾氏訣其屍清人迫之不辱亦自刎無子召侄枋為子枋偶入清試忽狂語作父命云勿完篇完則立殺汝病數日卒于溪妻某氏一哭其柩而亡國士尋得罪清戍之滿洲

徐沂號勿齋蘇州長洲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蘭討累遷右春坊右庶子辛巳以居喪歸南京監

國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沂知事不可為不之官乙酉閏月清兵至下令雞髮沂誓不屈辱曰以此不屈膝不被髮之身見先帝于地下遂自沉于水而死自己巳之難沂從都中寄書故人曰明天子在上知萬萬無虞然事勢危急即有不可知惟以一死報君父甲申之變時方里居號慟欲絕是年烈皇聖誕感激賦詩四章言言血淚自題畫像曰沂乎而忘甲申三月十九日事耶而受先皇厚恩待以師臣之禮而子枋柯以稗子一登賢書一食廩餼尺寸皆先皇賜也而不能斷脰細肝以殉國難復不能

天尺樓鈔

請纓枕戈以雪國耻而息偃在牀何為者耶義當寢苦罪當席藁存此寢苦席藁之心以教誨爾子庶幾其勉于大義毋若厥父之偷惰負恩也蓋沂忠義出于天性報國捐軀是其素志也

顧咸正字端木蘇州崑山人贈太保文康之曾孫崇禎六年舉人十三年以副榜除延安府推官延安為流賊所自起連年大旱民皆鬻戶死且去為盜咸正至招流民開荒地以田之無主者立為官莊出私錢募人種之其年雨大熟明年益墾田至二萬畝而又日夜興樹畜之利又教民引水鑿池穿井作恒升車

及捕蝗諸法又謀引延水城南河延利渠及各之水
略做古為溝洫以灌田且限步騎一切清隱占別奸
遁之法無不脩又奉檄督兵追賊朱明才等三百餘
人至直羅盡殲之又招降徇賊張成儒丁世蕃等二
百餘人至慶陽土賊潘自安等千餘人于是延中稍
寧田亦多墾會總制孫傳庭徵兵將出關成正上書
以為今日出關安危繫全秦全秦安危繫天下軍志
曰兵無選鋒曰北萬一蹉跌將不止三秦之憂不聽
傳庭敗沒賊入關陷西安成正率起延營兵三百人
登陴並弃甲去賊遂執成正降之不屈乃拘之營中

天尺樓鈔

蘇國兵入關秦中人多應之韓城人推成正為主斬
偽令王業昌已而知為東兵遂入山中不肯起明年
南歸以全髮走二千餘里抵吳日夜籌所以報國會
雲間事起錄其黨姓名首及成正乃與同事四十餘
人並死而其子天遠貢生天遊諸生以藏陳子龍故
亦死成正弟咸建亦以不降見殺季弟咸受天啟四
年舉人城破亦死一門父子兄弟五人同死國事吳
中人士莫不悲之

顧咸建字漢石蘇州崑山人文康公四世孫也年十
六試南闈幾得復失困頓諸生三十年未嘗挫志崇

禎癸未成進士令錢塘甲申聞變號慟幾不欲生乙酉以馬士英當國為䟽糾之人以非所當言止之咸建曰今日得所言而死死亦有益也若畏死不言後雖欲言而死得乎無何清兵至武林咸建與潞王密議國是有所建議巡撫張秉貞從中抨之咸建憤曰事不可為矣亟令妻子歸吳門張秉貞降勒咸建納錢塘縣印咸建痛哭不與尋復念曰我不納印累錢塘一縣百姓矣強起應之歸縣即欲掛冠去或告貝勒曰錢塘令潞王所與深謀者也其人才望素著且大得民心宜亟用之否則亟殺之於是騎卒趨咸

天尺樓鈔

建咸建知不免曰徃而死職也迺具衣冠徃貝勒起握咸建手顧譯者啖以美官咸建聲色甚厲願蚤賜一死貝勒不忍殺命出就獄趨而出衣冠坐獄中不少變書於案云國不可負親不可辱吾文康公孫汪夫子門人若苟偷瞬息所失多矣如所學所志何詰朝復趣咸建入譯者曰公從則為杭嚴道不從則死咸建曰死則死耳吾豈為一杭嚴道生哉復啖以巡撫咸建踊而呼曰可速殺我遂徑出不顧士民環擁呼號人聲若沸或謂貝勒曰人才可惜事變亦可慮迺與同繫者四人就刑朝天門時六月二十日也是

日暑甚擁至鎮海樓百姓男女遮道慟哭路不得前
僧子皆哭不忍加刑咸建願僧子曰我暴烈日下渴
甚蚤一刻受一刻之賜僧子揮淚斫之以咸建及四
人頭巢示鎮海樓上百姓祭奠者日數千人燒楮幣
者如山積十日夜面猶如生餘首蠅蚋攢集而咸建
面無一蠅觀者駭異百姓哀號請命貝勒曰好官也
命收葬之

唐自彩四川達州人以明經為臨安縣令乙酉貝勒
至武林自彩懸剋綬去之臨安山中後自彩受魯監
國勅陰却分為應縣官覺之申文部院逮至不屈斬

天尺樓鈔

之鎮海樓下至死罵不絕口侄階豫同被逮亦不屈
與叔同死其故人陳某購其屍葬之西湖南山
陸培號鯤庭浙之仁和人也父運昌崇禎甲戌進士
授吉水縣有文名為東林所推重培博學好奇字為
文多難識以美言致譽已知鄉闈大座師危培不知
式本房豫章文德翼奇其才至作狀以身保之庚辰
遂成進士然率以奇字得達不更為也弘光中授行
人司行人乙酉五月南都陷六月清兵至武林培以
家人避黃山時錢塘知縣顧咸建以不屈見殺清為
令蓋嚴勒朝所為諸紳士五日不起者兵至其門及

培且曰卽不出吾發培咲曰吾陸鯤庭豈有朝清之
理遂拜辭毋去潛自縊死遺囑陳尸通衢以絕清之
跡培者魯監國贈太常少卿與謚蔭培絕命詞有雍
國尚慚收采石荆胥無計乞秦兵及千官椎髻金魚
鹿萬壽青衣玉壘空之句

王道焜字昭平淞江錢塘人性敏達目數行下試每
冠軍為王慕蓼蔡虛齋所賞識精書法詩自為家經
史而外亦嫻歌事天啟辛酉闈畢聊用解嘲天明報
至魁麟經尚着髭鬚登場徘徊不肯去眾奪之輒以
戲袍履赴宴謁主司一時傳以為風騷嘗過鄱陽風

天尺樓鈔

濤大作夢龍神乞句為二聯投水贈之浪遽息久不
第就選南平縣廉不諧俗治有聲陞二南雄府却光
澤妖亂父老賴之改邵武以大夫銜與考選蓋異數
也弘光中起吏部清吏司主事乙酉六月清兵至淞
所用士多明孝廉朱圖隆為平湖知縣吳佩為嘉善
知縣彭萬里為山陰知縣張堯揚為海寧知縣朱永
祚為烏程知縣沈希畢為新城知縣唐士晟為武康
知縣陳之杰為海鹽知縣陶梁棟為臨安知縣共十
七人而諸生顧鳴彪為杭州府知府皆不次時道焜
既避武康清令責朝急迺復入城闔故廬謝使曰道

焜老病且死必欲見道焜輿視來也繼責其子均出見均為壬午賢書道焜曰須使者明日來果明日登其堂呼均則道焜已自殺尸橫地衆愕去以狀還報因不深求均甲午清督學張崇祀道焜鄉賢而故十七人皆為其治弄兵者所殺

盧象觀宜興人總督象昇弟也崇禎壬午以南京解元癸未成進士清兵渡江象觀破家糾衆起義太湖清兵往來道湖口者悉出奇要截之道路為顛清兵深患之後兵敗鏖戰死於陣

葛麟丹陽人崇禎壬午鄉薦南都繼陷麟集精銳起

天尺樓鈔

義丹陽意欲振旅薄京以圖恢復清兵并力攻之麟死於陣麟雖文士貌如武人有膂力能開數石弓膂志而殺人多憐之

陸明永字嵩年鎮江丹陽人曾大父燦官給事父石官太史皆有能名明永性慷慨好義為古文詩歌才氣奔放楷書顏魯公法崇禎十五年舉于鄉年六十矣上春官不第謁選華亭教諭楷模多士為一時所稱踰年聞北都陷遺子本書曰生無以報先帝吾所以不死者喪君有君故也乙酉八月三日城破書明倫堂曰明命其永嵩祝何年生忝祖父死依聖賢

遂自經不死出投泮水被執以不屈而死子本為諸生亦善詩工楷法自父死號慕哀吟誓不復出甲午春坐同邑賀太僕王盛事株連被繫一夕死論者以為不愧其父

溫璜原名以介字介石湖烏程人崇禎癸未進士出吳忠節甘來之門為徽州司理甲申國變哭臨如禮并設師位于亭左三日衰服抱其師主歸私署號哭于路士民見者皆為之涕下乙酉清兵渡江江南郡縣望風解綬璜亦潛遁以家口匿山中閏六月金聲約共事部郡兵猝復府城守之數月以被問事敗城

天尺樓鈔

復陷璜疾走故匿山中呼夫人立令之先縊死有二女已笄璜手刃之僅一幼子為薇民抱去清兵追至被執紹之曰我有金寶在司李署押我往取至署璜取進賢冠著頭上大罵曰我廉吏安得金寶我恐妻女受辱往鄉連之死耳我刑官應死刑署故紹爾送我至此遂奪刀自刎未殊張天祿昇至營中百方救護夜半復甦方知身在營中復觸石而絕

郭符甲閩人天啟甲子鄉薦出初忠敏門下為孝廉二十年歲資脩脯僅足養母無童僕唯一老嫗應門士林目為海忠介一流人稱為介庵先生乙酉起義

於閩中兵敗死之時方酷暑七日後百屍俱敗獨一屍改顏下未殊而顏色不改視之則符甲也為收葬之汪志稷婺源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起義樂平與同事諸人分道進兵志稷兵先遇敵陷圍中志稷大呼曰願諸君努力廝殺勿以我死而隳心清兵合圍射之背矢如蝟毛罵不絕口而死汪碩畫休寧人崇禎朝為邊塞叅將有詩才傳其詩有彛齊不改殷腸胃馮節猶必漢鬼神之句黃道周與交常稱之乙酉南都陷道周率閩師出信州碩畫往從星源失碩畫捍信城一年金聲桓發省騎萬餘圍之三月援絕被執

天尺樓鈔

聲桓與碩畫夙盟有計誘降閉目不與通一語聲桓知不可奪乃設牲醴生祭之殺於廣潤門外馬嘉初門人崇禎壬午鄉薦乙酉清兵入徽州行薙髮令嘉獨不屈具衣冠南向再拜自縊死之王域號兩瞻松江華亭人天啟元年舉人在家以孝友聞除宿州學正流賊犯州域身親戒戎事峙糧繕器率士民固守城賴以全歷國子學錄監丞工部虞衡司主事會有幫城之役以勞奉旨加俸差督餉務兼理蕪湖閩其時上游盜賊充斥道路多梗而稅額頻增以為商病域上疏請復舊制以蘇商困久之竟

得俞旨復擒巨盜數十人江路無壅督銅鉛數十萬觔復命至揚州聞京師之變報解南部一無所私陞本司郎中其年十月陞建昌知府加銜江西按察司副使北兵陷無州城誓衆固守而城中有內應者遂陷益王出走城被執至南昌大罵不屈送武昌殺之時八月二十日同死者江西右布政夏萬亨分巡湖廣道副使王養正推官劉允浩等與城六人並傳首江西棄其屍城下武昌人收而葬之於沌沔河題曰六君子之墓第三子鑰走福京請卹未覆閩中陷不果

天尺樓鈔

趙珽字玉如浙江慈谿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侯官知縣行取考八詞林忤時貴改調息儀陞工部郎中出脩兵河間壬午清兵深入珽抗守七月久之兵食兩訕城陷清隊有珽同鄉勸之降珽罵不絕聲清洞其胸死城上而印尚懸臂全家十四口俱殉詔贈大理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子先卒昌孫胤代襲南京通百官多以護蹕遠竄廷祥獨閉署不出及禪王至宰相以下皆報冊投誠廷祥以公服投秦淮河中死

石匱書曰自古亡國之君無過吾弘光者漢獻之孱弱劉禪之癡瘠楊廣之荒淫合併而成一人王毓著曰只要敗國亡家亦不消下此全力也嗟嗟帝昺死而趙氏肉盡張陸諸君子亦死趙氏耳死肉乎哉

附張捷楊維垣

張捷字赤涵南直丹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初授山陰縣令有能聲擢監察御史歷官陝西按察司副使致仕魏璫用事驟陞太僕寺少卿璫敗為民庚午復原官辛未歷吏部左侍郎 烈皇帝用古賢良方正之科捷忽薦逆案霍維華堪用舉朝大駭 上震怒尋

天尺樓鈔

科臣吳甘來特疏劾之上立戍捷而廷臣呼曰之大胆張捷此崇禎乙亥年事也甲申復起原官以國變去乙酉南都改元以大學士馬士英薦代王永光為吏部尚書捷與阮大鍼楊維垣等黨比酷與東林為難請改謚文震益而復溫體仁文忠之謚復請以成國公朱純臣宜昭張輔劄贈舒城王純臣者闔索餽不及額刑死者也上為之允行又請表章三案及左袒鄭貴妃諸臣劉廷元等九人宜謚廢祭葬徐揚先等六人宜贈官祭葬王紹徽等四人宜各復其官未幾帝弃都城走捷匿鷄鳴寺裂繡端自縊寺僧解

救衛視甚謹捷與僧懷璧同寢乃私語懷璧曰我欲全節須尔成之懷璧唯之遂自經死之
楊維垣北直彭城衛籍山東文登人萬曆丙辰進士
歷官冀北道副使天啟間魏璫用事維垣疏頌功德
驟復雲南道御史巡按河南丁郊加太常寺少卿河
東巡鹽寔授太僕寺少卿璫敗又極口醜詆忠賢為
倪元璐所摘發仍錮逆案罪城旦甲申北變弘光監
國阮大鍼為魏黨翻案首用維垣為左都御史酷與
馬士英阮大鍼阿合攻擊東林不遺餘力請反坐王
之案孫慎行楊漣等之罪復刊行三朝要典又請卹

天尺樓鈔

三案被罪諸臣乙酉北騎渡江弘光霄遁維垣墜樓
裂其腦不得死復上樓投縲以一椅坐桌上呼其弟
推倒其桌其弟蒙面急走須臾氣絕

石匱書曰王子明可殺也然不可即殺亦不必即殺
張棖楊維垣日以殺王子明為事者也黃得功之疏
不至子明已幾死犴狴矣迨弘光霄遁而留都百姓
出子明於獄加以袍冕而君事之乃不能忘情於殺
子明之張棖楊維垣而張棖楊維垣亦不得不為子
明而死矣是蓋乙酉死而非死乙酉者也附之者外
之也

石匱書卷第三十三

凌駟列傳

凌駟字龍翰絳州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為閩部李建泰軍前贊畫曲沃兵潰降賊駟獨走真定派守東門城中有內應者城遂陷駟猶持戈巷戰身被六矢砍三刀倒枯井傍賊見已死舍之去駟血流被面橫積屍中有僧觀吾者見駟氣未絕負歸調養數日稍能飲食恐賊知乃以小車載往臨清醫治得全愈三月間先帝之變號慟欲絕糾合三百人起兵擒偽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

東其畧曰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
免民租虛聲則威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若狂
愚悞無知開門揖寇乃至闕城一啟即便毒楚交加
一宦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
尊賢縱卒恣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
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北各土寨來歸者甚衆
燕齊五十餘城仍復為明弘光登極授浙江道御史
巡按山東而北兵日偏嗣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
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
報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偽逆誠欲自奮

天尺樓鈔

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
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東國
大臣反覆懇切不啻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
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士而我坐受其名恐
亦無以服彼之心而伸我之論為今日計或暫假臣
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寔作東防俟逆
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
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于
江淮矣若臣之自為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即不
肖而有功名之想尚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

南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若支撐于此以為他日
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
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
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乞 皇上擇
一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
州縣以回人心時朝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
兵收山東者東兵盡下山東州縣駟南走至大名東
帥以兵科印劄招駟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自至南
京入對駟到陛見陳齊燕楚豫兵馬戰守事宜道理
險阻甚悉復差巡按河南兼提督六鎮兵馬相機恢

天尺樓鈔

勦乙酉正月誓師北上時許定國刺殺高傑為兵變
導客有進言太夫人老者駟泣曰時勢至此君親不
能兩全固極之恩圖報來世星馳至中州沈丘東兵
已破偃城渡黃河二月進歸德諸將欲退保沈丘不
可洪甸東兵至突圍出與戰不利乃築門固守開城
中有謀獻城者駟集文武將吏諭以大義願身先士
卒與東兵決一死戰文武將吏皆俛首不應駟乃呼
曰人心已潰事不可為矣拔刀自刎為左右所持頃
傳東帥令必生致凌御史否則屠歸德城士民擁入
呼號乞緩死須臾以救一城百姓駟曰不死不死吾

世受國恩奉命鎮茲土誓以死報朝廷肯以死累百姓乎遂與侄中書凌濶生騎兩馬馳入北營見東帥長揖不拜為言女直受我明累朝恩賜宜休兵息民以成南北之好遂為所羈以盛饌及裘帽革烏進駟皆閉目不視東帥以所執江南監軍道吳汝琦提學道蔡鳳使來勸駟駟不聽輒斬之以脇駟駟曰駟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駟但願粉骨齏骸以上報一先帝何惜一死雖於駟前日殺百人駟不眨眼也是夜東兵十餘人守之幕外駟乃作書與東帥曰駟受國湛恩誓以死報然猶覩顏視息不即自裁者蓋以封

凌駟列傳

疆人民起見寔有望於貴國也貴國為我明與國見闖賊射天赫然震怒力為雪恥貴國初心原未常有利天下今江北一帶盡屬版圖用以酬功願亦不薄惟茲半壁江南仍存明祀當如晉魏六朝故事永為唇齒以修兩家和好則駟之願也倘不見聽則駟死後哭訴上帝必作厲鬼以誅強暴素車白馬雲霧往來則今日揚子江之凌御史未必非昔日錢唐江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私交謹附繳入夜分緇於衣上題詩二絕與侄濶生同縊死之詩曰艱難歷盡也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

不如伏節學平原又曰叔死忠臣死節縹緲貞魂千秋凜烈東帥命殞之察院公署送銀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太夫人年七十歲子年四歲登第後未得一歸省事間朝廷壯之贈兵部左侍郎潤生贈河南道御史建祠中州春秋祀之

石匱書曰凌駟乘高一呼號召義旅燕齊五十餘城仍復為明此時人心未死望風響應亦何異田單火一日下齊七十餘城耶厥後弘光既立史可法設四鎮於淮安迄無一人焉計收山東河北使乘東騎未下之日一旅北出與駟犄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兗則

天尺樓鈔

天下事尚未可知也嗚呼凌駟死矣可遂謂國無人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四

江南死義列傳

沈猶龍號雲升南直華亭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兩廣
總督陞兵部右侍郎家居乙酉南都不守清遣故鴻
臚少卿王世焯以戚里招撫松江時知府姚序之同
知趙元會通判吳源先後解綬去惟通判陳淳華亭
知縣張大寧與鄉紳杜士全朱國威李凌雲吳培昌
等迎降清收府縣印去閏六月諸生沈雲生與進士
沈泓等約吳松總兵吳志葵提兵復松江赦獄堯庫
以官舍常壽寧守之而令金山衛指揮侯承祖即守

天尺樓鈔

金山于是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吏部主事夏允彝兵部主事章簡中書舍人李待問殷之輅等為名藩移檄改元神武推猶龍為盟主子龍監其軍以李向中為兵巡道史啟明為華亭知縣措餉練兵聯絡浙西等處為聲援與志葵約合兵襲姑蘇會故帥黃蜚統水師屯泖湖軍聲大振猶龍有姻家董庭為故尚書其昌之孫以河南知府歸清落籍乃來說降猶龍以自功於清猶龍咲而不答庭遂變計陽為勸猶龍朱家閣與黃蜚密議而潛告清虛寔八月初三日清李成棟李延齡等猝以兵大至執蜚及志葵等監軍

天尺樓鈔

子龍亡去將軍翁英負猶龍逃中流矢卒中書李待問見害東川織染局迹允彝急允彝不屈投水死清攻金山衛三日不下李成棟聞入水門守兵潰執承祖并其子杰父子罵不絕口與蜚及志葵並逮南都同日被難

陳子龍字臥子南直青浦人少英敏束髮籍譽東南崇禎丁丑成進士授惠州推官艱去補紹興子龍博學悉典故精韜畧居常喜談兵癸未金華諸生許都反以朱之彪為先鋒陷東陽義烏數縣都能文鷲聲望常熱贊子龍之門子龍曰吾可貴論歸降或曰彼

負不赦不復可悟子龍曰吾喋血生之彼必信我今海內多故彼才不靜令塞一要害可也都果來歸之彪說都白陳司李即不賣若保巡方必不賣司李乎都不聽之彪脫去都乃解散其眾以三十餘人儒服渡錢唐巡方詭受降皆掩殺之子龍大懊恨尋以考最擢監察御史越三月燕京變子龍曰吾欲善用都乃為廢然諾使都在其眾可呼也弘光中改兵科給事中多疏論封疆事當事不能用乙酉南都復陷吳松總兵吳志葵以兵恢復松江子龍自為監軍推原任兵部侍郎沈猶龍為盟主已為董庭所賣清兵猝

天尺樓鈔

至縛志葵吏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子龍亡去聞魯王監國紹興距錢唐擬東渡未果先是子龍司李紹興諸生鄭遵謙有所嬖小妻金氏者妬殺其婢事發子龍執法擬棄市未決尋國變出時遵謙已擁數萬眾稱制將軍開府小豐詔封義興伯喜怒岳動氣凌浙西而金姬為胡服王勒珠鸞坐軍中檀生殺即遵謙惟恐後子龍乃令諸生夏之旭往釋前故遵謙曰今日為國雪恥前事何足介懷子龍終以遵謙不能令金姬無怨遲遲而清兵五月渡江東矣丁亥清松江鎮將吳聖兆與東海富平將軍張名振初相善子

龍令夏之旭通謀議盡檄澤中諸負甲須海師至一
日起事不集清從海卒欽吳得一冊桂子龍錢旃等
名而子龍奴茅太者復告變誅子龍亟連徐爾毅黃
濤等以為常一坐子龍又獲謝堯文本稿迹乙榜侯
岐曾家乃得子龍並逮南都子龍意不受辱舟至跨
塘夜躍水死清以子龍首號西門一日夜不見或曰
有僧某私收殮之妻張氏亦自縊妻兄賢書張寬以
與謀連及被難子龍有子甫四歲石匱書曰陳子龍
司李紹興其當事多任其慮事多踈不能殺鄭遵謙
則不當寤之以法不能活許都則不當諉之以降此

天尺樓鈔

二人稍遲半年皆堪為子龍所用而亦何至為臨河
之歎哉至若吳聖兆之變海師未至則不當先殺府
佐既殺府佐則自當取道航海徒以酒席上禽人而
束手就縛則亦何貴於通海也哉是皆子龍之慮事
多踈一敗塗地則又將誰尤耶夏允彝字彝仲南直
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任長樂知縣舉卓異行取到
京其議吏治議練兵議邊帥皆侃侃碩畫時黨議紛
沓允彝亦以墻宇過峻病在好同方欲開發至公急
求時務而有疾之者目為异物天子大計吏最十八
人而允彝首之則為書名御屏而甲申之變作不果

用弘光中擢吏部考工司主事而黨禍益烈幾于不
免解歸清兵渡江郡縣望風解綬允彛為殉難家宰
徐石麟作傳適與侍郎沈猶龍等起義松江不成清
帥李成棟召之因投書數百言自矢勿二或曰浙東
尚有可為允彛曰吾目中無將相才安待之今不即
訣移日或生顧慮即允彛亦不能自必矣急走先登
赴水死之絕命詞畧曰以身事主不媿忠貞卓哉吾
友虞求廣成勿齋成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
京臨難遺書陳子龍昂以棄家全身後子龍欲從清
帥吳聖兆起義事覺亦投水死允彛子完淳夙稱神

天尺樓鈔

童常作表欲遠魯藩海中旋為奸者所發時吳聖兆
開府松江得其表寢之尋聖兆反清與東海島中富
平將軍張名振約內應事敗籍聖兆徭署得完淳初
表連完淳并逮南都就訊訊者曰若年少必為人所
作完淳曰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吾事已畢且此事豈
容代作吾父殉國已二年完淳速死尚無以見父地
下清置之法時同難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猶索
紙筆為書與家人訣作絕命詞字蹟不亂允彛贈左
庶子謚文忠

侯峒曾字豫瞻別號廣成南直嘉定人峒曾有孿生

弟岷曾及弟岐曾同學八九歲俱有文名江南稱三鳳岷曾天峒曾為人嚴整清介絕俗萬曆戊午舉鄉試第三天啟乙丑成進士授南部主事丁卯忤璫削籍思廟登極以清望補南吏部出為江西提學副使歷嘉湖道陞順天府丞辭以養親未赴甲申國變南大司馬史可法檄勸義峒曾傾家行中道盜劫墮水幾死私光再造以原官轉左通政使病辭嘆曰覆巢之後復為處堂其能久乎乙酉南都復陷與進士黃淳耀欲舉義兵遲疑未決會薙髮令下友人趙以調許子位就教峒曾峒曾愕然曰聞徐太史汧護髮自

天尺樓鈔

裁何不奮義即不可為乃與城存亡未晚也閏六月遺二子徧約諸義遂入城逐清署事官為戰守計粗備嘗一誘清騎入北關倉橋擊敗之久之清攻異塘兵敗力竭忽大雨城塌七月之三日清兵自北門登城二子夾峒曾下堞過通橋俯曰咄咄美清流則二子勸與俱亡不許歸家拜宗廟已率二子赴室後葉家池立水際猶大言頭寧碎節不可移竟同二子俱死時年五十有五長子玄演次子玄潔皆諸生能文章清怒峒曾首事懸其首於梨題曰元亮有太學生朱之熙陰購其首合殮池上而族人鼎賜潛以歸厝

龍江清令求其幼子玄滄走玄墓剃度以僧止潛浙之靈隱已而卧病遺筆云先君指仄一緘泪羅遺帶一雙五載播遷未離頃刻茲不應隨亡僧以遺筆并指仄遺帶送還其家弟岐曾字雍瞻以文章交滿天下國變遜居龍江僻處閉門著書已而清捕吏糾給事中陳子龍急不可得偶獲通海謝堯文有岐曾上魯王箋密捕岐曾并得子龍並械至跨塘橋子龍投水死岐曾遂及難母龔氏攜孫女五及岐曾妾俞氏同赴水死妻李氏為李流芳女能詩畫憤惋不食卒子三玄濟玄洵先天季玄泳字研德

天尺樓鈔

黃淳耀字蘊生南直嘉定人母方娠夢神授獨節竹一枝驚寤舉淳耀性恬易與其弟金榜折節讀書工文辭崇禎癸未成進士未投選家居己酉並起義應侯峒曾協守嘉定力倣城陷淳耀以弟還拜訣其父詣城西僧舍題數語于壁畧曰進不能置力皇朝退不能潔身自引讀書寡益學道無聞耿耿不寐此心而已嚼舌噴血于壁因投繯自盡至今僧舍血跡猶存或以其母夢脈竹此二子也蘊生初與其內人三書有云南信已不必言新縣主到決無見理居山用深於幅巾終其身遇寇婚喪祭禮稱前進士某即古

之謝疊山輩不過如此吾等此以為則可也初蓋欲以智自全自五月十七日以至七月四日城亡與止平完大節不媿為海內名士也錢旃字彥林浙江嘉善人雲南巡撫士晉子也崇禎癸酉荐順天賢書子默成癸未進士未就選南還弘光登極授旃兵部武選司郎中旃為世族能務名廣交亦多智畧傾動一時乙酉魯藩監國越中旃欲赴不果丁亥四月清鎮將吳聖兆反清清迹同謀索給事中陳子龍急或云子龍常入旃室并建旃赴南京訊者曰吾聞旃渠魁旃不死吾輩度不免于是必殺旃九月十九日同四

天尺樓鈔

十三人俱就刑妻聞難置酒邀姊妯話別引身赴水死子默亦自竄旃從弟棟字仲馭崇禎丁丑進士大學士士升幼子起義吳中至盛澤為鄉人所疑見殺李待問南直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北變以歸里不及難弘光登極待問至南都授中書舍人南都繼陷逃至松江與陳子龍夏允彝等受吳淞總兵吳聖兆約恢復松江事敗清督徧跡待問待問急歸家勸母出城母不肯去待問有計誘之母卒出城待問曰吾母出可以死矣冠服坐城樓上為北兵所執縛見清帥負固不肯行乃殺之于東門織染局前待問

書法與媚假以年歲當與董宗伯齊名
方維新浙江紹興籍南直淮安人幼稱神童能文弱
冠登崇禎癸未進士未就選乙酉清兵陷浙維新完
髮棄家走舟山依黃斌卿魯既監國入內地從少年
角起諸營既移屯開化等處以王正五夏葵石為將
每有戰功唐以維新為巡撫都御史嗣魯唐繼敗維
新出沒林莽每半道邀清兵勝敗不一雄常玉諸山
之間常和文信國沁園春一詞寄海寧徐有兼曰帝
王治道春秋書法膏夏嚴防戒太祖驅元重開日月
衣冠文物于漢有光三百年來士無廉恥賄賂公行

天尺樓鈔

廢紀綱寇蜂起于荊豫之地跋扈誰當神京颺忽嘆
賊去鹵來更可傷使中原赤子一朝薙髮天朝人類
頽化犬羊博浪揮錘中流擊楫慷慨悲歌拂劍霜同
心者早乘時奮發雪恥恢疆尾署大明臣方維新具
草戊子各起率廢散三月十五日與清兵戰不利走
伏莽顧眾盡逸去久之走出嘆曰事無能為不如死
因謝左右懷印隻身詣清營金華大言曰某大明都
御史求死至此必與我謁爾鎮蘇一言而訣既見蘇
不屈蘇曰此何時乃相抗哉維新曰即知不可為為
之而不成如今者可以含笑入地矣與之食不肯食

日飲清水數四郡守錢廣居壬午賢書也維新廷杭
曰足下自維係何壬午廣居無以答建杭方牽候門
外未即訊談咲如常時清人咸咋舌襍乞詩句維新
信口而應須臾得百餘首語雖率直然義氣凜然聞
者無不傷心且曰吾以徹骨香無恨矣明日此時歡
喜也時有進湯一匕者亦為二詩謝之曰毋令地下
負此夙債及入訊語多不恭問其家曰要做忠臣豈
有妻子發蒲營殲死年二十五歲衣帶有遺詞云正
氣千秋永不磨滿身鉄鎖咲呵呵不能報國空慚死
一點丹心赴汨羅又曰生為明臣死為明鬼見危授

天尺樓鈔

命。庶幾無愧

華夏字吉甫浙江定海人初督學江右黎元寬讀其
文撫案曰志苦思堅此不與俗靡矣因諸生得例貢
朱廷試丁亥與御史楊文瓚同學董志寧屠獻策等
密通舟山黃斌卿期十二月四日須斌卿奇兵嚙城
下則城中起內應未及期事覺被擒斌卿乃竟數百
艘突定關果乘潮疾城下桃花渡顧城中無起者清
宿戒拒力兵不得登陸相持者兩日時三舟膠沙餘
俱復漾定泚出去清逮夏廷訊責其党夏曰事自夏
無他已知秀才做事十年不成但起義美名不甘飽

他人請但殺夏訊者義夏欲釋之復大言曰即清不見殺夏不欲生遂赴獄時同事董志寧方為邏者所捉忽喧傳外洋兵至志寧叱役若知之乎不相護乃厄我役手顛得脫亡去而夏必不及也復訊夏主使曰太祖高皇帝主使問所党曰党多給楮筆畫書倪范諸公之先死事者已痛罵謝三賓不休同屠獻策等遇害為戊子五月之四日楊文瓚別有傳石匱書曰昔曹操欲殺楊彪而孔文舉曰楊公四世清德奈何以袁氏罪之蓋謂其子若孫皆肖其祖父故當以十世宥也今觀吳淞之變以府佐鉗網諸公

天尺樓鈔

者為楊大洪之子以至戚阮陷諸公者為董思白之孫反面事仇操戈入室何其畧無人心也侯豫瞻曰吾家世受國恩義不可負則楊董二家豈不受國恩者耶人面獸心一至于此然則彛仲豫瞻父子死節自當以良金寫像世世祀之矣

石匱書卷第三十五

夏之旭編之章何光顯列傳

夏之旭浙江嘉興人庠生乙酉六月從兵部主事吳易起太湖潛走浙東請兵監國會清人為間于國舅張國俊清督撫張存仁行奉表來魯矣之旭為吳易之言曰易惟浙東之力自足辨清果偏師綴其背項乘人心之未去捲土為仇臣向已言之熟矣此間小人甘言惑聽臣切憂之夫敵之為此計者其說有二一臣緩我一臣窺我我無以制其命又彼無內變之激起遞云懷貳釋甲來歸此以給至愚不信且使姑

存此言朝廷思慮未免縈此而失彼則呼吸勝筭其因而放廢者多矣古人狃小喜而召顯禍往往如是吾無以行計為計輒臣踈隙示人不如善謝之監國為已其事先是陳子龍司李紹興常以罪坐鄭遵謙小吏金勿赦至是子龍將就浙東復令之旭釋怨于遵謙曰往者子龍承乏茲土以執法之故開罪將軍誠奪于將軍之所尊不能為將軍遂私情圖得當將軍行歟其所以今將軍以隻身奠九鼎功在萬世夫務遠者不恤近累器大者不存小覺而又側聞將軍之誓師曰不及私仇今屬戲下任驅馳保無睚眦未

天尺樓鈔

好子將軍平日者哉尉少年而侯什方古人之所以為大度百世也遵謙曰諾僕方承教于司李前事何足云之旭還報于是子龍果擬東渡而越事敗矣丁亥復遊說清嵩江總兵吳聖兆曰以從故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來敬賀將軍聖兆瞿然避席曰某事清無狀日喘喘何足賀之旭曰臣聞清朝廷以將軍矢石功懋將軍爵土世券毋數將軍獨不聞乎聖兆曰無之矣之旭曰嗟乎臣之夢寐圖將軍而未得其寔也夫古人一語告變食邑萬戶矢以帶礪將軍以勝國雄鎮一旦委命有戰負創日闢疆土而未蒙遼陽一

較之賞然則清之成將軍者大矣聖兆頰首曰僕未
究其寔之旭曰語云功高不賞厚德不報誠以將軍
之功宜進通侯南而十城左進趙女右列吳姬珍賜
相疊勞苦有加所以慰上勲而嘉擇主而有獻計于
朝廷者曰關東之士即兜鍪下賤不失為扈從夫明
君誼辟無不厚故人而私于鄉誠以其素可信即肺
腑無二也今此殊林并數棄其主而半道來歸即安
知不以前者視今一旦挾有尺寸自為風雲即不然
趙趙擅制抗不用命奏請無厭根據難拔此時而果
為子孫計不得不勇剖前勞付之于一擲故早行裁

天尺樓鈔

制使得僅保妻子終天年報嗇而恩長故曰成將軍
者大也聖兆曰功罪豈無定案哉即不過望亦何至
是之旭曰嘻未也高鳥良弓之喻聞之習矣彼韓彭
之不終豈真有异志晚漢家黃屋自大哉天下已無
事此英雄未老誠可惧也聖兆曰彼皆不自善故不
及後貴而能謙所以長世之旭曰臣之東家有女再
嫁彼自言吾割股為後夫食吾織髮為後夫衣貞若
過他女而里閨不信何者重疑其中夜之所迴思也
今將軍盡忠于清可以矢日而清終不釋然于將軍
以將軍中夜之有所迴思也聖兆沉吟有間乃曰以

先生言且若何之旭曰如臣之謀不宜聞四耳聖兆
顧左右且退長跼請教曰先生卒何以教我之旭曰
志士立功賢者務名以揚子雲之才不免莽大夫之
書君子傷其不卒果欲生榮名死廟食不如決策擇
所向無而與俗同今東南之人心未去也操盾而自
制者林澤皆是也將軍之所部皆故諸鎮之選材逸
步也而田橫之自完澣上者尚數十部即建菴廣地
為清靖不律而未蒙厚報皆如將軍其初盡出不得
已今欲一旦行其所得為者可一二數也誠飲血嚙
冰復勝國故年月掃地而起約島兵會獵于金陵而

天尺樓鈔

林澤之操盾者各戰其郡使不獲相救然後馳檄楚
豫發策閩粵使皆選銳應援照諸壁于雒陽次第而
進而間走平西俾持弩反向如是天下不足圖也而
將軍為首功都王侯而寵百世史冊揚芳名于無窮
漢之馬鄧唐之郭李再見此日不然者清一日以故
尺書召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訴于是悔不從蒯輟之
言而徒負萬世不諱之號身名俱敗為天下笑頃者
陳兵科之所以惓惓于將軍也聖兆于是與子龍盟
出糧艘海上陽為失風接濟島中與富平將軍張各
振期四月十七日島兵先至然後內起已而失期敗

事獲遺冊按索子龍急或告之旭嘗為子龍謀議當知其處並建之旭之旭匿文廟自縊顏子位前滿之章山東掖城人父尚謙明經書法高古年五十有三乃舉之章則夢空大四字云天啟文運覺而之章乃墮地知為不凡之章幼敏捷五歲通貫韻學十歲從父任武城教便小戲絕倫常練土作砲誘諸集羶百十輒用匾砲擊散用側砲擊起一舉輒盡無遺已而就講趙玉衡與王子房漢深相結酷好談兵以天下為己任甫就饗序勇自許常云如艾南英可與一秀才做餘文各剋時絕宜一概革去遂有莫咲謀

天尺樓鈔

生薄君看得意人之句辛未建兵欲入詔毛文龍裨將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合防登萊孔李過吳橋兵失紀擅殺市菜傭激為亂并騷鄉紳王象春家反攻登州而先仲明為內應城破有德據之圍萊州八月乃解去之章謂菜之不破天也作城守秘妙以為攻不知所以攻守不知所以守精初門遁甲六壬等數自以諸葛且當肩隨講虛實勞逸諸兵法每發前人所未發萊城積粟可三四年而特苦無鹽鹽斤與白金等凡經時不食鹽眼直不能舉即舉見一綠其病曰雀瞽之章令城中盡煉秋石病稍解而亦諸相

法決將校安危如燭照巡撫徐從治方登城之章
道欲有所言不可得退曰撫軍不長此日矣須臾中
敵死年二十有六輒告終養絕八股業攻詩古文審
天人理數王佐之學有四書浴一書以為聖賢蒙塵
矣不可不一濯大約鑿空稍近于理如為政十室志
道罕言章即宋儒不能難常作鼓贊以外圓而中則
虛叩則鳴而否則寂為人若是則已矣自傷其不見
用作詩曰大化委權祿奸庸徧天下譬彼有酒人不
飲能飲者有代耕法一人走而有四牛之用有自行
車法載砲于車以火行車車前而砲作有飛石法砲

天尺樓鈔

窮而石起有火龍法有虎口蚌梅花城諸法不勝紀
萊撫曾櫻取其書讀之中有不打一則撫卷稱絕試
之禦敵果驗時詔山林異材或云子且一出之章仰
天不答有經濟六書太子觀政屯田及開膠河等題
甲申預策國勢不可為果有三月十九之變賊牌至
其友趙琳拿起碎之之章曰無為旋敗耳時癸未進
士王之相為賊來守萊州適賊敗百姓咸起殺之并
紳紳之從賊者自名起義逆清相尋宿怨不已舊道
臣張國士入城邀之章聯絡各義皆且奮卒以大勢
去不能就十月清守令至或言之章前事之章詣對

簿曰此事誠有之雖不成不可無此清重其名釋隨
奉母隱定海中山有孤忠先報國大患每忘身之句
戊子同宗室朱慈燃潛觀金陵別去復歸定海永曆
遂授三省總制之章撫勅印勸曰數為之寧守正死
耳便為清所覺逮之章入獄訊者憐其才欲活之而
之章語多不恭與其長子某竟死獄中且籍其家妻
張氏携幼子女投河死諭家人預焚其居清人至無
所得第磬諸生出亡

何光顯上元諸生也為人任俠赴義一往初靈璧侯
湯以不直犯太學生甲光顯號諸士數百人劫湯湯

天尺樓鈔

帽乞講且止甲申冬阮大鍼以黃金納交馬士英士
英既擅國力授大鍼以原官起光顯憤不平作封事
一通歷數其悖逆諸狀數千言投通政司行止之知
必不上意使大鍼聞之而亦聞士英也大鍼與士英
果切骨陽為不問陰購尤奸歸為光顯不法十餘事
上言告光顯下錦衣衛錦衣堂上官馮可宗亦士英
私人士英使人密諷可宗必殺光顯并其子諸生某
報以殊擢時光顯父子已捕逮獄獄吏承旨為法苦
之瀕死者再矣十一月就訊西華門外有顧生者與
光顯非有素通經術為人伉直有智可宗延為西席

訓其子義光顯所為早起端設座中堂候可宗納坐
可宗下拜之可宗驚伏地扶謝曰公何為此顧生固
不起曰吾有所求可宗以生有私請曰緩急惟言之
僕能為者不辭也顧生曰必允吾請吾乃起可宗曰
姑言之顧生曰萬世之事明公在手勿忽夫光顯義
士也生未常外交非有夙昔之雅然聞其人尚節有
氣今既公所為已在天下矣彼以死爭之千載不為
滅事闕安危公必有以善光顯可宗方附馬氏欲得
當甚難之喋不能答生又曰吾固知難為夫相公必
殺一青衿而使對簿者受金證不移即曾顏坐斃然

天尺樓鈔

不可令光顯無子即今日所坐不至死死不至族其
子諸生某可稍借也可宗許諾即訊之日觀者萬人
咸冤光顯光顯但伏地不跪曰吾何罪可宗作色曰
即無罪何仇之多以手指諸證者曰汝自犯此吾不
能汝假光顯曰此非某仇諸輩自為金錢出力耳可
宗以其巧辯命具五刑光顯曰無須吾仇誠有之吾
仇三人但非此諸輩犯必死大聲呼曰第一人馬士
英士英所受而吾抵之罪一死則屈第一指第二既
大鍼衆所不敢怒而吾獨發之罪再死則屈第二指
欲屈三指脫可宗曰可宗奉二公為喜怒而吾不誣

服罪又死今日光顯分必死夫何辭時觀者為譁可
宗慙令左右立笞殺之則顧生勒其弟子走家人耳
語者數于是稍輕其子罪不至死

石履書曰我明自武定侯郭登為將智勇兼備以已
意設為欖地龍飛天網等火器神出鬼沒人不可曉
今觀滿之章所制虎口蚌梅花城諸法與郭武定所
製亦復何異然則之章真大將才也至如夏之旭之
舌辯不媿漢之蒯通而何光顯之伏闕上書請除奸
佞能繼東歐陽澈而起若顧生者則又季布之朱家
也天生此數人殆非易事而今皆形糜煨煉命殞肺

天尺樓鈔

嘉豈非邦家殄瘁乃壞此長城也哉余讀三傳未常
不為之擊腕三歎也

石匱書卷第三十六

劉宗周初彪佳列傳

劉宗周號念臺浙江山陰人父坡死宗周其遺腹也
家寒母章太君乳乳守弱息依外家以紡績供饘粥
萬曆辛丑登張以誠榜進士章太君朝闈報而夕去
暉陶文簡為作墓銘比之程嬰保孤事成下報宣孟
甲辰服除授行人乙巳以祖焯年邁疏乞終養侍祖
疾四浹旬不交睫居憂日邦君大夫不得望見顏色
却使過之亦匿勿見祖壽終過哀致疾邑令趙士諤
造寢所見幃帳有結儼食敗絮心佩服焉居家弟子

天尺樓鈔

日益進講學不輟服除起原官奉命冊封益藩時顧
憲成講學東林群起攻之宗周疏明憲成之學歸於
自反而攻之者以意見分門戶以門戶分流品其論
非是言者遂目為東林黨人時方推擇浙中司官咸
屬意宗周或囑以無談時事可望銓曹宗周惡之甲
寅復以病告歸先後匿跡林下者十有餘年授徒僧
舍足跡不至公庭有造廬者拒不見當道到門必進
強再三然後出見進賢冠徽黜高寸許而布袍角帶
殘缺失次騶從見者無不匿笑以此名重海內御史
韓浚以按浙時就見不納劾比少正卯而歸子顧劉

天尺樓鈔

廷元繼之欲置之死時趙士諤入為考工郎為白家
宰乃免光宗踐祚起禮部儀制司主事天啟元年
疏叅魏忠賢客氏朋比亂政忠賢大怒矯旨廷杖首
輔葉向高赦免止奪俸半年壬戌奉命齋會錄告孝
陵道陞光祿寺丞復命晉尚寶司少卿在職二十日
遷太僕寺少卿宗周以一歲三遷又見婦寺專權日
甚再疏移疾乃以太僕予告甲子起左通政魏忠賢
已盡逐諸君子宗周辭疏又為諸君子申理革職為
民崇禎元年召為順天府尹上疏請重事權要以久
任謁文廟大會師儒示以聖賢為學之要延三老嗇

夫洛地方疾苦發奸吏乾沒置之法又捕勲貴家人
豪橫不法及舞文犯禁者按治如律頒布文公四禮
俾鄉鄙服習遇中賁梨園什具責而焚之輦轂一清
二年上疏陳堯舜之道因言違事不足圖與加賦之
害上雖目為迂濶然亦歎其忠鯁會京師被圍米價
踊貴乃請罷九門稅修舖房以處貧民為粥以濟老
疾嚴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時樞督諸臣多下獄者
宗周獨抗言國事至此諸臣負任使誠無所逃罪而
臣以為陛下亦宜分任其咎昔禹湯罪已其興也勃
焉今日首當開示誠心為濟難之本日御便殿見群

天尺樓鈔

臣相對如家人父子以稟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
以獻可替否予言官不效則從而更置之無坐錮以
深其罪乃者朝廷縛一文吏如孤雛腐鼠而視武健
士不啻驕子使恩威錯置至文武皆不足信必曰吾
舍一二內臣無可與共患難者于是總提協之命稍
試以城守而閭閻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
不誨國者仰祈陛下翻然感悟以親內臣之心親外
臣以重武臣之心重文臣則太平之業可一舉而定
也又劾張鳳翼馬世龍等罪皆切直忤上意三年復
請上除詔獄齟齬新餉為祈天永命之本上方憂旱齋

居責其不修寔政徒事空言宗周又䟽糾周延儒温
體仁傾側事上之罪下詔切責將解任捐羨餘置學
田二百畝以給諸生凡三乞骸骨始得告出都門所
携止兩篋中貴人見而駭曰真清官也居家大集同
志會講首闡人人可為聖人之旨以證人名堂同主
會者為陶奭齡重建古小學祀尹和靖明伊洛主敬
之學乙亥枚卜冢宰以宗周名上召對言上求治太
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上不擇除
工部右侍郎明年上言陛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至
於帝王治天下之道猶未得其要領于是首厲意于

天尺樓鈔

恢遠而經臣遂進五年恢復之說己巳之說己巳之
後震及宗社朝廷始有輕士大夫之心自此厥衛司
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裔人
人救過不給而欺罔愈甚事事仰承獨斷而諂諛日
長自三尺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襍治五
刑歲自斲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刀筆治
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自叅罰在
錢穀而吏愈貪賦愈通自嚴刑與重斂交困天下而
盜賊蠭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自監紀遺而
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

而兵日驕自朝廷刻期盡賊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
幸無罪事急矣天啟聖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
之權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方冀與二三臣工洗
心易慮而不意賢如文震孟陳子壯者又相繼報罷
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雜流咸得操其訛說投閑
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矣凡若此者不過
始于陛下一念之矯枉而浸淫遂為厲階則今日轉
亂為治之幾斷可識矣上曰宗周素有清名亦多直
言但大臣論事宜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
為名高會閣臣溫體仁等以馬價空匱請捐助宗周

天尺樓鈔

獨稱臣不敢懷利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
切責遂引疾求罷既就道聞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
極論體仁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并及刑政舛謬數事
上怒以為比私亂改革為氏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
陳聖學三篇以切劘上躬多見採納尋遷左都御史
請申飭憲綱復書院社學罷詔獄從之會當大計發
中書某為人行賄事置之法一時風紀肅然已而京
師復被圍上申飭百官重責臺省以代人規卸出缺
等事禮科給事中姜埰既爭之上怒行人熊開元因
召對劾奸輔周延儒欺君誤國上愈怒與埰同日下

詔獄宗周力爭於朝忤上意革職歸甲申聞寇徧三
輔大會紳士議捐資勤王致書促撫軍行事比聞北
變即為先帝發喪被髮芒屨手執鐵叉向府道慟
哭期起義旅帥先殺賊府道不能主渡江向撫按哭
撫按又不能主後聞留京立福王興師北伐乃止弘
光監國起宗周為左都御史疏辭不允時新立四鎮
皆擁兵自恣而樞輔馬士英持定策功居中擅權引
進私人宗周赴召前有草莽孤臣上慟哭時艱及追
發大痛二疏大約謂非討賊復仇無以明陛下前日
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天尺樓鈔

宜駐師鳳陽東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以規進
取并及慎封爵曩舊官諸事隨疏糾馬士英士英恨
宗周次骨啖劉澤清高傑公疏劾宗周稱草莽孤臣
有不臣之心勸上親征以動搖國祚奪諸將封爵以
激變軍心士英與四鎮合謀必欲殺之遂力請致仕
頓行又糾阮大鍼黨和害正為世道病其進退闕江
左興亡大鍼深恨之乙酉五月留都繼陷聞弘光出
依靖南侯黃得功遇害上北轅群臣迎潞王監國宗
周曰國事尚可為也無何清騎至浙潞王降宗周聞
之慟哭曰此予正命之時遂不食有門人請先生行

文丞相事宗周躓其言乃命門人訪黃宗伯道周致書章大理正宸熊吏科汝霖圖興復乃食少粥居數日聞黃道周已入閩熊汝霖圖舉事為人發覺逃入山章正宸辭以不能閩郡人齋圖籍渡江復不食至四日嚼秦祖軾以江子遠袁夏甫文文山謝疊山事為解謂死尚有待覽書為食少粥六月二十二日門人王毓著自沉死上書曰門生毓著已得正命偽官俱已受事此一塊土非大明有矣願先生蚤自決毋為王炎午所吊見書歎曰玄趾得死哉予大臣也當為其難者乃復不食作答秦祖軾書後係以詞曰信

天尺樓鈔

國不可為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二十五日入鳳林道赴水長年掖之起困頓甚暫息靈峰寺子為以清聘書至閉目不視後二日至楊枋依秦祖軾居塔王毓芝來侯語及毓著為淚下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又曰吾始不食數日時燥渴甚因少飲覺味甘露精神頓生始知水亦能續命也今後勺水不入口矣毓芝曰先生心境何如曰他人生不可對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對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終日憂疑驚恐而吾心

中泰然如是而已又曰吾學之要一誠盡之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吾日來靜坐覺胸中浩然與天地同流蓋本來原無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若能行所無事則人而天矣二十九日作絕命詞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子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復何易嗣後止閉目端坐不出一言閏六月六日命家扶掖南向坐有頃遷北向息奄奄欲絕猶捉筆書一魯字至八日戌時乃絕嗟乎昔文信公餓十四日而不死又復進食乃嘆曰孤竹二士啜餓西山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劉中丞絕食者兩

天尺樓鈔

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騎箕始去嗚呼烈矣時與中丞同聘者有初中丞彪佳初彪佳號世培亦山陰梅塹人父承燦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大叅母王太君誕彪佳夢老僧跌坐深盆彪佳生而穎異年十七中浙江戊午省試時未冠擬束髮簪花彪佳不肯乃冠而起宴識者歎為遠大之器天啟壬戌成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上任至延津舟覆彪佳從牖中出坐覆船底幕客僕從飄搖險浪中彪佳從容掖之上俟後舟至皆得生赴任後寮屬胥吏皆以彪佳為貴介子且少不更事心甚易之及理牘凡民

聞利弊以及錢穀刑名無不洞悉若老吏郡屬稱為
神明甲子分闈得五經顏茂猷及郭符甲等稱知人
能得士時興化防寇集兵缺餉譁藩司門郡邑悞縮
不敢出彪佳挺身往諭刻期給餉一時斂輯復令自
推為首者縛送藩司治之事遂定戊辰考選福建道
御史癸酉巡按三吳宜興陳氏僕激變鄉民燬廬發
塚彪佳即巡其地首罪豪奴次擒亂首奏斬陳氏僕
及亂首數人餘戍配如法盡追還佔奪子女田產解
脇從撫良弱衆皆貼服巡按蘇州訪天罡名不得寔
大叅公長洲舊後謁署中各閉一室令書巨懟衆口

天尺樓鈔

一詞者七八人彪佳至玄妙觀檄紳衿耆老令百姓
縱觀先講聖諭次卹節孝縛諸天罡於階下有一人
肯保或言其生平一善事者即釋之其尤者四人衆
論皆確立斃之杖下由是群奸股慄境內肅然乙亥
請告歸築別墅於寓山日依太夫人承歡膝下庚辰
辛巳越中荐飢彪佳與劉宗周分區賑米設廠賑粥
病者藥之死者埋之深山窮谷無不親歷有道濟錄
行世壬午九月特命起河南道掌大計拜命即行以
小舟直抵淮上聞邊信緊急南北道梗四方輯瑞行
者皆不敢渡河彪佳曰君父有難即無召當赴難况

受命掌計取吾行決矣遂向淮撫史可法借材官六人再募武健六人彪佳亦戎服介馬齎乾糧且探且行時閏十一月十三日也宵行夜宿兩日一食十二月初四日入都門南北路梗行旅已絕咸指彪佳謂從天降次日見朝左都御史劉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以直諫被譴彪佳疏救上怒責令回奏彪佳執言如初上不之罪癸未三月初六日上召至平臺面加慰諭并訊所歷地方被兵情形彪佳一一詳奏上為慨嘆賜茶餅而出四月北騎出邊二十八日方舉大計彪佳一秉虛公輿論大服終計事無敢以一錢一

天尺樓鈔

簡及其門者銓部吳昌時為宜興私人上命科道轉京師者必別歷藩臬以鍊其材昌時即借以恐喝臺省舊例外轉二人昌時欲增額至八彪佳曰上意在鍊才非外之也余首策請以身先之可破重內輕外積見然宜漸行不可驟駭觀聽昌時陽唯唯不俟掌篆牒移竟疏推六員彪佳曰二百八十年職掌自予隳之矣遇昌時於朝面折之因上疏明職掌并劾昌時奸邪貪穢上臨軒極刑詳鞠服罪棄市計事告竣例陞御寺彪佳固請循三差劾刷卷南畿比至留都遂聞北變望闕號慟幾不欲生五月朔史可法馬士

英迎立福王諸臣議援宋高故事先立為兵馬大元帥彪佳曰不若稱監國為正有本朝故典可據諸臣方上監國寶忽聞有即正大位之議彪佳力言不可議遂寢三吳變作廷推彪佳往安撫初八日領勅即行抵京口斬擒犯三人亂風稍輯時監國已正大位陞彪佳大理寺寺丞即轉蘇松督撫六月蒞任甫八日史可法有騎兵數千住京口土人防之過嚴蓄怒已久遼浙將恃勇相激遂憤闕浙將戰死兵潰騎兵乘勢焚掠潤城外數十里如洗二鼓報至彪佳昧爽即行至潤城不入署單騎視焚劫地勞問居民計戶

天尺樓鈔

給錢償之時四鎮雖開藩江北寔眈眈江左彪佳至京口相要害設營堡緣江不旬日而布置周密四鎮以幣交彪佳却之報書與陳大義感以至誠嗣是無一卒敢渡江者高傑駐師瓜步意欲虎踞三吳彪佳曰吾嘗再以誠感之因約期越江南面會於大觀樓傑意彪佳文士不敢輕離潤城訂期已駭屆期颯風大作意彪佳決不能至而小舟破浪頃刻到岸傳呼曰初都堂至矣傑益駭服及見彪佳止攜老胥一人廝養一人傑亦盡撤其部下將士彪佳與握手如生平歎為言共獎王室大義凜然傑大悅服曰傑聞人

多如公者傑甘為死公在吳一日傑敢不如約者有如水乃置酒燕中丞彪佳以國變辭為一飯而別彪佳此行有危而止之者有請設伏金山脩不虞者有謀以勇士假胥隸從者彪佳咸咲謝之是日江風大惡多勸易期彪佳曰吾失信何以信人吾為三吳億萬生靈往死亦何憾歸舟風益迅小舟如葉彪佳毫無難色又開館禮士設筭受言民隱既上通而士至者人人以初中丞為親已院署有大池久淤中丞至即命濬之人勿喻其意一日謂其死兄駿佳曰此弟止水也蓋吳半載事皆就緒馬士英憾劉宗周斥其

天尺樓鈔

奸邪并恨彪佳喉御史張孫振疏叅彪佳前阻登極為有心擁戴潞藩彪佳即以病告歸乙酉朝事日壞彪佳痛曰江南即燕都之續矣乃挈妻子入雲門為避亂計五月南都不守六月皇太后至浙潞王監國黃道周請設蘇松督撫少宰王志道以彪佳名上起少司馬理戎政事行將總督蘇松方奉命而北兵奄至潞王出降彪佳仍入雲門貝勒至武林以書幣聘彪佳遂給夫人曰此非辭命所能却必身至武林固辭以疾或得歸耳初五日携長子理孫發雲門至富山顧理孫曰而翁無他失惟鮑泉石多營構亦一過

也昔文信公臨終貽書其弟囑以文山為寺吾亦欲捐此堂樓禪侶以懺吾過晚命具酌暢飲數卮移時子侄童僕皆散去獨呼祝山人至瓶隱密室縱談古今忠臣烈士娓娓數千言屬山人焚香煮茗遂開牖望南山咲曰山川人物皆屬幻影山川無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復向榻中端坐瞑目屏息良久忽張目曰向謂死若何如此是矣乃促山人就寢遂至八求樓啟大叅公祠以文告別復歸瓶隱作遺書曰臣子大義自應一死十五年前後皆不失為趙氏忠臣深心達識者或不在溝瀆自經若余涇涇小儒惟知

天尺樓鈔

守節而已以硃筆大書几上赴水而死祝山人蚤起遍索之不見大呼號理孫夢中驚起挈數舟求之深水不得有頃東方漸白見柳陌下水中石梯露幘角數寸急就視彪佳正襟危坐水終過額冠履儼然鬚髻不亂面有咲容太夫人跌坐澡盆之夢至是驗矣隆武帝闔中贈彪佳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劉宗周贈少保工部尚書謚忠端

石匱書曰嗟乎初中丞之死而名之曰忠則可及也名之曰敏則不可及也蓋處中丞之地無一可死乃時事至此萬不可為明眼人視之除却一死別無他

法中丞乃乘便即行計不旋踵凡中丞之忠孝節義皆中丞之聰明知慧所倉皇而急就之者也余故曰殷有三仁吾越亦有三仁劉念臺則仁者安仁也初世培則知者利仁也倪鴻寶則畏罪者強仁也三先生有知當不以余言為妄矣

又曰文文山知命而抗命者也其意活劉念臺知命而受命者也其心死故一則餓不死而一則餓死之謝疊山却聘而求生者也其詞宛初世培却聘而不欲生者也其詞決故一則緩死而一則即死之四人之意微有不同而盡心於所事則一也余生平慕文

天尺樓鈔

山疊山之為人而恨不得與之同世乃日對二君子而不知文山疊山之日在吾側也豈不陋哉

石廬書卷第三十七

黃道周金聲列傳

黃道周號石齋福建鎮海人道周生而好學攻苦年三十不能為諸生乃益自負落落無所可學使者聞其名方營構先賢某詞囑為上梁文道周縫掖進謁援筆就璀璨驚座繇是聲籍八閩有相者唐申道服謁道周曰慶時宰相也道周悅舉萬曆戊午鄉試第七人天啟壬戌成進士選授翰林院庶吉士補編修時東事方始輒苦辭歸道周以為冗濫宿蠹之所致輒草上之略曰臣聞善為國者有十年之筭而後議

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為國者
計詘于朝夕而議懸于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
如煎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岬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
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
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激汰一冗一
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故
今天下以為貧國之患臣獨以為富國之患天下之
患以為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為國不見貧中官不見
貧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
之夜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牙爪朝官不

天尺樓鈔

見貧而冗吏奸胥輿阜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
省而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膺仕以白望其聲利邊
官不見其貧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
一切不省又益之朽頓破冒棄有用於無用以自喪
其軍實故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又曰團營中
外十二萬眾散為工役隸于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
食糧八九十萬直隸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
七百餘頃侵冒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稅苗地內饒
草塢三輔五十萬戶口四百萬推埋無賴者億數無
所用之而常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

十七萬賞賚外裔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閩門內外四五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等度咨且不出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又曰會昌之末襍賦極少猶凡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千餘萬其兵皆八十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蠹生兵多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不毒人則毒其身道周強忍敢言以聖賢自命淡泊廉靜不事鮮好初為文譎辯似子繼乃閱肆矯絕近代天下咸以為山斗魏璫時以東

天尺樓鈔

林見廢丁卯 思宗嗣位道周論易數以為今上即位之年當師之上爻退而謂所私曰不敢明指乃比之上爻耳庚午出典浙聞時黨與翻覆至以東林比崔魏叅蜀開復道周請罷歸遂以用人行事一疏指斥當事畧曰臣觀邇年諸臣無一寔為朝廷者具用人行事不過吹求報復而已自庚午春以來盛談封疆寔非為陛下之封疆不過為逆案而翻封疆設諸芟鋤逆案者無端而陷封疆之內至于封疆之要塞利害區畫布置無一言反之自辛未春而後盛言科場寔非為陛下之科場不過為仇隙而翻科場使諸

素無仇隙者無端而陷科場之內至于科場之源流
清濁屈折易難無一言及之臣觀古之聖賢日久經
營不過兩事外攘裔狄內屏小人今皆以此二憂遺
陛下而裔然自托于催科比較之末圖事而事失則
曰事不可為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可用獨以隻句
單詞竊周孔之學廢聖賢之道是臣所仰而長歎也
又曰宋儒有言邊帥之才即不可得當于縉紳廉幹
有識中求之臣觀萬曆中年林下諸臣如鄒元標趙
南星高攀龍等二十餘人淪棄十九釀成門戶之禍
今又無故取諸縉紳稍有意識者舉網投罟即緩急

天尺樓鈔

何所得半士之用乎其後上益鏗急務毫末刑獄繁
作道周一人之身是非者數矣壬申罷為民丙子復
起原官旋告病因上求言省刑一疏丁丑陞詹事府
少詹既而上之用人益濶每以召對片言決之而陳
新甲以居歎駮列本兵廷臣莫敢力爭道周上疏劾
之不聽久之新甲坐東事不成伏法上復奪情以閣
部楊嗣昌出督師中州嗣昌以口辯見幸道周上言
朝廷即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
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乃召廷臣于平臺問道周曰
朕聞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

爾前疏違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
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為國家不為功名自信其無所
為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
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
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
及臣所惜者綱常名教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
傲物遂非唯伯裔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
也道周曰伯裔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辯道
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出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
不知父母臣常再辭而明肯俯切道周素負人望臣

天尺樓鈔

所仰企今謂不如鄭鄩臣始大息絕望鄭鄩杖母行
同是鏡道周又不如鄩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
章不如鄭鄩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為
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
言偽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
臣無其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
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一生學問止辯得一張佞口
起去罷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辯
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之前諂
諂而諛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

上怒甚叱去之明日有旨降道周江西布政司都事
庚辰巡撫江西都御史解學龍薦舉人才疏中極稱
道周忠孝為我明道學宗主可任輔導上大怒逮學
龍并逮道周道周囊無一文守士及紳士爭捐助餉
縱騎道周曰行乞假金是欺朝廷願如故事瘁肌血
勿恤縱騎亦感謝不取益厚遇道周入都案以為學
欺世應大辟刑部尚書劉澤深力請減戍詔於午門
外各杖四十杖畢道周向學龍四拜曰道周不才相
累舉止如常遂往戍所已而賊陷中州福藩殉難嗣
昌知失律喪地不可救乃自殺上已悟道周所言非

五人集妙

妄會輔臣周延儒侍講筵上偶言及岳飛事嘆曰安
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
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
冊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還宮即傳旨
復官道周見延儒專政遂謝病去廬先人墓側作易
正言數學極深秘講學江東註洪範孝經小學諸書
癸未冬山寇橫漳泉間殺副總兵阮居民爭就道周
廬避難賊果過門不入甲申聞北變約鄭芝龍起義
不應弘光監國起吏部右侍郎南都時事日非居數
月奉命祭禹陵欲便假歸乙酉南都陷還漳七月唐

王入闕稱帝道周以擁戴功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上曰黃先生博學吾聞之當有機用以應時艱道周密陳芝龍不可恃然閩粵之勢已盡屬鄭氏鄭氏素恨道周益不為用明年詔以閣部封文明伯同定鹵侯鄭鴻逵之師北進鄭芝龍不與一錢隆武給空劄百道為行資而已道周檄門人各籍家丁具糗糧以從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鄭鴻逵師竟不進道周角巾披褐手執小幟麾其衆前止二十騎而已清將許漢鼎來見蓋道周武闈所錄士也言部下清騎數百人欲歸順願先生

天尺樓鈔

以單騎撫之道周大喜從之去數里被縛漢鼎下馬泥首稱死罪曰洪督師計也遂與兵部主事趙淵卿中書舍人賴敬儒通判毛玄水等同至金陵羈之尚膳監中洪督師與道周同鄉使人勸之降道周閉目不答使三十人守之一日傳道周急知不免以正命絕筆詩一卷付門人吳繁社藏絕命詞于衣帶擁至院門督師勿與相見過西華門道周坐地不起曰此處死與我 高皇帝近矣遂刑其地為三月十八日也與四人同畢命于此洪督師命江寧典史徐大綬視道周處大綬欲收殮之出金犒隸卒密藏其櫬于

古廟之夾墻又潛竊道周與四人之首分識并埋息
心亭誠廟祀守之庚寅六月道周子黃子中來尋父
屍偏訪金陵無跡踪有趙章者為道周門人夜得一
夢道周與語曰幸得復見子輩當覓我子息心亭覺
而異之奔告子中遂至古廟見廟祀破夾墻出道周
櫬再發五人首道周首不腐敗開櫬入之歸葬并囊
四首歸各還其家閩人稱異

金聲字正希湖廣嘉魚籍南直休寧人父賈楚寄楚
籍登賢書崇禎戊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始歸
休寧聲負膂力悅武事學易理于陳雲莊更得慧定

天尺樓鈔

法與同官劉之綸聲氣往還自申甫者善談論自負
知兵以占侯干聲聲暱之一日宴客夜分席散甫附
聲耳指天曰木星犯太薇垣急恐有邊警半月後果
報女直兵入口聲神其術 思宗召對諸臣商確大
將聲薦申甫上命兵部咨詢籌畧并任用練兵遂以
聲為山東道監察御史劉之綸為兵部侍郎同叅贊
軍務申甫兵未及練而猝當敵全軍覆沒劉之綸陣
亡金聲脫走于是彈章群起上曰即何不言之授簡
時乃為事後之論猶以敢任暫令致仕辛未徐光啟
奉旨修曆特荐聲素諳曆法壬申起山東道御史與

光啟同修曆法迄無成功甲戌陞山東僉事未任以原官養病癸未起修撰聲先馳奏鳳翔巡撫馬士英不職狀侯旨清江浦旋憂去甲申三月之變得不與難乙酉南都不守聲集義兵與推官溫璜嬰城死守閩隆武遺官授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徽寧池太督師恢勦尋又加兵部右侍郎假以便宜行事先是聲與黃澍為文字知己後以澍挾左良玉稱兵犯闕請誅士英益附澍丙戌清兵至徽徽不即下澍携數十人倉皇至城下自言湖廣逃回來與協力聲信而納之為內應城陷遂縛聲檻送留都見清督師洪

天尺樓抄

承疇聲大聲問洪曰公識我否承疇曰豈不識是金正希洪亦問曰公識我否聲曰不識也承疇曰我便
是洪亨九聲喝曰此亨九受先帝厚恩官至閩部
辦鹵陣亡先帝慟哭輟朝御製祝版賜祭九壇予
謚蔭子此是我明忠臣公是何人敢相冒乎承疇聞
之面頰不出一語聲被擒時有友人江天乙者請與
俱聲固止之不得天乙周旋檻車數百里不少離語
聲曰大夫死耳何懼為聲見承疇天乙扶掖之語稍
怯即大聲代答得稍近承疇座天乙出袖中所石擊
之勿中承疇大怒命與聲同日棄市聲至大中橋坐

地閉目內視持慧定力數人拔不起刀砍之不即入
衆乃大駭良久聲張日指其心曰欲了吾事請從此
入果刺其心乃斬首而天乙際其處初聲之至南都
也命僕治櫬僕治櫬二聲駭之友天乙曰幸益而三
聲益駭至是僕亦自盡蓋三人遂其志云

石匱書曰黃石齋正人也而近於迂金正希奇士也
而近於誕本不知兵以書生而踐戎馬之場可望其
有成乎若夫一往孤忠行將與天子爭勝石齋固復
為之而正希造次請纒雖若孟浪至未後一着之死
靡他差強人意噫嘻二君子之病誠在迂誕然使其

天尺樓鈔

不迂不誕而能若是乎哉

石匱書卷第三十八

黃得功列傳

附劉澤清高杰劉良佐

黃得功順天人號黃闖子軍中呼為虎將崇禎壬午為總兵出守鳳陽逆賊張獻忠設伏擒桐城守將廖應登以重兵圍桐城半月得功提兵往救兵至即遁皖撫檄之駐師練潭與安廬道張公亮飲酣時得功年踰六十披甲躍馬提刀以示勇悍由小坡下策馬行三五里至其營帳高丈餘得功縱馬飛騰如履平地觀者吐舌後追賊將劉達達已越澗走澗澗數丈得功鞭馬一躍而過撞澗邊礮石臂折用左手擒達

先帝賜之璽藥錄其功封靖南伯甲申北變後帶兵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收為四鎮封靖南侯轄滁和駐廬州廬巢無為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光固一帶左良玉兵下蕪湖馬士英調得功兵截守上江屯兵太平府據浮橋為寨時值南京有王子明事錦衣獄具處斬得功上疏曰先帝身死社稷天下痛之太子二王俱在賊壘生死未知天下引領方望其來今聞王子至京無不舉手加額近傳為假冒已成大獄即欲加刑臣一聞之不勝駭異先帝太子已立東宮曾出講學在東宮則有東宮侍從在講學則有八直

天尺樓鈔

講官左右多人豈無識認奸徒雖閔不畏死決不以現在之性命博未來之富貴故人多疑其非假今既云講官王鐸識認過矣侍從太監辨駁過矣錦衣衛刑部官勘問過矣千假萬假所不必言但臣謂真固不可殺假則尤不可殺勘問多官既知是假遲之一年太子二王一有的信則此人萬死莫贖斬之市曹與眾共棄人人快心萬一尚在狐疑不殺則是假還假殺則雖假亦真萬望皇上留之詔獄待日久論定真假自明殺之未晚如或冒昧加刑臣即訓兵趣闕以問刑官之殺吾先帝半信半疑之太子者諸

臣其何所逃死疏上廷臣昨稽相戒王子明得以疑
獄不死乙酉以破左良玉兵晉封靖國公五月弘光
與馬士英約逃士英先走弘光誤走太平遂奔得功
軍得功收之營中是時劉良佐剃髮先降為清向真
走報得功謂良佐不忘舊主前來共圖恢復得功信
之過浮橋與良佐相見政下馬歎曰清兵卒至撤去
浮橋首尾不能相救得功上馬死戰其廐將田雄暗
發一矢中得功喉歟皮未斷得功大呼曰天乎天乎
部下小子如此戎事不可為矣遂拔刀斷其未殊田
雄縛弘光檻送北京獻俘請功

天尺樓鈔

石匱書曰春秋大尊王見假伏者而喜孔子所以亟
取桓文也使縛芻為人名之曰太子猶不忍殺况王
子明在疑信之際乎舉朝之人惟馬賊是媚渠曰非
真則皆曰非真渠曰可殺則皆曰可殺迺殺則雖假
亦真之語反出一武弁口舉朝之人不皆聾啞也哉
劉澤清山東曹縣人從點撫王三善得官督府劉滄
嶼授以總兵劉付遂與督府抗不受命既私出神山
敗績守東平桑城走督府移檄捕之澤清急歸曹蓋
召曹濮之賊託以復戰為辭橫招衛人朱秉南欲先
殺巡道索巡道及曹鄆諸縣數千金齎其先墓辭毋

而行意示不免即作賊所過殘毒遂入監軍太監高起潛幕中頌兵其下派守登州水門倚奄勢盡假諸帥火器及土囊且復欲諸帥更日為守東亮道陸夢龍不可而止澤清雖桀驁而膽胸不敢近賊一步又不諳火器孔有德從水門出入如家皆澤清之罪也後河南流寇竊發詔澤清移鎮彰德澤清逃歸上疏自請兼轄曹兗德州河間等處俞旨優答之澤清歸曹東人震恐撫院恐有變急檄兗東道陸夢龍往曹州料理夢龍至曹見巡道謝肇玄時曹縣城門晝閉夢龍至始問門巡道治觴款夢龍席間報澤清將至

天尺樓鈔

夢龍素不欲故久坐以鎮之而肇玄趨趨甚惟恐夢龍不即去而伴不得往迎澤清也夜漏下澤清坐公署無氣色遣一役叩首庭間云因公會不敢謁當俟會散以覘二道肇玄踟躕致不安夢龍置若罔聞飲罷澤清先令人私見夢龍中軍云欲上謁恐不答拜夢龍知語中軍曰往來常禮也何不答之有肇玄先拜澤清澤清先謁夢龍夢龍不啓門傳云俟頃間當答拜既答則語澤清曰君欲建功名當守登何歸此為曰將歸娶夢龍謔之曰君鬚髯如戟尚無壓寨夫人和又謂之曰君真錦衣晝旋矣須令鄉里稱為善

人時澤清攜賊數百環左右皆聳然次日澤清歸曹
縣肇玄感為贖錢祖之而行壬午北兵至臨清澤清
縱掠臨清奔馳南下甲申正月左諭德楊士聰衛胤
文入直語閣臣曰左良玉吳三桂俱封而貴劉澤清
且臨清地近可虞也閣搢上封澤清為東平伯詔與
吳三桂入衛京師召之不至三月國變澤清潰至淮
安史可法請設四鎮遂晉澤清東平侯轄淮海駐淮
北海邳沛貢一十州縣隸之經畧山東澤清造第於
淮安規模壯麗上擬王府兵丁恣肆百姓苦之乙酉
北騎渡河南都失守澤清擁兵登萊舳艫數萬盡為

天尺樓鈔

颶風所漂沒無餘澤清投誠清朝羈留旗下曹縣起
義多澤清宗人遂縛澤清斬於西市

高傑陝西人有驍勇名稱翻山鷄與閩賊同夥閩賊
掠得邢氏以其貌美嬖之屬傑護內營傑與邢氏通
挈之來歸陝督洪永疇受其降撥付賀人龍麾下人
龍撫御有恩能得其用及孫傳庭繼任殺人龍以傑
為總兵與白廣恩為前鋒二將各不相下遂潰潼關
不守傑由山西河北率兵南下大肆劫掠抵揚州揚
人罷市登陴死守傑攻之多殺掠淮撫黃家瑞守道
馬鳴騶集眾議事江都進士鄭元勳與傑善為言當

事請放高兵入城泉譁甚指元勳為高黨謂不殺元勳城不可守遂段斬之城樓傑恨攻益力史可法曲解之久之移鎮瓜州始罷兵隸傑可法標下為前鋒總兵官會鎮江守將于永綬與浙兵鬪殺浙守脩李大開中矢死之邊兵焚民居數十里邊兵有云四鎮以殺搶封伯吾輩何憚不為聞命赴史可法軍前核治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穎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為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

天尺樓鈔

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史可法分派汛地迺封傑為興平伯充總兵官轄徐泗駐泗水徐泗宿毫豐碭十四州縣隸之經理開歸一帶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參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甲申十月閩部史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清兵入宿遷可法救之隨拔營去遂檄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巡按陳潛夫探得清朝於十月發兵一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傑與劉澤清書云清朝發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寔七八千齊駐濟寧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

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彼一越
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為戰場時事到此令人
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
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傑遣使遺清肅王
書約與合兵勦闖云逆闖犯關危及君父痛憤於心
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
大兵能復我神州奠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
前有朝使謹齎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
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臣子
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

天尺樓鈔

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膽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為汲汲
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干
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急欲會
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
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
意頂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
懷無由而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始
終成貴國恤憐之名且逆闖凶悖廢國所甚惡也本
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
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恭

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
垂鑒也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
事決意躬來過河而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下矣若
第欲合兵勦闖其事勿與予言或差官北來予令人
引奏先是清朝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
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
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壘竭力備禦
時有徐州逋賊程繼孔斬木編筏引兵渡河偽投傑
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太傅清兵至夏鎮別
由濟寧南下又從雒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

天尺樓鈔

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稱
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
何慮焉傑至汎地冒雪防河都督李際遇降清河洛
卑薄史可法議出兵北上為先帝執仇傑請先往
乙酉正月統兵而北傑兵多闖賊舊部殘殺一過血
流數里至是號令肅然不許取民間寸芻粒粟於是
人人嘆羨謂其改行為良將也傑臨發謂所知曰吾
此行必破潼關梟李賊之首以報天子吾相諸宿將
惟許定國可與同事吾往睢陽約與俱去所知曰許
定國素強梁且有二心公勿往傑笑曰吾直折箠使

之何害及至睢陽定國負弩矢却迎盛宮館厚儲張
筵入城為好會傑欲以信義服之駐兵城外數十里
輕騎赴會是日平旦入城既就館傑與定國約毋居
睢陽率兵隨我西行我且誠部將敢動搖汝者斬定
國唯唯傑又曰吾旦日移營儀封芻粟未脩公先往
為我理之定國復唯唯傑心易之飲酒醉卧定國命
諸將以酒食邀傑騎從者脫甲盤桓而俸引壯士數
百就其牀縛傑傑驚起所格殺猶十餘人遂被縛夾
以飛騎夜馳河干欲引與俱北傑大罵不聽定國怒
遂殺之親丁遇害者過半餘眾潰還定國奔清加監

天尺樓鈔

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率子高元
爵請卹弘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可法請
以傑部將李本身為提督弘光以興平有子朕豈以
兵馬汎地邊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爭揚州
弘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
高營兵將棄汎東顧設鹵渡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
撫之得功回汎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
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
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濇清右協
總兵胡茂貞左協總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

傑死欲併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
功又合奏高傑無寸功加恩太重臣等不能相安而
寧南侯左良玉有忠氣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督袁
繼成亦有興平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
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予祭葬
劉良佐陝西人驍勇善戰好騎一花馬遂號曰花馬
劉北變後兵潰南下弘光以史可法言封為廣昌伯
轄鳳壽駐臨淮壽穎等九州縣隸之經理陳杞一帶
清至先降良佐坐帳中躬先剃髮勒其部下將士立
時剃髮髮如山積清以良佐為總兵官提兵至姑熟

天尺樓鈔

說降黃得功得功墮計自刎良佐與田雄獲弘光獻
俘京師留旗下遇缺擢用

石匱書曰我明受流賊之禍烈矣吾謂受流將軍之
禍更烈於流賊何者蓋四鎮之潰兵不到則淮揚之
藩籬不破姑熟之堵兵不出則呂梁之北騎不來花
馬之間謀不行則黃闖之咽喉不斷國家大禍無不
以四鎮釀成而厥後四鎮身死數十萬驕悍之兵俱
變為韃靼今四方受韃靼兵之害者猶是四鎮之餘孽
也其流毒可勝道哉

又曰四鎮逃兵也而靖南守鳳陽不得與逃兵比四

鎮賊也而靖南兵為土著不得與賊比四鎮叛臣也而靖南死於忠烈不得與叛臣比則是靖南已自拔於四鎮之外而猶列之四鎮者志異也且以志失也志異者以四鎮之中而有靖南則四鎮之不為靖南者得不見而媿死志失者以史閣部之設四鎮不設於山東河南乃設於南畿數百里之內此則閣部之第一失著故不可不記之也

卷三十九至卷四十八

石匱書卷第三十九

丙戌殉難列傳總論

自古中興之主難於開勦開勦之主利用緩中興之主利用急開勦之主利用仁中興之主利用義開勦之主利用冷中興之主利用熱蓋國步方改祖宗恩澤及故主悲思離黍關情銅駝在念止爭俄頃故中興之主全在急起收之如療病者人雖顛決氣在咽喉一提即活若置之悠忽日冷日淡日遠日踈此機一失線索都散即有駟馬不可復追矣魯王之在魯也所供者數王厰之籽粒所給者數千石之俸糧見

兗州太守如見師帥對兗州鄉宦如對神明一旦監國於浙東之八府冠蓋鱗集稱臣朝請皆先皇帝之宰輔公侯尚書科道昔日聞其名如日辰河嶽不敢攀附者一旦而為吾之奔走使令八府數十萬之錢糧昔日如天姥桃源夢想之所不至者一旦而為吾之輓輸庫藏其心已足其志已滿祇願清兵一日不渡錢塘則吾可享一日之富貴稱紹興為京師稱蕭山為邊塞費長房縮地於葫蘆錢唐衣帶水以外非吾所知矣故一味孱弱一味瀟灑兵馬錢糧毫不經意止與一二文人墨士飲酒賦詩彈琴寫字盡其

天尺樓鈔

所長不過為太平盛世一樂善好書之賢王安問中興安問光復哉故朝中諸大老與江上諸藩鎮皆以虛文聊應故事燕雀處堂壹不知隣火之將燎其室也長江一帶燈火蟬聯盛張聲勢如虛弱之人而反見洪大之脉石火電光一見即滅更有何術可以羈留歲月哉北騎暗渡魯王明走澣門一出遂如斷梗浮萍不相接續逐浪隨風尚復有何底止耶故殺身殉國如王武寧張永豐其精忠俠烈與張世傑之在崖山文文山之在柴市何足多讓而其次如曹學佺袁繼咸輩在籍在官成仁取義尚有多人亦足以見

我高皇帝三百年深仁厚澤之所貽烈皇帝十七年霄衣旰食之所報矣是歲魯亡唐亦與之俱亡今歲丙戌殉難之人半屬隆武蓋總見吾浙閩之人原只為高皇帝起見孝陵在邇屬望中興寔未嘗分唐分魯也

袁繼咸字臨侯江西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山西提學僉事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奏繼咸不職貢士衛周祚等訟其寃與孫振並逮訊得白久以物望所歸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楚分信鄖竹西界時大帥左良玉逆令督師楊嗣昌尋致獻賊陷襄陽

天尺樓鈔

朝廷乃逮繼咸襄宗民數千人伏闕號上感動得戌夜即壬午送戌所以原官召理河北屯牧適寧南避賊襄鄖東騷池皖總憲李邦華約與勤王繼咸便道責良玉以大義即川黔餉十四萬與之騷止于是內閣吳甡疏請繼咸權為潯督獻賊方圍武昌急繼咸不待敕命詣皖要良玉西援良玉遂巡繼咸將陳可立三百人先行良玉乃發方國安等五千人為先鋒而自率大隊繼進武昌陷賊疑李自成欲入楚便走岳沙良玉復蘄春冶昌諸縣至是繼咸乃力陳河北不屯狀上不聽甲申新楚督呂大器與寧南不協復

請繼咸督潯時有左良玉世鎮武昌之命繼咸以為左驕宜聽督臣調度否不為使四月北報急掌科左懋第來視楚師遇于潯懋第欲以楚事俾繼咸督鄭鴻逵之師北勤王未發而南都正位先是史可法有立福藩五不可之說馬士英持是書制可法又欲大掖阮大鍼封高傑而姜曰廣與可法皆不可繼咸亦爭之力時二鎮高黃互鬪忻城伯趙之龍云此宜馬貴陽一往上曰果然士英不肯可法乃自請出督繼咸勸上親征且密言寧南侯良玉驕蹇狀上無如何以繼咸為總督江楚應皖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

天尺樓鈔

院右僉都御史繼咸疏薦劉宗周道黃周吳牲楊廷麟葉廷秀力辭加恩乃還潯時良玉接監國書不拜令軍容何志礼御史黃澍入賀觀朝廷澍劾馬士英十大罪至廷諍天下咸是澍士英酷欲甘心澍遂有楚宗室盛濃武弁周維幾等承士英指劾奏澍賍穢無數詔逮澍時輔臣姜曰廣為鎮臣所嫉引病去繼咸爭之不得因上內治六事疏規切上躬復因元旦力陳三案不宜追論反釋定策朋黨將連之獄勸新叅蔡奕琛不宜修怨滋多又疏闖敗清必有爭江南請假督撫權以用左不聽求去不許當是時李賊為

清吳三桂所敗走秦復逸楚良玉戒賊適有偽太子
王子明事無不恨士英則以為真太子諸鎮解体三
月樹乃勸良玉以兵劫君側因釋楚賊計兩便遂為
檄聲士英之罪繼咸與焉四月良玉以兵至九江招
繼咸語次太子事為大哭因偽出太子密諭劫諸將
諸將入城焚掠繼咸大驚曰是亂也良玉疾方劇哭
曰余負臨侯矣嘔血死秘不發喪良玉子夢庚自為
留後則清師已陷泗州矣繼咸密上書請以兵固江
上衛神京兵部張捷黨士英中阻之得嚴旨詔遣靖
南侯黃得功等禦左兵上流夢庚敗遂密通款于清

天尺樓鈔

清令冷大人者招繼咸繼咸欲投水不得方自縊藍
紀余有灑覺而活之八月至北京猶明冠服就館清
令劉學士致辭再三必官之繼咸執不二之義甚烈
劉又曰即宜與諸鎮同朝繼咸曰明服何朝劉曰即
不朝奈何聞古有所為喬齊者公妾為之乎繼咸意
清以逸民待之曰古盛世亦不辱二子之志次日劉
復強之繼咸曰不忠之臣清何所用之劉語塞于是
內院甯勒朝繼咸繼咸曰某壘臣非降臣無朝見禮
甯怫然越二日改別館衛之以卒晉門人在清仕籍
者涕泣勸之堅不從偶清御史盧傳者疏繼咸可用

繼成復辭卒遇害

吳易字日生南直吳江人祖山禮部尚書易有文名以天下為己任登崇禎癸未進士方謁選兵部主事明年賊勢急有僧知一者道行堅能言禍福易就問吉凶僧曰公思功名果出自有便可草草若果朝廷與公則有一個字撒不得易是之頃之聞駕崩易削髮欲為弟子僧曰非我徒也叱去易悟潛歸而南都正位因著恢復中興四議具見忠悃將具疏上之間奸相馬士英方用事不果上撫卷太息曰吾不知死所矣乙酉五月南都陷清兵直抵武林時為薙髮所

天尺樓鈔

激三吳競起易遂練舟師于太湖江東號吳兵最為矯勁出沒不常清兵饋道多被阻絕表于監國魯王請為內應因薦諸生呂宣忠可任總戎授易蘇松巡撫都御史繼聞越中誤從間諜遂密疏遣諸生夏寶謨上之幸不墮其計中因懸長興伯以待易丙戌正月復吳江殺知縣孔五月復嘉善殺守將王及越師亂潰易之舟師尚漂忽不解然易每潛陸地不至其軍清懸賞三千金購易有小將孫玉章賣易請賞誘至孫家坟通清兵縛之以敗舟潛載入杭易將陳繼周天等疾以兵追竄不得乃執玉章父子活燒之易

謁清督張存仁不屈久之被難陳繼周天卒見殺
鄭為虹字天玉初直隸歙人幼敏慧長深沉好古壬
午舉南闈明年與伯父元勳同捷春宮授廣東昌化
令會國變不果任弘光中改授浦城且之任父元化
與之千金誠勿染浦一錢為虹敬諾浦無官驛適差
應日煩民苦之為虹力爭得脫盡謝常例溢額曰父
教之也時多盜團練鄉勇倣宋韓琦魏李崇意行之
唐王正位于閩知其賢擢為監察御史浦民號于道
遮留乃以御史駐浦巡視仙霞等關丙戌加移按上
游仍兼舊事六月紹興失守鄭芝龍盡撤關戍戍單

天尺樓鈔

八月清兵入閩執欲降之責難髮為虹曰負國不忠
負祖不孝髮在見志旋責餉急為虹囊無一錢黃髮
李石鐘等數千人號伏願代輸乞御史命為虹叱曰
即死無煩若等意清貝勒知不可奪曰鄭御史真忠
臣當成其志押城下則絀刑者有金錢某園得賜若
刑者喜至處縛稍寬則奮躍奪刀刺刑者不中復自
戣其胸不死遂見害年二十有五是時送死者為中
軍將擊張萬明及萬明子翹鸞而兵科給事中黃大
鵬都督洪祖烈咸共事仙霞一日死之大鵬與為虹
先後出文正劉湛陸之門初四鎮時欲入揚州自保

百姓惡之誤以元勳為傑謀群起殺之最慘子星能
詩古文

黃大鵬字搏子建陽人登崇禎庚辰進士授龍游知
縣隆武正位閩中陞見稱旨擢監察御史督守浦城
高仙霞嶺清兵下浙鄭芝龍盡撤仙霞守兵清兵竟
跨嶺達浦浦單不能固大鵬無如何端坐堂上索飲
極醉須臾城陷卒報清將者曰黃御史尚高座飲酒
清將叱呼大鵬來大鵬使酒嫚罵曰清人來謁我我
明御史此膝留在未可往屈已擬必死故作狂妄遂
縛去罵不擇言竟遇害

天尺樓鈔

王士弘江西臨川人崇禎庚午舉人隆武授吏部司
務陞延平府知府丙戌八月貝勒兵進延平隆武先
一日走汀州士弘方督造銃船給散守禦衣糧貝勒
軍匝朝門傳箭索收府印士弘懷印正衣冠自經於
衙署

胡偉江西進賢人崇禎丁丑進士仕閩授湖廣道丙
戌信州陷執見金聲桓罵不絕口聲桓先割其耳鼻
罵愈厲再斷其舌血噴聲桓面聲桓大怒斬之章江
門

周定仍江西南昌人崇禎癸未進士仕閩授監察御

史丙戌巡視信州王得仁取信州兵薄城下定仍猶坐堂上理案牘若為不知者北兵執之驅至得仁所不拜得仁令棍斷其鄰益踞地謾罵復係其母夫人妻妾環向泣諭終不為動囚於獄尋釋之自經於西西門官倉珥

吳聞禮休寧人崇禎癸未進士入閩為都御史闕城陷聞禮被執不屈死之

余應桂都昌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間為湖廣巡按御史時巡撫盧象昇陞七省總督薦應桂自代遂以巡按超陞巡撫甲申回籍南都陷應桂起義都昌堅

天尺樓鈔

守四載戊子兵敗積薪自焚膚髮皆焦不死投井又不死父子被執不屈死之

吳炳宜興人崇禎己未進士仕粵西為永曆閣部守衡州城陷被執不屈死之

俞元良號穀維浙江海寧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沁州知州未之任乙酉六月清兵至杭海寧令林塗以印付其貳去塗甚得民元良欲留塗有所事城守顧諸郡爭郊迎塗不果留元良亦旋隱去閏六月嘉湖民兵起清將黃千總者驍滿人也率精兵數千屯崇德為咽喉千總彎巨弓被鉄甲當五六十斤爭利必先

得時海寧百姓奉衛指揮姜得臣等為盟主而朱大綱蔡更生等皆以勲衛同事聘僧穎石為先鋒穎石吳人避仇為緇流散未嘗習武嘗以天旱自請登壇禱雨截其勢口嚼噴之雨為至於是負兩斧從三百餘人猝至崇德西關清兵坐臥不為備猝斃擊三五騎傷明日以千總必搗海寧穎石復與數驍勇率百餘人伏長岍湫處千總果引三百餘騎趨長岍七騎最先穎石起突出馬驚千總驟發一矢中穎石左股穎石勇負痛徂斃千總不中中其馬半截顛千總仆地時六馬皆反走不為救千總步不習故運刀遲穎

天尺樓鈔

石手起裂其額千總弁大刀據地拔所佩小刀刀未脫鞘穎石近更一斧持其頭時百餘人縱盡殲六騎其三百望風馳還遠近聞之三四百里爭較奔援海寧是時兵科熊汝霖起義與鄭遵謙合防海行收兵敦請元良為督餉元良許諾因請加原衛世爵千百戶各一級使分領其眾七月汝霖兵輕與清逆戰大敗翁家埠而縣無賴奸作乃陰告清道里及城守狀願為向時姜國臣等進擊之輒走退去明日五鼓清兵故小却國臣等進擊之輒走退去明日五鼓清兵大隊間道掩至城下千戶蔡更生屯北門戰不利身

中數箭死而守塚鄉兵驚奔塚清兵以肩承足層級
跨城上元良但主餉身不設衛城既陷猶自謹管鑰
曰此何之有抱公事死耳清兵蟻入劫篋元良不與
遂見害并殺其兄伯昭子諸生某其初匿去嗣聞父
被難號出見害於父尸之傍家人無完者千戶朱大
綱投井井淺未死家人起之憤復擲下死城內外被
殺千人溺死婦女百餘人被劫婦女三百餘人先是
前六月雨雪縣之雙廟蒼積盈指許至是城陷而故
令林塗起義於其鄉事不成見殺

霍子衡字覺商廣東南海人萬曆丙午舉人霍文敏

天尺樓鈔

公韜之裔也久不第就教曆戶部司務升員外出為
袁州知府乙酉清兵破袁州單身逸歸明年丙戌唐
王正位廣州起子衡太僕少卿無何廣州陷子衡朝
服北面再拜畢率家人送容辭祖廟若將遠行者夜
寘酒飲家人慷慨盡醉明日公服過隣人言別願死
舍後水甫出戶長子應蘭至隣詫子何為曰吾死吾
父應蘭出其弟應荃至應荃出其弟應芷至皆曰吾
死吾父隣人不驚偕其妻即視之見子衡與其家人
十餘輩環坐舍後池畔則呼隣人坐語款款無異常
時俄傳清人至其里隣人急去子衡先赴水妾莫氏

繼之次子應荃與妻徐氏繼之季子應芷與妻區氏
又繼之長子應蘭後至蓋應蘭大書庭中世受國恩
義不臣齒為臣死忠為子死孝闔門盡節以報君恩
大明太僕寺卿霍子衡男應蘭書書畢出問大人如
何見已立水即入水扶持他隣人已削髮如清制乃
將來救應蘭諾曰毋陷我不義復牽其長女汝不死
必污賊手遂相牽沈水應蘭之妻梁氏有娠隣人救
止之得不死最後莫之婢十齡亦倉皇赴池死蓋霍
氏一門死者九人蘭荃皆郡庠生蘭有二子荃一子
存芷無子其族子師連常師事陳邦彥隆武中弃文

天尺樓鈔

業以義師勤王授游擊尋加付總兵廣州陷師連以
兵偽降得守三水邦彥兵起為邦彥誘殺清校數十
人從攻廣州後守清遠柵戰敗以數十騎走四會為
清兵追及見殺

石匱書曰甲申變後臣子為明立福立魯立唐立桂
不久旋亡竟有何益然宗社一日尚存則人心一日
不死文信公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有不下藥之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故厓山秀夫天章世
傑柴市天祥皆是大宋忠臣何得以難易遲蚤復分
高下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

張國維列傳

張國維號玉筍金華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授番禺令以卓異考入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寺少卿崇禎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國維甫受事流賊犯安慶叅將唐某受賊賂敗績全軍覆沒報至國維方壯年一夜鬚髻為之頓白國維親督兵至安慶見司道史可法與語竒其才具疏請安慶添設一巡撫即以可法任之國維知人善任使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庚辰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吳人生祠之

天尺樓鈔

虎丘山是時山東大飢石米八兩三吳價三兩國維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糴米運濟寧每石加水脚五錢除糴米完河工外每石尚羨米四兩五錢遂設粥廠十餘處分布遠近命官董其事所全活者以百萬計賊首李青山聚眾數萬殺逐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於朝天子嘉其能廕一子世錦衣千戶壬午冬北兵破薊州山東兗州等府一時陷沒德魯二藩受禍獨倖廷臣議堪任本兵者僉與國維遂奉命星馳赴京受事總督趙光抃出師羅山與北兵戰大敗折兵二萬餘周延儒當國抑不以聞是時兵科缺員國維

天尺樓鈔

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拱宸為御史謂西協地六百里國維設防止五百里疏凡七上百計撓之使不得任事癸未二月周延儒視師無功與國維俱放歸冬十一月國維以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士民號哭於楓橋大聲問誰是錦衣衛官較船國維恐有變解纜亟行得散去至京下詔獄山東南直民為國維叩闕頌冤詔曰張國維本當擬辟念其撫吳治河有功着吏部議用遂以原官往浙直募兵催餉國維行十日而遂有三月十九之變國維星夜抵浙料理勤王五月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欲渡正值弘光

登極南都國維念新君踐祚必為先帝發喪起兵北伐乃至留都欲與史可法合兵可出朝見弘光遂以國維為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協理戎政國維見馬士英議多不合因循半年遂以葬祖母告假襄事乙酉五月南都復陷七郡瓦解聞鄭遵謙起義於紹興台州諸縉紳奉魯王監國國維至台州朝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命其歸東陽集兵到錢塘守江派汎長河頭時紹興富戶以助餉受累國維並不打糧送札國維以東陽世產與富戶隣者以原券與之計其數令出壯士數人脩衣甲器械抵

天尺樓鈔

價若干自某日至某日給糧抵價若干以土著之家養不逃之兵以應出之價收難得之產不動聲色而兵食俱足唐王正位福建詔至浙東加國維東閣大學士勅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詔國維曰繼大統者世治先嫡長世亂先有功唐殿下提兵北伐則國維當為前驅若止為閉戶天子反以官爵分浙東辦鹵之心則恢復無期中興何日是太祖高皇帝之罪人也不敢奉詔手勅凡七至而國維終不發謂使臣曰張國維但知今日江上收文武人才治戰守具為急不知東閣大學士為何官可即以此語報唐殿下國維

兵雖不出打仗而沿江深溝高壘多置木城株柵防守甚堅丙午五月二十八日北騎渡江各營拔寨走國維遂歸東陽守陷阮嶺六月貝勒發兵入閩道東陽將抵陷阮嶺國維邀東陽令吳琪滋至謂曰吾乃大臣今日以死報國天氣正炎若形骸腐爛不可辨識則謂吾逃必貽禍此地故特相邀視吾死耳吳令涕泣國維命取白絹一幅製詩三章一曰負國二曰念母三曰誠子楷書畢又頷其僕曰有佳筮否吾欲留詩贈一故人其僕曰無有國維遂署絹尾曰大明遺臣張國維絕筆冠帶北面叩頭謂其僕曰吾死於

天尺樓鈔

王事禮也后兵將在東陽者皆因我而反於難我死可昇屍詣門一謝之云今生無以相報也向太夫人勿言我死止言遁去可仍坐我於中堂俟達官見始可殮耳遂赴水甫入水未一刻家人急拯之而氣已絕享年五十有二北騎至圍國維宅國維尸坐廳事面色如生北兵見有叩頭者有痛哭不已者同夥問之則多濟寧人皆向年食其粥以活者國維殮後殯於郊外園亭踰半月有北兵數十人驅婦女宿其園夜半起廁見堂皇燈火如晝有白鬚絳袍者南面坐繞座兵衛皆列刀戟北兵大呼遂不見始知國維靈

爽不散北兵起叩頭樞前倉皇徙去後相戒無復敢入者矣桂王承大統謚國維曰文忠國維長子世鳳挂平胡將軍印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尚寶司卿北兵索之匿不出下令曰再不出則殺祖母鵬始就縛世鳳為北兵所殺世鵬繫獄張存仁自闔歸道金華百姓數萬人遮馬前為世鵬號哭請命存仁曰其父之為人吾在遼左即耳其名到杭即釋之

石匱書曰張國維長厚忠誠其鄉人與天下人稱之者如出一口剔曆所至其所以得此於人者良亦不易矣乃時當陽九南北樞衡兩俱不究其用而監國

天尺樓鈔

一出尤屬強弩之末後至北騎渡江人乃咎國維之不受唐詔夫天方從敵長驅即唐魯合支亦不能久而國維之却詔拒唐拳拳為魯縱亦見其長厚之一端也

石匱書卷第四十一

朱大典列傳 附吳邦璿何武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丘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曆任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鳳陽巡撫加勅督勦流賊大典饒有才幹而賦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為之一空時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埰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勦寇自贖詔許之得脫歸里弘光登極起原官禦在兵上流以功賞銀幣乙酉五月上棄

天尺樓鈔

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上
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為城守計而方國安帶土漢殘
兵繇武林東渡擬牧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
劫近郊四十里人烟幾絕閏六月越城起義台紹守
道于穎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遂舍金華勿攻大典
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監國止遣其孫一
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而所遣戍卒亦未嘗過嚴州
一步其意固有在也丙戌北兵渡錢塘國安走台州
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帶兵
與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攻

天尺樓鈔

城晝夜攻擊炮聲如雷大典知事不可為於數日前
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其妾媵婢僕各各逃
散止推其愛妾一人及其幼女死井中而自走火藥
局縱火焚死大典部下副總兵吳邦璿者山陰人犬
大司馬充之曾孫也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托邦
璿往京師營幹四月聞北變大典意邦璿必化為烏
有矣乃邦璿途中聞變即橐金而歸除盤費之外所
携金分毫不動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
才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携其室傅氏同往邦
璿善騎射城守倚之後城將陷邦璿歸視傅氏傅氏

曰城守事急尚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汝可亟去邦璿乃出傅氏以所積金銀付其子令其藏匿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贖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邦璿知妻死不歸亟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藥盈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為非計依璿愚見不若燒之武曰所言極當少頃城陷大典倉皇至呼曰二將軍城已陷何不急走乃尚留耶邦璿曰邦璿世受國恩義惟一死得追隨明公幸矣再問何武武曰武意已定願與將軍同日死耳大典笑曰有志三人吾心甚愜但頃見二將

天尺樓鈔

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欲委以資敵意欲燒却方死耳大典出袖中火繩曰英雄所見畧同乃盡出火藥三百餘桶堆於一室大典尚有從人十餘大典曰去從人亦願同死大典曰湏出自然不可勉強再叱從人從人皆不應大典大聲曰快走吾將有事俟汝輩出百步之外然後舉火從人急走出大典乃與邦璿武環坐於椅投火繩於藥桶頃刻藥發房屋皆燼北兵遍覓大典屍骸並無踪跡蓋三人并化為烟燄矣

石匱書曰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真如乳

虎蒼鷹不敢偏視後復見其嬰城守斃破家養兵竭
股肱之力結之以死又未嘗不嘆息其為人也王季
重三仕為令尹以貪三黜其所携宦橐盡分之昆季
猶子時人稱季重賺銀極不好而用銀極好余於朱
大典亦云

天尺樓鈔

石匱曰卷第四十二

王之仁張鵬翼列傳

王之仁北直隸人弘光監國之仁以備倭將軍出鎮
定海乙酉南都陷北兵至浙督撫張秉貞發令箭促
之仁歸欵之仁至省以舊總兵印上而留其備倭者
之仁薙髮降陳洪範力保以原官復任至寧波餘姚
孫職方嘉績熊給事汝霖於閏六月初八日起義推
轂之仁為大將軍出守錢塘江魯王自台州至封之
仁為武寧侯派守西興渡自乙酉七月至丙戌二月
各營株守江上日以劇戲豪飲般樂怠傲之仁槩之

心碎乃上疏魯監國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為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今日計惟有前死一尺愿以所隸沉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即死恐不能戰也三月初一日清兵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命之仁統水師從江心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之清兵覆數舟帶甲兵死江中者亡筭以功晉興國公五月二十七日清貝勒屯兵北岸以江涸可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兵中厨鍋灶方國安曰此天奪吾食也更念隆武曾以手勅相招入閩必不用即不支便道可退

天尺樓鈔

入滇黔二十七夜遂拔走至紹陳兵劫監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諸軍聞報俱潰鄭遵謙入海二十九日惟之仁一軍尚在將由江入海國維與之仁議抽兵五千分守各營之仁泣曰壞天下事者非他人方國安也清兵數十萬屯北岸倏然而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無舡可自為計國維乃振旅追扈監國之仁還寧波載其妻妾并兩子婦幼女諸孫盡沉於蛟門下捧所封勅印北面再拜投之海獨至松江戎冠登陸百姓駭愕聚觀之口稱大明興國公到南京請死至南京門者以告洪承疇令以單身

入之仁鱗玉進見承疇大罵曰洪承疇若官至八座受國深恩假作陣亡反面事仇先帝贈若官立廟祠若祭若廕若子若背義亡恩操戈入室平曩我陵寢焚燬我宗廟若通天之罪過李陵衛律遠矣承疇猶婉容下階勸慰之饒之公館餽以袍帽之仁閉目不視承疇猶不忍殺會丹陽起義有傳之仁為內應者遂棄市之仁衣冠植立受刑從者十餘人送之仁至市灑淚而去之仁臨刑作詩數首寧波士子刻傳之

張鵬翼浙江諸暨人其先山西籍也崇禎中以副將

天尺樓鈔

分鎮山海關甲申國變間道走金陵屬東平伯劉澤清協屯淮上乙酉揚州陷澤清欲以其眾浮海入浙適風壞巨艦百餘且止遂降清而鵬翼與李士璉胡學海張國柱等諸隊共入海依巡撫田仰於崇明及崇明陷並走浙東田仰以為功拜內閣鵬翼駐守寧丙戌二月詔封永豐伯調禦衢州部眾律嚴江東獨稱有制之兵常過宿城市身露立竟夜兵不得入民居取一草有兩弟少弟繼熊尤英健能平地奮起丈餘貌偉傑拙訥與人一揖苦不能為恭軍中呼為三張飛時鵬翼與其兩弟奉命初至龍游有千人告益

陽王擅制諸不法鵬翼曰請得聞蓋國王輒閉關不納鵬翼欲善諭之親至城下則矢石交加鵬翼不得已揮士進百姓開城迎蓋湯兵走追至西門流矢中王王卒因疏狀有旨不問遂至衢州時淳安與開化俱陷清兵逼常山鵬翼乃令繼熊往守常山營南門外高阜傾者數輩不返繼熊曰此必敵最近為所擄夜提數百促赴之五鼓未飯空腹與千人搏戰自卯至午數十合殺清兵過當氣靡漸退城下常山百姓登陴望見繼熊面紫赤口流涎知其餓極猶袒甲奮大刀砍縱橫如無人俄砍空刀甚刀脫手墮地復出

天尺樓鈔

佩刀連擊殺七人日晡清兵後隊益至戰小阻乃退入常山清兵逐之至關疑有備不入繼熊憤其敗績引佩刀自刎北寺中氣絕猶彊立不仆清兵懾繼熊威靈棄淳安不守久不迹常山一步六月清兵入紹興尋攻破金華八月晦及衢鵬翼與通城王威激及徐職方為死守計王督三門鵬翼亦督三門遣楊叅將登臺與清將語曰我兵不可以力下也果天意屬清清全有閩粵吾以城降貝勒不許鵬翼誠王曰吾五鼓出城當衝王裹甲飯飽斷後幸一捷此呼吸事耳無他策而通城標將有內叛暗馳約開門入清兵

者請以衢降人裹其裝級入叛將營中伺動靜則是
夜子刻先鵬翼起輒縛徐職方而縱降人往邀清兵
清兵乃大至鵬翼知內變疾呼起須臾門開清兵競
入鵬翼顧衆散徐叱曰毋犯吾家請以冠服往誠其
子識吾衣褻出永和樓清兵叱不許乘馬鵬翼怒斬
其馬步整攝詣貝勒貝勒溫語欲降之鵬翼罵觸貝
勒乃令釘手足於門剗其腸凶聞至其妻亦自縊而
通城感激引決徐職方亦於是日遇害

石匱書曰王武寧首先薙髮張永豐手磔親王江上
諸軍皆疑其跋扈而孰知其忠誠慷慨誓死靡他且

天尺樓鈔

能肉視虎狼永顧湯鑊明目張膽自請一死真可與
日月爭光則彼奄奄自死牖下者猶是婦人女子之
態二將軍所掀髯而竊笑之者矣

石匱書卷第四十三

張春列傳 關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四十四

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鄭遵謙列傳闕

陳萬良徐龍達潘國緒羅騰蛟王祁王翊王興

列傳闕

天尺樓鈔

石廩書卷第四十五

余煌陳函輝陳潛夫列傳

余煌會稽人天啟乙丑廷試第一曆官左庶子煌事封公極孝登第後猶跪地受杖應對稍錯則披其頰煌仰面受之無忤色乙丑釋褐魏璫用事勢焰薰灼凡在仕路無不委蛇詔修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掌院施鳳來題史官七人煌與其列要典成大干物議思宗丁丑煌在經筵禮科給事中韓源疏劾禮部侍郎吳士元連詞煌有旨曰纂修諸臣各有本末煌上疏辨曰纂修一事臣臣之本末鑿在聖明臣寃久白

臣復何言顧臣名節所關有不能已於言者臣以新
進控辭不獲稽延數月乃始供事纂修之始不過因
吏部尚書張問達彙刻成書稍加裁節迨總裁正副
互相筆削陸續進呈先經奉旨刪閏後又有更加詳
慎之旨屢呈屢發愈改愈詳非復臣等所得而寓目
矣未幾逆黨劉志選復有要典功罪一疏請增入逆
璫臣等死拒而史臣從此得罪詰臣等以隱漏逼勒
原文責臣等以私交抗藐國法同事諸臣貶黜相繼
臣以剪桐之役引退歸里始免竄逐今日要典者曰
羅織曰獻諛當逆焰孔熾片詞未下鼎鑊先懸臣等

天尺樓鈔

據事直書可謂羅織乎仕途速化人競奔營臣等纂
修告竣半級不加乞差歸里可謂獻諛乎後之諸臣
苛求不已蓋以當時議論與擊逆諸臣相左不知黃
堯纘韓爌俱忤璫被黜其議論未嘗不與擊逆諸臣
相左也臣纂修始末事跡甚明故十餘年間吹垢索
瘢不遺餘力未嘗有加於臣使果有纖瑕可摘已在
放流之列何待今日之韓源哉 上溫旨慰諭之戊
寅六月請急歸省賜銀幣馳驛禮遇甚隆遂丁封公
感里居數歲不以一牘干有司郡中有大利害輒攘
臂言之不少遜己卯修三江閘庚辰修麻溪壩壬午

修郡城皆科派田畝未免築怨致來輿人之譏然識者能亮其心也甲申北變煌哀思悲功便欲以死殉先帝乙酉北騎抵浙檄紹郡士大夫歸歎會城煌獨不往會議興兵起魯王監國起煌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丙戌各鎮挨戶打糧民不堪命廷議煌為兵部尚書彈壓內外固辭不獲乃始受職疏言藩鎮各自成軍不相統率司馬不得過而問焉是綴旒也如必相統率則法紀久已凌彘一旦繩之將為射的頃者田仰與鄭遵謙爭餉兩營格鬪喋血宮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今若受事而構怨不已臣罪何

天尺樓鈔

辭况兵丁肆橫赤子流離戢暴禁奸非兵勿克自非屹然環衛不足以居重馭輕也監國然之繇此兵丁稍戢民用稍安晉吏部尚書不受時內外諸臣處堂自娛請乞無饜煌復言國勢愈危民生愈蹙朝政愈非且恢勦未能尺土未復請祭則當思先帝蒸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時以為名言五月江上失守各藩賊散監國犇天台二三迂儒猶欲閉城死守煌曰江上數萬兵不能當一戰以欲以二三老弱守

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之後，清兵入以城門不閉，兵不血刃，人皆歸德。余司馬五月晦入山，別其家屬。六月朔復入城，晚出宿石旗草庵。次日，至渡東橋，赴水。舟人拯之，起復宿草庵。一日，風興，拏舟至大河頭，復赴水。時水涸深不及腰，煌泅水入，泅而出者三四舟。人復欲拯之，有僕曰：「勿爾！好成就之，乃止。」比得屍衣，帶間有小木板，書絕命詞曰：「穆駿自馳，老驢勿逝。止水汨羅，以了吾事。有媿文山不入柴市，棺殮俟地方官看驗。」暴城下者久之。

陳函輝初名煒，字木叔，號寒山，潮臨海人。父三槐，夢

天尺樓鈔

楊椒山過訪，舉函輝，迨長折以為字三槐。以壬午乙榜授廣州同知，函輝隨父任甫十齡為番禺令。穆天顏所知，曰：「寧在來人。」他日國家多事，時思吾言，幸努力解作荔枝賦及仁物論，一時以為兒異人。及三槐量移南康郡丞，方坐引荅呼函輝語之，持世無如忠孝傳世，惟有文章勉之。釋甌而逝，函輝因信禪果，終身不什此語。母課嚴，讀書山寺三年不歸。丁卯鄉薦，居小寒山，自號小寒山子。辛未再罷歸，作載愁日記。壬申修台郡志，甲戌改今名，成進士，上書請旌母節，詔許之。授靖江知縣，海盜咎雲峰大掠，設間誘其黨。

蛇山王猷功幕府盜息分考南闡得士來集之等臺
桴歸臥病放園著寒喜正續集若干卷著易手抄及
楞嚴法華宗通二集已坐前事削籍賦放言效白詩
十二章甲申國變函輝在籍懸 太祖高皇帝像於
府堂蒞牲設誓起義勤王復移檄京師各鎮共舉義
旗檄曰嗚呼故老有未經之變禾黍傷心普天同不
共之仇戈矛指髮壯士白衣冠易水精通虹日相君
素車馬錢塘怒激江濤嗚呼三月望後之報此後盤
古而蝕日月者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手挽三辰之
軸一掃腥羶身鍾二曜之英雙驅誠諒合文祖之櫛

天尺樓鈔

風沐雨處諸宗而布澤推膏歷年二百八紀何人不
沐皇恩傳世一十五朝寰海盡行統曆迨我 皇上
崇禎御宇十有七年於此矣始改誅璫獨勵震霆作
鼓頻年禦鹵咸持霄旻為衣九邊寒暑幾驚呼庚呼
癸之嗟萬姓啼號皆切已溺已飢之痛虔心而轉環
言路鋤色以側席端揆惟見發政施仁近且側身罪
已雖舉朝肉食之多鄙而一人辰極之未遷遽至覆
瓶有何失序嗚呼即爾紛然造逆之輩疇無累世休
養之恩蠶食諸姬覆楚已深羽十罪九封函谷過秦
又負漢三章甚者煽逼神京九廟不獲安其主腥流

宮寢 先帝不得正其終罪極海山貫知己滿慘浮
天地誓豈共生嗚呼誰秉國成詎無封事迨天繆戶
未陰雨者何人將伯助予終永懷而靡及猶然泄泄
皆曰訑訑門戶膏肓河北賊置之不問藩籬破壞大
將軍竟若罔聞開門納叛皆觀軍容使者之流賣主
投降盡弘文館學士之輩乞歸便云有恥徒死即係
純忠此則劫運真遭陽九百六之交而凡民並值柱
折維裂之會矣安祿山以番將代漢將帳中豬早抽
刀李希烈自汴州奔蔡州凡內鳩先進毒鳳既斬於
京口剖屍之僂安逃離不逝於烏江拔山之力終盡

天尺樓鈔

無強不折有逆必誅又况漢德猶存周曆未過赤眉
銅馬適開光武之中興彛羿逢蒙難免少康之並僂
臣子心存報主春秋義大復仇業賴社稷之靈九人
以推重耳誠憤漢賊之並六軍敢出祁山嗚呼遷跡
金人亦下銅盤之淚隨班舞馬猶嘶玉陛之魂矧具
鬚眉且叨簪紱身家非吾有總屬君恩寢食豈能安
務伸國恥握拳透爪氣吞一路征聲嚙齒穿齧聲斷
五更哀角共洒申包胥之泣誓焚百里視之舟所幸
澤網張翼宋之旗協恭在位願如熊羆夾興周之鉞
磨勵以須二三子何患無君金陵咸尊正朔千八國

不期大會江左賴有彞吾莫非王土臣各請敵王所
懷豈曰同袍豈曰同澤咸歌與子同仇聚神州赤縣
之心直窮巢穴抒忠臣孝子之憤殲厥渠魁班馬叶
乎北風旂常紀於南極以赤手而扶神鼎事在人為
即白衣而效前籌君不我負一洗挽搶悔蝕日月重
老再開帶礪山河朝廷不小海內共扶正氣神明鑒
此血誠謹檄政欲誓衆發師以弘老監國不許草澤
勤王乃止南都當事遂以兵部職方起函輝監軍江
北乙酉北騎渡淮弘光宵遁函輝亦乘間奔歸時魯
王播遷至台函輝與魯王密邇詩酒相得六月壬子

天尺樓鈔

至武林潞王出降使幣四出惠王崇王周王皆以次
至魯王適臥病不能起使者偪先繳印冊函輝為魯
王謀言屢遭兵火印冊俱失所存者圖書耳即繳上
函輝復勸魯王羈留北使遂至旬餘聞餘姚會稽起
義函輝期海門恭將吳凱帶兵斬使誓衆祭旗隨招
至浙東諸縉紳上箋魯王啟請監國先於台州頒詔
諸鎮即從魯王至越魯王聽信諛言以函輝計典受
譴不宜近左右遂以函輝為詹事府少詹事奉諭聯
絡溫處函輝知犯衆忌棄職歸山與僧湛明結茅雲
峰丙戌四月以禮部右侍郎起函輝到越旬日而北

騎已渡江矣。函禪扈駕至海門。魯王登舟。函禪辭魯王曰：老臣不能扈從，遠去誓以一死報殿下矣。遂哭入雲峰山中，自盡。年譜末云：徐陵五願，唯誓出家。文山七歌，尚思殺賊。禪得死所矣。遂預作埋骨記，貽其二子。有曰：空山無棺埋骨，瓦甕以寒泉，一勺奠之，不植不封，無煩改卜。嗚呼！小寒山子生於庚寅之年，死於庚寅之日。占星曰：危應候，惟木後之君子有起而吊之。當時木叔一寒至此哉！誠所謂死無葬身之地者矣。又作絕命詞十章，詞曰：生為大明之人，死作大明之鬼。笑指白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為

天尺樓鈔

韓木叔生死為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見面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年六月廿七，今年六月初八，但巖心內春秋莫問，人間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叅，文佛蘇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尚留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難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敬發徐陵五願，世作高僧法眷。魂游寰海，各山身到兜率內院。今日為方正學前身，是寒山子徒。

死尚多抱慙請與同人證此又遺友人書云輝死矣季札之劍孝標之書皆諸先生心事也或念輝平生忠悃得存其遺孤藏其遺骨收其遺文所謂埋吾三年而化碧地下必有以報諸公矣書畢從僧索故曆曰六月之望可了望前一日僧有裹單去者函輝徐笑曰豈以我哉是夜五鼓竄入寺方池淺不得死僧覺執持起索粥飲且休頃之闔戶引縲盡時年五十有七

陳潛夫錢塘籍會稽人應童子試冒他人姓曰朱明崇禎丙子舉浙江鄉試遂改名潛夫少年任誕喜盡

天尺樓鈔

言翹人之過鄉里多惡之故典客陸培初舉進士與潛夫首難為檄文逐之兩浙士子多右陸培攻潛夫甚力潛夫於是徙家雲間一時污蟻之言置之不辨或問之潛夫曰丈夫貴立功各流言違足卹邪癸未三試南宮復不第選授河南開封府推官時汴為殘疆親友勸弗往潛夫曰吾所謂立功名此其時此其地矣至封丘飛奏曰河南尚有可圖之勢河北寔有繫卵之危欲請重兵守覃懷遏賊勿使下而身自渡汴梁聯絡號召復通郡之地疏上未及報會有鎮將陳永福降賊為賊先驅出晉中其子德為巡撫秦所

式材官聞永福信以其衆謀縛巡按御史蘓京去變起倉猝人人不知所為潛夫曰此獨德畔軍未盡畔也乃募民兵千人鼓行而西請巡撫秦所式鎮將卜從善許定國以兵會合力擒德而所式以解任去二鎮將皆潰而南潛夫力不能支遂奉周藩渡河住封丘百姓從者如市潛夫皆具舟楫一二濟之時崇禎十七年正月也渡河與巡守使者謀不應於是入居杞檄召州縣令長設高皇帝神位環立再拜哭歎血盟曰凡我諸臣同心并力固守河南生為明臣死為明鬼左右感歎流涕潛夫聞汝寧西平寨副將軍

天尺樓鈔

劉洪起者奇男子也擁衆萬人數殺賊有功走往說之洪起曰公書生仗忠義尚不惜死况我輩武弁乎然茲事大吾與公觀釁而動勿孟浪也潛夫乃告還項城時芻芟集流移部署稍定復走西平寨謀之而洪起兵亦大集以五月五日禡師祭旗謀從北方來具言都城陷先帝升遐兩人痛憤擗涕嚼齒誓衆令士卒皆衣縞素洪起兵萬人號五萬方行出汴梁潛夫率死士三千先驅杞縣擒殺偽官當是時兩家之師會於河隄旌旗火鼓相望十餘里五月二十日渡河而北邀擊賊將陳德於柳園大破之擒其牛馬

輜重軍聲大震六月傳露布於江南特弘光監國留都見潛夫露布舉朝奇之廷論恢復功授巡按河南監軍監察御史潛夫見新命勒兵至南都陞見弘光請兵乞餉議恢復之策上疏曰臣聞中興在近取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數千里之地皆祖宗版圖尺寸不可棄其中郡國豪傑結寨為固大者眾或數萬小亦不下千人弄兵既久士卒器械足用引嶺南望掃境以待王師 陛下誠分命藩鎮一軍出穎壽一軍出徐淮馬首北向則人心爭奮更持爵賞官誥慰勞鼓勵以立功當可盡賴其力於是計遠近畫城堡

天尺樓鈔

使之自守其地而督撫藩鎮以銳師之要害策應之寬則耕屯為急則被甲乘墉一方有警前後相救有功者賞失事者誅賞罰得宜繡錯相制上之則恢復可期下之則江淮可保此今日之至計也江淮之上何俟多兵督鎮紛紜並為虛設騷民糜餉為患實深且夫 陛下拱手而取千里之地重以十萬之兵據天下之大半而挾進戰退守之策亦何憚而不為此若謙讓不遑徒自退托舉土地甲兵之眾無故而致之他人開門揖盜而曰吾禦之堂皇之內臣恐江淮亦未可恃也疏入為馬士英所持不報潛夫馳去走

河上有所請乞皆不用冬十二月雒陽李際遇既導
北兵孟津渡河又疏言和戎之利謂逆闖在秦藉北
兵攻破之闖破而北兵已罷我乃乘其罷而并取焉
計無便此潛夫劾際遇欺君叛國十可斬而際遇行
賄馬士英謀去潛夫乃以新安御史凌綱代為巡方
而召潛夫回京潛夫南還至壽州有婦童氏自言福
王妃也因亂相失今聞王在金陵為天子吾亦欲南
去廣昌伯劉良佐具乘輿送之南潛夫至見車馬騶
從甚壯傳呼曰皇后來諸官吏夾道趨迎潛夫遂往
朝焉童氏至南都 帝謂元妃既亡童氏妄認下獄

天尺樓鈔

論死而馬士英嫉御史交章劾潛夫私謁妖后無人
臣禮乙酉四月命緹騎逮潛夫下詔獄乃作豫中記
畧數萬言五月南都陷潛夫得脫歸海昌會北兵至
浙下令薙髮潛夫聞越中起義奉魯王監國乃航海
見魯王魯王下問曰先生何以教我潛夫對曰人心
思明三吳忠義之士莫不翹首以望假臣士卒五千
直渡海昌必斷武林咽喉以為恢復之卒魯王稱善
然無兵莫能應也加潛夫太僕寺少卿監軍浙西乃
捐已財募兵三百人與熊孫諸家兵列舟江上丙戌
五月晦北兵渡桐廬江上兵散潛夫歸山陰之小楮

村謂其妻孟氏曰行矣我為忠臣爾為烈女泉下差不惡也遂秉燭坐飲酒四五卮思自盡絕命詞曰吾父生我天挺惟異吾母蚤亡繼母撫視讀聖賢書秉嚴父誨惟孝惟友曰忠曰義丙子舉鄉願各自勵和氣滿閣清風吹袂名曰孝廉庶幾無愧致身之期歲惟癸未司理開封呈言視事是時兩河賊氣滿地眾人迴車予獨攬轡以身許君有死無二賊出河朔羣工奔避予乃渡河擊楫而濟誓清河南仰報先帝手披荆榛身掃魑魅知有封疆先死何畏終復舊宇誅逆擒偽三十州邑大明土地時惟弘老鑒予忠瘁

天尺樓鈔

命以巡方繡衣北菴惋矣諸奸共相牽制中樞信讒嫉予不媚聯絡要圖置之罔遂雖非朱仙金牌十二月撤歸可為雪涕哀哀先子一時捐棄我哀方盈奸怒轉熾赫赫金吾逮予邸第圜墻幽夏寇氛猝至匍匐歸來挈家奔避東海之濱苟延年歲腥風逼人奮身起義航海飄零請兵越地乃覲監國復承勅旨命我浙西加我鄉戡糧無錙銖兵無隻騎召募親丁三百而已血戰江干五十餘次糧寡兵微於事何裨將不練兵官惟坐貴日待敵來自強無計大權不握旁觀徒恚丙戌五月胡馬驟至公侯勲爵拔營而潰

區區孤軍其何能濟忠則在天烈則在地事不可為
偷生乃忌拜別吾母以及諸弟挈吾妻妾從彭咸逝
取義成仁千古如是詩曰萬里山河胡馬奔三朝宮
闕夕陽昏秋風血悴長弘碧明月聲哀杜宇魂白水
無邊流姓氏黃泉那可度寒暄一忠雙傳千古獨有
乾坤正氣存書已投筆起立繼母在座哭之失聲潛
夫曰母之教子惟忠孝也今日之事忠孝盡矣母當
自慰不必悲傷於是整衣冠再拜祖廟已則拜母長
揖別弟及孟氏親戚一一與辭訣乃呼其妻其妻拭
鬟髻正襟同其妾向姑再拜曰姑善自保重媳行矣

天尺樓鈔

於是相牽袂而行至化龍橋潛夫長笑曰不啻孟氏
有是二女拊其背令先下其妻從容解擊間一匕首
以授從婢曰吾當亂世携此以防不測而今而後吾
知免矣乃携妾手同赴水死之潛夫坐橋上度氣絕
遂自沉

石匱書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
之勇去其怒在古人原有節取之法而三君子之毅
然死節澡身浴德使生平之癥垢俱盡忠孝之能成
人之美也信若此矣迺昔之論人者曰蓋棺論定不
其然哉不其然哉

石匱書卷第四十六

萬楊郭揭詹曾陳胡傅徐列傳

萬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年十九
司理湖州陞大理寺評事性英利踈曠不當時宜而
好議論初官用是不達時二寇流毒中原元吉乃以
南兵部職方從閣部楊嗣昌軍前贊畫護軍楚蜀驅
馳備辛苦身止隨一僕偃側戎莽不通家書者七八
年轉本司郎中出知揚州弘光中陞太僕寺少卿時
高杰入淮揚大掠且請妻子安江南廷議警天元吉
慨然請出諭止因受命監軍駐滁陽請追卹前陣亡

天尺樓鈔

將猛如虎劉士傑郭闕猛先捷等并訟薊遼舊督趙光抃之寃以鼓敢戰之氣時揚淮六合一帶所在兵民互格遂上便宜以為鎮兵素少紀律民競自衛益復鳩張一城之隔民以兵為賊兵以民為叛內自携貳粹有賊至何所用之請令居民盡移城內間出城外有無貿遷各將領派兵宿駐嚴禁毀傷勿得強禦又云目前急着因應排難解紛而尾大未流亦急防微杜漸遂移書告勉靖南伯黃得功期以首倡協恭共契王室仍清褒揚得功示勸諸鎮會廷議上諸尊謚元吉復疏建文君年號宜復景皇帝廟號宜崇靖

天尺樓鈔

難死事諸臣謚蔭宜補又請錄崇禎末北京各省直城陷殉節諸臣採輯成書分別二等酌與蔭謚廟祀且頒行學宮廣示激勸詔可之於是追恨往事之失欲盡力懲毖以急救封疆疏畧曰臣惟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斲爭意見之玄黃畧綢繆之桑土鹵入郊圻束手無策于是赫然振怒一時宵任遂乘間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邊警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

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於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乃復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撓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沒蓋諸臣之孽每乘於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每激於諸臣之玩臣謂寬嚴之用互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挽以理事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多不顧事之損益即如昨歲督師孫傳廷坐鎮關中識者俱以不宜輕出出則兵露運絕立見敗折然已有逗撓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即與閣臣史可法

天尺樓鈔

姜曰廣等云宜亟撤關寧吳三桂俾內訌迎擊以固三輔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乃賊勢薰灼廷臣勸且南遷并及聖儲監國留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使然又已有邪妄議之者矣天下事無全害亦無全利當局者不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必欲強人從我由事後而觀即悔恨何補臣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夫事前之失為事後之鑒誠以寬為體嚴為用崇簡易推真誠為寬則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為嚴則鈎鉅披根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上不復省及南都陷鎮將金聲桓隨

以江西降清元吉野走声桓以書招之元吉作書以
絕使曰某賦性迂執與世多違屬有建白皆預計曲
突而動加阻抑誤國之罪千秋青史勿與分過也前
者乘輿潛出猝不及知莫由隨蹕脫身歸來焚燒衣
冠矢以泉石沒世昔太公秉越先釋首陽餓夫秦政
刑反不錄桃源雞犬台臺惠顧夙好欲強被以圭組
夫人相知貴相知心台臺與某周旋兵火擾攘之中
尚不知其磴；小節膠固難通乎從古良臣忠臣但
聽人自取其一台臺自為良臣某得為忠臣其揆則
一譬以一葉置洪水中幸而見容則為陶靖節惟台

天尺樓鈔

臺之賜不幸而見逼則為謝疊山志也伏望台臺俯
垂鄙分嚴戢部伍撫綏宗祇凡紳士行藏聽其自便
令此一方人皆謂不佞與台臺有口舌功即屬雲霄
高誼昔不佞與史相公書札往復常謂事不濟則繼
之以死今史不食前言幽冥之中安忍負此良友也
声桓得書亦不復強至丙戌吉郡失守復陷萬安元
吉以虔院督師與總憲陳廢兵曹王其宏並議列柵
張家渡以拒北兵不則阻兒口而諸軍風鶴且潰陳
廢以滇兵先入虔元吉獨留兒口八日時太僕卿李
陳玉兵科給事中楊文薦等先在虔力請相國蘓觀

生及江撫劉廣胤發贛兵詣皂口協戰觀生僅遣新
威營二百人已北軍大至二百人先潰元吉乃抵虔
時虔人倉卒兵曹萬六吉欲以元吉家人潛出元吉
大怒至欲殺其二妾以殉虔心稍定遂檄南雄南康
咸以兵來會己北軍猝至方議堅壁而蘓觀生率所
部退守南康於是滇粵諸師至南康者不及下四月
閣部楊廷麟乃以兵入虔而南雄舊虔督令副將吳
之蕃等部援虔之師接戰清師於李家山九牛之間
大有斬獲蓋諸師會虔十餘壁頗銳思戰詔加元吉
兵部尚書元吉持重必合南安水師始出戰時水涸

天尺樓鈔

舟難下八月北兵截舟師半道盡躡城外幾奪西門
孫之孺為清招撫射榜城中勸降元吉火之不肖視
九月北軍并有南康諸軍益潰去十月城陷元吉自
持槊戰於小南門不利走建春門諸軍擁出城外乘
間投水死元吉守贛金聲桓圍之一年城中食盡元
吉發書某某請援兵一書截一指緘牘內血淋漓書
面城將陷其子說元吉降元吉大怒手刃其子以頸
血貯盆水呼各將士歃血同心誓死不變城中斗米
八千錢餓死者相枕藉而軍民之心死守愈固時人
比之張睢陽

楊廷麟字伯祥號機部江西清江人己巳選貢出督學蔡懋德之門庚午雋南雍明年會試第二改庶吉士授編修博學好奇嘗概持符壁原上者庸懷不刀每奮槊欲起會兩寇劇甚遂自請監軍戍寅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贊畫出走楚豫之間久之因左右掣肘不得志己卯罷去壬年起原官尋亦去弘光中起故翰林原官廷麟曰吾便盡收河南北故物還闕下不足逢馬士英一眚病不起乙酉南都陷故帥金聲桓降清遂以師破南昌撫建廣皆陷諸生就公何處廷麟曰義不辱匿影臣廬如晉處士潛已矣生曰

天尺樓鈔

彭澤小臣公以大臣為五柳計乎廷麟感起振義旅來會太和與道臣彭期生合曹隆武正號閩中廷廷麟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恢復遂與大司馬郭維經協守吉安城堅清兵突不入已而糧竭不能守廷麟走檄粵中一戰復之逡巡者數月而外援不至鼠雀且盡丙戌三月吉安復陷廷麟復聯絡王閻總及張安各義兵自雩都來虔與虔撫萬元吉兵垣楊文薦等戮力城守是時李家山九牛之間與北軍決戰屢捷有詔旌異改郡各為忠誠府而文薦專守西門當北衝尤多奇捷久之會虔下者十餘壁約可四萬

餘人時敵艘得水漲飛帆拂十八灘上石齒不為阻
列營城東北北山麓距城二里許日每三四鳴角張
雲梯渡水逼城亦鳴礮應之多所殺傷則必馘屍
以去嘗潛舟尾角伺城城中夜縋五百人人挾束薪
翼以火筒火銃縱燔之敵灼逃去有白馬紅披為略
陣指揮礮反之猝墮馬墨將軍者方浴幕中僵澡盆
不起左右不覺也久乃知飛礮所中敵或伺靜處以
雲梯登陴附堞蟻上則蕪萬人敵擲之火發桶烈鉄
菱飛出若火鴉登陴者震跌負傷走家後夜選死士
千人負九龍鎗亂飛而渡猝發鎗火延帳房敵驚顛

天尺樓鈔

踏去城頭鼓噪震天地遂登舟拔營走三十里圍城
二月城堅不可猝拔因盡屠諸縣以孤虔已而敵益
至而守虔者願皆權宜廟筭不足無專制以故諸壁
自以起義不稱使而寔無現糧廷麟語元吉此不足
戰也須大駕來會檄南安水師與共事八月水師半
道為北兵所截兵仗火具一時燼廣營滇營稱最强
廣兵既足跳山如飛滇兵甲械犀利標鎗連弩洞貫
穿札時壁東南城外清兵乘勝掩之盡潰去虔勢阻
九月清兵力攻西門已登月城廷麟等力督死士縋
城格閉且退去清兵還取南康虔勢益孤各師返借

端稍稍引去城中僅郭維經江起龍汪國太金玉振
徐日新王志忠等部：不能千人而別部謝之良數
千人次雩都觀望粵西援兵踰嶺不及即至廷麟左
右支吾心力瘁盡嗣聞延平失守駕奔汀州輔臣燕
觀生託逆駕去亦邀廷麟廷麟曰吾必固西粵門戶
以待廷麟死此矣已而汀信阻絕人心皇皇廷麟曰
靈武不終天哉十月清兵間知備單初三日午夜天
火如雨墮營中清前部由小南門踰城入城中倉卒
巷戰猶勝負互總兵劉天駟力殺北軍數十人黎明
清師大至大司馬郭維經促水師砲連發四十八

天尺樓鈔

門皆烈清師盡入城縱火城中士民猶奉廷麟義格
閉死者無算諸池井積屍幾滿廷麟以事不可為投
藕池死北軍爭得其冠服以為功二妾率群婢亦投
井死時同難郭維經萬元吉彭期生姚奇胤黎遂球
皆別有傳經歷盧觀象叅將月中桂同池水死王其
宏安福人以選貢官兵部主事守東門初被礮傷額
見執罵不絕口死弟貢生其濬從之龔棻新建人崇
禎癸未進士官政吏部與其濬同督水師入贛墮馬
臥病卒擁出湧金門投水死萬發祥清江人癸未進
士官翰林兼兵科守小南門城陷為亂兵所害莊以

蒞贛州人為監紀知縣城陷與其弟諸生某咸自盡
被執至南昌者四人都御史楊文薦兵部員外於期
昌總兵劉天駟副將汪起龍文薦湖廣京山人癸未
進士屢捷西門城陷方投被執昌期湖廣黃岡人已
卯鄉薦與天駟起龍三人俱就刑獨文薦得釋入山
憤鬱死而廷麟故貢試督學蔡懋德甲申年已先死
賊難

郭維經號六修江西龍泉人少孤貧依僧寺讀書輒
以道學自勉為人端嚴清潤天啟乙丑進士以縣令
起歷任留都操江御史事隙即詣羅明德祠講學四

天尺樓鈔

方從者谷量雲屯以定策勳陞應天府尹晉兵部尚
書與馬士英不協遇事飭之士英潛上疏降級視事
會北兵逼淮士英欲以奉兵失机坐之都人數千詣
闕乞免僅革職回籍復遮羅不得去留城外且半月
北兵渡江乃合閣部楊廷麟突起龍泉山中丙戌六
月隆武義維經以原官加勅總制提所部三千人入
虔共城守間二三捷清兵不能下及南安水師巨舟
八十餘號為清兵所覆滇廣兵尋潰虔人喪氣眾漸
逸去維經奉閔手勅至再將以九月望日行逆蹕城
單廷麟固留且止遂與兵科萬發祥兵部王其宏等

聯屬鄉勇約各社長會於明倫堂維經與萬元吉共致犒定迴環巡城規制士民稍稍振十月清得間從小南門入維經拒戰東門不利衆兵擁入嵯峨寺縱火焚死時同難多人死火者為袁從諤號昌言湖廣柳州人己卯鄉薦督楚師來贛守西門中書舍人劉孟錡號和倪安福人丁卯鄉薦守建春門揭重熙字萬年江西臨川人以崇禎己巳選貢例出督學蔡懋德之門丙子赴五經南闈坐違式放而北闈以兵事急更期則重繭徒步疾走北闈必以五經是年竟得雋丁丑成進士亦以五經授福寧州在官

天尺樓鈔

廉勤樸素昆弟視其任行李不辦歸治有聲本省同考憂去癸未擢南禮部主事國變歸唐藩正位閩中轉兵部職方司閩亡歸里永歷二年戊子清督師金声桓反清南昌詔加重熙兵部侍郎集萬人應聲桓期年聲桓敗重熙猶創呼撫贛閩廣間與曹大鎬勢合曆三載屢跌復興久之糧盡衆解清求之急偽為賈短褐芒履亦重繭數千里隻身謁上桂林痛哭陳情有曰臣足萬里不躡願馳內地亂清而李將軍以正兵東徂吾蠹虫或補萬一願得尺一之詔奮諸散上曰善立授兵部尚書加銜太子太保以廣兵

數百人從復鼓義旅奮擊江閩間清不能難者暮年
已而復不振棲武彛山自保便服私出相形後鄉人
洩之清縛詣建寧獄出訊重熙百不屈獄中著天文
兵法等書猶作詩寄同鄉故人借書夜讀蕭然自得
同獄駭絕不一及家事閱半載臨刑猶加網正情與
曹大鎬同難遺筆云行年四十有七不為天官至大
犬司馬不為卑文章政事粗有名於時不為辱所耿
耿者教載孤臣竟無一當以報君父雖不殺賊於生
前死作厲鬼報諸帝於地下也後之志大而才疏者
其亦可以為鑿矣遺詩數百首不及錄有子一名時

天尺樓鈔

年十二清督學樊纘前令寄名於學亦并寄傅鼎銓
羅萬藻子於學

詹兆恒江西永豐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甌寧縣令丁
丑考選南京廣西道御史已卯巡視下江乙酉入閩
為隆武部院率義兵千人守懷玉山北兵至眾寡不
敵被執不屈死之妻某氏驅去幾受淫噬韃手齒透
其骨遂遭害

曾應亨號篁山江西臨川人崇禎甲戌進士曆吏部
郎中主選得罪免嘗語傅鼎銓吾能刺腕血逆流上
臂又能日中仰睇絲辨五色不眩鼎銓以為天賦之

奇乙酉分里起義抗清不勝被執語不恭及難長子有筠乙酉選貢同日殉父而大應亨應之兄也積太學生為邑丞陞廣西靈川知縣曆任潯州太守清兵猝至潯大應方朔日詣文廟守弁奔清入遇大應廟門之外問何官大應分必死從容應曰我此城太守也正欲見汝主帥兵以其坦不懼疑與主帥有舊不敢虐遂以其家屬同赴梧州大應妻久卒惟一妾隨大應猝推妾墮井中俯井為一歎既抵梧卒欲其易服見帥大應叱之方巾濶袖揚步至帥門大笑曰此吾死所矣速與一刀無多言或有勸之降者輒瞋目

天尺樓鈔

罵遂見害

陳泰來號剛長江西新昌人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給事中乙酉金聲桓復南昌筠與省隣聞士人多嚮應從戴國士議遣楚副將以兵至新昌盡劫其邑之鄉紳以往泰來憤然誓帥欲詣南昌去三十里與北兵戰於胡城泰來鏖戰陣中為亂兵所殺先是甲申闖賊敗竄期徑道新昌走長沙泰來將兵禦截李自成奔八公山九日登高鄉民群以挺擊殺自成寔泰來功也里人生祠泰來東郊十里有石柱一大勒陳剛長先生殺逆賊李自成於此

胡夢泰江西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官吏科給事中
南都陷夢泰在籍破家起義死鉛山北兵圍之數月
力盡城陷夫婦同縊死之

傅鼎銓江西金谿人崇禎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簡討
乙酉與揭重熙起義力盡被擒巡撫待之以禮勸降
不屈復使作書招撫重熙鼎銓笑曰豈有己不降而
勸人降者乎因引文文山寫零丁洋詩拒張洪範事
以答之在獄賦詩有誓心誓舌吊曾篁山萬吉人楊
楊杞部劉孝則劉生妻妾雙烈歌及拒降等詩數十
首作正命銘以待盡銘曰經嚴猾夏義大復仇民安

天尺樓鈔

勿獲主辱何求生不負學死不降志取義成仁庶畢
吾事臨刑肩輿赴市衣冠如平時僧子言衣在不可
行刑請去衣乃袒其項又云直立難以行刑命取小
椅至坐而受刑談笑自若毫無變容清省試諸士聞
之多有泣下不終場事而去者數十餘人

徐敬時江西鉛山人崇禎庚辰進士為倪文正所取
士乙酉北兵至江西敬時走閩中奉隆武隆武遁敬
時歸至永豐與土人楊文聚眾萬餘人踞守九仙山
此山峭壁千仞下臨絕壑上之者須接長梯綠崖鑿
孔架成棧道聞北兵至則徹去棧道猿鳥不通上有

大池大旱不涸所積糧儲可食十年自乙酉至癸巳
虎踞在山人不能犯江西撫按請發浙閩及豫章三
省兵圍之一年有餘不得下癸巳九月楊文為流砲
所中彈入咽喉立刻死衆心不固議下山歸降敵時
見事不可為乃作絕命詩四首一曰國破家亡難乞
身半生嘗膽悞凡塵由來取義成先哲不使文山只
一人二曰泛河木偶扛詩書侍整乾坤福不如龔勝
含悲李業泣何當綴甲立溝渠三曰父子相呼地下
從結纓何事丘陵封湏知袁最求先盡靈慶於今處
處逢四曰歸與歸與嘆年年於義得之不怨天爭似

天尺樓鈔

九仙乾淨土無煩半陌招魂錢自縊死之九仙山男
婦數千人昇楊徐二櫬投降巡撫戮楊文屍而不及
敵時時人謂之天意二子甫弱冠並釋歸業

石匱書曰大史公傳留侯謂似婦人好女人多不信
萬吉人少年登第美如冠玉其慷慨激烈之氣雖古
之俠士不是過而當其死守贛州截指請救則是張
睢陽與南霽雲且合為一人以貌取人可謂萬吉人
決能辦此哉楊郭傳曾與吉人同事而詹胡陳以倡
義存魯徐揭以頑民守雒皆錚錚一時之選也

又曰癸巳八月余上三衢入廣信所過州縣一城之

中但茅屋數間餘皆蓬蒿荆棘見之墮淚訊問遺老具言兵燹之後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嚮應金玉株連殆盡言之可憫及至信州見立誓死守者尚有數十餘處而鄉村百姓強半戴髮縉紳先生間有存者皆隱匿山林不見當道文士有知名者不出應試鼎革已十載雖邑頑民猶有故主之思舍此以往天下所無也搃之千古節義多出江西廬陵廣信垂範不遠木本水源感發有自不其然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四十七

堵胤錫何騰蛟列傳

堵胤錫號牧遊南直無錫籍宜興人崇禎癸酉鄉薦丁丑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胤錫性敢達入糾紛不奪負膽走人緩急常盡發本部積弊碍堂上官勿忌也移權北新關時流寇充斥意勇勦捷遂呂權餘飽募士五千餘指身夙夜為練轉本司郎中出知長沙府即以所募之任陞湖廣提學副使號知人弘光中擢湖廣巡撫乙酉左師東犯檄胤錫同事意清君側胤錫曰是輔亂也獨不從而身避之湖南南都陷

龍錫捍楚力先自李賊為清平西所敗入秦復間走楚自成逆犯死衆尚數萬餘龍錫曰賊子錦素號一隻虎然不辨衆今踉蹌無所歸呼之必來足以清應伏時何騰蛟亦駐節湖南力持不可即欲遣無人龍錫曰吾往遂數騎當其營賊列騎數十里須之龍錫冒鋒鏑直入威稱閩咸德李錦隨奉表入閩詔賜名赤心朝論以龍錫功陞兵部侍郎督師騰蛟稍怠然湖南即安數年賴之閩敗永曆即位肇慶以權戴勳拜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督師如故己丑八月至肇慶陞見奉命復鎮湖南行次封川病卒 上命程炯往卹

天尺樓鈔

其家人半道為賊所殺不果卹

何騰蛟字雲從貴州黎平人浙江山陰籍以萬曆乙卯鄉薦為人嚴正不可干以私歷湖廣巡撫都御史弘光中陞川湖黔鄖總督乙酉甯南侯左良玉擅稱首犯金陵號清君側叔騰蛟以行騰蛟義不從潛起夜投江自沉迺若有人掖之者漂武昌居民驚視之始知為督撫逸湖南觀變時黃澍叅其擅離職守已聞南都陷唐王正位於閩中人心頗惑布檄出師畧曰悲哉時至今日成何世界昏於禽獸矣兵家五字戰守死走降以今戰守勿道又諱死不言走乎我瞻

四方將安往乎降乎無論毀形昧心義所不忍豈不聞諸公旗下推辱萬狀乎戰守不成走降非策則惟有一死語云死士一萬橫行天下苦寒此七尺耳不能往無不濟復君父之大仇雪人類之大恥昭君臣之大義此七尺又何曾死騰蛟不敏標下死士尚三萬願為諸公先驅然後張將軍先出茶新永將軍志曹將軍出猶義合窺章貢黃將軍出醴萍狗袁吉周將軍全易出醴滋又請號召忠貞十八鎮出興歸李赤心高必振等漳平伯聯絡川蜀水師出夔峽並下荆襄既無東憂又張西勢併力直下勝氣在我而况劉將軍承能以

天尺樓鈔

寶師馬將軍以荆師

鄒國公

王將軍以岳師盧將軍

宜彰

以武昌袁吉之師董將軍

纓

總督標之師張署

將向署將牛署將以澧州之師袁將軍以本營之師

王將軍

鳳

年鳳衛以援勦之師水陸步騎百道並進

或歷其首或繞其背或抵其腋或披其肢又况齊嘉

豫漢之雄兵柯陳黃麻之義旅動以百萬引領南望

將一呼而百應諸君何貳何虞不一奮戰乎今與諸

君約從騰蛟言富貴可長妻子可保報仇為忠臣全

髮為孝子不從騰蛟之言富貴朝露妻子俘囚為叛

臣為賊子為禽獸惟所取况朝廷之法紀尚在太

祖高皇帝大行烈皇帝之靈爽赫然騰蛟秉尚方不
畏強梁寧畏悍帥天下義旗回指於公恐不能為壽
於旦夕也檄到毋惑乃復馳疏脩陳楚事畧曰自三
月左師潰下武昌隨陷臣保長沙七閱月矣初至時
僅有巡道標兵二千滿目荒墟調兵不應募兵不及
一甚方調玉馬二鎮俾之駐岳赴救武昌而猝聞南
都之變人心震沮二苦又數十萬闖賊奔逸滿山巨
水突如其來三苦臣雖聯絡鄉團數百部方向義就
公而佟酋左孽合勢窺突傷弓曲木旦暮颺去四苦
迎機布置發遣渡江糗饋無從而兵馬一空拮据更

天尺樓鈔

億五苦長沙時洞庭為阻今武昌檣櫓一帆可至門
無阻域無險之難江右係臣接壤金叛蹂躪僅存一
韻發援孔亟粵西亦係臣切屬靖江不量妄擬監國
不能為助反以為仇無隣之難臣標道標新營舊營
精銳實可三萬月計餉奉折六萬餘并湖南北分汛
鎮防者月計十餘萬道路回阻百姓死亡幅員既蹙
物力有陷則無餉之難逆號遍及處處動搖不肖先
聲馳騫忠義不知為何物威令不行則無法之難聞
陛祖遠入對無時旦夕此心何從呼籲僅與督學臣
堵胤錫長沙道臣傅上瑞監軍道臣章燿痛憤咨嗟

誓不能為功臣當為忠臣以報陛下一日之遇則無
善之難伏乞 皇上監臣諸苦存一時防守之公案
救臣諸難圖萬全恢復之上計速與在廷文武會議
了徹立見施行蓋時賊自成為清所敗走死九宮山
其兄子赤心號一隻虎者同其舅高必振就堵亂錫
招而諸驍騎或詣騰蛟降詔以騰蛟安輯功封為定
興伯拜閣部督師尋進侯騰蛟再疏敦促親征答曰
皇上以 高皇帝神孫應南陽聖運普天血氣莫
不傾心讀御極之詔則曰真人出矣國有君民復有
天矣讀親征之詔則又勃然奮臂曰天兵至矣敵頸

天尺樓鈔

可繫國仇可復矣人心萃渙之際即天命去留之關
乃者期已屆而仍稽兵出關而中畫使天下志義之
倫始而企再而思三而疑茲其懼矣遐邇通情正需
此日事機一失安能再來河南為天下之中荆襄居
上游之要誠能力破淺謀獨抒神斷由虔韻以入楚
豫用中原之智勇以取中原大勢既張大權在握天
下全局指顧間耳偏之與全守之與創大小經權各
有其宜不圖其全終隅其一我之所往彼亦能來臣
等疾首痛心誠不能以逆料也夫餉不思輸日糜則
饋兵不再設善用斯強更何貳何虞而局濡不決乎

駕即延平師終不進丙戌閏敗十月桂王即位于端
州明年丁亥清取湖廣騰蛟戰敗時 上在武崗來
歸勳臣劉承胤害騰蛟奪其權挾 帝駕以自制騰
蛟率諸臣請移驛不聽因合疏畧曰臣等推原禍本
其端不一一曰上下之情不通一曰文武之氣不奮
一曰形勢之筭不豫一曰嫌疑之審更不消自陛下
入武崗以來不揣何故而賢臣閉忠臣感詔旨失其
鄭重法紀等於飄忽格格非一事齟齬非一端任事
者無不曰吾為天_子報効而登_子之氣每多不振無
乃譏諉之慮深於內而精神疲於外乎無乃忠矢大

天尺樓鈔

日不足鑿而功建於外深可危乎使武崗果有山川
之險兵甲之雄粟米之富粗號偏安然未有處一隅
而圖四海之大者况堂堂天子各鎮皆欲爭奉之以
成其大而欲舍人心以祈天命漢唐宋以來未之前
聞今日移驛大計敢惟 皇上自擇自行督師一人
苞駕敢有借題議迎議留議送者惟象共殛之祈永
已靖桂林無恙甯楚粵之要莫先全永俟衛長報復
仍還湯沐 皇上一啓行而嫌疑消形勢豫文武奮
上下通保宗社者在此保武崗者亦在承胤尚別借
以奪象議騰蛟乃特糾之有曰承胤所爭者不過蛙

蟻小聞臣與天地抗威衰之運承胤所爭者不過蟬
蜉盛名臣與世界辯人禽之關承胤故為騰蛟所薦
薦封爵世蔭已極忘誼反噬及武昌陷承胤降清遂
借清兵僇騰蛟家屬騰蛟繼母孫妻徐在繫徐間致
騰蛟書曰母近七旬妻亦命婦豈不能如王氏之扶
喉而死寔疾望大兵來救麾下諸大鎮豈盡如承胤
負心救與不救惟信到王氏者先騰蛟小妻之被鹵
節死者也初黎平破王自及仆不能死復引刀扶喉
乃瞑時騰蛟答書夫為忠臣妻為節婦死亦何恨族
屬之婦女既入網羅便是劫數俱應速死與王氏趙

天尺樓鈔

氏張氏同歸地下所不忍言者王陵之母千古傷心
趙苞之報寸衷難謝耳 帝下詔褒慰以為非卿不
能有此難非卿不能處此難騰蛟捧詔涕泣作謝表
有云臣讀易之上六利艱貞吉又曰有悔貞吉內難
而能正其志臣知所以自處矣曾記唐李晟家眷百
口陷於賊營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
言家乎郭子儀與僕固懷恩不善懷恩使人發其塚
墓儀入朝 上問之子儀曰臣久在行間不能禁軍
士蒸掠今日之報是其應得臣才品不及二臣而捐
軀為國之心千載而下可以相質已而徐自盡禮部

郎中嚴偉為之請卹詔許建坊造葬 上踴蹙歷桂林走南甯騰蛟收殘卒於柳州復入桂林戊子率大將趙應選胡一清焦璉曹志建各路兵馬復興安圍清全州凡八戰八捷三月破之又復東安乘勝圍永州清因甚城中人相食遂與大將馬進忠同守常德已而清來攻常德戰敗騰蛟棄城走從石門慈利退入土司夏興總制都御史堵胤錫合力恢復常德七月進忠與清大戰于麻河殺清卒七千餘人詔封進忠鄂國公仍駐常德而騰蛟屯衡州久之胤錫與進忠隙胤錫令前所招李赤心十營之在夔州者并來

天尺樓鈔

常德士民畏赤心殊甚進忠亦慮胤錫勢大札已而胤錫意決赤心且至進忠乘胤錫與俱渡湖南而胤錫亦與赤心棄城渡湖南若尾其後者騰蛟聞之大驚湖南豈能容此數十萬衆且相抵牾者勢必內變遂有湖北千里一空之疏 上在端州詔進忠出攻長沙赤心出援江西金聲桓反正之師詔未至而赤心已至湘潭時官兵皆畏赤心各退本汛顧老營而騰蛟單身先至湘潭解馬李之難以 上意令各出師禦境上赤心受約拔營離湘潭進忠先以宣威伯楊某者一營來就約而全師未至忽騰蛟故部徐勇

之降清者以清騎突湘潭騰蛟方巾便服坐城遣發
聞報上馬出城猝遇清兵被執勇以其舊勸何騰蛟
且降并餽酒食騰蛟不受反令勇降至大罵餓數日
憤噴血卒蓋己丑之正月某日也楊宣威不得督師
所在單騎入城者七被箭重傷卒進忠逸去而衛國
胡一清開國趙印先棄永州退守全州永國曹志建
亦退保鎮峽關宣國焦健部將劉起蛟亦退保平樂
騰蛟初聞封定興伯永曆中晉侯至是贈騰蛟中湘
王謚文忠騰蛟有子文瑞係烈死王氏所生者也自
是衡州復陷赤心竟不能進從桂林陽出封川至梧

天尺樓鈔

州亂錫樓曹志建鎮峽關又與不合志建殺其標卒
數百人亂錫與其子世明走封川入朝肇慶請以廣
東四府處赤心屯守朝議赤心初奉援豫之命未報
不許既留守桂林瞿式耜請以亂錫以為騰蛟仇曰
吾見必生啖之亂錫懼阻潯州病卒久之子文瑞授
詞林從上病卒南寧

石匱書曰自古中興之佐身肩恢復之任者當祿山
之亂則汾陽王郭子儀臨淮王李光弼當朱泚之亂
則西平王李晟然皆帝在靈武帝在梁州去行在甚
遠然後得以進止自如迄有成效及至後世未能恢

復舊土先為冊立新君南渡立康王遂有秦檜留都
立福王遂有馬士英福建立唐王遂有劉承胤汴書
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此
是千古通病何恠乎何騰蛟之迄無成功也試觀何
騰蛟之出師檄何異岳武穆之建炎奏疏而堵胤錫
之卑騎撫賊亦何異郭汾陽之免胄見回紇有臣如
此而不克竟其用奸臣之為害也可勝道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四十八

馬士英阮大鍼列傳 附方國安

馬士英貴陽人萬曆己未進士歷官至大同巡撫都
御史被逮論死年友阮大鍼為其夤緣得免死謫戍
遂結為死友崇禎壬午又以大鍼力得復原官督師
鳳陽甲申北變福主播遷在淮大鍼與士英視為奇
貨以向年挺擊妖書二案東林諸臣與福藩為難福
王立可報復東林士英遂以軍中願立福王為言迎
至留都上箋監國進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
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士英威設兵衛出入殿廷六部

事權無不掌握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弘光好酒喜肉日導以荒淫毫不省外事而士英一手遮天靡所不為矣旋起大鉞為江防兵部侍郎巡視上江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同承大守倫太監何志孔入朝求召對既入澍面糾馬士英奸貪不法淚與語下志孔復前佐澍言其無上諸事士英稱疾出直而以金幣餽福邸舊階田成張執中等向弘光曰主上非馬士英不得立茲遂士英天下皆議主上皆息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主上可以優閒自在士英去誰復有念主上者弘光嘿然即賜諭留澍復連上十疏稱

天尺樓鈔

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得成功於外者必陛下內秉精明外採輿論國公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母因一時之才情博辨誤信小人使黨羽既盛禍患驟至又云正人君子乞陛下師事教人以樹儀表使輦轂之下貧污結舌邪佞閉氣無所容其樹黨庇奸之私而後討國門以外之賊無難又云自魏璫窺竊神器以來寔釀今禍附逆之人與薦逆之人皆有賊心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弘光屢趨澍赴楚迺去嗣是士英益無忌憚賄賂公行召賄降獻賊錦衣衛都督劉儵至京仍補原官初左良玉恢復斬黃儵

送馬士英赤金三千兩女樂十二人。士英咲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遂誑先帝復職。至是，召用之。迺大開事例，照例納官。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廢起千年塵。拔貢一星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有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上言政，祈克終。著送刑部問罪。又有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詔戮於市。籍其家。乙酉四月初四日，左良玉提兵向闕，清除君側。傳檄討之。飛騎上疏云：云士英胆怯，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陞大典兵部尚書。國

天尺樓鈔

安挂征南將軍印，劉澤清亦託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邳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為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蒙蔽至此。乃移書士英，懇其選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為慮。不應。四月十九日，台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講備。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合兵防禦。弘光諭曰：士英曰左良玉雖不該提兵以逼南京，然看

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
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曰此皆左良玉死黨為游
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若
父死於北兵不可死於左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異
議者當斬弘光嘿然語臣咸為咋舌希哲退曰賈似
道棄淮揚矣北兵攻揚州急使可法血奏請救不報
揚州破可法死之弘光聞報名群臣議遷都錢謙益
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辭走貴陽工科吳希
哲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入城命 雞鳴山良
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為黃得功

天尺樓鈔

方國安所敗提聞封黃得功為靖國公并晉大鉞大
典太子太保五月初九北兵渡江次日弘光宵遁馬
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衛走浙弘光駐太平府二十
里外投黃得功營中尋被俘馘士英到杭欲挾太后
垂簾聽政撫按不從遂奉潞王監國而北兵已薄城
下潞王聽浙撫張秉貞計決意歸降士英知在不免
遂逃至東陽寄頓家口於巍山趙氏聞魯王監國台
州復帶兵馬三百餘人屯西清溪上表請朝東海布
衣張岱上書魯王曰臣岱謹啓為監國伊始萬目具
瞻懇祈立斬弒君賣國第一罪臣以謝天下以鼓軍

心事臣聞舜受堯禪誅四凶而天下咸服孔子相魯誅少正卯而魯國大治在彼盛昏猶藉風勵况當天翻地覆之時星移宿易之際世惟悖逆反常人皆頑鈍無恥反身事仇視為故套係頸降賊奉作法門士風至此掃地盡矣倘不痛如懲創則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滅亡無日矣安問中興安問恢復哉吾主上應天順人起而監國太祖高皇帝之血食一日未斬歷代帝王之衣冠文物一日未絕皆係於主上之一人此時猶不上律堯舜下法湯武立奮乾剛蚤除妖孽則主上且為太祖高皇帝之罪人區區

天尺樓鈔

臣下又不足道已臣見賊臣馬士英者鬼為藍面肉是腰刀借兵權為公論妄稱定策元勳以紊序為私恩遂欲門生天子傾酒為池懸肉為林即此是致君之術彌天太保編地司空何在非貨殖之門半壁江山白獸歎送與北騎一鞭殘角里寇寇走出南京當其提兵鳳泗也闖賊犯都思宗殉難君父臨危按兵不救如漢高追項羽失利與韓信彭越期會不至然漢高尚在固陵而先帝竟死社稷較之韓彭其坐視更惡及其迎立弘光也永定二王存亡未卜桂憲端三王訃報未聞徒以軍中欲立福王一語遂市

私恩擅行冊立如李輔國遞留太子以自取富貴然
肅宗尚受父命於靈武而士英止恃兵變於陳橋較
之輔國其專擅尤橫其後北騎之渡江也留都根本
重地 高皇帝之陵寢在焉擁兵十萬一日不守徒
收拾輜重鼠竄狼奔如伯勳之多携寶玩雪渡錢塘
然伯勳之去尚為吳主行成而士英之走止為一家
保命較之伯勳其機詐更深其後左兵之南下也良
玉上疏以清除君側為名士英膽落盡以江南之雄
兵猛將悉駐蕪關上流控禦史可法血書請救置若
罔聞如廬杞之堅拒懷光恐其面駕然廬杞止失軍

天尺樓鈔

心而士英竟覆社稷較之廬杞其敗壞尤烈其後弘
光之被陷也新主嗣統踰望中興士英兵權自握政
自操從不講戰守之事止知上貪黷之謀酒色逢
君門戶固黨及後事敗理合從亡乃士英猶擁兵衛
三千携妾媵滅獲歌兒舞女二百餘人金珠寶玩錦
繡紈綺數千餘楨獨不能携帶弘光一人一騎使其
進退無門卒陷死地如飛廉之助紂為虐卒致死亡
然飛廉終為紂而死於海隅士英棄弘光而逍遙外
郡較之飛廉其狡猾更克其後沿途之逃竄也士英
調黔兵入衛意欲辦走貴陽凡所過州縣需索供應

鞭韃居民有閉門不納者輒架大炮攻打城破蹂躪燔劫一空如公孫述之乘亂草竊欲據蜀自雄然述猶保郡自守而英乃縱兵鹵掠較之公孫述其叛逆尤著以士英之慘刻士英之奸詭士英之克暴士英之叛逆萬死猶不足贖而世之切齒士英者以其賣國欺君竊比為今之秦檜臣謂士英何如人乃敢上擬秦檜耶夫秦檜輔佐高宗主持和議不聞以高宗性命白送與金人而南宋六朝一百五十二年天下以和議緩其亡者為功不小今試責士英以澶淵一日之盟士英其能之乎如士英者徒事貪淫不思恢

天尺樓鈔

復有韓侂胄之嗜慾而無其志氣有意偷安不能留戀有賈似道之荒淫而無其福德自立城府斥逐言官有李林甫之蒙蔽而無其智謀等而下之即欲取法於卑卑三相尚且不能迺欲頡頏秦檜耶潛逃至浙更復無恥則太后則假太后以垂簾見潞王則尊潞王以監國見浙撫則借浙撫為鳩巢見方營則倚方營為兔窟東奔西走不能相容直待杭州已失猶思蒙面屈膝投誠不意外邦反存正論謂弘光奸輔欲捕殺之士英始狼背而走奄至東陽已一月餘矣今聞主上監國天台不思魑魅難見禹鼎復顏甲

而來希圖攀附夫以南都舊臣朝見監國新主趨跼
殿陛東身請罪則亦已矣乃復帶馬騎數百餘人駐
匝清谿渡口上表請朝候旨定奪儼然董卓曹操伏
兵道左劫主遷都之狀蓋其目中尚知有人否耶臣
謂子嬰繼統尚能族斬趙高建文遜位猶自手誅輝
壽彼庸君孱主至國破家亡之際猶能迴老返照雪
恨報仇况我主上睿謨監國聖政伊始寧容此敗
壞決裂之臣玷辱朝宇乎臣中懷義憤素尚俠烈手
握虎臣之椎腰佩施全之劍願吾主上假臣一旅
之師先至清谿立斬奸倭生祭弘光敢借天下第一

天尺樓鈔

之罪人以點綴主上中興第一之美政風聲所至
軍民必勇躍鼓舞勇氣百倍傳首北鄙有不震竦誓
服退舍避之者請斬臣頭以殉可也疏入監國召岱
至御榻前詔以先殺後聞岱即帶兵數百人往躡之
士英宵遁江上見其私人方國安挾制魯王斥逐張
岱令士英統兵汛地協守錢塘士英復與大鉞合營
共事丙戌北兵渡江士英逃至台州大鉞介紹投誠
即命士英說降方國安同破金華立功自贖士英與
國安力破朱大典希圖叙用至福建順昌貝勒指士
英與國安疏請隆武出關願為內應事在已降之後

遂將叛官方逢年等七人駢斬延平城下獨士英寸
齋之

阮大鍼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啓間為吏科都給
事中廁身魏璫與楊左為仇丁卯魏崔敗大鍼各錮
逆璫城旦歸里與涿州馮銓稱莫逆醵多金力鬪翻
案特以先帝畜怒黨人堅執不允家居以詩酒自
娛多作傳奇寓言解嘲甲申國變與馬士英謀立福
王未幾日馬士英奏薦逆案阮大鍼以知兵賜冠帶
陛見舉朝大駭閣臣高弘圖請下九卿會議士英曰
會議則大鍼必不得用弘圖曰臣非阻大鍼舊制京

天尺樓鈔

堂必會議乃於大鍼更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
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言受賄一付廷議國人皆曰
賢然後用之耳弘圖出即乞休士英復為大鍼奏辨
言魏忠賢之逆非闖賊可比且攻弘圖曰廣諸人護
持局面謂于所愛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無
成心也于所忌而錮之淵者即曰先皇帝定案不
可翻也欺罔莫甚姜曰廣奏言臣見前文武紛競既
慚無術調和近見逆案掀翻無能豫寢遂使先帝
十七年之定刀頭付逝波陛下數日前之明詔竟
同覆水梓宮未冷增龍馭之淒涼制墨未乾駭四方

之觀聽惜哉維新遂有此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
所畏者千秋之清議而已郭維經奏言案成先帝
之手今實錄將修若將此案抹殺不書則赫赫吳靈
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書之而與今
日起用大鉞對照則顯顯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輔臣
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愛祖宗之法因愛先
帝并愛先帝之絲綸呂大器奏言先帝血肉未
寒爰書凜若日星而士莫悍然不顧請用大鉞不惟
視吏部如芻狗抑且視陛下為弁髦給事中羅萬
象奏言輔臣薦用大鉞或以愧世之無知兵者然大

天尺樓鈔

鉞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燈謎未見枕上之陰符而
袖中之黃石也伏望許其陛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
禁其復用以杜邪人覬覦之端御史詹兆恒疏言欽
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移
陛下蹕御龍江痛心先帝異變與諸臣抱頭號哭
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搥胸愿思一報近聞燕齊之間
士紳皆白衣冠纓先帝而呼天驅殺偽宦各守險
隘此誠先帝德澤在人國憤非常有以激發其忠
義耳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國
仇未報而忽召見大鉞還以冠帶豈不上傷在天之

靈下短忠義之氣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陳良弼王孫藩左光先兵部侍郎尹民興等皆連疏糾不聽大鉞召對稱旨復具陳聯絡控扼進取接應勦賊四着又陳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隙竟用為江防兵部侍郎左都御史劉宗周初至首言大鉞進退關係江左興亡士英從中主之皆不聽大鉞於次日即出江蒞事元年正月陞大鉞兵部尚書賜蟒服三月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大鉞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

天尺樓鈔

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柰何大鉞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起尋以上游告警姑緩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足馬橫行天下元亮有耳一兀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得四月左良玉傳檄提兵向闕除君側之奸兵由九江而下將抵蕪關士英大懼命大鉞同黃得功方國安等上江堵截大鉞日以誅殺東林為事乃上疏請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愨又殺原任武德道僉事雷縉祚禮部主事周鏞鏞與鍾從兄弟也負時譽與大鉞有隙士英叅鍾從逆謂鏞當連坐演祚亦與大鉞有隙大鉞奏

其不忠不孝四人同斬左良玉死加大鉞太子太保
五月弘光嘗適馬士英棄之走江南以書招阮大鉞
清王子貝勒入都百官朝賀王子方坐定即問阮大
鉞安在有應者曰在上江王子曰阮大鉞是中國才
子當大用後大鉞跳身走會士英蓬首跣足止存一
褲士英因與同至金華再至江潁未嘗少離左右而
大鉞已有異志到浙作間能書滿字凡江上軍机舉
動一一報聞丙戌六月北騎以水涸伺間東渡馬士
英帶兵走台郡大鉞逍遙湘湖北使至加以內院職
銜同貝勒協勦金華大鉞大張告示內言本內院雖

天尺樓鈔

中明朝科甲寔淹滯下僚者三十餘載復受人羅織
插入魏璫遂遭禁錮抱恨終身今受大清特恩超擢
今職語云士為知己者死本內院素稟血性明析恩
仇將行抒赤竭忠誓捐踵頂以報興朝恐尔士民識
暗無知妄議本內院出處特揭通衢使衆知悉隨征
金華城破大鉞搜朱大典外宅得美女四人宣淫縱
慾過仙霞嶺中風墮馬已不能言咋舌而死

方國安安盤石浙江諸暨人少無賴逐糶蒲淫酒使
氣搏人里不齒數至私牽其族人耕牛貿之為牛主
所覺於是族人共逐之不令即祖祠國安野走從軍

隸寧南侯左良玉下聽總督兵部尚書盧象昇節制
堵賊楚中國安短悍每先登自卒伍起厯管軍弘光
中良玉既封侯國安亦陞總兵故與輔臣馬士英善
乙酉良玉稱兵內犯以清君側為名兵至潯士英懼
命阮大鍼督兵十萬往逆上流國安潛通士英以舟
師四千來歸時靖南侯黃得功疑入左間士英出國
安歎表乃信良玉病卒于軍其子夔庚遂率其兵降
清五月鎮江不守士英深結國安自固勸帝出奔
黃得功軍蕪湖而身私走浙國安以其兵護其輜重
道頗殘殺德清知縣趙士和方詣杭州而清兵亦至

天尺樓鈔

對仗萬松嶺勝負不一先是諸生沈乘以方兵可以
戰清謁士英請屯北關禦清士民方恨士英入骨并
畏方卒暴橫且潞藩慈和計宜投款于是競起殺乘
國安以人心不可恃渡錢塘欲就食金華時鄉紳朱
大典閉金華拒守嚴國安不得入反攻不利適紹興
諸生鄭遵謙等起兵咸持戟以應七月迎魯王監國
紹興國安盡以其兵合守江干進復富陽于潛等縣
屯朱橋與清督張存仁對仗並無一捷拜鎮東將軍
國安有從子元科机便善戰嘗逐北存仁拔刃不及
咫尺其馬存仁為再易馬救脫去元科因知各自負

浙東倚以辦清元科氣無清也國安挾兵勢私士莫
疏復入相衆議騰沸曰此錢塘尺水不比揚子馬駘
斷送人死不與于是生員陸宇燦等至草檄斥之百
姓爭鞬門以拒士莫重拂人意且止時富陽等縣復
陷清朱橋當清礮便乃棄朱橋退屯潭頭當是時江
海無不守國安專營上流亦往往登崖岸報捷封鎮
東伯尋進侯魯監國使閣部張國維監其軍欲一國
安之權奔走諸義會隆武已受江上諸表賀晉國安
公爵國維乃請遵漢故事築壇拜國安上將軍亦封
鎮國公尋以武宗嘗自稱鎮國公改封荆國公錄其

天尺樓鈔

以楚師來歸南都往績仍賜上方劍便宜行事得節
制諸軍久之諸軍故不奉國安節制也國安勇而少
謀其邊鋒皆可組擊百萬故清無一能渡突方營而
其裨偏日馳觸清清每為驚去或有進潛兵浙西反
攻武林之策國安連發七營而將不忍前國安亦止
嘗曰吾旦渡江走馬六橋花也或蜚語興國公王之
仁意清不為魯力獨國安深信舉酒賀曰非王將
軍固西興大費國安馬腹鞭十二月國安約諸師大
舉而先鋒威遠侯方元科適護病元科曰俟來年二
月元科病起國安不聽遂以漢土營銳師輕入五雲

出西湖而監軍國維以其師為後援計洩清督張存仁預隄西湖三門而伺驍騎歸截其援監軍師不經戰先潰江上前銳師進當堅無所得退無歸一日而盡元科涕曰吾見吾師之不返也深入無援古所忌大將軍久行間而忘此乎自是江上之氣沮饋餉缺五月義師散錢塘沙漲清騎益伺上流國安所守上流迄桐廬兵分益卑清有飲馬中流馬逸過渡方師一閑散自楚其營頃刻數百里盡六月朔監國棄紹興遜台國安以其眾趣駕甫至台而監國已陷辭去國安疏請登陸保黃巖為後圖上不應清師疾至黃

天尺樓鈔

巖使馬士英說國安國安遂先髡髮下令軍中有不從者斬至浦城與馬士英方逢年楊鼎卿方元科等同日被戮國安不識字凡有移會使人旁讀之所改竄多合文理當至危不懼談笑自若賞罰嚴常懸大金使人上卮酒為壽不惜也犯者副將以下不假進以奇計率不解其卒工對搏而走險擊虛諸法無所事尚氣故其部傲不下人

石匱書曰馬士英弄巧成拙欲用大鉞而反為大鉞所用亡我宗社肉其足食乎大鉞在 先帝時每思辨雪逆黨蓄毒未發至北變後遂若出押之虎咆哮

無忌及用間既成超擢內院國門一示掃地盡矣嗚呼操莽溫懿猶知修飾邊幅大鉞一敗至此與彼偷牛劇賊抑又何異哉

卷四九子卷五九

石匱書卷第四十九

陳劉張黎姚陳蘇彭王列傳

陳子壯號秋濤廣東南海人萬曆己未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天啟辛酉奉命祀南海甲子出典試兩浙魏璫用事所在營生祠索子壯題柱且匾其堂正色拒之會父給事中熙昌極數忠賢罪觸廷怒被黜因并坐子壯試錄擬程誹謗不敬同日去朝田居十年烈皇帝踐阼逆黨散落起熙昌都諫而子壯旋以宮諭居憂又五年晉少宗伯入為講官多裨益上嘗稱先生而不名丙子有宗才換授之議疎戚尊卑頗

未協子壯力爭之以為事有未必然者三有不可行
五語激切上怒且廷杖幸聖母太后垂涕道帝廷
臣亦連諫申救配贖而還構雲淙書院以自娛弘光
改元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敦足嚮用甫抵金陵而南
事復壞隆武改元詔子壯以大學士兼大司馬督兵
援贛兵及大庾嶺而延平不保且止粵陷子壯潛跡
九江明年丁亥清撫佟湏子壯急一見已脫去謀舉
兵起義旗出號海上治戰艦衆數千人同事者不一
部而陳邦彥一師最堅嘗與犄角窺廣州邦彥與約
七日應並起子壯先之事洩內應敗退保高明

天尺樓鈔

時邦彥亦保清遠清先破清遠疾攻高明旬日失援
子壯被執怒髮張目不一屈大言曰吾世受國恩且
身為大臣無不死臨刑呼高皇帝不絕口磔且盡
猶聞其氣時白日忽暗無色人多太息時年五十有
二所著有南宮集行世時與子壯共義烈死有表而
炫朱實蓮二人而炫字章闇高明人崇禎辛未進士
官御史協守高明城破守東安被械見害實蓮字子
潔南海人天啟辛酉賢書歷任臺諫署守高明城破
被執與子壯同日被刑

劉中藻號洞山閩之安福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

甲申之變中藻以計潛匿或誤傳以為從賊中藻憤此誤必欲創為過人以白其心于天下乙酉唐藩正位擢中藻兵科給事中而魯藩時監國紹興唐使中藻奉詔下魯因馳手勅諭江上諸公且懷印晉其勲中藻性敏辯五官可互用方召對向帝前作長短言竟至日晡皇后親為調羹賜之中藻懷疾至魯未謁王而先遍歷諸營騰閣諭且曰閩中聖人負不世之姿身歷艱難練時故于書籍無所不窺自奉儉推誠與人勤于政不設宮婢皇后侍燭每達旦三詔皆從御草羣臣不借一筆請竟讀此詔無不把淚奮袂

天尺樓鈔

而起極知魯功師臣暴露江上久而王謙而王分猶子而王冲而文或以坐享無事則閩之受群臣堅請乃在七月魯尚未監國也唐以叔父事先無兩大則魯宜有所自處矣時魯諸臣競奔慕唐賢聲意以可任見中藻皆喜以故中藻身未三四日振言無數百言而江上數十萬之師咸南向受命因中藻馳表入閩稱賀其自閣部張國維而下三四臣奉魯如故中藻乃請謁王中書謝雲生廷詰中藻中藻沮會閩督戎鄭芝龍私表及魯稱魯功德願驅馳勿後此觀望故智王以為果然由是不肯開詔曰叔父能大餉我

師亦協守江上事定而後議明年閩因稍稍移餉江干被劫督餉使臣陸清原被殺魯不問五月魯事敗芝龍撤仙霞之守八月閩事亦敗中藻走海上集諸師出沒挺旗幟魯晉中藻大司馬總制不受丁亥鄖西王兵起復建寧監國以鄭彩兵困福清州九月中藻乘勢恢安福羅源寧德政和明年復壽寧及泐之慶源太順等縣己而清以勁兵破壽寧中藻奇兵旋復之己丑魯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守福寧清盛兵攻圍四十餘日中藻每戰必克斃清眾萬餘城中糧竭猶枵腹以戰守陴者疲不起中藻以忠義撫

天尺樓鈔

循之猶擐甲向清清以書招降之怒斥清使硃批原書示以必死久至食婦人食老幼人心不變城垂陷中藻設一座于公堂張黃屋于案上供隆武勅印冠帶衣緋取高弓藥名草弩者見血立死自刺臂出血毒入攻心將倒入座中藻曰臥而死非丈夫也遂起立以兩手據案而死城破兵入見中藻殭立皆大驚下拜子思誠投井死

張家玉號芷園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國變周鳳翔且殉難遺書家玉家玉爾雅溫文貌若婦人然中懷剛毅大節不移書此與訣會為賊所執以其年少欲降

之作陳情書以絕賊畧曰前翰林院庶吉士張家玉
謹啟伏惟不沒人之忠者所以有忠臣不沒人之孝
者所以有孝子如家玉者宜比例古賓臣旌別其門
曰有明張先生之廬不然臨以刀鋸設以鼎俎余即
從容而樂蹈之往反游設決不從賊怒繫七日夜勺
飲不入口會清兵入間歸乙酉南都復陷與同里蘓
觀生扈唐王即位閩擢家玉翰林院侍講補起居注
未幾兼兵科給事中奉勅監永勝伯鄭彩軍便宜聯
絡招勦等事永勝軍縮不進十一月清圍撫州急永
寧王手檄請援家玉促彩急進營許灣敵至家玉設

天尺樓鈔

高皇帝位於軍中監而戰設伏山凹佯走來敵敵果
及伏發家玉揮軍反擊敵舍馬渡河多溺死撫圍以
解明年正月永勝軍盡撤入關家玉必固新城與知
縣李翔血戰城南傷箭墜馬裨將林雄奮入挾家玉
歸城完上手勅許灣戰而建撫復新城守而杉關寧
朕以子子汝汝以父父我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廣信已請練兵潮惠詔賜營名曰武興單身入鎮
平賊巢諭以大義歸農者數萬就伍五千又單馳諭
程鄉賊黃元吉元吉降復得兵數千而八月閩事壞
嗣桂藩監國端州而隆武介弟唐王入廣州自稱皇

帝以禮兵二部侍郎勅家玉辭不受十二月清兵入廣州薙髮令下家玉與其師林洵奮不從通書南海陳子壯約共義而順德陳邦彥亦起惠陽韓潤秀聞風以兵至同年張元琳為清游說造廬請家玉朗誦正氣歌三闋以謝之清撫佟復以書至家玉荅書云孔門高弟 太祖孤臣如玉其人者安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遂于三月舉兵復東莞稱制以原任儒學訓道張珣為東莞知縣家玉身整舟師擬走省會而清兵疾至先攻萬家祖水師來援戰却圍潰東莞復陷清得張珣而殺之珣家玉諸父也清移攻家玉相

天尺樓鈔

持者六七日戰不利敗走虎門祖母陳母黎妻彭俱烈死家玉作流言稱神助以動其鄉于是各保復並樹義旗以應清兵復大至家玉盛旗幟偽為堅空壁去還伺擊清情歸獲大勝盡奪敵舟兵勢復振出海口常泊鉄岡夜潛即清要害或發砲或題詩或立幟以勞清守且亂其算清人驚以為神走龍門十五嶺嶺故有義圍萬人素聞家玉能兵家玉就之迎稽首三十里眾推為大將軍列龍虎犀象豹五營一鼓下博羅守之敵復至又更番出禦戰一而休四復偽為神至城上紅光數丈云忽益奮四出逐北清計詘

久之咽水灌城卒飢不可守棄城全師歸龍門于是
又變五營為二十五營直窺增城增城近省援最疾
家玉距城二十里而軍斷小木投孔道以婦清馬復
懸巨木高崖以小兵誘戰敵馳入馬當木足折反崖
懸下多覆大敗去由是乘勝薄城前營搏勝奪敵旗
返中軍誤以為敵至陣亂敵以驍騎徑搗中軍家玉
跳溺水卒蓋戊子十月之十日也師林沅被執亦反
難家玉忠而能以古法治兵惜所用皆其鄉人不如
法時 帝踉蹌去梧州廣兵躡之家玉與陳子壯陳
邦彥互為聲勢 上駕西巡得以苟安數公之力也

天尺樓鈔

久之清鎮李成棟反清迎駕給諫李貞以家玉事聞
上為揮涕罷朝七日贈少保太子太師武英殿大
學士吏部尚書封增城侯謚文烈家玉無子蔭一弟
家珍錦衣衛僉事

黎遂球字美周天啓丁卯鄉薦 烈皇帝命廷臣保
舉薦及遂球辭不就甲申南都再造遂球隻身赴國
罄其生產治鐵礮百餘行負資軍及虔州而金陵不
守棄歸與當事建義勸諭積蓄以待真人會隆武稱
帝入閩附首輔何吾驄上中興八事大要以援虔為
第一義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尋命練習兩廣水師以

應虔之用遂球得監總兵黃志忠一軍度嶺以羅明受為前鋒戰艦三百餘號遇清兵九牛小捷清縱火焚舟舟盡大敗遂球與志忠鼓勇壁堅得全餘軍入贛其保登陴力堵目不交睫者數十日力竭病臥城陷從事者俱去獨甥劉師雄與一小奚侍須臾清兵入臥室遂球負疴起拔劍睨之兵却復出門大呼兵怒還組及及右臂復傷腦而卒遂琪自外來視兄亦見害蓋丙戌之十月四日永曆中贈太僕寺卿特旨建五忠祠於贛州為楊廷麟萬元吉姚奇胤龔棻龔與太僕遂球云久之勲卿嚴煒疏請加恤贈兵部尚書

天尺樓鈔

謚忠愍蔭一子錦衣衛指僉事世襲

姚奇胤浙江錢塘人父蘭亭多隱德方正課奇胤嚴未五十眉白毫垂數寸許奇胤生嶷偉長眉廣額清矯如鶴立目光所及十燭不能過少讀忠肅于謙傳歎不去手曰不勸立前太子是其一失顧不得此公此家沒處設座已矣則一謁其祠夢忠肅袍笏披帷下以身壓奇胤叱曰若知重不即不能勝此哉奇胤覺因自負益好道動止不苟每以忠孝教人人或腐笑之輒正色持不衰嘆曰二字益難之矣家最貧乃喜緩急人遇是非按劍不可奪與奇胤交者率感其

誼務醇淑竒胤未數教也舉庚午迄丁丑會試客有
懷刺謁黃士竒誤投黃國琦所國琦出揖狀貌酷類
竒胤而客過識竒胤最熟大驚失節以為士竒乃似
姚久之知為國琦似姚也庚辰上禮部時國故艱難
竒胤不欲見聞疾鞭驢南下中道得雋報曰此日須
有用故所哦盡無為也不即赴殿試竟歸閉廬揣摩
救時要策即不得或迴步庭中忽驚若此奈何從者
不解則竒胤已預度甲申情事遽失聲不覺也于是
更號二存以仁禮為期題其壁曰忠孝酬君父清廉
與子孫時李賊騷楚復奔秦天下諱言變竒胤有友

天尺樓鈔

吳求履初與同學己竒胤輒北面事之癸未行殿試
往別其友友曰解時務第一指乎竒胤曰敬思之友
曰無急太子南監國留都矣竒胤大悟既試得南海
令不敢越言事乃草監國意間謂中丞李邦華為條
安危甚悉李感歎遂引其意上之閣議以為過計不
報南歸其友讓之此何時乃借人言竒胤悔復馳草
前中丞究不果甲申竒胤快快馳任抵萬安而聞三
月之變恨曰悔不決前計今欲死不得矣豫章諸名
宿進曰即北平失事度有以留都興者不能翼太子
如公議無非乃公不以南海還之如簡書何矣弘光

中竒胤治南海捐怨謗為肅究側百姓得休息明年
留都復變隆武起八閩而靖藩爭之以兵垣劫竒胤
竒胤斬其使以聞詔以竒胤巡撫南粵竒胤謝曰臣
分得勞劇食間誠非臣意 上嘉其忠更下守虔之
命竒胤即日單車行上撫案太息曰乃果有靡室家
赤心臣子遂與閣部楊廷麟等共守虔竒胤分得龜
角尾丙戌清人攻虔急歷七月不下十月之三日清
得間從小南入火起衆駭散竒胤顧歎曰于公教我
任重矣遂以戎服為位北拜謝 先帝其僕三哭勸
竒胤且脫觀變竒胤曰失此何所守解襪帶授之僕

天尺樓鈔

悸不受則下拜僕正色曰做忠臣好事若何仇而帶
力淺氣不盡竒胤復甦笑曰莫道忍汝主助我死汝
亦有義汝三牽帶声力則得之矣乃竟死子以式留
粵初登隆武廣東榜閩敗走桂林為詞林請父諡得
加兵部尚書諡忠閔桂林破以式為僧共收葬瞿張
二公在金鎮幕中竒胤既殉賴其友在浙聞訃曰二
存誠不負所學哉方燈下走筆記竒胤始末忽四壁
惻惻若動久微聞有聲友曰二存來顧余余言不實
唯鑿之

陳邦彥字會斌廣東順德人弘光改元邦彥以諸生

走金陵上中興政要三十二策不用唐王入閩得其書于戶部郎中蘓觀生歎曰竒才既即位有旨召見未赴及家授監紀推官會邦彥方雋鄉試明年丙戌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贛州被圍急觀生以閣部諸軍屬留南京不進邦彥方監粵西狼兵願前導觀生不可秋延平不守觀生稱密旨引兵還嶺南而贛州敗邦彥請有八閩勢從漳泉及粵閩下以大兵扼惠潮分一軍助我截大庾可固全閩以待真人之起觀生不能用十月桂王監國于肇慶觀生不與議矯立隆武介弟唐王于廣州使邦彥奉箋端州觀桂監國方

天尺樓鈔

御舟夜午太后垂簾兩廣督丁魁楚侍召邦彥問唐故且曰戰與平孰便邦彥曰以序無過王者平非名而戰主客不敵不如急正大位以屬人心于是擢邦彥兵科給事中使賫諭還示觀生觀生頗不安會巡撫林佳鼎以舟師輕與廣州遇三水一軍覆沒觀生驕邦彥不得命變姓名隱高明山中而清兵果自閩來下潮惠掩廣州不備執唐王觀生自縊以死肇慶勢單上奔西粵明年正月清鎮李成棟盡銳而西直抵平樂桂林震有余龍者向盜兵江上衆萬餘出沒甘井灘自東粵陷諸負義者往往從之邦彥扁舟

詣龍軍遊說願共事恢復龍許諾二月龍討焚清船
百餘於東莞遂突廣州清撫佟堅壁疾呼成棟西粵
還禦龍于是成棟釋桂林之攻上踉蹌得保無恙
邦彥建義旗於高明使門人馬應房以舟師困順德
時僉都御史張家玉不降清擁兵難清邦彥投以書
我若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但使牽清騎使數月
無西上必綢繆潯梧之間是我變用走魏遺計効一
丸于西也玉深然之三月成棟敗余龍於黃蓮舟數
百號被燼應房迎戰死之邦彥復下江門收餘燼激
以大義勢復振清使人襲邦彥於龍山俘其妾何氏

天尺樓鈔

子和尹虞尹為質以書招邦彥邦彥判其楮尾曰妾
可辱子可殺身為國家義不有妻子清殺其妾與子
時閣臣陳子壯亦起義九江矣邦彥密結故廣州衛
指揮之降清者楊可觀楊景暉等使為內應而又收
花山盜三千人偽降清得守東門七月與陳子壯約
吾從升海攻廣州東北邀歸路公從內泮搗西南戒
期是月之七日三鼓內外並起子壯急五之日便以
舟師薄城懸示城中清勾懸示者窮法得其實可觀
與景暉並見害于是清偽犒東門守三千人盡殺會
成棟方以舟師敗家玉于新安邦彥度其必反援廣

伏火禺珠待之陰報子壯請嚴陣毋為其潰舟所突
青旗而朱游者吾師也成棟果夜過火禺珠舟出蘆
葦成棟驚邦彥以巨舟橫擊焚百餘艦成棟走邦彥
乘風追之黎明逼子壯軍子壯忘初誠以為盡敵軍
陣動成棟以敗軍反掩子壯軍邦彥乃退疾破三水
高明大敗于胥江新會月十餘伏清遠指揮白嘗燦
從諸生朱惟泗游說翻城迎邦彥邦彥率師赴之東
連家玉扼廣州咽喉絕其餉道九月清成棟以水師
二萬爭清遠邦彥設柵橫江面清不得戰會北風便
搃兵聖師連以火舟犯成棟成棟走出柵追之數里

天尺樓銘

風變風燒舟退猝不得入柵大敗閉城以守成棟以
火藥竇地崩城破嘗燦與惟泗見殺邦彥猶率兵
巷戰自辰至午頸及三及不死走朱氏園亭題絕命
于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矢佐中興天
命不祐禍患是櫻千秋而下鑿此孤貞又為屈子俱
沉之句三章書畢躍水適清騎至掖出檻廣州好事
爭投楮索遺書邦彥識與不識咸從容走筆付去清
撫佟壯其為人使醫視創邦彥知之絕食數日佟知
其不可屈乃殺之臨刑歌曰天造洵多難臣也江之
許書生漫談兵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以獨

若厓山多忠魂後先照千古西向稽首受戮年四十
有五明年成棟以廣州降詔以邦彥有全西粵功超
贈兵部尚書謚忠愍子恭尹獨存廢錦衣衛指揮僉
事世襲楊可觀者廣州東營指揮隆武中擢柳慶副
將軍丙戌與後衛指揮僉事楊景暉降清景暉故為
邦彥及門邦彥起二人請為內應事洩清使執景暉
毋毋實不知景暉出曰暉與可觀為之無與毋清釋
毋景暉怡受及清責可觀言其黨急可觀曰丈夫斫
頭耳豈以緩死殺天下英雄終不吐乃遍搜縛衣縫
桂字数百人皆見殺

天尺樓鈔

蘓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年三十始為諸生受知
於督學曾化龍擢補明經 烈皇帝下保舉之令叅
議楊一鳳疏觀生以聞觀生窶貧不能自達京一鳳
子備為養其老母且行李入授無極知縣無極經殘
城無人觀生至視事祠廟日啖二麥飯及暮逃亡漸
集民頗休息詔以卓異遷監紀同知先士卒指畫多
中機宜陞戶部主事調兵部甲申國變率突騎數百
人渡江南歸清追不及弘光中加戶部郎中督餉蘓
嵩觀生廉橐不滿一金金陵不守倉猝南奔遇唐王
聿鍵于嘉禾語相得聯舟入閩觀生首定擁戴之策

三鄭附之隆武改元以元勳進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設儲賢館使觀生主之以延攬中原俊傑踰時特賜尚方劍瞻奉南北山陵安定楚豫兵民經理浙直文武聯絡川廣兼督閩粵雲貴軍務吏兵二部尚書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仍勅廣東歲解額銀十萬兩聽其支用軍前文武自道府副總而下得專生殺除授賜銀章曰天賜忠臣上親祖于殿門觀生以閩中猶群持門戶非有報仇雪恥之心力請上幸贛州親率六師以張撻伐而三鄭方幸帝留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四徵義兵至者五十萬餉

天尺樓鈔

饋不繼動多掣肘每食涕泣觀生雖貞潔自守然柔暗為人無長計忽議當前不知所決或始是而中背之以故駐南安一年迄無成功及閩中不守倉惶入嶺至廣州聞王監國梧州平粵伯丁魁楚柄用觀生素與魁楚郤不與桂議乃迎思文皇帝介弟唐王聿鎮立之改元紹武封觀生為建明伯蒞本兵事時桂監國行在端州端觀生治兵內攻高峽三水之間無不血戰久之戰勝意驕時城外陸寇為花山砦水寇為石徐鄭馬四姓兵觀生雖撫之尚矯不馴白日殺人市中懸其腸達官之門莫敢呵問觀生誤聽清間

不少備及清兵入欲突圍走城閉過吏科給事中梁
鏊問計鏊曰俱死耳觀生乃大書壁大明忠臣義固
當死因闔戶自經明日鏊斂其屍於清觀生年五十
無子

彭期生字觀民江右安福人萬曆丙辰進士授教新
安入補水曹尋出為南昌知府期生居官清約多惠
政郡民愛戴之明年乙酉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犯
闕其部將金聲桓據九江會留都復陷聲桓歸清逆
流徇南昌走巡撫曠昭以檄下期生期生發義憤大
建旗鼓草檄詞聲桓聲桓提勁師蹙吉安烽火充斥數

天尺樓錄

百里內守令相繼解綬去吉安益孤不能守乃退保
奉和以聲息招徠義旅于是學士楊廷麟光祿蕭士
瑋楊仁愿咸以兵來會當是時傅弘光駕幸杭州期
生間道走表則上已從太平黃得功軍清人携之北
去不返而潞王監國杭州僅三日亦北去不返表不
得達至七月始聞隆武建號閩中人心稍定虔督李
永茂檄期生控興國以固虔門戶時閣部蘓觀生以
粵兵至御史陳賡以滇兵至而永茂出會萬安逆聲
桓別將于泰和戰小却再戰吉安之螺子山陳方接
滇兵至自福安繞出敵背清師驚戰再捷殲其都督

高友諒斬首三千餘級追奔至峽江獲貨仗無算南昌聞之大震且捉舟東逸已而諸師不果進九月拜廷麟督師閣部而萬元吉以制院代永茂督虔中以期生為老祿少卿兼守嶺北道尋復吉安先是清師敗去吉安閉關待清援期生標都司熊夢虬間入城為內應夜率壯士猝大呼守者震清兵咸潰去居民開門納師期生乃分徇所轄諸縣叙功御史湯芬等交章薦期生改授太僕寺少卿奉檄保虔中丙戌晉正卿時雩都山寇閻王纒以萬人作亂前道于穎不能定期生單騎入其巢諭以大義賊感悅願從鞭弭

天尺樓鈔

三月吉安復陷清師逼虔四十里而軍左右勸期生太僕間秩可間請去期生拔刀自擬吾必與城存亡作書訣其子孫貽曰六月二十一後莫往莫來彼此為異國幸英主中興閩浙江虔兩粵雲貴川湖尚不至淪胥左衽華夏正統天意有歸我既以身許國義不臨難苟免且向備兵文山之廬陵再轉虔中又為文山倡義復仇故處每覽信國全集終夜悲吟擊節自壯聞車駕決策幸虔據上游以觀建瓴濟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骨肉再聚不濟身非吾有飽烏鳶而莖蟻蟻幸無復作念時吉安潰兵盡燒舡而走守虔

者登陴望見益心惻守令或潛出天竺山中期生與同事申劾號令葺修櫓樓士民猶率奮臂彭公愛我願與彭公老虔三面距江惟西南門枕天竺路出南安孔道而章貢臺倚城起東北俯矚龜角尾當衝而城外水道十八灘最險出石中流如齒舟行齒痕小觸必碎虔人計且咽灘而禦適淫水雨漲敵乘風逆流千帆突城下營對岸山麓去城二里許期生自請登章貢臺攖敵銳時閣部蘓觀生楊廷麟侍郎郭維經同知王明汲等及副將徐日彩劉天駟分門而守制院萬元吉左右策應城守堅敵日每三四攻必却

天尺樓鈔

去五月敵舟相持膠沙不得去夜刦之遂北三十里乃踰月而閩事敗駕亡去汀韶路絕人心皇皇觀生扈駕走粵勢益蹙十月三日招御史姚竒亂臺上酒酣太息曰吾輩保危城七閱月矣行在不卜何所援絕力窮義與城俱生吾同鄉共事千里外死亦不孤拔劍歔歔漏四下乃罷飲謝去方巡視守堞忽小南門火起知為北師所乘急揮兵馳救門開滇廣兵塞道奔將吏號請期生出保南安為後圖期生不肯曰虔吾睢陽也揮眾散去復還章貢寶蓋樓下顧五蒼頭各持吾絕命辭或一者以歸拔劍自剄競抱持不

得死從容曰速去毋令吾辱敵手即否若咸往伺敵
且如何則間投縋而盡四日之辰刻也五蒼頭張卿
者懷印走署中急投池死詹道病創死馬吉國正俱
被執吉見殺而國正間道逸歸絕筆藏衣帶中道掠
去時有舊掾吏林桂芳等為倒墻掩期生遺骸已焚
之而葬其骨臺上書寸木識之後更塋天竺山下子
孫貽遠跡之負以歸兄長宜成癸未進士為上澥令
清師至棄歸快快卒子五孫永孫貽孫茂孫億孫獻
詒弘光中選貢期生更有盡命歌付廬陵諸生胡蓬
嶼蓬嶼以示道士文錦

天尺樓鈔

王景亮吳江人崇禎癸未進士仕唐為監察御史出
守仙霞關北兵至竭力抵禦相持久之北兵鳩石工
數千開平險隘驅騎過關景亮歎曰事不可為矣吾
以一死報國遂衣大紅章服開察院司端坐堂上北
兵至拉之使去不肯走北兵以力脅之遂延頸受戮
石匱書曰人臣至國破家亡而舉兵起義事有可為
則竭股肱之力事不可為則繼之以死此起義之定
局也蓋起義之人義既不成以一死謝君父以一死
謝鄉里為吾戰死累死之人一死而起義之事盡矣
鄭遵謙逃死閩中終葬於魚腹而事仍不了此起義

之一變也方國安馬士英以投誠為捷徑而卒受極
刑身首異處此又起義之一變也若陳劉諸君子事
既不成以身殉義方不失為起義之人而方鄭輩借
彼義名以行吾機詐此豈真起義者哉或曰既不義
矣何謂起義君子曰如其義如其義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五十

辛卯殉難列傳 有總論

舟山古甬東地也越王句踐敗吳於姑蘇不忍殺夫
差欲以甬東夫婦三百安置吳王蓋以甬東為海外
孤城惟魚鱉是見不逞夫差以澣岍老耳長頸烏喙
之主使甬東稍可以牧馬休兵生聚教訓決不以甬
東為會稽之續養虎以自貽患也今之據舟山者則
不然黃斌御奉唐王勅令其協濟浙江至舟山而安
之遂以舟山為窟穴不以一兵出江上視舟山為田
橫之島欲據此以避秦魯監國以紹興失守遵海而

南至舟山而安之亦欲以舟山為無餘國欲據此以自王皆欲大用舟山而舟山卒不足以為用也蓋舟山離海不遠以舟山為站脚地則可以舟山為藏舟身地則不可以舟山為狡兔之窟則可以舟山為興龍之地則不可以舟山為樓船往來開市貿易之地則可以舟山為起家立業嬰城死守之地則不可嗟我魯王本欲以舟山終者妄言以舟山始即欲以舟山始者乃究竟以舟山終刺黃斌卿借荊州殺王朝選拔趙幟以立漢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豈足以久羈天下哉缺口一行原以舟山為弱肉餵虎而大將

天尺樓鈔

如阮蕩胡劉總戎以鏖戰死老臣如張肯堂朱永祐李向中吳鐘靈輩以殉節死泰山一擲輕於鴻毛不亦重可惜哉夫舟山以彈丸黑子之地所集文武將相又不多人乃復爾嫉我妬自相殘殺如虺之兩口自食不盡不已朋黨之害人國家至海外猶爾况堂堂天朝民安物阜之世哉及後垓下之圍北兵四面皆集倘得有黃斌卿者素得民心為文種之居守再得有王朝選者勇敢善戰為范蠡之進兵亦足以少救敗亡而魯王卒為張名振所挾東奔西走視為奇貨之浙不能之閩不可心膂既無手足隨散倉皇

失措迺走死於閩澗山中魯王有知亦當以冥帽自蔽曰吾無面目以見子胥也悲夫

張肯堂南直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任閩為巡撫福建都御史隆武遁去肯堂淪落在閩魯王至舟山遣使齎勅迎請敕曰予讀秦誓知秦穆公敗隤而作也其詞曰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以偏伯之君尚思用賢以補過况予天室之胄申明大義五年荼苦履江涉海罔知攸濟豈不以謀議之重缺於中股肱之寄虛於左乎先生國之元老耆抱德東山籌時赴會策之熟矣予傷閩事之無成

天尺樓鈔

浙圖之方始寤寐飢渴特在先生今遣官敦請先生前來輔予夫東南始事之地也先生吳越之望也以帝者之師臣總持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駁猾夏之情形庶幾萬全克底光復書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先生母曰予一人惟皇祖之故惟江南百萬生靈之故早申符策覲楊京陵先生豈無意乎惠然其來慰予延佇肯堂拜敕即至舟山進武英殿大學士舟山破中書蘇兆人先縊於雪交亭日猶未暝肯堂拜之迺命其家人俱縊而自縊死之

朱永祐上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

魯王至舟山差官齎敕迎之勅曰予漂搖南服曠曠
音音樓船之盛揚僕無聞跳盪之功渾瑊難再惟內
治弗脩俊乂弗登而能張捷伐之聲揚克敵之氣者
未之前聞予所以永懷舊德不啻飢渴也宋先生抱
才英敏樹德宏深景企高風屢致尺書身托空山欲
無求於當世名在天下必需救於興時茲特陞爾為
吏部侍郎掌部事昔劉大夏為職方項忠指馬坐曰
此須公矣先生昔在銓司風彰清譽今俾統鈞庶幾
似之伯禹之總百揆惟救其咨周公之位冢宰爰撫
妹土攸開仕路始于弼諧九德之美登用多士即有

天尺樓鈔

折衝萬里之謀知人安民莫茲率先生豈無意乎詩
曰中心好之曷欲食之予賴先生有如杖杜永祐至
舟山供職辛卯城陷自縊死之

吳鍾巒號霞舟武進人崇禎甲戌進士授長興縣令
以推科羈縲降官壬午補紹興府照磨閩亡後從魯
王至舟山為禮部右侍郎掌宗伯事二祖列宗時享
諱辰祝版告文及詔誥敕書皆出巒手文采古麗辭
命有光魯王親征督張名振舟師直上金山鍾巒撰
檄文布告天下忠憤雷轟英豪電發士民見檄皆涕
泣悲哀不能仰視在舟山無事閉戶著書作皇明紀

事本末數十卷甫脫稿一夕城破鍾巒投井死之兵
火連天書皆焚燬舟山平後有士人偶到某寺中於
廢紙堆中有青氣冉冉出紙上士人異之細檢其下
有毛楮烟煤草藁一束乃鍾巒所作古文諸藁上題
曰霞舟携稿士人抄出分作四卷以俟剞劂昔沈青
霞死後路楷欲滅其文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
紙隻字者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藏其稿將火之忽
中惡仆地見青霞莪冠緋衣手劍叱之懼而埋於後
圃事白後穴地出之遂以鳴劍集傳之世今霞舟携
稿紙上有氣亦是忠魂所附也

天尺樓鈔

李向中號立齋湖廣鐘祥人崇禎庚辰進士授長興
知縣調繁秀水充漕故事軍強而民弱運官率能歛
怨持籌當事往往踰原額數倍無所恤向中持額堅
軍閔糧長則以身當之至於軍激憤起共搏向中傷
臂幾折決不少撓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弘光中晉職
方員外南都陷棄去魯王監國紹興向中不受職就
唐闕以原官進秩稱敢言特立不畏強禦延平不守
淹息海上備極勞苦監國至舟山潛海謁朝拜兵部
尚書六年以艱去位憇舟山僻澁清破舟山向中妻
妾婢僕十餘口闔門焚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一

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俊列傳

黃斌卿字虎痴福建莆田人明末為定海參將而王之仁為定海總兵意猜忌弘光中以斌卿為征蠻將軍出鎮廣西值左良玉提兵犯闕改鎮九江斌卿逆戰上流令水鬼斷敵五營鉄纜奪輜重火器無算先詣金陵報捷斌卿與士英不協繼聞清兵且下順流入海從唐王至閩王正位閩中以定策勲封肅鹵伯俾唐突蘇嵩呼吸登萊斌卿奉命棲舟山觀變舟山者故昌國邑週八百里沿鄉七十二畧畧必四山環

天尺樓鈔

向出定澥關金塘山外國初徙金塘且徙舟山有王
姓里老得謁 太祖一言回其意遂置所號瀟洲崇
城修隍帶山襟海版籍不下十萬戶登會計不下八
千緡距定關凡兩潮汐有蛟門螺頭諸險每畧大可
數百家小亦數十戶烟火亘野蒿工畧師以待鱗集
不絕息多魚塩称富競綠海則有鹿頸結崎大射岱
山衢山及桃花落迦諸島嶼岱山有故宋秦檜居址
馬巖即其墓相傳檜往往至此落迦為南海名勝梵
刹如林西連松闕旁達日本皇明設兩遊擊防倭患
蓋東南一大襟喉也斌卿初至舟山兵仗寡弱不能

天尺樓鈔

成旅斌卿妬狹有沉謀魯監國時復與王之仁子鳴
謙相左自併撫臣荆本徹後兵勢頗振及越事敗之
仁合營數百艘資仗火械數百萬計浮出歸斌卿約
共事更起斌卿偽許之且曰頃張國柱犯魯宮眷不
義請合聲其罪乃甫出洋忽砲反攻之仁盡有其舟
之仁猝不得已自沉其家屬九十三人輕舟從滄缺
登陸殉義南都時平西將軍王朝先者故邳州副將
依之仁逸海斌卿擒之設五協以是不奉魯令福事
自兵部尚書劉中藻敗後福寧諸路以次不守富平
將軍張名振迎上躡台州之臨門于是與王朝先阮

俊王大振等議蹕舟山進斌卿侯封促至舟山朝先等恨斌卿傲蹇且以舊怨微言斌卿諸不臣狀上頗領之遂與名振等欲起攻斌卿上驚即降勅和解斌卿語張肯堂某此心可對天地于舟中方拜勅倒地而朝先已使人伺間舉辦陷斌卿背離其體矣朝先乃反接死斌卿大礮之上投之海并殺其子某乃名振猜也斌卿長女年十七早知王阮等將為不利預治布橐二寶金其中令至重次女年十三不解曰姐何之乃擔金姐告以事不測束此潔中流耳次女不答斌卿被害二女果自沉未幾上祭蛟門有星如箕

天尺樓鈔

隕于滄地此後三日海濤怒吼異平時斌卿標屬多感憤降清監國以叅將府為行宮封名振為定西侯俊為蕩胡侯周崔芝為平裔侯王朝先為平西伯餘文武進秩有差然心哀斌卿特拜張肯堂為大學士兵部尚書肯堂者故唐奉命督斌卿西征之師者也聊以寧斌卿之死云辛卯三月名振故殺朝先于舟山暴其檀殺斌卿之罪函其首祭之以蓋初不預衆謀焉

張名振字侯服順天籍崇禎中為石浦叅將乙酉衛魯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稱定西將軍一與清戰

敗績或勸名振渡浙西衡清首尾名振曰必得監國命而後行名振性和易得人而內多机智其實欲離瓜漚還石浦非果有渡浙西意紹興失守監國走依石浦會隆武出汀州不返建國公鄭彩以舟師自保海上名振乃以監國諸彩且曰隆武一家好為之彩遂扶監國復起戊子恢復建寧興化二府及福州諸下縣因閩省會垂破而清以陳謹合張存仁二督勁兵援之復破建寧而福圍亦解名振同諸臣扈監國抵舟山先是蕭鹵侯黃斌卿為唐駐舟山有女二解文義嫺禮名振方也南田以女許斌卿子交最密會

天尺樓鈔

閩敗斌卿以舟載二女歸舟山歷南田名振妻聞黃二女賢以為其女之姑至戚欲一望見二女不許曰不得父命且未字安得走入軍中張固請之不得強使人牽其舟至相見極愛重適軍中誤報舟山云二女為定西所劫斌卿怒時名振之母亦駐舟山斌卿拘母軍中為質既知張盛意甚悔之更大禮母而名振啣斌卿入骨矣時平西伯王朝先頗斌卿所制意不善斌卿名振與深交將共策斌卿適監國至斌卿逡巡未納名振風阮俊與王朝先反起兵攻之監國諭解斌卿方拜詔未起輒被害軍中稍稍知謀自名

振名振不安久之以他故殺王朝先曰吾為斌卿報仇云時監國既休舟山進名振定西侯總督朝先俊水陸二師辛卯清大舉三路進攻舟山阮俊戰死清兵直薄城下相持十日力竭城破名振扶監國泛去二妃二世子宮嬪十三人咸填井死名振家東門有母七十餘歲及至親戚屬共五十餘人皆自焚其幕下士顧心復南直人以諸生自縊學宮而名揚者定西兄也為屯田總鎮被執不屈見殺久之名振以舟師直窺南都題詩金山寺時清戒江守嚴呂攔江索截海舟數百艘名振戰不利以小舟遁

天尺樓鈔

王朝先遼東人崇禎朝為副總兵航海至越帶有西北遼人千餘皆驍勇善射從亡海上屢有戰功張名振欲并其兵邀朝先過船劇飲於席上刺殺之其兵大譁不肯歸伍願解散名振不能留聽其去千餘人一時辮髮歸順清朝遂為嚮導襲取舟山旬日之間舟山遂失

阮俊福建人為海上大盜己丑建寧復失而福圍亦解諸臣奉魯監國詣舟山阮俊以蕩胡將軍從共籌肅鹵候黃斌卿死而監國即安舟山封進為蕩胡侯時平西伯王朝先統陸師而俊統水師定西侯張名

振總統水陸兩師辛卯清大舉三路攻舟山八月一師從定海出俊令水將江天保以四水艦迎擊敗清沉其十三舟清兵數十人斷右臂而歸之遂以清不即出定海分舟師應清吳淞溫台兩路而身當定海路衝勢單閱五日清兵復出定海會大霧迷咫尺清舟猝撞俊營亦驚不意而俊傍哨長與清舟等不能壓遂欲激所最大水艦前而風止艦猝不可動俊負奇力兼有四長一觀柁柁毫髮勿惑所向無不的一乘風犁舡其法最捷一連碗四五一發各中一手擲火桶桶所及無不立焚時清兵盡畏俊艦不敢上俊

天尺樓鈔

乃手舉火桶倉猝觸清桅激反入俊舟舟焚俊急躍水以解諸健卒自焚死清爭鈎起俊益犯火而以水淬之無生者俊被縛瞪目無一言三日卒為此月之二十有一日也

石匱書曰黃斌卿以海外一旅視為田島不肯歸魯殺之不為無名王朝先為西北宿將其下有老本千人釜嵬善戰張名振愛其兵遂殺朝先朝先死兵且歸清卒為嚮導以破舟山然則舟山之破非名振之所自取耶舟山黑子地從亡者本不多然猶自相殘并其何以羈靡天下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二

瞿式耜列傳

瞿式耜號稼軒南直常熟人萬曆丙辰進士弘光乙酉任廣西巡撫都御史會清兵入閩福州失陷式耜與廣總督丁魁楚會議監國適大學士呂大器自閩至兵部尚書李永茂以守制并至僉謂監國無若永明王賢且為神宗嫡孫應立永明王諱由榔桂王之子初封衡州以寇亂徙寓梧州王薨永明猶在袁經中也於乙酉十月十四日監國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為行宮置官僚丁魁楚呂大器瞿式耜俱為大

學士而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式耜兼銓政永茂請終制會唐舊相蘇觀生何吾騶奔回廣東與布政使顧元鏡於十一月擁立隆武弟唐王聿錡監國年號紹武以都司為行宮與永歷相角贛州兵敗司禮監太監王坤趣永歷走梧州式耜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大勇以號遠近梧州一去外棄門戶內釁蕭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遂移梧州永歷遣兵科給事中彭耀往諭以倫序親踈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日集兵相向兵部侍郎林佳鼎督兵防禦受東將詐降沒水死秉筆太監王坤內批以粵巡使

天尺樓鈔

王化澄為粵督代佳鼎呂大器以病去復晉大司馬掌中樞式耜踈言化澄誠賢有廷論斜封墨勅何可為例請補部踈為得體蓋汲汲為閹慮也晉永茂大學士永茂以守制辭請專知經筵不入直茂疏荐十五人王坤不悅遂以他事斥其所薦御史劉湘容永茂怫然曰朝廷方以經筵責茂茂以十五人進非私也斥湘容者斥茂也即日解舟去式耜疏言大臣論薦新朝盛事司禮輒去取其間無以服御史何以安大臣王坤復疏薦海內碩卿數十人式耜又言司禮抑人不可薦人尤不可吏科劉轟等疏論坤內臣不

得薦人永厯怒斥逐蕭等御史童琳叅都御史周光
夏越資序題差亂臺規命廷杖皆以式耜力救得免
十二月清將李成棟兵薄廣州命前鋒數十人以紅
巾裹頭扮作廣軍直至城下奪門而入擒紹武并周
王益王遼王等皆遇害蘇觀生棄市顧元鏡何吾驪
投誠百姓雜髮歸順遂發兵往南韶韶而親下肇慶
式耜請視師督戰士駐峽口王坤復請永厯西避之
式耜爭之不聽遂駕小艇上西峽丁亥正月至梧州
時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隨行者止式耜一
人成棟克定肇慶高雷廉三郡俱下清兵薄梧州永

天尺樓鈔

曆走桂林式耜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粵西
居山川上游桂誠可都疏請防守道里之可達桂林
者時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而丁魁楚在岑溪屯兵千
餘木陸設伏大戰藤江丁兵敗魁楚中箭死隰江平
樂相繼投順王坤又趣永曆往楚式耜上疏曰駕不
幸楚楚師得以展布自有出楚之期茲半年之內三
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局促如飛瓦翻手散而覆手
合又曰在粵而粵在去粵而粵危我進一步則人亦
進一步我去速一日則人來亦速一日又曰楚不可
遽往粵不可輕棄今日勿遽往則往也易今日若輕

棄更入也難又曰海內幅幘止在一隅以全盛視西
粵則一隅似小而就粵恢中原則一隅甚大若棄而
不守愚者亦知其拱手送矣擊跪涕泣不可挽無已
請身留桂乃命式耜留守桂林各路悉秉節制式耜
仍疏請暫住全州以扼楚粵之中永曆走武岡清兵
薄桂林式耜與桂守將焦璉嬰城死守用西洋大砲
擊中馬騎開門出戰自辰抵午不及餐式耜括署中
未蒸飯分哺之士卒騰飽奮擊清兵敗去以保桂功
晉太子太師臨桂伯式耜辭不拜疏上不允遂請返
蹕全陽不聽八月又疏言粵西全定請還桂林時何

天尺樓鈔

騰蛟駐衡州堵允錫駐長沙清遣三王至粵平定長
沙而衡州相繼盡失永曆入次柳州又次象州式耜
與騰蛟焦璉總兵趙印選等分路駐全全州戰勝諸
師連營而軍清兵因次楚十一月永曆自象州抵桂
式耜與嚴起恒並相戊子六月粵東李成棟反清向
明具疏迎駕又江右金聲桓據南昌藏表疏于佛經
稍紙中遣使齎奏亦至兩粵俱稱全土式耜疏請住
桂又請永曆勿遽東永曆竟由梧入肇先後諸疏俱
不報式耜聞淚簌簌下再疏謂前日粵東未復宜住
桂以觀楚今日江廣反正則宜住桂以圖出楚事机

所在毫厘千里請駕返桂後李成棟亦具疏言式耜擁戴元臣粵西扼禦應亟召還綸扉永曆遣官三四召式耜曰前日在南寧桂林危桂林危則天下去矣其机在外不在內也今江廣悉定何督師下星沙朝臣且輻至予不敢舍危而即安且疏乞骸不允己丑正月清兵破湘潭何騰蛟被執不屈死之二月破信豐李成棟歿於陣三月破南昌王得仁伏誅金聲桓赴水死永曆驚懼專命式耜留守督師兼江楚各省兵馬四月楚制堵胤錫以楚敗達肇慶滇營自永全還桂與焦兵猜疑生隙忠貞堂自蜀轉戰由楚至梧

天尺樓鈔

休息甲士清朝遣使貽書招式耜式耜不從永州報失利興寧侯胡一青兵還榕江式耜復辦糧械趨出兵屯於全民力窮竭誅割無術槁悴萬狀永曆聞為廢食召廷臣議於慈寧宮發東餉萬兩助之庚寅正月南雄不守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永曆震恐戒舟西上式耜留之不得而永曆遂移德慶抵梧州矣蓋自成棟首疏文武各還事權言官正氣宜獎鹵薄不得干机務失權者意故急欲移舟入梧時詞諫諸臣正綱紀慎名器多失人意而御史程源革以攬官不得伺權者指攻其所必去熒惑永曆下給事中丁時

魁金堡蒙正發及侍郎劉湘客詔獄式耜聞報上疏
申救謂中興之初宜保元氣勿濫刑再疏爭之曰詔
獄追贓乃 熹廟朝魏忠賢弄權鍛鍊楊左事何可
祖而行之頒勅布四人罪狀非永曆意勅出忌者之
手式耜封還謂法者天下之至公也不可以蜚語飲
章橫加考案開天下之疑且四人得罪各有本末臣
在政府若不言恐失遠近人望其何辭於後世凡七
疏始解十一月清兵大舉入嚴關鎮兵四潰城中大
亂式耜衣冠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過
式耜署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

天尺樓鈔

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同敞曰公言是君恩師義
敝當共之遂笑與式耜飲家人泣請身出危城號召
諸勳再圖恢復式耜揮去不從厥明被執見清定南
王孔有德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命幽式耜同敞
於別所式耜賦詩日與同敞賡和至閏十一月十七
斬之其絕命詩有云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
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顱猶帶滿天香死之日冬
雷電大發遠近皆為稱異時給事中金堡已削髮為
僧上書孔有德請塋式耜同敞而吳江有楊藝為具
衣冠棺殮并同敞瘞於北門之園

石匱書曰瞿式耜世紆金紫其平時立朝卿貳材耳及入粵之後輔佐永曆拯溺救焚大見材略事雖無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古之諸葛又何加焉獨恨少主輕狂聞警即走出師之表方上靈武之駕已馳志欲補天而天如璣璇練石在手則亦奚益哉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五十三

陶仰用朱旻如蔣武烈廖應登列傳

陶仰用雲南人驍勇善戰當大敵堅不為動軍中呼為鐵籬笆己丑正月清軍入衡州督師何騰蛟七十萬眾潰散時仰用官後軍都督將萬人為衛國公胡一青前營退保洪橋衡民間警傾城奔散一青聚諸帥計曰衡上潛邸湯沐邑敵未至讐虛聲退于伍法當誅奈何仰用曰速往守之猶可收後效也一青以百騎授仰用先馳抵衡陽僅募食頃與左軍都督阮白鬼選鋒倍道行夜襲衡山縣破之置守衛而還自

是滇兵大營益集也兩路口旌旗數十里相望仰用
獨將八百騎扼守草橋當是時騰蛟死長沙閣部堵
亂錫督忠貞營援江不果行逗留耒陽聞滇兵銳徒
跣二百里吊橋騰蛟回鴈峰仰用在草橋凡六旬三
月戊子清鄭親王大隊繼進衡山守禦單弱折而北
距草橋十里軍馬仰用伏四百騎于橋左右戒曰勿
遽擊俟吾酣而追出以應也清分數道以撓其師仰
用倚橋不為動與數十騎夾三鏢跳蕩出入鏢清十
數騎落馬陣動伏隨起鉦鼓動地塵沙蔽日所部誤
識縞素為已軍清鄭親王麾蓋龍節督戰不休仰用

天尺樓鈔

躍馬入陣一鏢中鄭^親王兜鍪火光迸裂人馬辟易仰
用不知中清揮軍回清亦止不交仗一青夜發數營
助戰兵非素習人各為營四月己丑清以勁騎綴仰
用而驅他軍間道渡河遠仰師背師中之助戰者先
棄營潰去而也兩路口者見潰兵誤以為草橋潰也
亦拔營起亂錫藏漁舟中渡河單騎走耒陽仰用所
部八百騎或潰或降止十三騎蹀躞萬馬中清疑伏
兵不前仰用左右衝突不得出與十三騎各發一鏢
當之無不墮馬者鏢盡清矢環集如雨仰用下馬抽
刀步戰斬其部長三人清軍合圍十三騎沒仰用伏

伏馬腹間同馳十餘里復跳擊清軍殲數十人力盡
死焉清軍脫其敗甲見其身中箭鏃拔之得升許
朱旻如廣西人崇禎初年武進士佐宣國公焦璉累
官右軍都督守平樂庚寅十月己酉北軍駐全州大
隊繇興安靈川至桂林以偏帥馬蛟麟圖章京董英
統兵三萬繇灌陽恭城間道趨平樂時璉督兵府江
艤艫千艘倚城而陣旻如以三千羸卒保城清軍游
騎至江上璉舉兵不戰佯走聲言護駕蒼梧寔偕妻
孥輦玉帛下流而竄也清兵獲輜重輕舟追之不及
而返狀遲回五日矣旻如在城益得從容繕守具十

天尺樓鈔

一月壬子清兵薄城下城墻距江僅尋丈許清設鉤
戟布梯仰射城中城中人發火礮頗傷清兵清兵不
得登翌日攻如初被傷如之一降職方媚清帥者曰
城三面臨水一面負山山高峻上多巨材取為攻具
可立下清帥初疑之適孔有德遣其腹心至趨戰與
馬董二帥聯轡環城而觀見北門陡壁千仞松檜蔽
霄一如職方言乙卯昧爽率步兵千人擁兵具傅城
而上斬守禦七人入城董帥夾數十騎遇旻如巷戰
眾皆披靡頭顱塞巷騎縱火焚民旻如從火中擊殺
騎數百人眾騎追射至一第宅旻如挾弩矢火藥騰

附鷓鴣舉火器發無不中董帥怒詈聲曰傳北鴈兒來三騎為火器所傷董益怒又傳戈旗北鴈兒來矢注如雨戈旗北鴈兒又斃三人董益怒急斃馬疾呼曰噶叭什來噶叭什來清騎之最精者及至又斃二人會別軍由宅後登屋入臥內婦內奔逸遠堂走旻如仗刀指畫眾矢畢集不得避乃拔刀自刎死清帥咸服具衣冠塋焉

蔣武烈失名雲南人弘光元年御史陳蓋奉旨募滇黔兵武烈與開國公趙印選衛國公胡一青將銳卒五千繇楚來南都陷左庶子楊廷麟贛州總督李永

天尺樓鈔

茂起兵吉安陳蓋率師會焉丙戌正月丙寅與清軍戰螺子山下斬高元爵蔣興一青之功居多丁亥上即位端水晉武烈階為前軍都督府都督掛殄鹵將軍印戊子督師何騰蛟決攻全州全楚咽喉地清軍以勁騎五千死守戰于飛鳶橋我師中潰騰蛟匿湘山寺蔣獨將百騎與角道險僅容一騎清軍疑伏兵不戰從他道入城武烈亦將整軍還道遇一僧疑謀者將殺之僧曰我見督師入湘山寺故來言耳非謀也武烈聞之偕數騎逸寺索騰蛟見之曰軍盡潰乎曰未也曰何知曰距前十里塵張蔽天必我軍也因

並馬馳衆見騰蛟與武烈至益喜遂下令食畢士卒
卸枚一鼓抵城下圍數匝清軍自是糗糧不給人馬
俱困然時時出撓諸軍飄忽排蕩無休日相持浹旬
乃于西關外夜掘一塹上覆以草土使羸卒坐女墻
嫚罵別匿壯士空空武烈決計仰攻陷塹中于是解
肘後將軍印亟脫鞞納底中復繫絛重結與同衆墮
塹者約曰底死毋泄我將軍也衆皆諾比逮入城武
烈貌寢又先奔甲冑衣綿縷操楚音以對清軍不疑
令飼馬蔣潔槽楹視水草晝夜不少急時外攻益急
城中人皇擾武烈廉得其實翌日城守者倦寢屬武

天尺樓鈔

烈代因乘間解靴取印投女墻下大呼曰我殄鹵將
軍蔣某也城中糧止三日當急攻我死報公等言未
訖左右曳去寸齮而死越六日城下求遺骸不可得
具衣冠塋于鳳凰坪之南岡贈祁陽伯謚武烈
廖應登皖將也而死義于桐不知其自始先是乙亥
獻賊以兵犯桐倚長梯且進總兵潘可大與民兵守
力嘗繼壯士焚其梯矢石擗砲交下賊又架屋被以
濕絮作木牛行地人處其下穴城則以鈎鑣得其絮
滾油注屋上當之糜爛因縱火焚木牛賊或中夜高
呼某門已破令守者心亂或撤某門圍賺亡可乘間

入城上屹不動爾時賊猶未習礮或投以西瓜砲曰
與爾寶賊啖拾之則火發傷數十人後見投輒遠走
凡三日三夜桐不破解去丙子冬復至則躡四鄉矣
時皖初設兵兵使者為史可法旋開府令故皖叅將
廖應登以所部協守桐於是桐復完賊移圍皖可法
守皖嚴不得入賊八大王老回回革裡眼一丈青等
數十部回復蹂躪庚辰乃盡擾廬皖之間監軍楊卓
然以為可講奉督臣熊文燦命單騎入賊營要盟賊
意休姑與之明年五月敗盟而養馬湖田坂陰棚數
十里居民山水諸寨盡被焚劫九月復攻桐八大王

天尺樓

駐杏花村老回回駐魯砭分兵四畧旦暮繞城蓋皖
兵之營桐者三矣檄楚鳳兵閱六月無至者然桐竟
倚皖應登之力居多壬午撫軍鄭二陽去賊偽為赴
試間入破廬州及六安諸邑勢更烈至是攻桐法益
密獻忠踞邑高山督鄉民為運土石累壕起往往破
攢基戴棺行以防火砲列左右門令運者魚貫入鼓
吹以樂之亦或戴棺穴城獻忠盛蟒視穴城上暗砲
不及獻忠頭顱咫尺以是警攻稍頓時可法自皖巡廬
應登以議事從數十騎突圍走廬賊無敢近者既謁
可法還賊伺于隘得應登脅應登以桐降應登許諾

至城大呼以手在心復作拳曰汝等早出八爺大兵
至悔矣其意示無他願堅守乘賊八大王未至速以
兵出登可復還而守者謂開門墮賊計不應八大王
果至復令登脅城上為傳語土已平穴已穿早降免
屠登耳語所從騎杜甲使反之杜至城下疾呼曰土
不得平穴不得穿城上謹備守救兵至矣賊怒殺登
併殺杜而城中于穿處營月城已完終不得入九月
賊退雁翎莊大書一統齊天逆聯掠江干脯酒上壽
且復圍城城中望賊紛擾延山西走則正北塵起蔽
天黃得功以鐵騎至賊畏不敢逆也掩殺賊千計奪

天尺樓鈔

回男女牛馬器械金帛無算桐幸免時梧桐令張田
中覓登屍而葬之
石匱書曰古之為將者功成則黃金寫像身敗則馬
革裹屍故凡成敗利鈍填溝喪元皆為將者意中之
事李光弼上陣藏刀靴韉良有以也四將軍皆號善
戰時數不偶一敗塗地皆繇人謀不臧以委之天數
如曰天亡我楚非戰之罪也是豈四將軍之本意哉
吾為之掩卷三歎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張煌言列傳闕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甘輝列傳闕

天尺樓鈔

石匱書卷第五十六

孝子列傳

北山樵夫董福兒父為闖賊所殺福兒呼號啣指曰必報仇挺戈直追其殺父者去遠後隊十八騎來飲山上福兒招其黨數十人告以報仇故其黨懼勿敢前福兒曰我自殺賊弗累余余第發喊壯我氣我拚命奔賊賊必敗賊敗余乃前共搏殺之金錢驪馬皆余有衆許諾皆攘臂呼福兒持擔柴具疾奔而上賊易之飲如故衆三呼福兒已至賊前一賊起持鎗鬪勢甚猛福兒奮力劈頭一棒撲殺之衆見一賊死其

黨遂各持棍棒上賊乃共起迎敵福兒一棒又斃一賊奪其鎗賊驚皇亂走眾圍繞殺十五人其三人上馬馳道隘馬行緩福兒追及賊叫曰我與余無仇何苦追我福兒曰若等殺我父我且欲殺盡余輩以報父仇賊曰殺余父者已去余何仇我請以財物贖福兒曰我欲余馬賊信之下馬福兒逼前刺殺之二賊下馬跪地求免不許亦殺之所得資囊馬足悉分其黨已獨持十八人首至父墓前祭之官府知授福兒以百夫長不受廬墓三年竟死墓側

李壯丁兒安定縣民女直兵大至壯丁兒從父母奔

天尺樓鈔

避山谷卒與兵遇縛其母去壯丁兒取石擊之母得脫前行復遇五騎一騎下還縛其母母呼曰壯丁兒但逃命勿顧我壯丁兒不忍手提鐵骨朵擊仆一騎母跳得生四騎圍壯丁兒亂刀斫之

石匱書卷第五十七

義人列傳

姚時中宣府萬全人為諸生生平自負氣節每語諸弟子曰我輩讀聖賢書倘遇國難止應一死甲申三月逆鎮王承胤迎賊宣撫破巡撫朱之馮死之時中具衣冠自縊於明倫堂有衣帶贊曰殺賊無權降賊不義自分我身止應一死乾坤正氣萬古如斯妻子無知付之不計

湯文瓊北直人京城陷自縊死衣帶中得一紙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贈中書舍人

賣菜傭順天府人甲申北變三月二十一日昇烈皇帝周皇后二屍至東華門外以楊木棺之菜傭挑菜筐過此見 帝后極跪地大哭曰皇天皇天使我崇禎爺乃至此耶擗踴大慟觸階死之
畫工某住北京江米巷以寫照為業甲申闖賊破京城百姓皆執香跪迎或寫順民或寫順天王或寫永昌元年新皇帝萬萬歲遍貼門扇畫工見而唾罵歸與妻相對慟哭次日聞 先帝之變又大慟曰死則死耳義不為逆賊百姓與其妻共縊于一室隣里排闥視之有白氣衝出人皆異之

天尺樓鈔

周童生通州人讀書曾應縣試尚志節聞闖賊破京城 烈皇帝殉社稷以死悲憤捶胸數百嘔血數升而死

武愨家奴愨登崇禎癸未進士闖賊陷京城愨寅緣求用其家奴勸主勿失身於賊愨不聽其奴痛哭主前叩頭出血愨終不聽其奴對人曰我主為名利所惑不聽吾言後必有悔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失人心不久自敗矣吾不忍見吾主之及於禍也遂不食而死後武愨凌遲處死卒如家奴所言
孔四郎紹興人因父選四川主簿未任歿於京遂失

身為小唱與鳳陽勲衛常守經交厚守經家富饒闖賊追各官賍私守經夾三夾孔四郎曰有錢不救死要錢何用盡出其家財以救守經守經得免比闖賊歸以各官同諸勲皆斬賊將官撫民見四郎美留帳帳下一日撫民醉歸四郎乘其寢以刀刺之誤中其股賊大喊叫四郎迺持刀罵曰我與常君情渝骨肉誓同生死恨不得斫汝萬段為常君報仇事既不就吾何生為遂自刎死

愧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行乞句曲市中弘光奔公卿肉袒迎道左百姓髡首辮髮乞兒獨色然憤懣市

天尺樓鈔

酒數甕大召諸乞兒痛飲酒酣乃奮袖悲歌且書市垣壁間歌罷復飲酒誓手殺敵以死不與降者俱生也適北騎百餘猝至乞兒憤怒振臂呼市中持長竿馳刺一騎中目墮馬取石碎其首立斃北騎羣刺之乞兒屠腸而死市人義之醵金禮葬焉謂足以媿為人臣懷二心以生者題其墓曰愧二先生

金陵乞丐不知其姓名甲申四月中閔傳北都變乞丐遍訪的信一日于桃葉渡遇一士人牽衣問信曰相公識北信乎士人曰果有之皇帝自縊矣乞丐咨嗟不已即向市中沽燒酒一盃其一盃價值二分乞

丐罄囊止七厘曰若肯與滿亦好事如不然炤價與我可也市人慨然與之乞丐一飲而盡遠河走市人以為醉也不之異乞丐放聲大哭曰崇禎皇帝真死耶連拍心胸數十望北叩頭赴水而死

許琰字玉重長洲人為諸生割股救親者再以孝名甲申五月聞先帝之變謂是闖賊流言有言及者輒正色斥之數日傳聞已確走見司道及諸貴人求起義不得號慟求死自投胥江值潞藩舟過救之不死潞王憐其志贈以金不受送至舊徒家次日至福濟觀題詩於壁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靈日墜妖

天尺樓鈔

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投繯門側陸道士救之不死扶還家家人進餐琰怒甚碎飯盃以磁廉咽之喉腫五日不得食又作詩曰平生磨勵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難殺賊願為厲鬼效微忠擲筆而吮絕吳中義之私謚曰潛忠先生弘光時禮部張采以聞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諭祭曹文耀順天府學生原籍蘇州人祖子登嘉靖壬戌進士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持敏持毅女曰持順三月十五日聞寇急率子女哭家祠中曰余家世受國恩義不受辱為先人羞闔門矢死庶無憾耳比城陷張

氏先縊耀即自縊時耀父妾姜氏遜妻李氏毅妻鄧氏持順及乳母孟氏肅及持敏凡八人同縊惟持毅絕斷未死而賊至遂逃去遜先自刎仆地復甦賊繫至田虎家拷索其貲尋釋之

張應選順天人內閣效勞帶京衛經曆銜聞賊陷宣大知勢去指屋樑謂友人曰此樑是我家寃對及城陷妻妾子女五人即時並縊

王毓著字玄趾會稽人也父璘博學以酒自豪工書畫毓著生不慧口吃期期與人語若不解讀書日以句掩卷即忘年十五忽自操觚請于父曰兒兒兒不

天尺樓鈔

能了父笑曰兒兒兒欲何為曰兒兒作文則有驚人語父喜而告人曰豈有王璘兒而不惠慧者乎毓毓著甫婚而父卒經年不就內寢母卒哀毀幾至喪明病瘵三年師劉念臺先生先生過之見帷壁皆著死字曰玄趾病不死玄趾終身不忘此字為臣則忠為子則孝聖賢可致也病起學益進補郡增廣生通聲氣坐客常滿然亦落落亦喜品竹彈絲雜坐命觴間以調笑不勝一勺或強汲數大白曼聲出金石乙酉六月清兵至武林輒告友人北使朝入吾朝死父入吾夕死時郡粹張愔等咸奉圖籍去坊民迎犒者比

戶醜金備牛酒未及毓著毓著方食聞之投箸起援
筆大書其門曰會稽王毓著不降里老愛毓著為代
毓著具進而潛去其門署則語其兄毓芝曰弟死矣
兄曰好却難毓著曰難何難乃作憤時致命篇聞其
師念臺先生方餓未絕以書促之曰吾輩非復大明
黎赤矣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毋為王炎午
所吊二十三日早獨肅衣冠謁唐將軍祠以致命篇
粘其壁再書一絕曰敷天左社竟如何立馬吳山第
幾坡袖裡尚存衛士石此中猶佩信公歌趨拜文廟
欲沉泮水泮水淺乃之柳橋投河死兩手掩心端坐

天尺樓鈔

水石中不折角年三十有九同人為位於明倫堂哭
之私謚正義先生曾王監國贈翰林院待詔

潘集字子翔會稽士子性豪邁不羈薄舉子業酷好
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或泣人皆
以狂少年目之乙酉六月聞北使至自誓必死家人
詫曰偌大江南無死者汝布衣何死集哭曰天下無
死者故集死且薊州之役吾大父父俱死于是吾三
走奔喪不得一骸骨歸今醜顏為彼編氓苟偷視息
死何以見先人于地下已聞王毓著死為文哭之出
東門半里許神二石死渡東橋下或曰其袖石欲效唐

琦將以擊當事之倡降者不得間故死數日後屍浮
出好義者醵金葬之魯監贈儒學教授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家貧力學年三十不得一青
其衿住安昌聞王玄趾死潘子翔又死曰二子死不
先卜年死不後也及傳城中鬻髮邏騎四出仰天呼
曰天乎天乎余尚何以生乎遂肅衣冠趣出市沽酒
暢飲浩歌濶步至白洋龜山下手持一簡招牧牛兒
與語曰吾安昌周定夫以事出海有跡我者以此簡
付之卜年疾走海邊正值潮來見怒濤拍岸卜年躍
入水中牧牛兒駭叫奔救已邈不可及已頃刻家人

天尺樓鈔

追至屍去已遠則從牧牛兒得一簡乃其與弟書也
書曰敵覆吾國義不獨生去後以姪子我母使我為
若敖之鬼我目瞑矣時閏六月八日也數日後妻往
哭其死所見有物乘潮而來倚徙山下不去就視之
則卜年屍也鄉人驚異以為有神憑焉魯監國贈儒
學訓導

黃毓祺字介祉江陰人子衿善屬文習禪教而長齋
事佛閉戶讀書不妄交游其所與交者必忠信切悃
肝胆相照其為制舉義務寫性靈摹先輩高奇絕俗
名士嚮慕傾動一時乙酉國變毓祺走從義旅間關

險阻力屈被擒下獄論死次日臨刑毓祺於獄中作詩一首置几上跌坐化去枷鎖自落滿屋異香詩曰
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腳自為摩三千善逝原非
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
生波夜來夢作修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其子大湛
試高等食餼亦舉義死之

吳應箕字次尾南直貴池人為海內名士乙酉起義
池州與金正希為聲援正希敗應箕勢孤逃至蕪湖
為鄉兵所執蕪湖守將王弁與應箕有舊且受應箕
恩欲報之應箕名雖報南京聽巴山發落尚羈縻蕪

天尺樓鈔

湖王弁令應箕走應箕曰吳應箕正來請死如一走
亦不成其為應箕矣余何薄待我王弁不忍羈囚日
與其飲酒遊戲一日豫王旨下凡起義諸人俱着本
地方取決王弁先知之閉門慟哭應箕曰豈為我耶
吾辦死來矣要殺就殺何哭為王弁令其仰藥死應
箕曰使吾如此怕死便不做此事矣但王君與我厚
須殺之有法王君與吾同游諸山得一善地葬我即
殺我無憾王弁曰諾命僮携酒荷鐮行至一山上有
古松奇石應箕喜甚滿舉一大白曰此吾死所幸斫
之王弁走避命小兵行刑應箕曰吳次尾頭不是小

兵斫的勞足動手刀快手快箕即感德矣王弁不得已依其言斫之

高岱會稽滬海所人冒武籍領鄉薦被褫辨復乙酉仕魯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六月江上軍敗岱歸遂絕粒祈死其子諸生朗坐守之凡八日不死檄薙頭急朗乃走父所泣曰兒不能待矣兒其先死向岱拜岱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瞠目送之朗遂給長年携公服駕舟出海口禱神迴視岸遠則肅衣冠北面再拜趨船榜欲跳身下長年力挽之不得脫朗乃嚙長年臂創極始放縱身入水長年又采水救之粹其

天尺樓鈔

憤憤歌沉海底年年猶持篙救之許久朗復躍出水面三尺許手正其憤而沒長年掉船歸走報岱岱復瞠目曰有是哉兒遂能先我不復言數日後猶不絕家人日進水一甌後見水搖手傾其甌并不進水三日乃瞑

俞元熺婺源人北兵入徽州薙髮甚急元熺乃大哭曰死即死耳髮不可鬻辭親友自縊死之妻某氏被掠北兵強污之氏堅持衣衽罵不絕口遂支解之

倪舜平山陰人業鑿居王家葑貧甚乙酉下令薙頭舜年憤惋輒痛哭里中笑之一日賣其所提藥囊易

大缸二以餘貲割牲置酒召里中少年飲酒酣指缸請曰吾明人為明鬼今若不鬼非明鬼矣明日必死死則祈諸公以二缸覆我諸少年復笑之不肯從舜平跪地搏顙強之再三諸少年勉應曰諾舜平味爽起坎其祖墳之左偏缸集眾曰候至矣一躍而入諸少年昇缸覆之須臾扣缸曰開開諸少年益大笑出之曰先生悶耶舜平曰否否我坐不面峯是不正盡也幸諸公正而覆我坐定覆缸封其口踰時諸少年走缸外呼先生聲息甚微後輒呼不應於是諸少年相與嘆息泣下昇土塋之而去

天尺樓鈔

許德溥字元博直隸如皋人屢赴童子試不偶甲申聞北變號哭數日寢食俱廢初喜一各士稿聞其從賊即取其稿寸寸裂之付之烈焰嗣後神情恍惚如癡如醉每於燕居獨處輒泣然泣下乙酉北兵南下廣陵被陷溥哭者又數日時剃頭令下德溥曰頭可斷髮不可鬻作詩數首書之裡衣誓以死殉其父諭之曰余不鬻髮必死髮余死父餒奈何德溥乃泣下剪其髮如頭陀然時時憤惋或哭或歌每食必懷崇禎錢一枚置豆間祭而後食一日於臂間刺生為明人死為明鬼八字有發其事於縣令者捕之德溥見

縣令不屈膝令問曰余是何等人刺此字何為德溥
曰溥讀幾行書不思忘先朝故為此耳令曰余既讀
書素裔狄行乎裔狄是何解德溥曰素裔狄行乎裔
狄不曾說遇裔狄便做了裔狄所謂素夷狄者必如
秦伯之化南蠻箕子之朝鮮蘇武之入匈奴十九年
不變節方是行乎裔狄令曰余不曾受明朝爵祿何
苦如此德溥曰伯夷叔齊也不曾受商朝爵祿令曰
余既做伯夷叔齊何故剃頭德溥曰在昔元朝有謝
疊山者亦曾剃頭後始殉節蓋疊山之剃頭為老母
德溥之剃頭為老父今事已至此有死何辭令曰字

天尺樓鈔

是誰鏤曰自鏤也令曰豈有自鏤之理德溥曰人鏤
字向人自鏤字向自一看即明獄具擬斬坐其父城
且德溥曰溥死固當願釋老父令義而釋之德溥喜
曰得脫老父死無恨矣遂赴市曹監斬官語以跪德
溥大喝一聲向西北直立劊子推倒於地斬之衣帶
中有詩曰非癡非醉亦非狂因誌君恩字兩行一死
甘心酬故主謂忠謂叛任雌黃

鍾兒隸會稽人舊為會稽縣兒隸戊子白頭蠶起兒
隸齋黃肅鹵檄往山寨連絡團練獲送鎮將鎮將摘
之跪不跪過其膝乃向外坐鎮將曰汝不過是一兒

隸敢大胆如此兒隸曰論出身我是會稽縣兒隸汝是黃鵠子小兵論官職你是清朝鎮將我是明朝總兵何弱於汝乃令我跪耶鎮將怒痛撻之兒隸曰我輕則斫重則劓不曾犯得打罪你打我也無謂鎮將令收之獄中兒隸曰獄中餓死不如明正典刑倒死得明白抵死不肯就獄令力士舁入數日解往武林見巡撫岷強如故遂於軍前齧割之

沈烈士失名行八十九張烈士亦失名為鋸匠遂名張鋸匠蕭山七都內沈村人沈少年學書不成棄而經販戊子年白頭兵蠶起都以擄掠為事無大志北

天尺樓鈔

兵數騎躡之沿山徧海輒為獸散騎不見賊搶百姓婦女金帛滿載歸白頭兵復聚如故沈見而唾之曰若輩不能殺韃子起義何為白頭兵弩目猙獰意欲甌沈沈大聲喝曰若以我為不能起義耶握拳築之白頭兵數人應手而斃遂以是日椎牛醢酒集里中少年數百人祭旗起義村坊富民有助之者並不向隣里打糧糗糲不足輒遣壯士乘飛舸截富陽江上解往嚴州兵餉錢糧食亦不缺起兵兩月清官遣百騎躡之沈匿砦榆青嶺絕壁懸崖步騎相特北兵拘土人為鄉導從山背攀援而上沈持烏銃數十門藏

灌木翦翳中俟兵近銃發擊死十餘人北騎竄奔亂
踏荆棘下皆窩弓藥箭踐機亂起人馬俱斃逃歸者
止三十餘騎裨將死之怒殺鄉導者三四人報至鎮
撫大怒另選悍騎千人蔽江而來沈村人大驚皆携
家蟄徙同事少年亦皆躡蕢遠遁從沈在砦者止三
十七人沈曰無恐今日與打一死仗乃以白布盤頭
如傘蓋大內裹甲更披濕絮被一床手持篋筥一把
向前迎敵張鋸匠執堯乂一鞘刀一大斧一往後翼
之三十七人各執器械向後護從及見北騎奔來三
十七人一閃而散走上山巔踞坐沈低頭側肩臂持

天尺樓鈔

篋筥向前眾騎見一人獨上亂箭射之沈篋筥灑開
如簸箕大箭着之皆撇撥落地無一矢着身北騎呼
曰箭不中用各收弓矢挺鎗縱馬搏之背頭子者一
騎向前沈以篋筥迎之中其目翻身落馬又一騎迭
上沈刺之如前連落三騎一騎以刀掠斷其篋筥沈
接過堯乂連打六騎落馬張鋸匠以大斧截殺之一
騎見勢急跳下馬直前向沈奪住堯乂潛舒一手拔
腰刀欲斫張鋸匠鞘刀適至擢入其腹腸出而死沈
拾起堯乂亂掠又落數騎眾呼牙步牙步馬俱轉首
絕磴懸崖控縱不及連人和馬跌死谿坑者不知其

數沈張二人用擗木砲石亂打北騎奔蹶而去沈張力盡氣喘坐山坳均足不能舉無一人援救少頃沈渴甚那步下山趾飲溪水頭重落水不能起竟死之張鋸匠不能動三十七人見北騎去有下山者畀之歸家夜半亦死北騎曰自入關來未曾見此好蠻子若再得十數人江東非吾有矣退至新壩偵探數日聞沈張二人死不信再遲數日得確信始縱騎上山沈村一帶擗掠如洗

呂宣忠浙江崇德人年二十有一為博士弟子甲申流寇躡京師宣忠慷慨撫膺欲起兵討賊乙酉清兵

天尺樓鈔

南下弘光宵遁宣忠集生平所交結壯士歃血誓師以雪國恥旬日間得衆數千比聞浙江起義宣忠與麾下數人航海見魯王遂奉節制亡何浙江淪陷宣忠所與三吳之士以次被擒宣忠知事不可為脫身歸里益牢騷不平時發狂大叫或長歌已而泣泣罷復歌為縣令所跡捕諸庭疆立不屈令呵之宣忠大聲詬詈令大怒叱隸役白梃交下體無完膚兩踝骨見宣忠死在地以水沃之復甦甦復詬詈獄具上督府宣忠知必不免乃作絕命詞七章書於獄壁一日綁赴市曹顏色不變向監斬者曰大明士子呂宣忠

來就死監斬官與酒一卮宣忠一飲而盡擲盃於地
自褫其衣謂一卒曰此衣贈汝但衣帶中有一偈家
人至可付之言畢受戮

謝龍震字雲生會稽人魯監國以其舌辨繇諸生特
拔為中書舍人連絡各鎮尋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唐
王正位閩中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奉詔下魯諸廷
臣議持首尾龍震獨廷叱中藻呼而數之曰魯與唐
兄弟國唐不為助而魯獨當堅幸稍即安遽自大乃
蠶食首功之國反戈同室耶何不遺一矢錢唐之浙
而欲以恐喝徼倖尺一書事不可得祇貽天下笑且

天尺樓鈔

魯籍師臣之力與強敵持數月矣前此中原數千里
敵至如無人止維揚稍一舐牾而魯獨立不懼內外
協心器仗林立艤艫百里旦暮謁孝陵而返故京何
弱於唐願欲下之然則諸宗室之走庇此者咸可談
笑而坐享無上之福也天亦不與矣於是監國竟不
開詔中詔藻屏息去浙以東俱奉魯王正朔如故丙
戌蠡城陷龍震入山與王善長立營龍震日急擄掠
遂為團練兵所詔縛送清撫軍龍震不屈自稱部院
撫軍曰若是兩榜耶龍震曰曾見兩榜而有不投誠
者乎我明天下壞於兩榜魯國主特用我輩政欲壓

倒兩榜我今來就死亦拚此頭顱為兩榜諸人作一榜樣耳撫軍叱之跪終不屈踞坐蠻罵撫軍令於口上加一嚼子用尺木勒入兩頤數寸許血流被面毆出斬之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年二十餘尚未為諸生丙戌五月避兵梅里夫薙髮令下瑋以赤土書其案上曰寧為戴髮鬼不作鬻頭人赴水死之

王文宇山陰人家郡城西以居積致富年耄無子丙戌北兵渡江將至郡城兩從子皆出城避勸之去不聽曰若輩自去我自自有處明日一至家視之次日從

天尺樓鈔

子至家寂無人聲行至屋後視其井中則妾先之次則其妻再次則文字也越中闔家死難惟文字一人寇夢虬江西上饒人為諸生同郡人起義師敗入閩妻子在家虬行囑其子曰兵至爾母子可赴井死及兵至長子先投井死幼子年十一謂其母曰父命兵至赴井兄既死母何遲疑因曳其母裾同赴井死之詹書田江西永豐人為諸生揭重熙起義師被禽因於福建浦城書田往福建具呈自首與揭重熙一同起義願與同死問官批其牘曰准臨刑候斬書田請就獄不許及聞重熙某日就刑書田趨至法場請死

刑官笑其癡勸之去不肯遂同日斬之

陸士鉉字古雪平湖人鉉生端亮不苟言笑甲申國變聞之驚悸狂走口作咄咄回旋不一約教武地盤纏行幾百餘里人問之不應若失心者歸其家私設位哭臨嗟乎吾二百七十七年為此家人胡奪我去也復誦先帝臨命遺詔則又哭哭又走如是兩日夜嘔血數升絕飲食者三日腸痿氣絕猶悲咽手書我皇我皇教遍長號而絕

劉景瑗永豐人為諸生北兵將至信州與其妻訣別入閩妻被擄不從死之後復破閩景瑗自縊於浦城

天尺樓鈔

縣之學宮柱上題詩曰妻既死節夫亦殉亡雖曰無補可見高皇柱上字跡至今不滅

吳一魁安慶人本府胥役也仗義果敢素以勇氣聞崇禎時獻賊舟師蔽江過安慶界南京騷動一魁應募以火器載小艇迎之燒賊巨艦千餘退走荆襄一魁以功得副汪碩畫軍乙酉從碩畫會黃道周兵於信州碩畫被殺一魁在信獨力死守乙酉王得仁兵抵城下義兵解散一魁開城逆戰單騎不敵突圍出退保懷玉八月進闕乞師恢復遇貝勒兵被執與何惟一同死之惟一上饒縣糧胥膂力絕倫國變後

別家棄妻子誓死不二卒成其志

麻三衡宣城人恩貢生工詩文博學多才尤長於弓馬乙酉夏宣城起義推三衡為帥與北兵戰力屈被擒豫王奇其才貌欲降之罵不絕口竟受極刑臨刑作詩曰吳越連沙漠天心不可留怒存千丈髮笑斫百年頭若水心猶烈平原志未酬清風吹宛句朝暮五湖秋子乾齡詣隆武請卹得贈官

陳元綸字宣公福建福州人各士貢薦丙戌貝勒入閩有清官與元綸夙好造廬謁見元綸束網頂儒巾而出清官頽駭請具清式以見元綸笑起云欲生換

天尺樓鈔

製乞少選入內清官埃之坐久忽哭聲出戶報元綸不脫儒巾絕吭死矣清兵駭嘆而去

李開山南直婺源人有膂力能格鬪頸骨一枝如鐵偏左善走常依其族人住信州族人家口住星源開山往探一晝夜往反四五百里人無知者丙戌信州破隨族人入閩閩亡脫走深山隱跡不出戊子汪碩畫聞江西事起兵自崇安赴信州廉得開山義勇迎為軍鋒所向輒勝六月與敵戰於山隘敵驟合圍開山顧所部無一人以長矛趨地躍數丈餘踞一石上酷日炎毒焦渴而死屍立崖上數日不仆

博和尚本名鄭惠上饒人試諸生輒高等為人性潔
行端跬步皆有尺度丙戌四月信州破即祝髮坐蕉
團足不踣地八月貝勒軍道信進閩聞閩亡和尚乃
沐浴澡體合掌佛前宣偈曰博和尚博和尚昔游藻
池水今聞禪院香名械既已斷梵網可復張誓皈此
淨土不穢吾皮囊宣畢嗒然而逝

御厨福州人為隆武主膳丙戌八月從駕於汀州散
失依金華陳某義師中為火兵陳某兵敗為顧道所
獲訊之曰爾何人大聲答曰御厨顧曰爾善庖何不
降我御厨曰我名御厨豈若輩可用顧怒令左右引

天尺樓鈔

繩塞其口御厨發聲不得觸柱死之

畫網巾先生閩人丙戌九月清兵破福建先生同二
僕匿邵武光澤山中不雜髮畫一網巾於額庚寅夏
為光澤鎮將踪得之縛至泰寧見總鎮王之綱問其
姓氏先生曰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
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則辱身今邵人呼我
畫網巾吾即此姓即此名矣之綱反覆開諭謂肯雜
髮即免死先生曰癡人網巾且不忍去况髮手死矣
毋多言之綱先斬其二僕二僕瞋目叱曰癡韃子吾
豈怯死者願死亦有禮當一辭主人耳向先生拜且

辭曰奴先行矣為主人掃除泉下再諭先生先生終不屈亦命斬之先生欣然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劄子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今贈汝遂挺立受办泰之義士謝韓者收其遺骸瘞於郭外歲時謁奠如家儀

石士鳳南直武進人生齊民微識字貧無室為塾師倚其僕龍門坐賃錢以活乙酉六月清令薙髮急哭語僕吾不能生矣僕曰自看主襁褓至今賴得飽飯終天年此何言士鳳不答作詩訣其兄詩不佳見志而已密自削板如木主狀上書義民石士鳳神王暗

天尺樓鈔

走忠義祠列文信公西廡之末座則又書小牌繫腰帶家之人不知也傾所賃錢市牲醴祭其先人一醉僕僕曰毋輕生則唯唯僕亦不意其果然也五鼓潛出門赴祠前池中死僕醉醒黎明呼主不得疾迹祠見池浮小牌起之士鳳也牌書石士鳳字瑞生願為民明鬼不願為清人僕負屍棺殮葬之

鄒維則浙永嘉諸生素謹厚斤斤不為丰采戊子七月十三日清兵渡温之甌江先一日其家出穀暴場圃隣人謂之曰兵至矣知之乎維則曰具知之顧不審得食此穀否隣人以為恒語次蚤維則招其友飲

於家且醉拉同觀清兵渡江友亦不疑至雙門出一書告其友曰為上吾父云維則從此入海矣友人牽之不得水中猶回顧舉手而去竟死孤峙山下葉尚高浙瑞安諸生性爽達清兵既渡甌江猶服明儒服每伺上官半道大聲曰即觀生冠履何如知府朱叱之以為悖制收之尚高曰君先大人蘭隅公世世所聞亦世此衣冠乃獨厄生朱為面赭下高于獄作祭孔子文及絕命詞因自盡有未浴蘭湯骨已香之句

高孟超浙秀水諸生耕田讀書以謹厚風其家乙酉

天尺樓錄

六月清兵陷嘉興雉髮急孟超顧謂其子昌苓曰若知所自全乎昌苓曰已知之矣遂俱抗首不受令奮惡言及難男女少長十一人無存者

蔡子標浙德清諸生從乙酉諸部起弄兵被執大言不屈索肩輿衣冠入訊語極不遜甫就刑觀者如堵忽眾中出一人抱持子標大慟欲死從刑者駭奪不可解子標曰公無一面胡為出此速去其人曰吾與公同起患難無失今胡忍獨生然後知子標密友子標故欲生之而假為不識也是日同刑六人臨刑忽益其一

揚守程浙蕭山諸生丙戌挈妻潛避兵山中有清兩
邏騎入山以其不難髮道縛之守程厲聲曰髮種頭
上寧與頭去竟被害其妻亦抱其子赴水死時有三
義皆蕭山人失其姓名六月清兵渡江三人至山陰
之趙氏大港岸有梓潼祠倩里人市牲醴哭告神已
便共引酌酌已復相抱而哭哭復歌歌已復哭里中
人以為狂不敢詰其為何人得其聲則知為蕭山人
也復拏舟至中流登橋揮舟去遠三人相牽躍橋下
死

趙大中南直涇縣諸生清兵陷城大中衣冠投泮池

天尺樓鈔

池淺不死潛走察院空署方閉戶而家迹之脫纒歸
遺書託友人為塋其父竟赴門外之塘河死

朱竒生會稽諸生年十九角巾大袖氣象間都為平
遠鎮王幕客叅謀議平遠先渡浙西竒生以他故不
及從丙戌六月一日清兵入府城竒生遁野誓不難
髮越三日詔母曰兒往拜某某客陰携公服拜祖父
墳塋投水死

王士琦與弟士珍士瑀皆揚州諸生同居徐寧巷乙
酉四月清兵破城各挈其婦並縊於中堂次序不亂
清為封其門不犯

傅中煌諸暨庠生性亢爽善飲酒醉則歌笑自如貧
不理生計亦工詩文六月一日清兵渡江中煌賦絕
命詩一章投湄池而死

魏里卞子厚常從梁谿高忠憲攀龍游為東林諸先
達所重丙戌以完髮見收繫獄不食死予世忠被敗
絮浦狀乞詩文楊組玉為記其事傳之

倪百明山陰布衣性嗜酒清兵渡江偕其友入山中
索飲啜火酒數十斤燒死友獨潛去

文乘南直吳縣學生為文肅震孟子忠介周順昌壻
也丙戌起義海上久之衆散迹其同事友安大己乘

天尺樓鈔

曰此誰事我須當之遂慷慨出自供前狀較所發情
事更悉臨刑時南拜三北拜三伸頸就戮神色不改
衣帶中有絕命詞曰閔閔名家舊姓文一身報國九
原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臥白雲復大聲曰
吾祈信國祠公其許我大己以是得脫

陝西都司張吏陝西人李賊入顧都司無與戰者吏
忠憤不欲生遂韃一篋封識再三上大書一寶字李
賊群校見欲奪之吏曰無須行上大玉速與通李賊
威威儀須之入吏恭抱匍伏階下賊令速上曰文書
諸公偕集且須縣重賞賊以為此傳國璽也曰如果

真實不惜官汝須臾各官無後者來視篋吏乃從容起鑰則白楮一板大書一賊字大聲高舉示衆曰吏亦有義不怕死請為大王正其名李賊怒且報促令殺之吏曰吾欲死出此

周之蘭蘇州人為梨園子弟入粵東號大班庚寅清復有粵東之蘭與其妻訣必薙髮我死妻曰吾聞清演劇皆不去網之蘭曰否網髮者存而髮去矣妻曰必薙髮我先死投井死之蘭從之

方國煥南直歛老布衣也家稍裕有子孫皆令就學讀春秋年七十筋骨旺如三四十歲日伺壁聽讀書

天尺樓

聲以為樂乙酉清兵及徽薙髮令下國煥聞之為移時不語既聞其口作咄咄怪事家人以為歎息恒狀不為意時十月之望蚤就書樓以他故令子及孫出鍵戶引錐刺左股血吮筆書七言八句詩於壁有冠裳為重一身輕之句自縊死之里人高其義私謚耆貞先生劉

劉復興者燕京土工也曾入役德政殿見先帝減膳撤樂諸事儉約宵衣旰食不遑寧處出歎曰皇帝如是吾儕小人柰何甲申三月之後闖賊入殿莽自尊大絕無威儀復興狂怒持刀直走入間踞賊座

曰請殺我賊不及呼力士復輿自到
馮協颺字曰廢廣東順德人為諸生餓于郡庠廣州
破協颺求死父曰當路縉紳先生受國恩重猶難之
汝書生何為協颺曰兒讀書解大義兒死正以愧不
死者先毆其妻女入井而自懸于梁時冬旱井竭妻
女得拯起而颺竟死

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經死

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俱投秦淮河中死小璫以色
幸卒其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
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

天尺樓鈔

條

玄妙觀前賣麵人夫婦對經死

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廟池中死

一鄉民賣柴者入城聞安撫使到棄柴船躍入文城
壩南龍游池死

五牧有畜鷄烏薛叟以雞髮自經死

常熟諸生徐懌以雞髮自經諸生項志寧不食死武
進諸生董元哲痛哭死

徐石麒僕祖敏徐錦從死

諸暨諸生方烟蕭山諸生楊雪門自經死

石匱書卷第五十八

文苑列傳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戌降叅議甲子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璫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崇禎二年起廣西副使曆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請告予致仕學佺博學強記一時無出其右所刻書如天下一統誌天下各山誌石倉曆代諸集之類動

輒數千餘卷所鈔書板充棟汗牛時人稱為藝林淵
藪甲申國變學佺於閩中破家起義丙戌福州兵敗
學佺奔虎山自縊死之

顧起元號隣初應天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萬曆二
十六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直起
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未幾乞歸起南
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
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陞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
啓元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

天尺樓鈔

赴崇禎元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
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容心口陳指畫曆曆如睹按
策而求之百不漏一也然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載
晚年又以病廢不究其用士論惜之居鄉絕跡公府
無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則不辟忌諱媿
媿言之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弁之科索兩縣坊
廂準里甲為條編皆更定良法于軍民甚便有妄言
復舊以便其私者人情洵洵得起元力爭之事乃寢
軍民乃定既以文衡清望自持而接引後學孳孳如
不及有以詩文請益者皆細加點定不以為煩或當

意則稱之不容口至饋餉一無所受或迫情誼勉受之者必報稱其施乃已以此囊橐常虛故熹廟詔中嘉其清真其詩文高者直達秦漢而清芬麗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為宗而不廢錢劉温李是為大家不各一體所著嬾真草堂集五十卷編年稿十三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卷顧氏小史十卷客座贅語十卷壺天映語金石考各一卷弘光朝謚文莊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其遺書軼事多不傳於世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下

天尺樓鈔

第歸乃肆力古人之學聞毘陵錢啓新倡學東南往從之游學益進天啓壬戌廷試第三人授編修辛未晉經筵日講官會逆璫魏忠賢專國以事功冒伯爵乞世券仁錫當眎草辭或怵以禍仁錫曰死何足惜吾為奸邪草世券何顏對天下後世乎終不璫以黨錮坐之遂削籍璫敗召仁錫為南京國子監祭酒甫拜命以疾卒所著有四書語錄淵天縱易義經易簡錄賦役書通鑑論較綱目會紀經濟八編衍義會刻皇明衍義皇明世語錄無憂園集等書行世

張溥字天如南直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溥才情藻發為江南士林領袖所閱書極多而紀事本末一書評騭允當小論發前人所未終發追步龍門矣所著有七錄齋集

石匱書曰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淵藪其自所為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笥書厨亦復無異書故多亦何費乎多也顧隣初陳明卿張天如所閱諸書亦卓犖有致而嬾真草堂無夢園七錄齋諸集食生不化亦未見其長炮夫烹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雖終日勞勞與炮夫竟何補哉

石匱書曰潛谿青田以文章兼功業後自北地繼起

天尺樓鈔

弇州曆下橫據中原而荆川鹿門起與犄角遂謂國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詩取士李白杜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雖不得與爭然使唐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余故叙次文人半收寒士亦見文章一道斷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石匱書卷第五十九

列女列傳

魏宮人年少有姿色闖賊入城諸宮人逃竄未盡皆為賊所攔入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叫曰賊入大內必來淨宮奴輩定遭毒手若等有志氣者早尋道路免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之頃刻間諸宮嬪同跳入河死者五十餘人宮女費氏年可十五六聞賊入宮忙迫投井井枯水淺賊至視井中有人使人下挾之起賊見其美互相爭奪費氏厲聲曰我乃長公主象人不得無禮何不見我若主擁見李自成自

成令諸宮人識認知非公主賞賊將羅羅携女出女
又曰婚姻大事不可造次須擇吉行之羅擇吉日乃
行合盃禮是夜設席痛飲費氏暗藏利刃俟賊醉斷
賊喉即自剄死自成歎其貞烈令收葬之

長班吳奎妻張氏有殊色夫外出其家為一賊所據
夜乃強淫之更深聞有叫門者迺其夫也婦乃潛起
開門賊攻斫齧睡夫婦持刀刺殺之挾其資遁前遇
一井張氏謝夫曰妾已失身不能事君矣遂投井死
吳信妻王氏世居齊化門東開紬緞舖王色麗而性
剛闖賊數人入其家相信拷打勒銀千兩箠楚之聲

天尺樓鈔

人不堪聽其妻閉門自縊一賊潛進內室排闥而入
解王氏使甦強拉淫之王氏死掙不得脫賊強納其
其舌王氏故納之咬落其舌賊負創大怒以刀割其
腹貫胸而死賊口流血數日不得飲食死之

京城外女子張氏被擄賊愛其美將淫之女曰我渴
甚幸斟水飲我賊信之往深潭汲水挾女子同行方
以尾覽汲水女從後奮力擠之賊墮潭女子得脫
李氏姑媳二人寡居闖賊一騎入其家索酒食調少
婦少婦曰遠來必飢燒火煮飯先炙酒飲之賊飢渴
罄二壺而醉且睡去姑媳二人燒滾水一鍋先咳嗽

試之不醒乃縛其手足以滾水潑之賊大呼頭面糜爛而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夫耿大總三日賊至夫被殺王氏大慟其姑老而瞽不能走王氏恐被污又恐瞽姑見刃於賊遂扶瞽姑哭而出門行半里遇一深池竟抱姑同躍池中溺死

固安尹熙華妻遇賊被擄賊欲淫之婦曰我從若若必携我去可惜我家池中金銀悉棄之耳若盍往取之婦導之至池賊見池深却步婦遽前抱賊借勢一跌二人直滾入池底浮沉數次婦抵死不放與賊同

天尺樓鈔

死於水

中州二烈湯祖契妻趙氏睢州人也祖契他出闖賊潰太康比犯睢州三月二十二日城破烈焰四起趙氏見事急囑家人曰為我謝夫子吾不能終事吾姑矣提一兒授侍妾曰汝善視之遂約髮投繯繯絕又赴井家人復出之時賊已露刃環視叱婦人曰若要死何不就我利刃氏叱之曰死賊大兵至尔亦旦夕人耳敢嚇我賊怒斷其喉髮動目瞑者移時賊恨屠其腸胃而去

一武生董光泰妻崔氏有姿色賊欲挾之去崔氏據

地大罵死不肯從賊先斷其手足遂碎磔之
會稽王氏葉汝蘊妻也汝蘊舉庚午鄉試魯監國時
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兵敗汝蘊與鄭遵謙為兒
女戚慮禍及潛竄至童塢為地方人所蹙赴水死之
其妻曰夫死妾何倚與同沉於水會有拯之者汝蘊
死而王氏猶未瞑王氏謝拯者曰義不獨生據岍不
肯起為拯者強起之乃復絕食七日而死

章烈婦金氏者明遺將章欽臣妻也魯王遁欽臣提
兵入會稽山屢欲解散金氏曰散兵易集兵難魯王
在海上萬一有事余不可以不應後墮計被擒夫婦

天尺樓鈔

俱獲見鎮將欽臣屈膝卑辭求活金氏坐地笑曰委
肉虎口而求生全有事是乎若屈膝奚為也曳之起
獄成欽臣罪劄金氏年少有姿色給賞幕將金氏曰
妾義不受辱願從夫鎮將曰余夫罪死曰願同死鎮
將曰余夫罪劄曰願同劄鎮將曰癡妮子劄可兒戲
邪婉諭再三金氏不之聽乃命夫婦同之劄以成其
名金氏色喜趨赴市曹欽臣先劄金氏合眼念佛不
忍視及劄金氏割一刀輒念佛號一句截其乳乃大
吼一聲始絕行刑韃子馬某罵曰騷淫婦裝愁不肯
嫁漢子應萬劄遂以刀刺其牝金氏股夾住死不可

開乃支解之割其牝傳示觀者觀者皆墮淚急走次日馬韉子於白日歸見烈婦立其門猝然自倒乃叫曰副我是正法刺我醜奚為邪家人百計禳之不應自捶其胸嘔血數升而死

俞烈婦婺源人為曹自強婦北兵入婺源掠俞氏置馬上俞氏給之曰我下馬稍收夫屍有金珠埋後地取之去兵縱之下馬輒擲身大慟以首觸石流血被面抱夫屍不於北兵怒殺之而去

青鏤者李成棟降清後鎮雲間所寵妓也及度嶺挈之行亡幾收復廣東得大明印信五十餘顆成棟獨

天尺樓鈔

取總督印留几上青鏤以語激成棟曰公自是明朝大將合該佩此言之不已成棟曰怒訶曰吾豈不深念此但患太夫人夫人羈虎窟耳青鏤咄咄欲再言成棟拔劍起曰再言及者齒此劍青鏤接劍伏地哭曰公若念太夫人夫人在雲間白日下爰爰猶戟齒縫肉而賤妾侍公歌舞宴衍于此致公歸明無路狗清被疑何以生為立取劍自刎成棟抱屍大慟曰我不如一女子明日即衣冠用總督印且疏迎永曆於桂林

潘鵬為京城藥室妻楊氏妾徐氏皆臨清妓也李賊

入城縱兵淫掠徐與楊誓必死乃取所有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仗擁入鵬惶急跳脫賊見二美妃轉求歡徐取前取前酒置案楊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徐一飲而盡甫飲不勝倒床上賊以為中酒復引酌楊楊曰妾不能飲願將軍滿飲此大杯顧有琵琶楊為歌以侑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腸裂而死鵬歸急以羊血灌徐徐活夜挈家移僻處

謝薦妻張氏揚州人二十四乃歸薦薦讀書不成為胥吏生子于朝于宸于陸張以夫一經不繼痛勵其子三命名張意也巧慧刺綉絕倫乙酉四月清園揚

天尺樓鈔

州城且陷太守任民育縲死張呼其次女希韞曰汝娣鄉居或無慮妹尚幼吾與汝奚歸持詣井驅希韞入乃以身從之次日屠城三子皆被害

易為升良鄉人妻汪氏流賊至欲犯之汪不從罵賊賊斷其一指罵益厲賊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兒終數月婢陳氏抱之外走道遇賊被擒兒見賊笑賊喜命賊婦子之婢夜伺賊出哭請易氏止此一子乞憐而釋歸賊婦哀之乃與兒錢帛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之婢祝曰兒即有命幸勿啼兒果勿啼賊歸索兒不得至明竟去婢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宗正妻某氏有殊色閩人通詩書閩敗宗正走廣州
廣州又敗妻謂宗正曰無留髮處矣雜髮令下君宜
自裁妾請先之宗正猶豫汪入室自經宗正驚脫之
而清兵入繫宗正去妻追至半途觸石死宗正尋亦
被害

諸暨之孝義鄉上林里儒士斯曰福有妻黃氏年少
而美丁亥越義師敗猶零落出沒於東白山清兵往
搗之道經上林里中里婦皆走匿藜莽中曰福獨
後遇清兵兵以刃加曰福頸責其言婦女匿處曰福
不與言則殺曰福徧搜藜莽得黃氏牽欲污之黃計

天尺樓鈔

紹兵曰我欲入室護吾賢便從余去若緩之為他人
所得矣兵釋黃隨之去過高崖俯瞰大壑懸十餘仞
黃忽縱身跳下兵急持之不及遂棄去已反視有老
嫗抱一兒亦投崖下一婢隨之兵駭急去明日屍浮
則聯袂如相携蓋兒為黃兒嫗則兒乳母婢則其侍
婢也

張縉妻某氏南直鎮江人縉為諸生住京口清兵方
渡江縉妻與妾雲綃三人同被執妻妾以好言善卒
因間脫其夫約于前途相候則身隨二卒抵暮入營
中二卒犯之堅拒不受卒亦困倦睡去妻妾中夜潛

起取卒刀殺二卒無覺者帶刀去曆諸營會其夫于某所及蚤清兵覺追及三人皆自剄謝氏為諸生吳光宸妻政和人也清破城光宸見殺謝恐為所及急走水坑引刀自剄未絕隣人扶歸謝不欲生以手觸創不食三日竟死丹陽婦來氏失其夫姓名為清兵所擄勵節不從亂經龍潭驛題詩於壁曰胡馬長驅破簡州妾夫被戮子為囚殷勤再拜江頭水護我微軀莫北渡題畢兵不知所言因給曰吾登舟而從方中流拽此兵與共溺水兵亦死

天尺樓鈔

蔣氏常熟貧家女也早失母而弟幼父瞽蔣苦營朝夕衣食不給卒無有字之者乙酉清兵至聞蘇州破氏即自經于室瞽父不知及持之不救矣

李定國之圍新會也閏八月清兵守之食盡殺人以食有莫氏婦者兵執其姑欲殺食之婦叩頭請代兵釋姑竟食婦兵曰嫩婦殊勝老姑又有李氏婦者兵欲食其夫婦泣曰夫無子食夫絕夫祀矣幸留夫氏請代以供一匕兵殺之以首歸其夫使塋之圍解後有人遇兵於途遽拜之兵愕曰吾何恩於若其人曰清明人各祭墓吾父母及妻子皆在公腹余何之惟

向公一洒淚耳

永嘉王氏女年十七嫁本縣嚴金家清兵掠之歸欲
淫污抵死不從更百計誘之終不得兵怒殺之
塘橋女子非生塘橋死塘橋之女也未詳姓氏避清
亂過嘉興之梅里塘橋時有清兵守甚殘忍以女美
奪之入其舟家人畏去欲強犯女不可因投水中脅
之女辭不改提水數四終不從且大罵兵怒以刀觸
之死水中里人憐其貞為禮懺三日

麥名世女大姑廣東番禺人世居魁巷未嫁城陷清
卒入名世家抽刀脅大姑大姑迎刃曰自分必死幸

天尺樓鈔

即殺之卒氣沮置之去因告母曰留我不祥徒累母
遽投井母牽之不得妹二姑年十七從之名世妾楊
氏以裾繫其幼女又從之隣麥受年之婦聞大姑之
義亦恐不自全與其婢清吟皆從之井中人幾滿
瓊秀瑤芳江西宗室朱石虹之二女也石虹以換授
為廉州府同知清兵至廉城陷石虹去二女同其姪
婦廖氏俱投井死永曆中奉旨即于井上表坊賜一
時三烈四字時禮曹嚴煒以詩記事有壯士寒風歌
易水美人尺水傲西山之句

朱氏南昌宗室女歸劉生為妾宗室女故不為人妾

以貧故為劉生妾而諱之劉生故有妻吳氏相安無
謫室戊子金聲桓反清為明守兵亂生以二婦入山
避兵遇暴卒生走去卒逼朱朱罵不從投東溪卒投
刃殺之而吳氏赴南坡池死傅鼎銓被繫待死聞而
為之歌

利氏女父應昌新會諸生未嫁丙戌清兵入邑應昌
出走有瞽嫗與女俱卒犯女女故好顏顧卒且勞苦
卒吾未有所歸願依終身但無遽苟且我有貲藏某
處可取為花燭費卒狂喜隨迹之女前走見路井輒
躍入卒急持之不及矣應昌歸意女必失身去欲從

天尺樓鈔

營中求之或曰井浮一屍起視之果女也瘞不可得
棺置衣笥瘞雙節蕭庄墓傍

天尺樓鈔

卷之五 卷之六

石匱書卷第六十

妙藝列傳

關思字九思號虛白吳郡人下筆堅凝點染清曠深得荆關董巨之法大幅雪景尤見超奇蓋九思作画皆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鏡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方見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惟虛白山人能解脫繩束真是透

網金鱗

張爾葆字葆生山陰人少精画理以舅氏朱石門多藏古畫朝夕觀摩弱冠時即馳名畫苑其寫生之妙

氣韻生動偏肖黃筌而長幀大幅疊嶂層巒烟雲滅
沒更在倪雲林黃大癡之上董思白曰張葆生胸中
讀萬卷書脚下行萬里路襟懷超曠自然丘壑內營
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壻陳洪綬自幼
及門頗得其画法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領鄉薦後即厭棄舉業不上
公車一年強半寄跡西湖凡見湖中朝曦夕照雲氣
變幻盡收入筆端題跋數語澹遠靈雋字字皆香凡
看其畫一種學問文章之氣在東坡當求之筆墨之
間在長蘅當求之筆墨之外至其學步雲林更妙在

天尺樓鈔

郊寒島瘦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為諸生魯盥國授翰林待詔
筆下奇崛遒勁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則李成范寬花
卉翎毛則黃筌崔順仙佛鬼怪則石恪龍眠画雖近
人已享重價然其為人佻薄不事生產死無以殮自
題其像曰浪得虛名窮鬼見諸國亡不死不忠不孝
姚允在字簡叔會稽人姚氏世工圖繪而簡叔筆下
澹遠一洗畫工習氣其摩倣古人見其臨本直可亂
真久住白下四方賞鑿家得其片紙如獲拱璧而雪
景奇妙可匹關思

石匱書卷第六十一

宦者列傳

王之俊北直隸人為內官監太監崇禎十六年五月奉命提督京城巡捕練兵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破京城 烈皇帝潛走煤山紅閣自縊獨之俊扈從跪帝膝前引帶扼脰同死帝側逆賊義之附葬陵趾

王德化大同人京師稱為二王公崇禎末為司禮監太監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城文武百官囚服立午門外上箋勸進德化從大內哭出見百官憤甚大罵曰誤國賊天子何在汝輩來此何幹見人即奮拳毆之

都人稱快

高時明北直永清人司禮太監賊信急預懸一棺於中堂左右前後共繞十纒與名下十人同誓必死賊入自投棺中十人各投纒內舉火焚之自題其壁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巳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高時明率名下李繼善等十人合家死節其十人惜薪司總理李繼善新城人御馬監貼場賈彞倫固安人御前近侍馬文科文安人司禮監監官郝純仁陝西人御馬監貼場徐養民寶坻人乾清宮近侍宋輔震任立^丘人御馬監太監馬鯨容城人內官監管理張行

天尺樓鈔

素寶坻人近侍李廷弼文安人惜薪司王家棟容城人

李鳳翔北直人司禮監太監自刎城頭

史賓清苑人司禮監太監年九十餘城破被執罵不絕口賊立夾死

褚憲章北直人司禮監太監城頭親自放炮擊賊炮炸被火焚死名下朱紫貴傅永興徐胤彞同焚死

方正化北直人司禮監太監高時明名下為保定總監宿城頭者數月軍民憚之城破賊斷其首擲城外遺骸於城上狼籍淋漓見者哀之

崔承奉失其名里為福王太監職承奉辛巳賊李自成陷河南執福王承奉獨隨行道語王王以神宗爺愛子雖失國不可屈節及王至賊所自成南面立王且欲屈膝承奉據掖之正色大言自古無千歲下人者即否宜為 神宗皇帝留一薄面王曰奈何曰殿下至此惟有一死明無屈膝王者王于是以正反難而承奉乃入屈膝賊罵曰初何以教王傲而自犯之承奉曰此為王屈膝也願收王屍厚葬之賊猶怒不許賊黨牛金星來儀勸自成曰此義氣當成其志遂許諾葬畢承奉入請死賊竟殺之

天尺樓鈔

石匱書曰 先帝股肱心腹之臣滿天下而攀髯拊湖者止王之俊一人何其寥寥也追聞有高時明輩十餘人泣弓正命不可謂婦寺無人秦人之所以歌黃鳥矣魯監國時太監高起潛輩狼奔至越萬壑千巖無所容其七尺為人所凌賊至求死不得望門投止祇為全軀計而軀果得全乎哉

石匱書曰 高皇帝鑄一鐵牌懸之午門曰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其所以貽謀誠善矣奈子孫朝內璫用事其禍且與國運相為終始 祖宗有靈有不切齒地下哉余獨慨前代全盛之朝常侍黃門尚存殷鑒

而及區區監國猶且受制家奴而不能自拔 高皇帝之明訓可不確守也哉

宦者列傳附後

曹化淳不知所出向在魏忠賢門下落職已久崇禎甲申三月賊勢甚急起化淳管理皇城化淳奏言忠賢若在時事決不敗壞至此 上聞之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骨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化淳城上發炮不入鉛彈惟有空響而已十九日賊乘勢用大砲急擊上聞遣化淳督戰比至誘我兵曰賊已上城矣城頭守卒皆奔潰聞聲雷沛不能禁化淳開門迎降京

天尺樓鈔

城遂陷自成入宮內監三百人迎之德勝門令仍舊職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因集選百二十人餘皆散去自成與偽都督劉宗敏數十騎入大內化淳與杜之秩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化淳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之起衆呼萬歲

杜勳榆林人甲申三月朔聞流賊寇陝西全省俱陷遣內官監制各鎮杜勳監宣府杜之秩守居庸初七日賊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與總兵姜瓖約降杜勳緋袍八鬪郊逆三十里侍賊部下十五日至居庸杜之秩迎降十七日薄京城闖賊李自成對彰義門

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勳走城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縱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為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縱之上同入見大內勳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降賊亦縱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為質我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出仍縱下勳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曰吾輩富貴自在也初聞勳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立祠祀之至此始得其實

天尺樓鈔

石匱書曰魏忠賢流毒海內天下已成瓦解之勢明之所以不即亡者幸耳乃尚留遺孽如曹化淳杜勳者降賊獻門忠賢之遺禍至此始盡嗟乎我明天下不亡之崇禎而寔亡之天啓不失之流賊而寔失之忠賢當時有人曰魏太監薄天子而不為此語不信然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二

中原劇賊傳總論

崇禎建元王嘉胤以飢民叛亂李自成附之而白水
王二邊盜苗美等往往合潰兵以應令此時有汲黯
發河內之粟秀實定郭曖之軍則解甲歸農賣刀買
犢匪異人任也柰何應變乖方蔓延莫制嘉胤擒斬
之後分顯道神活地草等為三十六營而混天星侵
軼商雒過天星盤據汧隴獨行狼屠毒漢南蝎子塊
焚掠河西中原版圖蹂躪盡矣比之苞蘖不剪流為
臃腫疥癬不治結為大疽以至匠石斲斧而躊蹰扁

鵲望色而却走嗟乎豈不晚哉乃群盜之最可恨者窮則乞降勝即復逞此則投誠彼即負固以故羅汝才之入巴蜀也八部投戈李自成之困峭函也九軍歸命及乎孫傳庭鏖屋之戰擒闖王以獻俘劉良佐左良王義門之戰破賊兵二十餘萬此何異李固之入荊州度向之臨艾縣而乃權陷雖多廓清難奏者則以分閫之事權不一前門拒虎而後門進狼行間之款附非真豺聲已改而鷹眼不化也至於十五年之後袁時中既滅老回回并營而弱者半降于官軍强者悉隸于闖砦究至公私塗炭宗社淪胥論者咸

天尺樓鈔

謂自成之罪上通於天而予未嘗不歎息痛恨于群盜也譬猶蠹木獻忠啄之自成殊之寔群盜鑽穴之譬猶逐鹿獻忠犄之自成攫之實群盜聚踏之則群盜之罪可末滅自成也哉嗟乎秦祚之亡亦受四方蠶食隋社之滅皆因劇賊鳴張思宗志在瓦全而禍同冰解總由彼蠅蛆攢溷而蜂蠆肆毒也悲夫

石匱書卷第六十

中原群盜傳

崇禎元年延安飢十一月府谷民王嘉胤倡亂飢民附之白水盜王二等復合徒衆劫掠蒲州韓城間時承平久瘁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都御史胡廷宴庸而菴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飢氓徐自定耳于是有司不以聞盜偵知之益怒劫宜君縣獄北合嘉胤五六千人聚延慶之黃龍山

二年正月壬戌撫治勦陽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撫標止步兵三百人陝西巡撫胡廷宴延

天尺樓鈔

綏巡撫岳和聲各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
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靜寧潼關陽平
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給事中薛國觀上言賊之
熾也由喬應甲撫秦置盜劫不問實釀其禍今弭盜
之方在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
法有後事懲戒之法上是之 己巳固原逃兵掠涇
陽富平執游擊李英 二月陝西備兵商洛道劉應
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川兵敗賊畧陽守備黃元極擊
賊馬蹶被殺猶手刃賊不置賊走漢陰應遇遣兵追
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走蜀其匿漢陰山中者

天尺樓鈔

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丙子流盜掠真寧寧州安
化三水 四月甲午固原賊犯耀州督糧叅政洪承
疇合官兵鄉勇萬餘人圍賊于雲陽幾覆之賊乘夜
雷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 劉應遇以千人徧漢
中賊于五丁峽寧羗知州陳元瓚失防盜遁 巡按
陝西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撫臣胡廷宴
于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綏撫臣
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飾
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西安延安諸邑皆被
盜矣盜發于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

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十一月京師戒嚴山西巡撫都御史耿如杞以兵入衛詳于涿大掠良鄉如杞逮論死西兵皆沿邊勁卒潰而失次竄走剽掠山東大盜混天王等掠延川米脂青澗等縣起前總兵杜文煥勦之三年正月陝西邊盜王子順苗美連逃兵掠綏德衆三四千南圍韓城總督楊鶴巡撫劉廣生提兵赴援斬首三千級賊遁復犯清澗官兵追逐之賊走西川官兵追擊降三百餘人餘大奔苗美叔苗登霧嘯聚于安定總兵杜文煥擊敗之先是萬歷時朝廷念西

天尺樓鈔

軍勞苦預給三月糧以為常崇禎二年秦大旱粟騰貴軍餉告匱廷綏巡撫楊鶴甘肅巡撫梅之煥分道勤王兩年復以稽餉而詳其潰卒畏捕誅亡命山谷間倡飢民為亂時東事益急廷議核兵餉各邊鎮咸釐汰裁餉至數千萬乘障兵咸譟而下又以給事中劉懋清裁定驛站即給郵乘傳有額毋濫用縣官錢歲省費無算謂蘇民力也而河北游民向籍食驛糈用是益無賴歲不登無所得食所在潰兵煽之而全陝無寧土矣命洪承疇以都御史巡撫延綏王嘉胤陷府谷他賊入山西犯襄陵吉洲太平曲沃

四月賊王之順苗美陷蒲縣山西自河曲至蒲津千
五百里俱鄰陝河最狹賊自神木渡河陷蒲已分三
部東犯趙城洪洞汾霍而掠石樓宋和吉隰賊首自
號橫天一字王 五月賊破金鎖關殺都司王廉
六月王嘉胤陷黃甫川清水二營遂據府谷洪承疇
與杜文煥圍之賊夜劫營官兵擊敗之 延安知府
張輦都司艾穆蹙賊延川賊求撫王子順張述聖姬
三兒等俱降王嘉胤等掠延安慶陽城堡多陷總督
楊鶴主撫不以聞與陝撫劉廣生遣官持牌四出招
賊賊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江水掠地虎郝小泉

天尺樓鈔

等俱給牒免死安置延綏河西但不焚殺其淫掠如
故民罹毒益甚有司莫敢告而寇患成于此矣
兵科給事中劉懋上言秦之流賊非流自他省即延
慶之兵丁土賊也邊賊倚土寇為鄉導土寇倚邊賊
為羽翼六七年來韓蒲被掠其數不多至近年荒旱
頻仍愚民影附流劫涇原富耀之間賊勢始大當事
以不練之兵剿之不克又議撫之其剿也所斬獲皆
飢民也而真賊飽掠以去矣其撫也非不稱降聚眾
無食仍出劫掠名降而實非降也且今年麥苗盡枯
斗粟金三錢營卒乏食三十餘月即慈母不能保妻

其子彼官且奈兵民何哉且邇來貪酷成風民有三金不能供納賦之一金至于捕一盜而破十數人家完一贖而傾人百金之產奈何民不驅為盜乎若營兵曠伍半役于司道半折于武弁所餘老弱既不堪戰又不練習當責督撫清汰操練以備實用也山西流賊破蒲州潞安官兵敗沒七月御史黃道直言盜起于飢請發餉銀易米一從保德州河路一從洛宜陸路賑飢民庶收拾人心解散黨附不報八月王嘉胤勾西人入犯佯乞降仍奪路走黃甫川復引西人入掠洪承疇杜文煥從孤山進擊大破之

天尺樓鈔

賊犇潰 十月王嘉胤陷清水營殺遊擊李顯宗復陷府谷大盜李老柴于鄜維間糾三千餘人攻合水寧夏總兵賀虎臣擊賊于盤谷斬六百餘級又敗之寧州 十一月山西總兵王國樑追賊于河曲發西洋炮炮炸兵自亂賊乘之大潰遂陷河曲 十二月乙巳盜神一元破寧塞據之殺叅將陳三槐圍靖邊副使李右梓固守賊勾西人四千騎益圍靖邊三日夜遂陷柳樹澗保安等城

四年正月神一元陷保安副總兵張應昌擊敗之神一元死第一魁領其衆 癸未山西賊犯平陽 庚

寅王嘉胤渡河掠萊園溝副總兵曹文詔擊却之
己亥命御史吳甡賫金賑陝西飢荒招撫流賊諭曰
陝西屢報飢荒小民失業甚者迫而從賊自罹鋒刃
誰非赤子顛連若斯今特發千萬金命御史前去酌
彼災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或脇從僅入賊黨
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 上召輔
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
使杜喬林流寇之事對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近聞
漸已渡河河曲尚阻須大創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
前言寇平何尚阻也對曰山陝隔河倏去倏來故河曲

天尺樓鈔

獨被困問河曲之陷曰賊未嘗攻大抵飢民為之內
應今不早圖有誤國事上問陝西叅政劉嘉遇以流
寇對曰流寇因兵餉不足故難勦耳且寇見官兵即
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撫之又問近
寇所在對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凝思久之命退
寧武總兵孫顯祖言聞喜稷山賊二十餘萬日勦日
益官兵不過二千奔逐不支乞發京營或調邊騎夾
勦命下所督便宜專制總督張宗衡以兵餉並乏竟
不行 二月壬子總兵賀虎臣杜文煥合軍圍保安
神一魁勾西人千餘騎突圍出復糾賊數萬劫寧夏

都指揮王英兵潰諸道將棄城南犇 戊午一魁至
慶陽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 戊辰賊圍
慶陽總督楊鶴在邠乾不即援宜君賊趙和尚等南
犯涇陽三原韓城澄城各賊分犯不知其數 壬申
神一魁陷合水 三月丁丑張應昌等援慶陽賊圍
解時議招一魁散其黨 癸未賊帥孫繼業茹成名
等六十餘人來降總督楊鶴受之設御座于固原城
樓上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諭令設誓各解散或歸
伍或歸農自此群盜視總督如兒戲矣 甲午陝盜
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飛獨行狼等聚蘆保嶺

天尺樓鈔

眾各萬餘分犯平涼固原耀州涇陽三原盜混天猴
薄寧州分犯環縣 賊陷武安走平涼詐稱官兵襲
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浪曹文詔王性善西剿
諸賊乘虛四犯 楊鶴給降人牒令各還鄉簡其豪
千餘人以叅將吳弘器領之駐寧塞而宜君雒川盜
又蠶起矣 副總兵曹文詔擊賊于栗園大敗之
四月己未神一魁降于楊鶴鶴責數其罪俱伏謝一
魁有戰騎五千鶴侈其事上言乞賜一二萬金賑濟
又止巡撫練國事北征宜雒賊亦求撫于國事從之
其脇從飢民各給牒回籍首領置軍中 省臣劾宣

大總督魏雲中陝西總督楊鶴惟怯玩寇上切責雲中等平盜自贖時言官交論鶴鶴疏引咎曹文詔等免河曲斬賊一千五百餘級獲兵械馬騾數千丁卯延綏巡撫承疇令守備賀人龍勞降者酒降者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庚午賊陷始興御史吳甡西行至延長寇聚城下諭以禍福委同知趙鶴年分賑賊各解散游賊聞之皆回受賑撫賊七千有奇降盜不沾泥擁衆脇糧賞復攻米脂總兵王承恩候拱極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疇張應昌亦至賊分兩營以待連戰賊始遁追至西川斬三百餘級賊

天尺樓鈔

溺死無算官兵屯西川雙湖峪其間窰寨六十有四皆險絕盡為賊藪承疇乃令在在設防堵截不沾泥恩率百騎逃關山嶺都司馬科等追之盡殲其騎不沾泥乃降手殺賊目雙翅虎縛獻柴金龍以自贖五月乙亥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賊闖王虎金翅鵬乞降金翅鵬即王子順姪成功也餘賊走宜君其衆二萬陝西都司曹變蛟追寧塞遺賊于唐毛山賊大潰四戰皆捷先後斬一千四百餘級而寧塞之逸賊稍殺矣御史吳甡至榆林鎮以晉兵過糴斗米銀六錢草根木皮俱盡人至相食甡因奏榆林為西

北碓鎮宿將勁兵出焉非他鎮比雜販牟利商民欣
赴初無損于晉若以防河為名而絕秦人之命恐謀
國不在此也 延安賊趙四兒以萬餘人掠韓城郃
陽靈州叅將張全昌以五百人戰三日斬三百餘級
賊走鄜州復進擊斬六百餘級時榆林連旱四年延
安飢民甚衆西安大旱巡撫練國事更請發帑賑濟
不報趙四兒尋降 初洪承疇撫盜王子順等駐榆
林巡按御史李應期誅之上謂賊勢蹶甚招撫為非
殺之良是命吳甡覈奏 丁酉延綏榆林大雨始有
禾 庚子盜滿天星降于楊鶴鶴選其驍勇置營中

天尺樓鈔

散其黨萬二千人即命其魁分勒回籍未數月皆畔
去 壬寅賊萬人自合水保安逃出攻中部降丁內
應城陷 六月癸卯曹文詔擊斬王嘉胤于陽城其
黨復推王自用為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
老回回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闖塌天破
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
等分為三十六營 辛酉鄜州賊混天猴張孟金謀
襲靖邊張應昌邀之於真水川敗之追斬四百餘級
癸亥混天猴獨行狼等萬餘人自甘泉犯合水洪
承疇率兵追擊敗之甘泉山中混天猴等乞降 乙

月賊首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列三營于
太平原楊鶴王承恩擊破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
給事中孟國祥曹履泰各奏撫賊欺飾之弊 癸未
逮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楊鶴下刑部獄論戍之
丁亥曹文詔等諸將擊賊連敗之賊奔東北是役也
合督撫四鎮之兵窮追半月先後數十戰賊敗潛遁
山谷延安慶陽千里內暫安焉 甲午賊趙四兒六
千餘人東渡山西總督洪承疇等兵從之賊入沁水
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
尚書五典謂海內將亂築牆為堡甚堅至是賊犯竇

天尺樓鈔

莊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俱官京師惟銓妻霍氏
守舍衆議棄堡去霍氏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
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免等死耳死于家不猶愈
死于野乎且我守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為守禦
賊至環攻之堡中矢石竝發賊傷甚衆越四日乃退
其避山谷者多遇賊淫殺惟張氏宗族得全冀北兵
備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 辛丑陝西賊陷中部
王承恩擊斬千七百級 八月癸卯總兵賀虎臣擊
斬慶陽賊劉六斬其餘黨五百餘人西路漸平 先
是巡撫陝西御史李應期言秦賊旋撫旋叛上命御

史吳姓確查報聞姓上言延慶地亘數千里土瘠民窮連歲旱荒盜賊蜂起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安邊攻保安一元死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衆不下數萬掠環縣真寧間此堡保安合水之流孽也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青澗脇從甚衆幾于無民流劫延南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回黃龍山西安北界敷州縣被毒甚慘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南剿賊望風潛逃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于榆林餘賊遂徙而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

天尺樓鈔

劫掠于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于招撫之失事矣點燈子衆五六千在青澗旋撫叛慶陽郝臨菴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贖錢九十萬賊復橫索一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資之說有自來矣為今之計集兵合剿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而士氣自鼓秦事猶可為也山西賊陷隰州蒲州命許鼎臣巡撫山西洪承疇駐慶陽報乏餉矣承疇兵大敗趙四兒于山西桑落鎮九月山西賊入河北犯濟原神一魁復叛據寧塞劫守將

吳弘器范禮官兵攻圍之其黨黃友才斬一魁以獻
盜獨頭虎滿天星一丈青上天猴等五部恣掠宜
誰副總兵趙大胤在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敢出戰
土人強之出報斬五十級驗之則率婦女首也給事
中魏呈潤劾大胤落職 壬辰命洪承疇總督陝西
三邊張福臻巡撫延綏 黃友才復叛而遁追斬千
一百級 洪承疇擊賊趙四兒擒之即點燈子也起
青澗綏德奔突延西間往來秦晉沿河郡縣多苦之
至是伏誅平陽稍安其黨黑煞神起又過有天星蝎
子塊與紫金梁等共數十部自賊據中部官軍攻圍

天尺樓鈔

兩月不下冬十月曹文詔及張福臻兵俱至克之
陝西賊陷宜川 十一月丙子陝賊譚雄陷安塞襲
掠一空仍乞撫閏十一月王承恩誘譚雄等五人斬
之 癸丑陝賊不沾泥張存孟等陷安定甲子王承
恩克安塞斬五百餘級即進勦安定賊潛走綏德
降丁混天猴勾盜陷甘泉劫餉銀十萬八千兩殺知
縣郭永圖備兵河西張允登戰死洪承疇聞之遣王
承恩分勦以甘泉鄜延咽喉而自以四百人赴之賊
勢日熾承疇日不暇給矣 寧武總兵孫顯祖敗賊
蝎子塊于萬泉 十二月甘泉賊陷宜君又陷葭州

備兵僉事郭景嵩死之 己丑諸降盜復叛攻綏德
上憂延綏賊蔓以山陝督撫請餉疏切責戶兵二
部兵部尚書熊明遇請措二十萬金接濟秦中 甲
午孫顯祖于河津聞喜等處與賊六戰俱捷 五年
正月延綏賊偽為米商人宜君遂陷之復陷保安合
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寧大掠四出山西巡按御
史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隣為壑給事中裴君賜晉
人也上言責成秦之撫鎮軀之回秦而後再議勦撫
蓋當事之無定見如此 洪承疇請留陝西餉銀二
十萬資勦費并以勸農從之 先是寧塞逸賊合環

天尺樓鈔

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陝撫
練國事檄固原備兵王振奇同副總兵王性善等截
守各隘口檄平涼兵備徐如翰同副總兵董志義守
涇州各要害又檄總兵楊嘉謨等緝斬殺賊塘馬斷
其耳目賊遂不敢出又食乏互相猜疑洪承疇從鄜
州間道疾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臣虎兵亦
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
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寧塞之寇盡矣惟混天猴等
尚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寧州時以西澳之捷為用
兵來第一 戊午洪承疇等擊敗賊于槐安堡賊雖

奔竄尚破華亭擾莊浪而官兵追捕皆破膽潛匿先是延西諸寇承疇偕文詔先後清蕩而鐵角城乃邊盜藪郝臨庵可天飛為官軍所敗獨行狼跳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為持久計聞他盜盡平甚懼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宜生得就誅自西澳捷後軍聲大振曹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甲子陝西原西任通政使馬鳴世奏曰三秦為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為關中藩屏榆林又為延慶藩籬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

天尺樓鈔

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解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眎延慶未嘗以全秦眎延慶以秦眎秦未嘗以天下安危眎秦而且誤視此流盜為飢民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勅所司亟措餉二十萬給民牛種為兵士犒賞急圖安戢庶全秦安而各鎮安矣 張應昌等擊黃友才斬之 二月寧塞逋寇復熾 庚寅盜夜入鄜州備兵僉事郭應響死之 三月

壬戌陝西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麟赴任七日城陷逮
至竟坐棄市人皆寃之 四月湖廣流盜自興國入
江西泰和吉安等處 七月山西賊陷大寧 八月
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洪承疇令脇從者免殺降四
千餘人散者亦數千人餘賊散匿山谷 山西巡撫
宋統殷擊賊于長子賊犇沁水庚辰賊首紫金梁老
回回八金剛以三萬衆圍寶莊時張道濬得罪家居
率其族禦之賊多死聞秦師且至懼欲乞撫紫金梁
呼于壁下道濬登陴見之紫金梁免胄前曰我王自
用也誤從王嘉胤故至此此來乞降耳俄老回回亦

天尺樓鈔

至道濬諭之曰急還所俘散若徒衆吾為請于撫軍
貸爾死賊乃還所掠拔營而西入陽城界道濬以賊
情告于統殷曰賊狡未可信因遣使往覘賊諸賊咸
就約惟八大王闖塌天五營不受命紫金梁歸款未
決諸軍乘賊不備輕騎襲賊營賊怒南犯濟源陷溫
陽 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
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
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燝殺賊自贖賊既盡
嚮河北山西巡撫宋統殷備兵冀北王肇生率軍次
陵川扼賊北歸賊北走遇官軍賊死鬪互相勝負會

夜與賊爭險對營兩山頭賊緣窮谷而登大諫官軍
亂統殷肇生皆走與諸軍相失宣大總督張宗衡將
兵至高平統殷肇生以師畢會大破賊于桑子鎮賊
復入沁水 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
人援懷慶 癸未王承恩敗安塞遺賊于西川胡堡
賊目喬六自斬其魁黨以降餘遁延綏稍寧 十一
月罷山西巡撫宋統殷以許鼎臣代之 十二月張
宗衡許鼎臣同逐賊臨縣賊轉入盤磨山山方六百
里賊閻正虎據交城文水以窺太原邢滿川上天龍
據吳城向陽以窺汾州紫金梁以秦豫毛兵俱集澤

天尺樓鈔

潞東南遂乘虛從沁州而北入榆次又入壽陽距太
原不五十里許鼎臣撤師北歸時賊首亂世王與紫
金梁爭一掠婦構小隙遣其弟混天王來歸廷議方
督進討諸將諱言受降權辭謝之約得紫金梁頭始
為請于朝混天王唯唯泣涕而去亂世王與破甲錐
合謀圖紫金梁賊分為三陷霍垣曲長子諸縣壬辰
陷遼州是日除夕也 是月趙和尚等賊斬其魁霍
維端以降諸將分領入營還宜君

六年正月丁酉賊蘭入畿南西山距順德百里時大
隊在山西分為二一北向西犯平縣窺固關一南向

河北懷衛之間盡遭蹂躪矣 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西斬其渠賊望其旗幟皆靡然賊勢尚熾謀渡河南犯 癸丑進曹文詔都督同知文詔連敗賊于忻代間斬首千五百級 二月許鼎臣曹文詔屯平定張應昌屯汾州駐太原東西以禦寇 賊踞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左良玉敗績于武安河南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賊益熾左良玉勢孤乃請鄧玘兵相援備兵井陘副使寇從化檄守備李定王國璽逐賊畿輔陷賊伏中兵敗死亡畧盡賊長驅保定備兵副使盧象昇禦卻之 曹文詔敗賊于榆林時文詔屢捷

天尺樓鈔

張應昌逗遛不進紫金梁老回回從榆杜_敗北犇 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 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石砭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馬鳳儀敗沒 丙午山西兵擊賊于陽城北張道濬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擊之斬其魁生擒賊首滿天星闖王賊大犇巡撫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 四月丙寅山西賊陷平順 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斬千餘級 河南西路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沒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撫臣不得無罪 五月癸巳山西巡撫鼎臣以流寇恣

掠請蠲積逋并豫免數年額賦不許 己酉^上以勦賊
諸將一時功罪勤惰應有監紀特命內監陳大金閻
忠印謝文舉孫茂霖分監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
玘軍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
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庚申曹文詔夜襲賊于
偏店賊亡走墜山谷者無算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
沙河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 河北賊陷涉縣
六月己丑川兵潰于林縣毛兵殺傷甚衆潞王告
急乞濟師 丙寅河北賊圍湯陰林輝涉安諸邑別
賊自陽城 曲來合于濟源 山西賊陷和順 辛

天尺樓鈔

己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奔太行山 上念中州
寇盜蔓延命總兵倪寵王樸分將京營兵監以內監
楊進朝盧九德賜二帥弓矢千五百戰馬三百健丁
三百馳赴中州來勦 七月乙未賊屯彰德汾州張
應昌進勦汾陽知縣費甲聽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
丙申山西賊陷樂平 河北賊攻彰德左良玉禦
却之 辛丑山西賊陷永和旋陷沁水賊自秦入晉
五犯沁水至是陷之 八月丁亥陝西賊攻隆德殺
知縣費彥芳分守固原叅政陸夢龍戰於綏德城下
死之 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

義即一箋蓋燈也 十月丁卯山西河北諸賊二三四營乘冰渡河而南犯閩鄉陷澠池分入河南湖廣漢中興平 畿內賊至寧晉掠南宮甚慘尋走五臺山山周數百里賊據顯通寺其中斯儲皆具險阻足守官軍不敢擊 十二月己未河南賊陷伊陽庚申陷盧氏徧掠汝州浙川內鄉光化均州戊寅犯南陽庚辰湖廣賊假進香峒鄖西 癸未湖廣賊陷上津丙戌陝賊陷鎮安 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獨據永寧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困數年不下延綏巡

天尺樓鈔

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川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伏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綏盜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是年山西陝西大飢

七年正月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王之臣即豹五通天柱孝義土賊也而嵐竒大盜高加計號顯道神尤橫會大旱飢民投賊者逾衆畿輔兵漸集賊西竄 河南賊自鄆陽渡江薄穀

城掠光化新野而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
賊四五千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裔陵 辛
丑陝賊陷洵陽逼興安西鄉土寇乘之漢中震動興
安賊連陷紫陽平利白河道臣王在臺固守興安洪
承疇赴援城得全時練國事移兵商雒賊南破鳳縣
入四川癸丑陷遷安 乙卯楚賊陷房縣保康 南
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
宜以宿壽襄葉為咽喉淮徐則京師咽喉也乞敕淮
撫楊一鵬急宜預備防賊東犯 二月壬戌蜀賊陷
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一宿去 賊既蔓延秦晉

天尺樓鈔

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
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制曰可
僉擬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詔進延綏
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
四川軍務眎賊所向隨方勦撫奇瑜檄諸將會兵于
陝川 三月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上言流寇
有四一亂民一驛卒一飢黎一難氓宜分別勦撫上
善之下總督奇瑜 乙巳川兵敗賊于巴州 山西
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飢人相食 四月丙辰逮
撫治鄖陽蔣允儀以失陷鄖西諸邑也 川賊渡利

州河札陽平白水等關分四路土人力拒之賊走奉
節 楚賊在房縣婦倍于男總兵張全昌連擊敗之
甲戌發帑金五萬命御史梁炳賑飢陝西時山西
永寧州民蘇倚哥殺父母炙而食之 川賊三萬人
返屯鄖陽之黃龍灘分三道一均州趨河南一鄖陽
趨淪川一趨商洛盧氏張應昌兵敗于均州 丁丑
川賊復入陝陷兩當己卯陷鳳縣先是三邊總督洪
承疇因插漢犯甘肅即漢中北行至棧道青橋驛聞
州賊數萬營寧羗乃返至沔州援之賊由陽平關過
河犇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見賊勢盛須益邊兵乃檄

天尺樓鈔

副將賀人龍劉成功等兵三千赴藍田夾擊及兩當
鳳縣連陷賊分道一向邊方一向漢中知府斷棧道
守雞頭岡賊不得前間道犯城固洋縣官兵禦卻之
賊走石泉漢陰又別部賊二萬由鳳縣趨寶鷄汧陽
求撫承疇姑慰諭焉時撫治鄖陽盧象昇總督陳竒
瑜以數省兵力萃于楚楚賊盡西奔漢中而川巴通
江入西鄉者復三二千凡名賊盡歸漢中興安而接
于商雄癸未賊復謀入川阻大江入西安之終南五
月陝別賊陷文縣文縣去歲大旱入秋早霜冬無雪
今春不雨斗米銀七錢延綏西路數年不登賊分部

一略鄜廷 掠延慶官軍迫之賊皆傍終南山竄入
商雒羣盜畢集深入大峪承疇會師進赴之遂東走
網峪川復入大山遠竄 己亥賊復出再陷鳳縣漢
南招撫之賊一出棧道西陷麟游永壽東陷同安庚
子賊走鳳翔西趨汧陽隴州 乙巳洪承疇自漢中
西援甘肅 巡撫陝西練國事奏今日最難有五曰
缺兵大盜起延綏榆林兵不足轉調甘肅自寧夏甘
肅再喪師今防插漢尚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榆林兵
止五千陳竒瑜率以勦賊而防秋又當西還則兵愈
少二曰缺餉西安鳳翔兵荒所留新餉即使支盡不

天尺樓鈔

抵三鎮之用司府無可借餉將安出三曰缺官荒盜
頻仍有叅罰戴罪有追賊客死有失城就逮道府且
不樂就何況有司今官缺三十餘員何以治民辦賊
故缺官宜籌補而叅罰不宜少減也曰宗祿秦裕黨
悍貧宗尤甚垂涎賑金漸不可長曰驛遞例不全給
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遁 在 路宜
給以安其心 洪承疇進師峽山駐三原賊十餘萬
承疇兵僅三千張疑設伏賊從權州奔同州時漢中
兵三千四百有竒總兵左光先等將之臨鞏兵三千
五百總兵孫顯祖等將之平涼千兵人副總兵艾萬

年將之止可城守總兵張全昌等兵六千專跡盜所向為援勦 六月丙寅總督竒瑜鄖撫象昇勦竹山竹谿各山寇連戰斬一千七百餘級竒瑜復敗賊于硤石斬七百餘人淪死五千餘人墮崖死者二千餘人 七月陝西降賊陷隴州 己丑洪承疇奏言入陝猖獗之賊大抵可十四五萬明知官軍一二萬不能回馳恃其勢衆傍伏遮進則勦賊之難賊多精騎每跨雙馬官軍馬三步也則追逐之難賊攻堡掠野到處可資官軍待餉轉運則糧芻之難賊入山負嶠官兵相持一日即坐誤一日則時日之難且請益課

天尺樓鈔

銀三十萬加曹變蛟秋鼓其敵愾從之 辛卯賊至鳳翔西關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縋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總督陳竒瑜因借為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以激上怒命緹騎逮寶鷄知縣李嘉彥及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刑部獄 叛兵楊國棟擁三千騎披雙鎧直抵西安城下乞撫巡按范復粹無計登陴固守巡撫練國事在鄠縣聞之馳還登南城檄賊至濠畔語一日夜未決度不受撫必西走鄠整屋密檄沿途官兵飭備更設伏發殲其半國事遣官招諭殺渠自贖

予上賞項之一賊斬國棟以獻賊人人自疑互戕千
餘人餘仍入南山乙未洪承疇進次華州各賊聞之
自朝邑折而北犇澄城郃陽 賊混世王等從鳳翔
東犇云犯東安洪承疇馳一日夜 西安檄諸路兵
赴西安合擊賊賊颺至西安東境官軍以力疲未能
出承疇恐賊東出潼關先令張全昌曹變蛟通間道
走渭華遏其前而自率兵至潼關紅鄉溝追賊游擊
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卻不能出關因登山承疇馳
赴藍田欲從山後間道勦之丙午賊覘知官兵意夜
走商雒初老回回等萬餘先踞南雒山中今又益盜

天尺樓鈔

萬餘其地山谷險阻承疇率諸將共兵三千人赴潼
關大峪口截出其仍備閩鄉靈寶諸處 總兵尤世
威兵潰于雄南群賊越盧氏犇永寧先是守隘諸兵
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兵自內鄉赴
援盧氏 慶陽賊南下烽火徹三原涇陽耀州富平
八月上憂寇詔發各鎮兵四萬五千竝赴河南時
豫賊衝突禹許長葛間凡十三營大營在永寧盧氏
約九月向山東誘官軍東出謀襲汴梁 陝賊復陷
隴州中州城決 叅將賀人龍等援隴州賊圍之羣
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為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

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報捷賊勢不減 總督竒
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斬渠十人餘俱延安民竝
令還鄉先是賊為洪承疇所逐竄漢中川兵扼巴西
諸險賊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竒瑜凡數萬人竒瑜
專事招撫受其降檄諸軍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
諸盜未大剷本無降意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
姑從款以紓我師竒瑜檄所過郡邑為具糗糧傳送
之既度棧道已出險數萬衆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
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護官五十員攻陷麟游永壽
勢不可遏矣 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人龍率以

天尺樓鈔

襲賊卻之 閏八月乙酉陝賊陷靈臺辛卯陷崇信
白水丙辰陷涇州 河南大旱 壬寅陳竒瑜至鳳
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
西南則盤屋寶鷄衆殆二十萬始悔其見愚分兵出
禦而兵已寡矣 九月賊二十餘營西至函谷關東
至河陽連屯百餘里別賊萬餘連營雒南閩鄉 癸
亥陝賊陷扶風 庚午命吳甡巡撫山西 甲戌豫
賊東至于蘄水大隊盡入黃州廣濟 兵部檄河南
兵入同華湖廣兵入商雒四川兵入漢中興平山西
兵入韓城蒲州 丁丑陝賊分三部一由鳳縣攻漢

中一出略陽由陽平關入梓潼劍州犯蜀一由寧羗
犯廣元 辛巳洪承疇遣副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
賀人龍圍始解 十月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
漢南降盜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竒瑜為主招降
謂盜已革心不許道 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
盜勦撫兩妨皆竒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言招
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服况邊垣窮
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 癸巳河
南盜掃地王等趨江北自英霍分掠潛山太湖宿松
別部陷陳州靈寶 己酉楚賊自京山間道趨顯陵

天尺樓鈔

明日遁入山中時大寇仍聚秦中老回回屯武功辛
亥河南賊陷盧氏 上以秦寇猖獗壬子速巡撫練
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 官軍三敗賊于華陽南原
之間斬首千二百級 十一月總督竒瑜請各撫鎮
分地責成從之時撫局大潰賊氛日熾故有是請欲
分委其過也 壬戌江北賊陷英山焚霍山 庚辰
削總督陳竒瑜職聽勅 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尚
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寶定真定等處軍務其
總督三邊如故先是西寧殺 領承疇還軍定亂賊
遂分陷關隴西寧既定承疇自甘肅旋師東行賊聞

承疇將至悉衆東奔分道盡入河南集宛雒間左良
玉軍滬池總 陳永福 玘軍南陽頗有斬獲而
山西防河之戍多逃自靈丘廣昌徑走五臺陝西鄜
陽各處告警賊游兵東下常德

八年正月丁巳河南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
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為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
自武關嚮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北河
南北諸盜復分為三一走伊汝陷滎汜焚掠無遺東
剽及鄭州復分道犯商州一自葉蔡南圍汝寧一自
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

天尺樓鈔

寧合十五營衆數十萬並入襄陽境給事中常自裕
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群盜充斥乃僅以左良
玉一旅塞新滬陳治邦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堵南陽賊勢日衆兵力日分賊二三十萬大小七十
二營蜂屯伊嵩宛雒之間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
何所畏而不長驅哉 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
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 河南逸賊復入
漢中陷寧羗轉入臨鞏 庚申江北賊陷霍丘 兵
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共七萬二千餉九十三萬
六千并發內庫銀二十萬齊赴督臣軍前更命尚書

承疇統率大兵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剿除期以
六月掃蕩廓清立頒上賞如仍留餘孽督撫諸臣立
寘重典其進止一聽督臣概不中制承疇率軍赴河
南 陝西賊陷靈臺 河南賊分三道一趨六安一
趨鳳陽一趨潁濮 壬戌陷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
趙士寬俱闔室死之 丙寅賊陷鳳陽鳳陽無城郭
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樓殿為
燼燔 三十萬 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
宗百餘人留守朱國荃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渠
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 獄中賊

天尺樓

縱囚獲之賊渠張蓋鼓吹坐堂上杖容暄于堂下殺
之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殺士民被
殺者數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梨燔公私邸舍二萬二
千六百五十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稱古元真
龍皇帝恣掠三日戊辰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
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兵亦至賊奔以筵蓐卜于神
祠不利剗神像而去賊拔營南下沿途殺掠無遺趨
廬州 丁卯命洪承疇趣東馳勦寇 甲戌鳳陽賊
陷巢縣已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
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諸縣是日圍

六合聚穉子百十環木焚之聽其哀號以為笑樂又
裸婦人數千罾于城下少有媿阻即磔之攻三日而
去 出帑金二十萬助勦餉發太僕金十萬輸西安
其湖廣餉十九萬資鎮筮等兵鹽課十萬貯淮揚以
防寇逸初 部會戶部調南北主客兵七萬馬一萬
五千每兵日銀三分米一升五合馬日草一束銀二
分豆三升銀二分計五閱月約十一萬金云 戊寅
江北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偽許之夜襲
城城陷己卯陷無為州 洪承疇抵河南河南諸盜
知承疇至又入潼關承疇遣副總兵來永昌以千二

天尺樓鈔

百人往戍西安令總兵秦翼明游來朝間道向山東
趨徐州捍江北逸寇 庚辰江北賊滿天星張大受
等攻相城不利賊渠乘輿繞城呼降守將射中其腰
夜走潛太諸邑諸邑多山氓習獵射虎豹藥弩窩弓
甚設所在結寨殺賊賊遂西向麻城抵漢口 二月
癸未江北賊陷潛山乙酉陷羅田 命總兵曹文詔
剿寇陳許時湖廣扼賊賊仍走太湖攻陷之而河南
賊迫于諸路兵其在南陽者過應隨駐棗陽在汝寧
者則入黃州而鳳隸賊入英霍 黃一帶擾殆遍其
在嵩廬靈陝諸寇密邇潼關雒南者又折入秦中約

六七萬西安諸縣並遭蹂躪有四大營北渡渭突剽
邠耀間其山西寇則在平陽邠州諸縣並野掠而土
寇助之 癸未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始以皇陵之
變疏聞是日上當御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
太廟命百官修省俱素服從事速巡撫鳳陽都御史
楊一鵬并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乙未命侍郎朱大典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同洪承疇
協勦承疇請四川撫鎮俱移夔門達州進援襄漢湖
廣撫鎮分駐承天襄陽鄖撫移駐鄖襄漕督移駐穎
毫進援汝寧歸德山東撫臣移鎮曹濮進援江北江

天尺樓鈔

南山西撫臣移 州進援靈陝陝西撫臣移高州調
度興安漢中河南撫臣移汝南南陽間保定撫鎮移
駐邯鄲磁州可南北策應從之 三月癸丑湖廣賊
陷麻城 丙辰省臣乞蠲陝西八年以上逋租不許
庚申蘄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民擒之
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倡亂十二年陷十
州縣其子日啖人心髮雙目俱赤 先是鳳陽賊犇
蘄黃洪承疇次汝寧慮其再入江北令鄧玘扼之令
曹文詔邀之應隨間又總兵賀人龍劉成功率兵分
駐信陽泌陽恐其入豫也 壬戌漢中賊陷寧羗

丙子鄧總兵鄧紀為叛卒殺于樊城紀無紀律所將
蜀兵好濞掠俄騎營畔紀避樓墜火死舉營北竄惟
步卒未動洪承疇命副總兵賈一選周繼元分領之
是月給事中常自裕言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
其實不過五萬且分之各處未足遏賊 陽焚劫四
日而馬壙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紀來穎毫安廬之
賊返茹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各處
濞掠所謂賊梳而軍櫛 唯皇上嚴飭之以信軍法
四月乙酉承疇次汝州以各寇之復入秦也率諸
將自汝入秦檄曹文詔以師會丙午承疇次靈寶文

天尺樓鈔

詔自南陽至以商雒為賊藪漢中興平其寄境也令
文詔出閩鄉直擣商雒自馳興安過其犇軼 五月
甲寅曹文詔夜至五峪寇伏險以誘文詔擊敗之張
全昌自咸陽出興平之東老回回等拒官兵營五十
里賀人龍南入子午谷奪其南徑劉成功及游擊王
永祥往東南過其北走夜渡河走郿縣承疇亦渡河
追之丙辰至王渠鎮寇方下南山恣掠賀人龍遽擊
走之追至大泥峪寇舍騎登山丁巳官兵至郿縣之
秦王嶺值寇張全昌擊敗之自是商雒之寇逃終南
山餘 西奔興平蓋冬春之寇奔豫奔楚奔江北其

勢多而且散至是寇又悉萃于秦矣 六月壬午下
河南巡撫玄默于獄丁酉免陝西巡撫 喬官議罪
以庸懦玩寇也以甘學濶巡撫陝西 乙酉秦賊搖
天動襲陷西和 丙午總兵曹文詔至娑羅寨寇大
至力竭自刎文詔敢鬪前後殺賊萬計為賊所畏官
軍聞之奪氣 秦賊在晉者巡撫吳牲會兵逐之走
河南惟顯道神活地草鄉里人三營留晉牲方謀合
兵勦滅會西人入塞斂兵防河賊復熾 七月癸亥
秦賊陷澄城 八月壬午陷咸陽 丁酉商雒寇復
入河南犯盧氏 癸卯命湖廣巡撫盧象昇總理直

天尺樓鈔

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軍務統關遼兵賜尚方劍便
宜行事帝制中原洪承疇勦寇西北象昇勦寇東南
如寇入秦象昇進兵合擊 十月壬辰老回回襲陷
陝州 乙巳上下詔罪己 居武英殿減膳徹樂除
典禮外惟以青衣從事以示興行間文武士卒甘苦
相同之意 先是賊翻山鷓降于承疇賊首闖王退
屯乾州承疇令降賊翻山鷓說之不聽南走武功承
疇追擊敗之闖王率大隊自盤屋武功分道渡河
十一月辛酉河南賊焚關廂而西老回回犯南鄧
秦賊一字王等部衆二十萬撞天王統十七萬自潼

關出犯闕鄉靈寶大隊東行塵埃漲天濶四十里絡
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居外左良玉與總兵祖寬兩
軍相隔東西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擊賊抄掠諸
路截燒糧草諸軍乏食秦賊屯于鹿州綿亘百里
己未祖寬破賊整齊壬子九嵩賊潰而為二東走偃
鞏南走汝州丙辰羣賊大會于龍門白沙連營六十
里祖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餘級羣賊敗竄東南犇
光固入霍丘進逼鳳陽淮督朱大典率兵馳壽州
十二月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礮二
十座攻城然二礮城拉然崩頽城中頃刻火作賊乘

天尺樓鈔

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漢中羣賊會于漢南戊
戌雅黎叅將羅于萃連擊敗之窮追賊于子午谷奪
其所掠子女二千口賊犇饒風關庚子江北賊陷巢
縣含山遂襲陷和州

九年正月丁未總理盧象昇師次于鳳陽諸道兵畢
會 壬子闖王闖塌天八大王搖天動七賊連營數
十萬攻滁州環山為營包絡原隰百餘里行太僕寺
卿李覺斯知州劉太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輞
穴地填濠百道環攻城頭火輪巨礮相續發旬轟毀
諸山出賊不意縱將士奪其雲梯燔之賊斃者眾斂

兵稍退夜復進攻掘為支河洩濠以涸之賊騎黑牛渡河城上連礮擊之賊死益衆 癸丑賊退掠邱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 其頭孕者則剝其腹環嚮堞植其跗而倒之露其下私血穢淋漓以厭諸礮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圓牖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皆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 甲寅盧象昇合諸道兵馳援滁州祖寬以關遼勁卒為前鋒象昇以火攻三營為後勁躬率麾下三百騎居中督戰昧爽至城

天尺樓鈔

下賊以雲梯魚麗肉薄攻城已墮西北兩關羊馬墻賊多空營出掠塵起大兵至賊不虞也祖寬躍馬而進賊羣起接戰諸將竝至戰于城東五里橋官軍踴躍爭奮賊大潰象昇麾諸軍追之逐北五十里積屍相撐枕獲其器械甚衆斬級一千二百朱大典遣副將楊世恩復截之于定遠斬六百餘級其東犇者劉良佐扼之于廣武賊遂西突池河 乙卯賊自池河別道 東岡守禦劉光輝等以五百人守東岡賊萬衆並至孤軍格鬪光輝等力竭赴水死一軍皆沒賊襲其甲裳旂幟渡河守者不覺也既畢渡賊乃奪路

而走江浦提督總兵杜弘域自浦口馳追之不及
丙辰滁州潰奔諸賊西向鳳陽犯園陵漕撫朱大典
總兵楊御蕃列營陵墻守甚嚴賊不敢攻遂西渡河
焚掠懷遠 丁巳棗陽土賊廖三袁世儒李玉石以
牛酒迎河南大賊張樂高讌連夥入營 癸亥江北
賊紫薇星陷懷遠 甲子朱大典兵至懷遠賊焚廬
舍北渡 己丑陷靈璧進逼泗州 副將祖大樂敗
賊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奪驢馬萬頭 鄆襄賊焚
穀城士民空城走 戊辰江北賊陷蕭縣 己巳陝
西賊陷麟遊 滁陽敗北之賊祖大樂再破之于永

天尺樓鈔

城精銳散亡大半東奔宿州突入沛縣焚僂婦豎不
遺盡掠丁壯入營中 壬申河南別賊陷闔鄉 給
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闔王彼多
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
過別營小隊耳于闔勢曾無損也今秦賊在宜居廊
州不過闔將當責成秦撫豫賊在河南汝州者止老
回回教賊當專責豫撫而督理兩臣宜令蒞圖闔王
在承疇以王承恩孫顯祖等邊兵川兵二萬出闔由
汝魯疾趨光固遏其後在象昇以祖大樂祖寬等關
兵筮兵二萬由息穎奔英六截其前淮撫朱大典提

督楊御蕃等也于廬霍防其東突應撫張國維以許
自強等也于潛太防其入安慶楚撫王夢尹以秦翼
明等也于麻黃防其南衝唐鄧隨棗之間則責鄖撫
宋祖舜若獵獸合圍則賊自無所逃賊渠殲而餘賊
自成破竹矣 闖王合掃地王紫金梁等二十四營
攻徐州不克遂西陷虞城入河南一字王曹操掃地
王五營由歸德趨開封至石家樓辛未祖大樂潛師
歸德截其前分兵設伏而以輕兵誘之遇賊于雪園
既戰官軍佯敗賊爭先馳逐大樂鳴鼓舉麾東西兩
翼突出攻賊賊驚大亂官兵三面奮擊斬首一千四

天尺樓鈔

百餘級 鄖陽賊分為二一往均州一入四川 乙
亥羣賊大會于蘭陽盧象昇駐師壽春 二月丙子
賊陷潛山己卯陷太湖 鄖陽襄賊犯竹山竹山自
崇禎七年為賊屠陷八年十月知縣黃應鵬僅棲草
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遂入據城有徵
糧六百石盡為賊有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
山西飢人相食 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過天星于
西寧州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八營西掠蘭河南擾會
寧洪承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
復自萬安走藍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陝西

巡撫甘學淵受其降安插其部數萬人于延安尋延
河劫掠如故 三月丙午山西賊陷和順 兵部奏
賊在秦豫山中聞其向來糧餉多由浙川水運以通
荆襄賈販可艘而致之宜遣將往浙川斷寇報可
丁未賊九條龍張胖子從南漳柳池陷穀城官山逼
保康二千里焚掠靡遺庚戌陷竹溪房山知保康城
空不入總理盧象昇率諸將追賊至穀城丁巳賊走
鄖州官軍三道並進大霧賊迷道不知兵至倉猝接
戰奔山官軍逐之賊顛而墜者無算殺賊將黑煞神
飛山虎追奔數十里屍填溝壑時河南巡撫亦討內

天尺樓鈔

鄉浙川餘寇祖寬李重鎮兵由荆門達荆州防其奔
軼會秦翼明楊世臣等搜山祖大樂由老鄧夾擊江
北賊略盡河南賊少大寇俱遁秦楚萬山之中象昇
言秦豫楚大山綿亘千里賊出沒無端若奮勦窮追
何地可歇凡崇岡峻嶺密菁深林扳木懸崖日行三
四十里馬不能進人苦于登此時折色銀無所用本
色糧無從運車驢無所施勢必以人員米二斗隨兵
來往日食一升一供兵一自贍十日而二斗之糧盡
毋論此十日內遇賊勝負而以千兵入須千人肩運
萬兵入須萬人肩運即賊不出而俱歸于盡矣 唐

王聿鍵奏南陽存飢有母烹其女者 癸亥陝西巡撫甘學濶削籍聽勘以孫傳庭代之 乙丑賊闖王蝎子塊自興安入漢中 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 四月以苗胙土撫治鄖陽免上津等十五州縣田租 辛丑總理盧象昇會師次于洛陽 五月癸丑下詔大赦山陝脇從羣盜令地方多方安插以消反側違者重治之 是月陝賊過天星復叛于延安謀渡河入山西李自成老回回混十萬等數部自楚豫入商南雒南大嶺總兵秦翼明擊賊南漳山中敗之 總兵俞冲霄擊賊安定

天尺樓鈔

恃捷輕進敗沒 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賫詔招撫群盜 六月乙酉洪承疇上言秦中兵今實數共騎步一萬三千有奇見選川兵五千有奇但步卒專蓋田商雒等處堵勦秦豫接界之寇先是闖將李自成衆約三四萬混天王衆約二萬過天星滿天星衆約二三萬歷次勦散混天王逃延綏定邊勢孤復合闖將過天星滿天星等今奔延綏等處猶可督責收拾闖塌天闖王蝎子塊俱出鄖襄已犇興安漢中進則入三秦退可犯楚豫亟宜合兵湊餉力圖協勦 七月癸丑陝西賊陷成縣 壬戌巡撫陝西孫傳庭擊

賊于蓋屋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
俘闖下磔于市蝎子塊走河西 八月庚辰老回回
焚開封西關時羣盜出沒豫楚間屢衄散而復合
九月京師戒嚴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癸
亥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初象昇方追賊至鄆
西聞警以師入衛遂有改督之命時闖王已誅蝎子
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群盜擾河南北
者三年夾河千里鷄犬無聲關市盡空荒村深谷殘
黎多夜伏豐草深林中採野穗以食田壠間亂水枒
槎皆成拱矣虎狼千百成群杳非人境賊既無可掠

天尺樓鈔

而象昇合大軍于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彊悉
銳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
盤踞鄆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
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六合懷
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于儀揚矣 壬戌寇
至尉氏 甲子至登封至汝南于是寇復入河南矣
己巳以兵部侍郎王家貞巡撫河南總理直隸川
湖山陝軍務 十月甲申河南賊陷襄城 漢南賊
陷襄城 十二月以鄆襄賊逞罷撫治都御史苗柝
土以陳良訓代之

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等趨桐城 丁未總兵秦翼明逐賊于麻城黃岡間敗之老回回所部整齊王八大王九營潰而為四一支走羅田一支走團風鎮一支向蘄水一支趨岐亭關塌天等諸賊分兩路至江北一自桐城犯廬江舒城一由光固踰霍山六合東行各分為數十股分擾江北戊午淮撫朱大典馳赴之時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安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安番合謀其餘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亦自光固而南會之應天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甲子別

天尺樓鈔

賊自穎毫趨滁州營火夜燭數十里羣賊會之至池河禮醮于太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蒲甫常山諸山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擔而立 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關塌天子細石嶺擒賊首一條葱新來虎賊至英山分營山險伐竹為筏謀渡江潛竄大山中張國維檄左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發憚入山險屯於舒城逾月擁降丁萬人軍中婦豎數千為營環數十里所至焚劫壯丁衣緋橫行邸集為虛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山西總兵王忠

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西歸給事中
凌義渠劾之詔逮王忠入都革良玉職殺賊自贖
乙酉命陝西巡撫孫傅庭兼總理河南閏四月壬
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理直隸山
陝川湖軍務督勦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
有是命 大旱 羣盜盤踞江北老回回等八營謀
避暑六安乃散入潛山太湖諸嶺蔭林樾以息馬時
出抄略因分屯醉石嶺諸路離安慶四十里而軍
河南巡撫陳必謙罷以常道立代之 廷議大發兵
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為均

天三樓鈔

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
除此腹心大患等語 五月鄭襄賊犯荊州焚荆王
墳園 七月以史可法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
秦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 丁亥江北賊陷六
合遂圍天長 八月戊申賊突入鳳陽掠械器而出
渡河分往河南泗州 十月陝賊過天星同李自成
入蜀混天王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二賊于廣
元斬首千級 十一月庚寅兵部尚書楊世昌請限
勦寇之期令秦撫斷商南維南鄖撫斷鄖西楚撫斷
常德黃州安慶撫斷英六鳳撫斷穎亳應撫截潛山

太和江西撫截黃梅廣濟東撫截徐宿晉撫截陝州
靈寶保定撫扼渡延津一帶總理熊文燦提邊兵太
監劉元斌提禁旅豫撫率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合勦
中原從之 癸巳江北賊陷靈璧 十二月禁軍大
集于襄陽賊盡走鄖西 乙巳以戴東旻為都御史
撫治鄖陽 命洪承疇合孫傳庭并剿河南寇
十一年正月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鄖西
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
守河南任學欲薦故丹徒縣知縣張放極詆諸總兵
不足恃盛稱文吏原有奇才可以禦寇故有是命

天尺樓鈔

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
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在止賊
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
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胤破河曲據其城曹
文詔等奪門砍殺而嘉胤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
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寧塞據
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
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
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攻破城邑無算官軍
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

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
豈賊真有數十百萬益分股以披其黨牽掣我兵故
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
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
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
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
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若欲破賊
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
以攻之分番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
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

天尺樓鈔

賞不必事平彙叙縱一股則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賊
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四月丙申奪總兵
洪承疇尚書爵仍以侍郎總督總兵左光先曹變蛟
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 六月逮湖廣巡撫余應桂
以方孔炤代之 八月總督洪承疇報陝西賊勦降
畧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癸卯江北賊陷睢寧

曹操會群盜過天星托天王十反王整齊王小秦王
混世王整十萬革里眼于陝州遂南走內鄉浙川犯
襄陽 九月庚申熊文燦次于襄陽甲子遣副將龍
在田邀擊革里眼射塌天于雙溝大破之老回回等

俱東奔棗陽諸軍追逐數十里斬首六千級奪其牛馬騾萬頭群盜披靡四逸曹操獨留內淅山中勢孤守險自保文燦邀良玉洪範進兵淅川招安群賊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于陝西召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庭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曹操聞之謂為勦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授操為游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 庚戌以丁

天尺樓鈔

啓睿為都御史巡撫陝西 羅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受署為官并不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為羈靡檄汝才解散脇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為聲援 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曹操過天星十數大寇近以理臣襄陽之捷回華東逸曹操就撫分插其衆于鄖均諸邑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將俟民間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

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鄭地四面合圍有釜魚穿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渠魁授首脅從盡散此實蕩平之機也 十二月改洪承疇薊遼總督孫傅庭保定總督傅庭以失聰辭上不許尋逮傅庭繫獄

十二年正月癸未巡撫河南常道立削藉以縱寇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 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 老回回既東奔請降于

天尺樓鈔

監軍孔貞會未決革裡眼射塌天等東走合于混十萬分掠信陽光山 三月羣盜集于固始東北阻河河上之兵嚴守不得渡羣盜乃趨六安息馬茶山以避夏 庚午逮河南總兵張任學 左良玉大敗河南賊于內鄉上聞其步兵淫掠責之 四月戊子撫治鄖陽戴東旻免以王鰲永代之 辛卯左良玉再破射塌天老回回改世王于河南之鎮城射塌天乞撫連營百里奪民二麥以自給良玉遣人諭止之不聽 戊申良玉率副將陳永福金聲桓會兵壓賊壘賊倉卒接戰諸大軍擊之斬首二千七百賊退保山

險良玉遣降將劉國能招之 庚戌射塌天李萬慶
率其眾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良玉言于
文燦文燦署國能為守備其黨散去七千餘人賊渡
淮走光山或走黃州境革裏眼走商城 六月張獻
忠復叛于穀城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七月二賊合
于房縣左良玉追擊之大敗而還良玉失其符印事
聞革文燦任仍視事降良玉職戴罪殺賊 安慶巡
撫史可法以憂歸 初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
結納嗣昌冀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債嗣昌內
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 八月壬戌命大

天尺樓鈔

學士嗣昌以兵部尚書督師討賊賜尚方劍并督師
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
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陞辭上宴于平臺後殿上手
觴嗣昌三爵賜詩勒詩于各文廟嗣昌南征會兵十
萬本折色銀二百餘萬兩 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
文燦軍中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 丙子拜左
良玉為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
辦賊為請于上故有是命 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玉
南營四股合二萬人分屯英霍潛太諸山寨突犯安
慶桐城諸路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却賊賊

每避兩軍賊多購斬黃人為間或攜藥囊著葶為醫
卜或談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緇流黃寇或為乞丐戲
術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相持逾年
毒流四境 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旱飢

十三月正月乙丑逮湖廣巡撫方孔照命宋一鶴代
之 閏正月督師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
前監紀從之 二月甲子給楊嗣昌萬金賜斗牛服
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陽調兵
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 辛
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 三月丙申嗣昌次荆

天尺樓鈔

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
下騎兵為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
將之 四月罷鄖撫王鰲永以袁繼咸代之 五月
羅汝才過天星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
癸未賊陷大昌犯夔州石砮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
州萬元吉與合兵以舟師由巫山上三峡賊十三哨
過夔門魚貫而進羅汝才為殿官軍遙望不敢擊賊
循河而行欲渡川西元吉左良玉川撫邵捷春俱會
于夔州副將賀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
丁思得總兵號名以統轄之捷春為請于嗣昌初嗣

昌以良玉兵強足破賊表佩平賊將軍印良玉進止
多不從節度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易之後不
果人龍始怒 羅過諸賊自夔州山後抄掠官軍分
扼諸隘賊掠無所得副將羅于莘擊過天星于鄭家
寨敗之過天星以百騎走羣盜既困謀奪共山西走
四川總兵鄭嘉棟湖廣副將張應元汪雲鳳會陝西
副將賀人龍李國奇之師赴之賊以奇兵攻共山寨
人龍等諸軍奮呼齊進入賊陣斷賊為二賊皆騎陷
泥淖不得馳川兵跳澗谷類猿猱賊潰自相騰踐斬
首七百餘生擒自來虎等七十一人奪甲杖馬騾無

天尺樓鈔

算賊退也羊橋四出抄掠石砭兵邀之于馬家寨復
斬首七百又追破之留馬埡斬賊首東山虎 庚子
賊屯譚家坪南北兩山山頭張幕魚鱗相掩疊諸軍
分道並進南山賊拔寨起先走北山賊馳而下逆擊
官軍諸軍薄之賊不能當退守山巔不動官軍仍分
疾走繞山後前後齊登賊披靡竄走澗谷諸將皆下
馬人曳草履一量緣山逐賊自龍溪追奔四十里斬
首千一百餘級賊走營仙寺嶺癸卯諸將會秦楚蜀
兵擊賊于嶺上諸軍雲合賊營大亂斬首千級秦兵
奪羅汝才大旗擒其老管隊副塌天賊突圍遁走七

箐坎入于乾溪 丙午羅過諸賊犯夔州下關城羅
汝才老而滑多機詐過天星多擁徒眾二賊以智力
相倚至是屢戰不利謀歸楚以瞿塘水漲不得渡反
走下關城巡撫捷春檄總兵嘉棟副將應元雲鳳以
楚兵自夔州出雲陽邀其前監軍元吉督人龍等將
秦師問道疾走共山以截之夔府山溪險隘七賊連
營數萬深樾不能勝營帳酷暑炎歊毒人馬矢重達
數十里蚊蚋嗜草間人馬俱病羅過分道西行汝才
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罵五營走雲陽共山
壩過天星關索二營走雲陽水碓口期同會于開寧

天尺樓鈔

戊申人龍等追賊至七箐坎賊簡其銳為殿以挑官
軍潛以老營先走人龍擊破殿後兵長驅擣其中堅
賊逾山人龍亦逾山夜抵馬溺溪壓賊壘而軍 是
月江北賊陷羅田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肆毒
姦宄出没尤善偵走如官軍在汝穎襄德彼奪鳳陽
臨淮一日一夜兼程行數百里老州固始為吳楚往
來之要地宜設一道臣於此此亦扼吭之計也然賊
分則寡合則眾晝則賊騎相顧夜則賊營遠哨且賊
日馳二百里酗酒耽色渴睡不醒若將卒勇敢啣枚
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

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六月辛亥昧爽賀人龍等諸將薄賊營賊奔已疲秦師三道俱進大噪騰而上賊驚潰秦蜀軍爭逐之斬首千二百俘六百人赦其俘一桿鎗自來虎伍林三人隸為軍鋒壬子秦軍躡賊而前度賊必設伏以邀我遣都司李仲興高光榮勒輕騎先往人龍國奇潛以大兵繼之二將已入隘賊伏起兩山間圍之教重二將戰方酣人龍國奇麾兵並進噪而揚塵聲動山谷圍中奮呼以應之賊圍開四潰斬首五百餘級生擒

天尺樓鈔

賊渠掠山虎十六人羅汝才精騎二千餘二日之內俘其部曲四十人斬馘無算精銳殆盡狼籍東走與四營合保其婦豎共萬人走大寧之小嶺諸將扼之于夔東已知過天星關索走開縣已南壩知羅汝才東竄而楚蜀兵漸逼因北走丁巳鄭嘉棟率諸將連營躡賊反之于觀音山逐北二十里至于臨江斬首二百餘張應元窮追至竇山遇賊百餘騎擊殺二十騎餘騎皆大呼釋甲渠托天王常國安請降應元止兵裂帛作書令國安所部孤地虎馳諭過天星過天星曰必托天王身至為信乃降也孤地虎反命庚申

賊首高守達率麾下二百騎來奔過天星逐之邀止百餘騎來者七十五騎皆關西健兒常為楚師軍鋒辛酉過天星西走諸軍拔營逐之至新寧西關外賊騎三千不戰而走高守達率其健兒當先陷陣賊陣亂馬竄禾中泥驚蹠相騰踐官軍愾而射之追奔二十里血流稻畦泥徧赤酷日炎赫刀甲皆生烟諸軍以泥滑不得馳斂兵壁于風烈鋪諸軍共獲首千七百餘級擒賊首流金鍾金狗兒奪馬騾三百過關二賊東奔達州張應元等進逼之丁卯常國安前驅遇賊川楚兵並進斬首二百餘奪其營賊奔袁壩驛設

天尺樓鈔

伏溝澗中營火出林間如星者二十里明日應元等前驅搏戰令常國安高守達繞谷中擣其脇賊伏發戰方接國安突出四圍奮呼賊驚墜山澗共斬首九百獲甲仗弓矢無算生擒滾地狼等一十七人降其管隊可天虎等四十人庚午賊自袁壩東奔開縣至高城諸將分營出戰嘉棟將中軍副將羅于莘將左軍降將楊旭一隻虎將右軍戰于城下賊敗走大昌七月羅汝才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鷲連營踞大寧監軍元吉在夔遣守備劉正國及羅營降丁伍林入其營招之汝才疑以香油坪之役殺我楊羅

二將或不赦携正國東走聲言詣裔陵乞撫于督師
先是汝才與金翅鵬不相能金翅鵬常懼為所并至
是小秦王金翅鵬相率降于嗣昌汝才殺伍林劉國
正東走巫山左良玉分兵屯興房二竹間汝才屢敗
黨羽多降勢益孤而張獻忠時在巴巫與良玉相持
謀西走汝才遂合于獻忠謀渡川西走 過天星素
與獻忠有郤前有新寧諸將招之過天星對常安國
曰作賊非本懷諸將驟攻之狼狽東走聞羅張既合
益懷不竝立之勢決計歸命左良玉乘勝移師擊之
過天星惠登相乞降嗣昌令良玉撫其衆七千人簡

天尺樓鈔

其精銳隸良玉軍中安其老弱于鄖西以降將掃地
王李靖王隸監軍元吉登相清澗人 八月癸丑元
吉遣降丁入羅汝才營嗣昌復命降將金翅鵬所部
飛上天入其營招之汝才逡巡未決時張羅新合獻
忠懇汝才之再降也日說汝才母為官軍所獲且曰
閣部已俘過天星闕下矣元吉請檄左良玉携惠登
相至陳前招汝才汝才必聽嗣昌不從汝才降意遂
絕 飢民復相煽為盜嘯聚太行山所在蠶起應之
江北賊革裏眼左金玉突霍太間上命太監劉元斌
監禁軍六千馳赴河南江北合皖豫兵討之禁軍擊

破賊于霍山賊竄走尋陷麻城黃梅 是月發倉賑
河東帑金三萬賑真定山東河南飢民 給事中戴
明說上言荒極盜起蠢動疊告畿輔淮陽陝西中州
所在不一皆緣撫按有司素不休養飢荒不郵招徠
無策迫盜起議勦死于鋒鏑者此百姓也今乞責成
撫按諸臣以郵荒弭盜為第一事上是之 九月上
諭河南巡撫誅勦以平賊為功不必屢報捷級無裨
掃蕩 丁亥河南郟縣盜李際遇申請邦任辰張鼎
象至五萬總兵王繼禹遣游擊高謙擊之一日三捷
斬二千餘級追至尉氏 乙丑嗣昌屯巫山先是關

天尺樓鈔

索敗伏深箐中聞過天星降益懼嗣昌遣人招之關
索見諸降將効力軍前遂來歸與其黨王光恩謁嗣
昌于巫山舟次率其副楊光甫等數人頓首涕泣請
死罪嗣昌撫慰之給以銀幣光恩延安人光甫鄖陽
人所部六千殺傷散亡已去其半存者三千乃簡其
精銳赴軍前殺賊羅汝才之入川也凡九股整十萬
掃地王小秦王金翅鵬托天王過天星關索惟汝才
合于獻忠其八相繼俱降矣嗣昌飛章以聞叙賚文
武將吏有差 回左革諸賊走英霍逼鳳陽 是月
秦師大破賊于函谷斬首數誅蝎子塊餘賊分竄延

安慶陽 十月嗣昌在夔州令楚將王允成楊文富
自巴巫趨當陽東勦 回革趨楚撫軍宋一鶴赴蘄
黃協勦命諸將分屯襄鄖承天諸扼要 降將掃地
王張一川擊獻賊于梓潼陷陳被擒賊弔之監軍元
吉命卹其妻子于彛陵 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
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 河南巡撫李仙風率
諸將高謙李建武擊河北賊于菜園斬首一千三百
餘級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回革懼而乞招撫丙
辰監軍員外郎楊卓然入二賊營議之 是冬闖賊
困于峭函蝎子塊既死羣賊滿天星張紗子邢家米

天尺樓鈔

及闖賊部將大天王鎮天王一條龍小紅狼九梁星
相繼請降闖賊潰圍而出 是年兩京山東河南山
西陝西浙江大旱蝗至冬大飢人相食草木俱盡道
殍相望河南土寇並起自真定至河上道路梗塞開
州人袁時中聚眾教萬破開州時壽州賊有袁老山
一營時中自號小袁營以別之諸賊各有眾數萬惟
時中最桀黠羣賊相繼敗死時中走河南

十四年正月甲辰山東土賊李廷實李鼎鉉陷高唐
州時山東盜起東平東阿張秋肥城所在皆賊兗州
二十州縣一時嘯聚響應惟濟寧滋陽無盜京畿道

梗省直餉銀數百萬俱阻于兗州東平州吏胥倡亂
迎賊入城據之巡撫王國賓發六道官兵防兗州檄
總兵劉澤清擊破東平賊復其城 河南土賊艾一
侯二侯四嘯聚數千人封丘知縣蘇茂柏擊破之
二月丁卯河南土賊陷新野 張獻忠羅汝才俱自
川入楚惟搖天動留川東萬元吉留秦蜀兵千八百
屯白帝神女之間絕其入楚路 戊午河南土寇瓦
罐子一斗穀諸盜盡歸于李自成合攻開封 山東
土賊留東阿汶上時東寇益熾徐德數千里白骨縱
橫又旱荒大飢民父子相食行人斷絕 韋左諸賊

天尺樓鈔

因張羅遠竄豫皖之兵四集急而歸款楊卓然議挿
之潛太間二盜實無降意借款以緩師而公行肆掠
卓然每左右之以塞人責及闖獻陷襄雒韋左遂承
機復熾倚山剽攻詔朱大典進總督節制諸路鎮撫
兵進英霍以討之 己丑魯王捐金數萬募兵于山
東以防盜 丙寅河南土賊孟三陷河陰據之游擊
高謙攻圍七晝夜拔之斬孟三 三月韋山東巡撫
王國寶職命楊御蕃劉澤清會兵剿曹濮賊 是春
招安內丘山西餘寇 韋左賊五營聞獻忠東來走
麻城以勾之湖廣巡撫宋一鶴聞之渡江進兵屯蘄

州擒賊謀焚舟斷渡 五月設徐臨通津四鎮以護漕以東寇熾故也 河南土寇袁時中聚眾至二十萬入江北窺鳳泗自宿亳入蒙城土礦羣盜蟻附之 丁丑朱大典率諸軍擊敗之率眾保險潛棄牲畜宵遁丁酉總兵劉良佐簡驍騎自義門追擊五十里賊竄逸深林良佐分輕兵追捕明日及賊大隊賊方扼險拒守官軍以火炮奮擊之賊大犇自義門至界溝二百里尸撐交橫棄仗滿阡陌賊或自經林間或自刎餘或降或逸去二十萬眾鳥獸散時中以教百騎宵遁北渡河走入河南所獲仗甲弓矢山積 秦安

天尺樓鈔

土寇十餘萬掠寧陽曲阜兗州所至燔屋廬掠婦女賊蒙婦女以甲冑執刀仗偽為男子守營賊則四出焚掠聞青州兵至遂走邳州焚其南郭至沙溝屠僂嬰穉不遺 庚子犯徐州北關焚之抄劫至揚州南沙沙店燬漕船十六艘復東北行入東平州豐縣土寇十餘萬圍縣城徐州賊合之攻城愈急東平賊首李青山屯于梁山 六月兩京山東河南浙江旱蝗多飢盜 庚戌華左諸賊陷宿松英山朱大典駐師壽州造長槍三千長丈二尺烏銃三千大閱諸軍數萬人刻期入山搜剿賊方分掠諸縣聞之盡合營屯

潛山 七月庚辰革左陷潛山遂圍麻城督師丁啟
睿大破賊于麻城斬千二百級賊解圍去 九月羅
汝才自南陽趨鄧浙以合于闖賊時獻忠大敗于南
陽其衆散盡闖賊踞河雒有衆五十萬故汝才往附
之 張獻忠敗奔命于回革左諸軍同入霍山扼險
拒守 十月太監劉元斌盧九德率京營兵與總兵
周遇吉黃得功合追賊于鳳陽反之元斌留四十日
不進城門晝閉縱諸軍大掠殺樵汲者以冒功已而
欲攻城索賂乃免 張獻忠糾合回革左諸賊自霍
臺北行會闖賊于河南 十一月襄城守將李萬慶

天尺樓鈔

没于賊萬慶乃降將射塌天也累功至副將至是闖
賊陷襄城殺之詔贈都督同知榮祿大夫立祠襄城
十二月傳制朱大典受命督賊專辦五營縱賊流
毒全無一効其革職聽勘以高斗光提督鳳陽兼督
皖楚豫會剿

十五年正月丙子山東盜平擒李青山入京青山本
屠人乘飢嘯聚數萬人屢寇兗州給事范淑泰魯府
左相俞起蛟拒之俘青山 辛巳左革陷潛山 壬
午陷巢縣 二月左革陷全椒 三月丙子左革老
回回五股合步騎數萬趨壽州復以兵合獻忠攻六

安表時中亦會之時中旋合于闐 五月丙子革賊
陷無為州士民投河自沉者無算 穎州叅將李栩
大破左金玉于壽州癸巳左金玉合回革連營趨穎
州以報壽州之役也李栩偵知之分_布步兵伏城東南
二十里栩以騎兵迎擊戰于城南樊家店伏兵繞其
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 六月革左諸賊復入六安
英霍諸山中倚林樾度夏秋爽復出歲以為常安廬
州縣殘破者半官吏咸携印篆儀舟理事城中荆榛
塞路人烟久斷革裏眼入舒城也於板山 癸丑詔
逮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入京馬士英

天尺樓鈔

提督鳳陽軍務 七月甲戌革賊毀廬州城 八月
回革左連營光山羅山一軍掠信陽一軍出麻城仍
與獻忠合軍 保鎮遊擊趙崇新與賊袁時中講撫
于夏邑為賊所給被殺時中復佯就撫詔許其投誠
自新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以去 九月老
回回分兵犯蕪湖掠桐安革左犯穎州旋北合于闐
賊 十月戊午誅監軍太監劉元斌以征勦縱軍焚
掠也 十一月表時中會合于闐賊 閏十一月李
自成令其渠賀一龍趨德安以窺黃麻一龍至黃陂
阻水不前止收左良玉殘兵八百人而回先見羅汝

才自成，大恨之。始忌汝才。河南土寇蜂起，大者李好孫、學禮、李際，遇衆各數萬，小者亦數千。十二月，袁時中東犯鳳皖。

十六年正月，左良玉率衆二十萬避賊東下，沿江縱掠江南。北流土寇降將叛兵白貴、小秦王、托塔王、劉公子、混江龍、管泰山等所在蜂擁，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振南都留守諸軍，盡列于沿江兩岸，不問為兵為賊，進兵擊之，斬千人。良玉列狀上兵部，自白兵稍戢，羣寇始盡散。二月，湖廣土寇陷豐州、常德，又陷武岡州，殺岷王。時湖南諸蠻獠皆伺隙土寇勾引攻

天尺樓鈔

掠盡歸于闐賊。三月癸卯，闐賊襲殺葦里眼、左金玉，并其衆。時群賊俱歸闐賊，聽約束，無敢異。同惟葦里眼恃其衆，意不相下。闐賊置酒宴，左葦殺之。席上葦里眼名賀一龍。闐賊屯襄陽，命羅汝才攻鄭陽。久不下，多死。汝才所部怨闐賊。四月甲子，朔闐賊數十騎突入汝才營，汝才臥未起，入帳中，斬其頭。汝才一軍皆譁，闐賊以大隊兵脇之。七日，始定所部多散亡，降于秦督孫傳庭。汝才延安人，賊中號為曹操，以其多智而狡也。初，隸賊首高迎祥，後合獻忠，又合自成，折節下之。每破城，自成取六，汝才取四。汝才戰

士四五萬戰馬萬餘騎馬騶廝養不下四五十萬闡
兵長于攻羅兵長于戰相倚為用汝才老而獨嗜聲
色每破城邑擇子女之美者數十人後房數百女樂
數部所至華侈珍食山積酣燕歌舞闡賊每噓之曰
酒色之徒也以山東人玄珪為謀主每事取決焉闡
賊并殺珪 五月闡賊攻袁時中殺之初時中困于
陳蔡間闡賊過而招之許配以女遂為闡前鋒時中
畏闡之強非心服也時中叛而他徙有衆數萬擾穎
亳時通款于巡按蘓京然終無降意也扶溝諸生以
闡賊命招時中時中執送于京斬之復擒闡賊遊騎

天尺樓鈔

送于京闡賊大怒以兵二萬攻時中殺之小袁營遂
滅于是秦中蠡起之賊大半降于官軍其强者俱為
闡賊所併至是而盡惟老回回遂為闡賊所部老回
回各馬守應自後止闡獻兩大賊陸沉中原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三

盜賊列傳

陝西逆賊李自成延安米脂人也性狡黠善走能射家貧為驛卒天啟二年延安大飢不沾泥楊六郎王嘉胤等八村落掠富家粟有捕之司急遂揭竿起拒官捕不敢還家乃相聚為盜自成往投之授以頭目七年叅政洪承疇誘降不沾泥設伏待之賊驚遁去尋為其族人所縛送軍門斬之自成走匿山澤間得免崇禎二年冬十月北兵薄都城詔天下勤王山西巡撫耿如杞入援兵譁於涿鹿叛走叢薄自成出與合

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時洪承疇
巡撫延綏發鎮兵五千分道勦捕殺賊王左桂子苗
美等賊勢稍殺四年轉寇虜郡破數縣承疇大發兵
討之招降滿天星高汝利之衆千人斬首萬餘級渠
率及勇悍賊悉脫走官兵追至延水關賊渡河入山
西寇汾州等處山西逃兵之嘯聚太行者又皆歸之
衆至十萬餘初羣盜起渠率數十人各自為隊不相
統屬至是始合分為二隊王嘉胤領西隊紫金梁領
南隊分寇平陽太原潞安屢敗官兵陷隰州破十餘
縣 六年詔發山陝兵討之大同總兵曹文詔蕃將

天尺樓鈔

虎大威以輕騎掩擊賊於潞安大破之殺王嘉胤擒
高迎祥獻俘京師叅將賀人龍破賊南隊紫金梁病
創死衆潰散自成收集尚二萬餘遂立自成為主軍
中號闖將尊之曰老府衆將追勦自成率殘衆奔絳
州八年寇河南諸州縣衆復盛詔總督侍郎陳奇瑜
發山陝河南及湖廣土狼兵勦之賊聞南下復分為
二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等處破城凡男子十五
以上六十以下皆斷其左手晝夜哀號不絕自成西
走掠鄖陽破山竹竹溪房縣自成尤慘忍夜宿必殺
美婦數十疊為肉圍寢處其中以為安樂官兵追及

之自成走紫陽渡仁河遇雨水大至官兵蹙之溺死
亡算衆復潰散分数十隊從間道走繇連雲棧入鳳
翔掠隴州勢復振又至十餘萬蜀道險大兵不能深
入副將軍賀人龍張天理以輕騎二千追躡之賊轉
闔大敗退保隴州賊圍困四十餘日奇瑜以玩寇逮
陝西總督侍郎洪承疇代之檄榆林總兵左光先以
勁騎五千赴援與人龍天理合擊自成大破之會山
西總兵曹文詔寧夏總兵祖大弼相繼至賊遂潰散
分道遁走官兵亦分道追躡之至西和禮縣官兵與
賊會殊死戰賊大敗總兵曹文詔受創死官兵堵截

天尺樓鈔

不容賊走殺傷數萬降者三萬餘人自成以十八騎
突圍走棄馬伏伏草間佯為難民得脫遂竄入終南
山初陝西起餘盜潰散無所歸多竄伏山林為響
馬賊至是聞自成名多往附之衆又稍稍集十二年
北兵入關門洪承疇奉詔勤王大學士楊嗣昌督師
出荆襄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賊扼於巴西魚
復諸山不得逸賊窘蹙食盡自成縊死為其姪李過
救甦因令軍中盡戮其所掠婦女以五千騎突圍而
出十四年陷雒邑張獻忠復陷襄陽楊嗣昌慙懼自
殺自成遂進圍大梁晝夜攻者七日掘窟穴置大砲

其下砲發而城圯為小放迸穴城縱橫數丈以火藥寔之一發蔽天為大放迸圍十三日賊窟城數處外列精騎數千以俟城陷大梁者為金人都城寬或十丈狹亦三四丈土堅而剛賊窟城堆甌土於外火發反外擊數千騎皆糜爛自成僅以身免走襄陽欲依獻忠獻忠佯款待陰圖殺之自成夜遁集殘寇流劫入雒陽復據山為盜是時陝西勤王兵乏食叛者數百人至雒陽河南撫臣招安置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誅自成襲雒陽叛兵內應雒陽遂陷福藩被害賊置酒大會以福

天尺樓鈔

王為俎裸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初自成之兵總數百騎及得陝西兵勢益熾招集羣盜四下嚮應河南杞縣舉人李巖起兵附之衆至十餘萬分兵寇所屬州縣破盧氏擲舉人牛金星女為妻金星降賊薦卜者宋獻策能起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袖中取出一數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為軍師金星等教以假行仁義收拾人心所得州縣遂設官守之乘勝寇潼關總兵賀人龍死守不能入遂破南陽改南陽為安樂府自稱奉天征討文武大將軍署置官屬衆數十萬號百萬駐匝南陽分兵攻汝寧

陷之所屬州縣多望風納款城下賊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污吏及豪強富室籍其家以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河南南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

天尺樓鈔

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繇是遠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登封土賊李際遇河南劇賊曹操羅汝才等復與合兵攻歸德陷之自成立投順牌四面從歸德起東西南北負牌至村落一村降者即負牌過別村牌過者不加兵牌存者即為洗盪牌四面奔馳日蹙地千里十五年詔總督傅宗龍調三邊兩河兵討之賊聞王師至先軍于棗以待總兵賀人龍虎大威與戰殺傷過當賊乃令軍中秣馬蓐食更番迭出以罷王師日中盛夏士卒飢渴不能戰賊偪之大敗退次汝州賊奄至又大敗傅宗龍被擒罵賊

死之十六年賊以大隊寇開封圍城數十匝總兵陳永福設備甚嚴不得即破詔總兵左良玉劉澤清救之澤清領兵河北不敢進良玉戰不利退保朱仙鎮賊圍城數日聞總督汪喬年總兵賀人龍以陝西兵援牛金星曰人龍千里奔命士馬罷敝吾乘其疲破之必矣已破人龍則良玉不戰自潰若縱之深入使兩軍得令良玉孤軍復振人龍休養士馬為之犄角吾事殆矣乃悉起兵逆之於襄城良玉夜遁人龍軍乏食野無所掠士卒飢罷卒與賊遇賊張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人龍率精騎遁去喬年收殘衆保襄城賊

天尺樓鈔

攻七日拔之喬年被殺復圍開封京師大震薊遼總督尚書孫傳庭於獄中上書請討賊贖死詔復其官總督山西川湖河南五省軍事傳庭至西安以密勅殺賀人龍諸賊喜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時賊圍開封五月外援絕周藩悉出府庫金募死士固守分遣諸王將軍中尉及紳衿監之汴城塞下瀕大河壯麗而固賊久攻不下自成督戰左目中流矢鏃不得出遂眇一目大怒乃築長堤屬河決水灌之會大雨兼旬河水泛濫汴城百萬戶悉沒巨浸河北軍操舟救之周藩諸王子及守將陳永福得不死水壞長

堤漂沒賊壘溺死者亦數萬人賊遂引而西攻鄭州
一日拔之繇虎牢關入洛聞王師出潼關悉引兵逆
之遇於汝州高傑等奮擊大破之追奔四五十里師
前後不相屬賊殊死戰會曹操兵救之官兵大敗陣
死數千人傳庭收軍還西安休養士馬尋復出關賊
聞王師復至乃於汝州立十八砦分據要害屯步卒
架大砲以守之精騎出其間往來按伏為游兵設備
嚴固王師至不得進乃繇間道出寶遇大雨五六月
軍乏食士馬飢罷縱火抄略反為賊所驅逐王師大
困諸將乃請傳庭退軍洛陽就山西饒道傳庭從之

天尺樓

大軍先行高傑殿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懼為賊
所乘潛遁入關賊兵追躡王師傳庭繇間道抵關賊
攻關急廣恩力不支高傑恨廣恩擁兵不救五日關
陷傳庭死於亂兵傑奔延安廣恩奔固原勇奔秦州
汝利奔漢中賊進兵圍西安攻三日拔之傳檄遠近
關中郡縣相繼降賊自成遂以西安為都僭稱皇帝
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百官禮樂悉遵唐制以牛金星
為偽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偽封賊將劉宗敏等為列
侯乃分兵三道追捕傳庭諸將李過出北道追高傑
於延安傑走蒲州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

汝利降質珍出西道追陳勇白廣恩於秦州陳勇降
白廣恩亦降三道軍還謀犯京師賊分二十五營每
營馬賊五千入四十八哨每哨步賊五千每日以一
營為外衛值晝夜警候賊有逃者碎磔之攻城略地
不居室廬各寢處一布幕其製甲用絲綿綢帛數十
層輕軟而矢石不能傷馬選壯者以戰一賊二三馬
冬則以綿褥藉其足飼粟則剖死人腹為槽飲馬則
牽人錐耳取血襍水飲之馬遇人則憑凌跳躍如欲
啖之凡行軍則左右莫識四鼓蓐食數十萬衆唯馬
首是瞻大旛一動勢如排山倒海當之輒糜十七年

天尺樓鈔

二月闖將劉宗敏李過自禹門渡河攻太原破之殺
巡撫蔡懋德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戰死之遂進寧
武關連破大同諸城居民望風迎附宣府巡撫朱之
馮自刎死三月十三日賊躡居庸關京城門禁始嚴
賊之奸細布滿京城十六日賊至阜城關十七日抵
城下薊遼總兵唐通入援兵皆疲弱身無完衣但簡
有禱者即令入伍賊望見呼曰汝等半年無糧衣不
遮體來此何幹速降我舊糧皆補給各兵叩頭皆願
從賊申時童子軍數千緣城而上外羅城遂破是夜
先帝自率健勇內臣出至崇文等門守門內臣奏言

門外滿地是賊不可出至齊化東直二門亦然遂還宮縱放宮女黎明又出傳襄城伯令箭令開門守者疑為奸細發炮反打從騎皆緣城竄走上見勢不可為至煤山乘龍遠去十八日辰時自成小帽箭衣繇得勝門入騎至皇城射三矢有所卜不應鞅鞅不樂進大內徧搜 帝后不得懸賞出示限三日內獻出 帝后如不獻出者屠京城又遣飛騎數千分道追 帝二十日搜至兔耳山始知下落二十一日勒百官進見賊據縉紳點名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徧拿百官拘繫追贓酷刑拷打呼號遍地二十八日遼

天尺樓鈔

東總兵吳三桂聞變為 先帝復仇軍中縞素蒞哀傳檄遠近自成聞之大驚脇三桂父吳瓌作書招三桂三桂不顧薄山海關四月十一日自成率兵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從之十六日至永平連戰數次三桂所部皆蒙古銳丁但賊多為所迫壓戰不甚利三桂懼求救滿洲滿洲八王子九王子來覘三桂與二王子鑽刀盟誓討賊乃發兵進戰三桂先當賊二王子以滿兵繼之賊披靡不能軍詞之知為滿洲兵也遂驚潰三桂與二王子合兵馳逐枕屍百里自成竄還京師二十五日自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偽磁

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余故我等裔也是日
殺吳瓌并其家屬三十八口及所繫投誠各官勲戚
等駢斬於市次日昧爽細載大內庫藏尺各追納贓
物騾車數千輛聯隊西走自成 保定入河東走潼
關養子一隻虎李過繇山後走延安滿洲兵遂入京
師三桂躡賊自成狼背走盡棄其輜重婦女自蘆溝
橋至固安百里盛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十餘萬
三桂屢戰自成兩敗於真定斬首萬餘級招降潰賊
數萬人自成中流矢墮馬掖而馳遂拔營西走度故
關入山西三桂追之及關而止遂還京師九王子攝

天尺樓鈔

攻三桂受命復追賊入山西自成屢戰不利遂棄山
西之西安遇滿洲兵西伐復敗之於西安自成棄陝
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復下南略地至襄郟滿洲
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辰州將合
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也黔陽部賊亡去大半然
尚擁衆十餘萬乏食賊將四出抄掠黔陽數百里雞
犬皆盡川湖總督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於羅公山
食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邨民皆築堡
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下左右格鬪皆陷於淖
衆擊之人馬俱斃邨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

蛟驗之左顛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至奪其屍滅一村而去結草為首以袞冕葬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繡渡湖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未幾賊皆散去

石匱書曰越兒舟胡兒馬各有所長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服習其事^者矣洪承疇與流寇相為終始熟路輕車頗得要領自勤王一出楚事大壞不可復收蓋其所以用之者舛矣厥後文詔死而潼關墮人龍殺而山海破是皆人事之失豈得盡歸天意邪嗟乎當時謀國之臣雖寸斬其可贖哉

天尺樓鈔

又曰徐徵麟曰李自成張獻忠覆國弑君之賊罪浮於劉六劉七諸人不得同傳 謂自成獻忠其伎倆不過與劉六劉七等而崇禎諸臣蘊崇蒙蔽誘漾成之亦自覆其國自弑其君已耳與闖賊何與哉余之入闖獻於盜賊傳者正所以盜賊之也盜賊而使吾先帝死之輪臺之悔余將誰咎哉

又曰余昔游淮泗親見獻賊之破六合四方商賈截手而歸者呼號徹夜縣令上其事直指王鼎梅曰罷罷三折股肱方為良鑿付之一嘆夫

聖君在上殘賊橫行至截一縣之手而蔽不以聞則

天下事更有孰大於此者乎後至君死國亡而蒙蔽始破天乎寃哉先帝之目其不瞑矣

四川逆賊張獻忠榆林人崇禎元年延安飢谷府民王嘉胤作亂獻忠往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四年率眾二千人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踰年叛去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寇山西轉略河南洪承疇率諸將逐之獻忠西奔商雒道藍鄆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尋出潼關寇嵩汝八年諸將集宛雒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已掠商州復至秦川是年十一月又出潼關犯閩鄉靈寶東行總

天尺樓

兵祖寬敗之於姑家廟獻忠合諸賊復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九年復圍滁州總理盧象昇大敗之遂竄河南十年大掠河南入楚寇蘄黃岡官軍敗之獻忠後入江北東掠至儀真揚州告急獻忠西走入楚十一年總兵左良玉陳洪範大敗賊於鄖西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為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文燦為請於朝詔貸其罪立功自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千居白沙界獻忠狡而

多計羣盜每以為的其降也自言 制節襄荊 數
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每曲殉其請益驕不奉法屢
檄從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
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
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
郊十一月曹操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
間與民錯壤而處遙與獻忠為聲援十二年獻忠叛
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脇御史林鳴球上書求
封於襄陽鳴球不從殺之熊文燦檄諸將進兵穀城
獻忠焚穀城西走與羅汝才合左良玉追賊於房縣

天尺樓鈔

西大敗於羅喉山一軍盡沒良玉失其符印事聞文
燦與良玉諸革職殺賊自贖九月大學士楊嗣昌督
師討賊逮文燦論死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十
三年良玉大破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璣山斬首萬級
獻忠驍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走興歸山伏深箐
重賄山民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目
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裔傷羣盜往往歸之兵復
振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獻忠自興房山
走白羊山入巫山隘聞川兵躡之益深入谷中掩息
旗鼓轉入而西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入山偵賊不

見一人而還獻忠既西遂與羅汝才合屢敗官兵遂渡河入巴西陷劍州趨廣元直走平陽關從間道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關甚嚴賊乃踰昭化走西川陷瀘督師監軍萬元吉提兵至立石站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十四年獻忠入巴州走達州渡違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絕者七百里總兵猛如虎率諸將追及開縣獻忠連戰不利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急擊之諸軍大敗獻忠度巫山晝夜疾走房山中走宣城偵襄陽無備襲破之殺襄王遂渡江破樊城隨陷當陽郟縣光州新

天尺樓鈔

野督師楊嗣昌自經死獻忠掠汝寧攻固始陷光州復陷隨州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走隨州陷鄖西鄖兵與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鄖兵人斷一手縱歸以辱官軍獻忠既拔鄖西馬騾器甲槍獲甚盛羣盜蟻附之衆至數十萬獻忠屢戰而驕左良玉悉精銳逆之於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收餘衆數千反走鄖陽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衆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婦暨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奔河雒欲附李自成自成有衆五十

萬方自雄長欲屈獻忠獻忠不為下自成怒謀殺之
獻忠乃晝夜東馳與老回回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
守督師丁啟睿以兵赴商城旋北行討李賊獻忠得
逸山中十五年獻忠復出攻舒城舒城陷改曰得勝
州獻忠遣英霍游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
學御史以較士至郡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衿
襍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夜半獻忠捲甲疾馳到城
下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獻忠退屯巢湖掠含山巢
縣六月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兵
黃得功劉良佐救六安營於夾山嶺再戰敗績得功

天尺樓鈔

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南
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下
官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獻忠走潛山得功良
佐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譟而升賊驚起失措前阻
大溝不能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十
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填屍盜谿壑聞百里奪
馬騾數萬獻忠腹心謀士婦豎俱盡十月劉良佐再
破獻忠於安慶奪騾馬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
兵西走蘄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獻
忠東去陷桐城屠之復陷無為州黃梅太湖十六年

獻忠以二百人夜襲蘄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
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疾馳至黃
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
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大喜授文江知州五月
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楚王
命長史募兵禦之城陷楚王遇害獻忠據楚王府僭
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取
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州縣官獻忠以四賊帥
守武昌自出陷咸寧蒲圻悉衆攻岳州岳州陷復攻
長沙長沙既陷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驛遠近尋陷

天尺樓

衡州全楚俱陷承天時賊遣偽將王克生發顯陵
求寶偽陽五知州張聯奎多備鋤鋤率衆發掘歛風
雷雨大作晝晦聯奎見一金甲手持金瓜當頂一
擊即昏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克生驚走不知
所在獻賊大懼遂不敢動遂遣前鋒至江西取袁州
分兵徇攸縣分宜獻忠自長沙突至吉安吉安陷設
偽官守之改吉安為親安甫廬陵為順民縣十一月
左良玉令馬士秀復長沙馬進忠復袁州盡誅偽官
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十七年正月獻
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於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

棄江沙造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
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左良玉追獻忠於沙陽六月獻
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玉兵
也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
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遂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剝耳
鼻斷一手驅狗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
王府 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
自亂無不破 下者八月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
被難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
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

天尺樓鈔

挾筆握策以死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
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
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
遂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中

石匱書曰自古逆賊之暴自赤眉黃巢以後未有若
張獻忠之甚者也然當左良玉瑤璫之捷止剩殘兵
數百餘人而黃得功潛山之捷但見橫屍數百餘里
苟能乘勝追奔則舉手可盡奈何入穿之虎縱之使
去是則良玉得功不得辭其責矣乃論者以自成犯
關欲薄誅獻忠不知獻忠殘虐亘古所無譬人之死

也獻繫其手而後闢刺其心獻堪其胸而後闢扼其
吭厥罪惟均詎能末減也哉